義烏集成二二

義烏縣人民政府編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二冊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學庸

大學衍義補一六〇卷(中)卷卅五至一二二……明　丘　濬著……丘文莊公

ISBN 957-0011-001

大學衍義補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漢文帝從鼂錯（音朝）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後世言屯耕邊塞之始。蓋中國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邊防之擾。而邊防所以無擾者以守禦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給。與無人同然。邊防之食未易給也。道路之遠輸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錯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為當世之急務者此也

武帝時自敖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捄蓬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與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謂耕人出）辦（治也）也。賊人二十餘至四月草生發騎兵以

充入金城郡益積蓄。其大費日萬有餘事

臣按充國謂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蓋地以生物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處。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種人之所食。隨在而有所不足而補助之。取給於他所可也。是故善為國計者必因天時盡地力不以其邊寨之地沍寒之天。而輸其人為之功。此鼂錯趙充國輩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議也。雖然守邊之議固當盡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宣帝問充國曰。將軍獨不計及道上屯兵復（扶又反）乘障列隧（隧音遂）有重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欲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壁壘屯田之利。亦不絕（用木相聯貫）便兵勞。務閑員（員數也）通塹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寨可耕之地近

城使者固易爲力若夫遠外之地地遠而人疎必如充國所謂築塞列隧守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守遠轉運可以不絕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脩木以爲排柵時出遊兵以威寇鈔如是則地辟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顧心有所恃而無內懼得以盡力於敵敵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請當邊境無事之時遣官循行邊境相視上地一如充國所言者規置防護分兵屯種且耕且守則充國之計不徒利於當時而且利於今日矣充國上議時有云惟

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按擇臣於是亦云

漢末天下亂雜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設則寇掠飽則棄餘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

鄧艾屯田序

鄧艾以民屯也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

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能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臣按曹操從棗祗言募民也田許下穀數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能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餘尚能致倉廩皆滿苟於太平無事之時遣官徧諮州縣公卒閑田悉令耕種於冬

方最要害處積穀以助國計少寬民租是亦足

國用之一端也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臣按兵無食則不成兵善謀國者用兵以新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給於人因糧於敵是以所至成功趙充國諸葛亮三人之處之雖異而所見之理則同

魏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積穀爲滅賊

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平獨有淮南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且戰且耕分兵迭休以逸待勞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然後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至橫石以西盡北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縱橫水陸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資食有儲東南有事之日

陳堯叟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脩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苟脩則地利可盡也且蝗蕩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脩其利無倍與陸田不修矣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倍水田惟揚州最貴陸田惟潁壽爲輕且地在

兩京之間相距略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於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其於

國用不爲無助臣請於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盧葦之場盡數以爲屯田遣官循行其地窪垤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名江南無田之民

充實之所因宜制便先開爲大河閣二三丈者以通於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於大河又隨衆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注於中河使水有所洩然後於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浚深以爲湖蕩及於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瀦或爲隄以限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者恐不減於魏人也夫魏人以備妄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其後果賴其用而有以成其功今盡四海以爲疆而此地介

兩京間而又爲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蒹蒲之用古人所謂揚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僅百里許大江之內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爲之如隸出者遂什一之利輕去田里夫若此者豈其所欲哉無可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無定見

儻 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有賴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於楚州（今淮安）古射陽湖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廢田有所洩然後於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浚深以爲湖蕩及於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脩召信臣遺迹溉用漸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隄刊

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迹在今湖廣之襄河南之唐鄧古稱洛陽爲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觀之。則此三郡實爲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蓋兼水陸而有之也。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爲多。且皆人稠地狹之中。立一官司選擇廷臣知稼穡者領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之地。則令種宜黍菽之屬。有屯營之田。非若庶人專設農事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五斗。是於守御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爲良。近世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細碎子粒則司於户部。有衛所之處則

一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
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
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壓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
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田以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頃
臣按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頃里得
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田
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特沿邊之地皆爲
藩鎮所專而行之猶得其利若此今
國家烟火萬里衛所列峙又值戎虜衰殆之時
雖時或有侵軼未嘗舉大衆入深地誠於無事
之時尋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東起遼東
西盡甘涼於凡邊塞無饟鹵而宜栽種之地因
其地勢相其土宜立爲營堡開墾田疇分軍耕
種當夫耕耘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
壯盡室而行仍於所耕百十里之外設立亭障
開濬溝塹爲烽堠以時瞭望之出遊騎以巡哨之
遇有寇盜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徼備勢可敵則
拒之不可敵則避之如此則處處皆有屯種之
所年年皆有收穫之入邊儲自然給足可以省
內輓之勞可以嚴外備之備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
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
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
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
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
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
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
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興作之難而處置得宜之爲
難也自漢趙充國於邊地建屯田之議魏晉至

唐皆行之未嘗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窮邊
絕塞之所近寒磽鹵之地未聞慮其有不測之
變而不爲也今宋之所謂邊者乃在中國非邊
徼也而陳恕乃恐其變生不測而密奏止之嗚
呼使爲天下者凡有興作未顧事體之可否一
惟徇人情之從違何以立國哉古不云乎以佚
道使民雖勞不怨且請於凡邊塞置立屯田分
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於本田之外多
耕者立爲賞賚則例但使人人竭力家有積

其齎償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用不
虞。邊軍皆贍。而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
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
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云何承矩
爲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
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
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淮。浙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
次年方熟。杓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恥於營葺。群
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荒蒲蜃蛤之饒。民

興修之利

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
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
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闖曠土。且耕且戍。
於省饋餉。尤爲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
判而爲二。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於爲農。觀
陳恕所奏及汎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然則民
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幾三千里。而又與
契丹爲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當四方無事

之時。人民繁庶之際。按承矩之故迹而舉其廢
墜。誠無難者。萬一此言見取於
九重。是亦足國用者。漕卒之一助也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務
政。以資牧養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　國初設行太僕寺轄六
監二十四苑以牧馬。今其寺雖廢。而其監苑之
地固在。多爲親倖陳乞以爲私莊伏乞
英斷。一切勒歸。亦如宋人設田官。專稼政。非但
可以資牧馬之用。亦因之補助軍糧。以省饋餉

孝宗隆興元年。張闡言。荊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
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
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
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
之穀以爲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
申言於朝。罷之。臣以爲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
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
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爲兩便

臣按凡前所陳屯營之策。非田不可耕。實恐耕
田無其人。專用乎軍。則軍伍有限。專用乎民。則

民各有田其擘誠有如張闡所云云者臣竊以爲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爲邊境歲有軍旅之興防禦之備戎馬蹂踐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力不足以給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隨處游食而江右尤衆
國家誠擇任有風力大臣付以招徠之任借以官帑銀數萬兩以爲糴本俾自擇其屬編行天下有閒田處招地廣狹立屯堡以聚游食闢汙萊以爲畝開渠堰以資灌溉異時成效補助非少雖然闢土之功固爲不易而料事之智尤

之察其情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頻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臣按廣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時亦已晚矣今
國家都于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廣集此策

敕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廣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其事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何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為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

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濟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譬則富民之家東南之運其別業所出也濱海之收其負郭所獲也其爲

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廣集之言不見用於當時而得行於今日。集雖死不死矣

三王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乃泰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今密縣順。今順）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爲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備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爲稻田者甚多。官民之未耕。使其皆盡人力。廣地利。而又因而爲之召募勸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做以行之。其於國固有耕穫之者矣。誠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計不無少助

以上屯營之田。臣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于幽燕者。都于此者皆割據夷落之君惟我

朝以華夏正統承

上天之新命。立極明

洪基體

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始于此建極
圖治焉
六宮百官六軍萬姓畢聚于斯所費有不
貲焉者歲計何啻億萬況又幅員之廣有
漢唐所無者沿邊建閫屯兵列戍率資遠
以給近取外以足內調乎中以實之邊粟
積固難而輸將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賦
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歲計常賦
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贍難矣
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
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
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
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
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
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
常用之餘臣故於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
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
焉以見國用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爲之本
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
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問於朱熹曰天

學論治國平天下而言財利何也熹答曰
天下所以不平皆因此伏惟
九重清閑之燕留心於天下之大本義以制
天下之利則天下不足乎矣臣不勝悚悚

舜典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朱熹曰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千侯反)姑洗(蘇典反)蕤賓(而反)夷則無射(音亦)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爲律六爲呂以之審度而度聲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律度量衡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脩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也

按禮樂自天子出而用之於諸侯之國帝舜巡守至方岳之下於律則同之同之恐其有不一於禮則脩之脩之恐其有廢墜則是禮樂之制作自古有之天子既用之於朝廷之上而又須之於諸侯之國而又以時同之脩之非但脩其儀文協其聲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風俗也後世惟於創國之初一頒其制繼世之君不聞有所謂同律脩禮之舉詳於政刑而略於禮樂此治所以不及古歟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謂僞而教之)而教之中(無過不及)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謂欲之者)而教之和(無乖戾)

鄭玄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五禮謂吉凶軍賓嘉也樂所以蕩止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吳澂曰人僞日勝則黨偏反側流於不中人情日滋則放僻邪侈流於不和唯以禮樂防之則其教大宗伯以禮(原作陰)之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之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真德秀曰此義在周禮爲最難通者也先儒以陰德爲男女之情既未適當而庶物之產以九穀之爲陰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爲陰

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此然後陰陽平性情和而能育其類鄭氏之說如此亦未見其必然先鄭氏謂與也以別事成

臣按天產地產即下所謂百物之產也陰德陽德即下所謂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產陰陽各有其德先王作禮樂以事鬼神陽之德爲神陰之德爲鬼用天所產者以作陰之德禮由陰作者也禮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實必得其中而不過於奢儉焉是以地制之禮而節天陽之所生也用地所產者以作陽之德樂由陽來者也樂以防之使其邊豆之實必得其和而不至於垂戾焉是以天作之樂而節地陰之所成也夫天本陽也以天產而作陰德地本陰也以地產而作陽德如此則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合爲一矣由是而事鬼神則陰陽之氣交動植之物備禮樂之用節是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萬民以之而致鳥獸草木無不順成者矣百物以之而諧閨門族黨無不和協者矣百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陳澔曰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爲之也節事爲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心志也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臣按自昔人君爲治之大本唯在於禮樂禮之大者在郊天享廟樂之大者在章德象成故其制爲一代之禮以節天下之事使其有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差脩爲一代之樂以道萬民之志使其所存者得以通而無鬱結不平之患自古善觀人國者唯於其禮樂觀之而治政刑則略焉此無他求其本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臣按聖人本天地之陰陽以作禮樂故樂由陽

而來禮由陰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又以之而發舒天道之陽斂肅天道之陰。渺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必禮備樂和。蕪施並行。然後天之陽地之陰。氣交而形和。而細縕之氣通生成萬物。無有不得其所者矣

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喜怒哀樂。皆得其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臣按樂記此章上文有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說者謂以玄酒腥魚之次也。蓋以人心莫不有欲。而所欲者莫不各有所好惡。好惡得其平。則是人道之正也。故聖人因禮樂而示之以好惡之正。使民觀其禮而不專事乎口腹也。如此。則莫不知上之制禮而不專事乎口腹也。如此。則莫不尊尚好質而惡奢。觀其樂而知上之作樂而不專乎耳目也。如是。則莫不好和而惡戾。觀其初。則民之好惡得其平。而人道之正者於是復其初矣。後世人主。一切惟口腹耳目之是恣。下民化之。而相交攘。則爲之射鄉燕食之禮以正之。使其不流。禮以節之。則民之行也無不中。樂以和之。則民之言也無不和。是則喪紀也。安樂也。男女之別也。交接也。人人所有也。任其自有而自爲之。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是以先王爲之衰麻哭泣之數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皆是因其所當爲而爲之節也。豈以私意巧智爲之哉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

輔廣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

臣按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此二言者非但以論禮樂凡人之行已處事接物交朋友處族姻鄉黨無不皆然者故禮以飾貌必有其義既立則檢於外者各得其宜宜則人心安而不爭

樂以合情必有其文其文既同則存於中者各有其理理則人心定而不亂此合情飾貌所以爲禮樂之事而救其流離之失然又必有義與文焉互相爲用然後貴賤以之而等上下由是而和此禮樂所以四達而爲王道之備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鄭玄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不作性也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作而其大者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禮以地制而其大者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故人君在上以一心之中和而建爲天下之極若其文爲度數則付之有司亦猶乾坤之簡易也是以恭己五位之尊揖讓廟堂之上而化行於四海九州之大所操者至簡而不煩所守者至易而不難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玄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不作性也祀天祭地者成物有功報焉

朱熹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

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自外作故文也鬼神形而上者也無異形幽明無二理是以自古聖人之制作禮樂於昭昭之表所以爲人者以其滴於冥冥之中無愧於彼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朱熹曰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唯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興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臣按先儒曰有是時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功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亦未嘗循末以忘本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輔廣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無明聖誠者也明者也自明而誠者也知之悉故能創新開始識之詳故能襲舊成終創物之始非聖人不能成物之終雖明哲之士亦可能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

孔頴達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陰陽是天地之和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

朱熹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臣按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始也法陰陽而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臣按樂以象功者也禮以飾治者也功成而作樂功大然後所作之樂備治定而制禮治辯然後所制之禮具苟功不成治不定或功與治未至於大興辯而彊為之聲容制度無其本根而

徒事其枝節終歸於廢而已矣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臣按三王而專言禮五帝而專言樂互文以見義也夫禮樂之不可沿襲者其聲容制度耳若夫和敬之本原根於人心之固有出乎天理之自然者雖百世不易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真德秀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禮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又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此樂之作因乎自然之理者如此但

自然之和也天高而居上地卑而居下物生萬殊有大有小分散而差殊聖人因之制為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即天高地下之象昆弟夫婦師友賓主下及於輿臺皁隸等殺分明不相混亂即萬物散殊之象此禮制之所自行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相摩相盪若雷霆之鼓動風雨之散潤二氣和合故能化生而不窮聖人因之作為之樂有五聲有十二律相宣而微陽也商

故能與天地之和相應此樂之所由興也知乎此然後識禮樂之原矣

臣按朱熹嘆樂記此數句意思極好可見聖人之制作禮樂皆是自然合當如此真德秀亦云知乎此然後識禮樂之有志於禮樂之制作者請玩心於此二十有五言云

八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象在地成形始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臣按樂記此章與易繫辭大同小異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但彼以易象言此以禮制言耳

地氣上齊音臍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真德秀曰詳悉前章之旨自天尊地卑至貴賤位矣是言天高地下之義也自動靜有常至在地成形是言萬物散殊之義也地氣上齊至百化興焉是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義也合二章而觀其理煥然矣

臣按禮樂之制作於聖人非聖人所自爲也因天地自然之形氣而爲之耳大率禮以地制而其制也本其自然之形氣樂由天作而其作也因其自然之氣氣得其順則天亦應之以順形得其常則地亦示之以常苟不本夫自然之和序而爲非禮之禮非樂之樂是天之有怪風盲雨地之有息壤洪流其致逆氣之應異象之垂必然者矣其爲治道累夫豈小哉

樂著直略反大始而禮居成物著如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臣按乾元之氣運行之初而無以加所謂大始也而樂之爲樂則根著乎是焉坤元之形凝定之後而有所成所謂成物也而禮之爲禮則居處乎是焉是樂也由陽而來昭著於聲氣而流行不息者在天之氣運也是禮也由陰而作昭著於形體而安靜不動者在地之形峙也不息則動矣不動則靜矣樂之動在於天禮之靜在於地而禮與樂則動而又靜靜而又動而並在乎天地之間焉是以聖人分而言之在天之動者則謂之樂在地之靜者則謂之禮聖人合而言之禮樂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臣按正義謂樂無反報之意但主於恩施而已故曰施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故曰報所以施之者何樂其所自生也於其所以生者而爲之初而樂之故其作樂必本其所以始之恩施也所以報之者何反其所自始也於其所以始之變而反之故其制禮必本其所以始者而爲之酬報也然其所以樂其生者用以章其德而已蓋作樂以祀其先所以章顯先王之德業歌頌舞列之間也其所以反其始者用以報其情而已蓋制禮以祀其神所以報答其生育之情而反吾本生之初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臣按人情多變而樂則一定而不可易何也常而禮則一定而不可變事理無

人情之應感而動者或聽之而和順或聽之而和親莫不一統之以和也禮以辨異凡事理之隨物賦形者親疎各有其序尊卑各有其等莫不各辨之以序也如此則禮樂之作不徒有是言說而凡天下之人情事理皆管攝乎其中矣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臣按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陳誥曰大人舉禮樂言聖人作樂也天地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

一臣按此章下文所謂天地訢合陰陽相得以至於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皆天地將爲昭焉之事也嗟夫大人興舉禮樂其效至于天地陰陽之化氣化形生之物無一而不得其所者如此天豈無故而然哉蓋禮得其序而樂得其和而乃物各得其理而不雜和則物各順其性而不乖既序且和則建極于上者有其德燮理于下者盡其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矣烏獸魚鱉咸若矣天地之間何者而非禮樂昭宣之功哉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臣按聖人與斯民均備是禮樂於一性之中聖人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聖人備禮樂於身內和而外順故一舉而措之天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宜其易易而無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朱熹曰禮如凡事撿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著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爲文樂便是盈須當有箇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爲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歸來便是得情性之正

臣按禮以謙遜退斂爲尚故主減然禮之體雖主於減殺而其用則在乎進前也故必勉而作之而以進爲其文樂以發揚踔厲爲貴故主盈然樂之體雖主於充盈而其用則在乎抑反也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爲其文上減者當進須

力行將去主盈去當反須回顧身心程頤所謂
禮樂進反之間得性情之正者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
臣按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雖
和而不流無理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
流也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素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
之偏
臣按素謂無文偏謂不全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臣按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於政事
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舞之行位兆外
羽籥作鏞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獲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
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正事矣
臣按此言禮樂之道不在於儀文度數聲容節
奏之末而在乎吾身言行之間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上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臣按人君爲治之道非止一端而其最要者莫善於禮與樂禮之安上治民人皆知之若夫樂之移風易俗人多疑焉何也蓋禮之爲用民生日用彝倫不能一日無者無禮則亂矣樂以聲音爲主必依永以成之假器以宣之資禮以用之有非田里閭巷間所得常聞也而欲以之移風易俗不亦難哉夫樂有本有文出於人心而形於人聲然後諧協於器以爲樂聖人之論論其本耳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敬立則爲禮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和同則爲樂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是矣故孝經此章首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爲言而繼之以此然不先禮而先樂而於禮之下即繫之以

者敬而已矣不言樂之和而和之意自溢於言外下文所謂故其父敬其兄敬其君者禮之敬也子之悅弟之悅臣之悅者樂之和也故一人而千萬人悅豈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樂之和也故一人而千萬人悅豈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樂二者交相爲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是誠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區區求其治效於聲音器數之末豈知要者哉

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程頤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禮勝則離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范祖禹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

可言以禮樂之本者矣

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又言如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又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

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又曰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豪釐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臣按有子此言專言禮之用而程氏始用樂記二語以見禮之不可無和便是樂之意朱子謂嚴而泰是禮中有樂和而節是樂中有禮雖不明言樂字而樂之意自見於言外臣故列之於禮樂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程頤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程頤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朱熹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或問朱熹曰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臣按此章孔子因時人文質之偏而欲救其弊蓋欲損文之過於質者以就文質之中也大抵世道有升降而禮樂之在世者有質則必有文世至叔季其文必勝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必有王者興焉於是損文以就質使之復得其中則至禮樂皆為虛文而徒然矣然禮樂之體隨時消息而張弛之使文與質恒相繼而彬彬然以復

程頤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游酢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李郁曰禮樂待人而後行

臣按先儒謂此章重在仁字上仁者心之全德也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得其宜以和用樂則樂皆合其度是禮樂皆為敬與和無敬與和其將奈禮樂何哉是故用禮樂者必以和敬為本而和敬又以仁為本

其先進之舊則爲大中之世矣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蓋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其爲道一也又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

臣按此章見禮樂爲治之本然本文只說絃歌歌絃樂而未嘗言禮而註乃謂武城雖小亦必用禮樂又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禮樂之說蓋禮樂二者爲治之本相須而成既有絃歌之聲必有儀文之禮不徒然也吁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禮樂以爲治則夫天下之大而可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者頒而後施之也

程頤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而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爲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朱熹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臣按周末文滅其質禮廢樂壞之時人但知以玉帛鐘鼓爲禮樂而忘其本故聖人以是爲言

云云者謂人所常言也孰哉者疑而反之之辭也人之言禮樂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禮樂之所以云云者不在於玉帛鐘鼓之末而在於和敬也

中庸子思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玄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熹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

臣按爲治之道其最大者在禮樂故必有德有

位之聖人然後足以當制作之任雖然此言
始者耳若夫
承天踐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居五帝之尊必須
因前人之故典而開一代之新規選用賢能發
揮盛製不可如漢文之謙讓未遑而安陋就簡
以貽後時之悔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
經不全惟見於戴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
言謂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

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則六經爲
治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爲六經之要道人君爲
治誠能以禮樂爲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遵古
三代是法而不雜於秦漢以來功利之私古
治不難復矣
歐陽脩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統于天下三
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朱熹曰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臣按脩之言曰古者宮室車輿衣裳冕弁以爲服尊卑貴賤之等籩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

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
會以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
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
樂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弟
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
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
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
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遺秦
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
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因秦其間雖有欲治之

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
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
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
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
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
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
史官所紀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
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
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
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

盛暖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脩為此言可謂盡古今禮樂之事後世君臣有志於復三代之治者其尚視此言以為準則痛革後世苟簡之政而必以禮樂為本凡其所以施於政治之間者咸寓三代禮樂之意於中庶幾今世復見古昔之盛治豈非萬世之幸哉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也故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剛一柔之謂性一仁一義之謂德一動一靜之謂易一陰一陽理也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熹曰禮陰也樂陽也此太極圖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陳淳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悖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臣按敦頤此言推原禮樂之本然必其本立而後備其儀文度數聲容節奏之制不然其如禮樂何哉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

臣按寅之此言亦循本之論後世人主心有不存而徒欲慕古人以為文飾之具所行不必皆合理而其所安者乃在於徒而所以紛然雜就之者皆非其中心之所樂而姑為是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吾亦有尚禮好樂之名耳政昔人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吁內多欲者固不能有仁義既無仁義又安能興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

臣按宋儒朱熹呂祖謙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行用三禮等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過習為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

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迄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臣觀朱氏此疏所謂以儀禮爲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爲傳者雖不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復蓋已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呂新書也今儀禮經傳通解雖有刻本已行於世而律呂新書永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書中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得表章於

聖世竊聞

開國之初

太祖皇帝不遑他務首以禮樂爲急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靡

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容或有未逞以當

上意者當時雖輯成

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有全書焉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今承

六聖太平之治百有餘年于茲矣所謂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上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頤曰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

朱熹曰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故曰履德之基

禮弗履

朱熹曰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暴而必爲善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呂祖謙曰履爲易中之禮

臣按此六經言禮之始然但言履而已而說者以之爲禮何哉朱熹曰辨上下定民志也此聖人制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

爲節文截然有威而不可犯秩然有儀而不可紊此履所以爲禮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頤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片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矯哉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熹曰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暴而必爲善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臣按易卦言禮始於乾備於履而所以履而爲禮則在於大壯蓋以嘉會所合者本於乾道之亨乾天也天行以健震以動之壯莫大焉既壯而大是以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立非禮弗履而所履者動容周旋无不中禮嘉其所會而合於乾道之亨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朱熹曰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人能敬以直内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

臣按禮之大者莫大於祭祀祭祀之禮凡有三焉所謂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是也帝舜命九官惟於百揆秩宗咨於四岳羣牧後世宰相之職而秩宗則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也禮官所以交神明非他官比不可輕授輕其官守則是輕神明矣是以帝舜於他官皆直命之獨於秩宗之職必咨訪於四岳而後任焉其重之亞於百揆意可見矣後世人主往往重治人之職而輕事神之官甚者乃以畀小人非類失古意矣

皐陶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蔡沈曰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秩也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臣按所謂五典即所謂慎徽五典之典也所謂五禮即巡守脩五禮之禮也天叙有序有不易之典而正之在我苟必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之倫而各有義有親與夫有序有別有信有敬惇厚而不薄焉天之品秩有自然之理而出之自我者必使古凶軍賓嘉五者之禮而不變焉若各有尊卑貴賤等級降殺咸有常而不易是之典禮固自天子出而所以輔相而推行之者則不能無待於其臣焉此所以必待於君臣上下同寅協恭而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而典禮出於上天之所降者無過不及而罔有乖戾焉是則所謂和衷也

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鄭玄曰宗伯主禮之官宗伯一言可也鬼神非人所主也

呂祖謙曰治事也埏埴以爲器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之質所謂禮也神人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褻諂瀆爭神陵犯

乖爭而悖乎今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

蔡沈曰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

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呂祖謙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有自然條目幽而神明而人秩然有序燦然有經使是和若無禮則爭爭陵犯上陵下替豈能一日和

臣按周書宗伯掌邦禮固曰和上下而周禮禮典亦以和邦國爲言蓋以禮之用和爲貴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言也吁虞廷分禮樂爲二周室合禮樂爲一時世所尚輕重可見若夫後世所以爲治者專意於簿書期會之末所謂禮樂者皆非古之所謂禮樂開有一二僅存亦名同而已實則非焉可慨也夫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王昭禹曰謂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禮當自王出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禴春祠夏礿祭祀詳見秋

王詳見祭祀

臣按大宗伯所掌之禮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而吉凶禮尤重於祭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謂救患分災

札。謂民病

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吳澂曰哀。謂救患分災也喪禮謂親者爲之服疎者有含襚荒者人物有害也凶以天災言札以民病言弔者慰弔之也禍戎如水火之類禬者會財貨以補其亡失也圍謂國被圍敗謂師敗績恤相爲憂之也兵於外爲寇於內爲亂

臣按凶禮凡六條曲禮曰歲凶年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觀古人於荒禮如此則其他可

知矣可見成周盛時於國有凶荒其君臣上下相與哀恤如此蓋其與民同患故雖遇凶而不凶也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也衆見曰同時聘曰問殷眺曰視

吳澂曰親謂使之親附也朝如日出於寅之朝而朝於天宗如萬物相見於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覲謂物成之時各勤其實以報事上遇謂閉藏之時其相見若邂逅之遇會謂非時會集以謀征伐之時同謂王不巡狩而衆見諸侯以命政問謂諸

侯遣卿非時致問於天子視謂諸侯遣卿以大禮而衆見於天子

臣按賓禮凡八條朝覲遇宗之名以別一時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漢春曰朝秋曰請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吳澂曰同謂威其不協及僭差者也大師謂天子六軍用衆者出師之法也大均謂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少是所以優恤其衆也大田謂四時之田而因以習兵簡閱其衆之能與否也大役謂徒役若築作之類所以任用衆力也大封謂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也於此見聖人公平廣大之心矣

臣按王安石謂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謂軍禮軍禮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嗟乎古人用兵而必爲之禮如此後人惟知用法而已烏

之如牛羊視之如艾蒿豈復有所謂禮也哉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吳澂曰嘉善也因人之心善而爲之制也飲食謂

族食族宴也昏禮婚姻言冠禮笄言賓射謂王與賓
友射也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凡朝聘之賓客
皆一饗而燕則無數脤謂祭祀之肉兄弟之國王
同姓諸侯也贊其喜曰慶加物曰賀異姓之國王
之昏姻甥舅也

臣按先儒有言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
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周家之所以亡
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
其有大於此乎臣觀周人設官大宗伯所以佐
王建保邦國者首以五禮爲事非徒有其典凡
其所以詠於詩與春官大宗伯行之載於傳記者莫不備見
其事吁此成周所以爲有道之長而異於後世
也歟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
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別親疎其
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吳澂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大宗伯掌其本數小
宗伯又掌其末度禁者禁其所不得用令者令其
所得用等者器幣尊卑之差也廟祧之昭穆者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祧者遠廟之
主遷而藏之也吉凶之五服吉服五則九章也七
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齊
衰也鉏衰也總衰也疑衰也三族者父子孫人爲
之正名也辨親疎者重服則親輕服則疎正室遠
子將代父當門者也疏曰據九族之內凡適子正
體皆爲正室皆謂之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者治
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尊孽代宗

臣按禮之大者有五而五者之中其所用者各
有等則焉大宗伯既總其綱而小宗伯又掌其
禁令與其用等所謂等者尊卑貴賤親疎三者
而已辨昭穆與其章服則尊卑之等嚴禁舉旗
與其宮室則貴賤之等別別三族與其衰服則
親疎之等明然又於等則之間特申明宗子之
制而總結之曰掌其政令以見凡行禮者皆以
是爲重焉由是觀之古人重宗之意可見矣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范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蔽之曰
毋不敬

臣按治國平天下之本在乎脩身而脩身必以
禮禮者敬而已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呂大臨曰爲祖父母齊衰則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無服然不通問嫂叔之義所以決嫌疑也大夫以公卿爲貴以大夫爲賤此所以別同異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爲之下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行也此所以明是非也

臣按天下之事各有兩端泥然而不可辨別者君子必以禮辨之親疏以禮而定嫌疑以禮而決同異以禮而別是非以禮而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立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呂大臨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也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用也

臣按曲禮此言則天下之事無一而不本於禮者而後世爲治者顧以禮爲虛文而一以法令從事益知本者哉

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呂大臨曰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耳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爲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慾怠敖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臣按呂氏之言做切可以爲世之無禮者戒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劉聘曰太上者至德之稱猶言全德爲貴而施與於人與報人之事乃人道之不能無者是以位雖有貴賤尊卑之殊而往來來往之禮所以相爲施報者斷然不可闕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呂祖謙曰人生天地之間强足以陵弱衆足以暴寡然其群而不亂或守死而不變者畏禮而不敢犯也人君居百姓之上惟所令而莫之違者恃禮之以爲治也一人有禮衆思敬之有不安乎一人無禮衆思伐之有不危乎此所以繫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學者

臣按人道之所以立者以其有此禮也苟無禮焉則强將恃其力以陵弱衆將恃其勢以暴寡富將恃其財以吞貧智將恃其能以欺愚則是天下之人皆將惟其勢力財能之是恃而不復知有尊卑上下之分矣人何由而安哉聖人知其然故制爲秩然之禮以立爲當然之法須之學宮之中設爲師儒之教講明其理推行其道使其有所畏而不敢犯有所敬而不敢忽此君位所以高而不危而民用亦以之而平康也然則天下其可以一日無禮而斯人其可以一日不學禮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戴溪曰禮以卑爲主以恭爲本故禮者所以柔

其侈大之意而習爲退遜謙下之節其容肅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顏色而生易慢之心者必其無禮之人也富貴之失禮以驕貧賤之失禮以諂驕者失於亢諂者失於卑其爲失禮一也

臣按禮之爲禮大中至正之界限也富貴者不可過於是貧賤者必求至於是則氣盈氣盈則驕而淫不至於是則氣歉氣歉則懼而蹙是何也不知禮之爲禮也誠以禮之爲禮是乃吾心大中至正之界限人有禮則中有定見外有守而不爲外物所動矣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呂大臨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貧者不以貨財爲禮是也不責人之所不能行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是也

臣按無財不可以爲禮非强有力不可以行禮是以操有餘之勢力者恒以是而驕諂不足之人不恃吾之富與强而强人之所不能備而必其如吾志焉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臣按子思此言雖約禮而言然凡為禮者莫不皆然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

吳澂曰哀敬言其心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有文本固為重然物之不若此矯世救弊之辭蓋本與文兩相稱者為盡善也

臣按此子路聞孔子之言。亦寧儉寧戚之意以上。禮儀之節上

明禮樂

禮儀之節 中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方慤曰禮本乎天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之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死生之遠此其所以為急歟

臣按禮運此言因禮儀問禮如此乎急而孔子答之如此以見禮之為人生死所繫人而無禮乃不如人情其得失為人生死不如死也嗚呼人之所急莫有過於死生哉禮之所繫如此其急可知也孰有過於死生哉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以捭豚(擊斬豚肉燒食)污尊(掬地而飲)抔飲(以手掬水而飲)蕢桴(猶土塊為鼓)土鼓(築土為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鄭玄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齋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臣按人之生也先有飲食飲食之初乃禮之所由起也其初未有爵觶刀匕以及黼黻鼓樂之類所食用也以是而用以致敬鬼神也亦以是而用以致敬鬼神也亦以是而已是以彌文之世恒思大古之初凡有制作恒寓質朴之意於繁文之中稍存古人制禮之初意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儀(猶曰儀)貳(猶曰儀)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違上行私)小臣竊(盜也)刑肅(殺)而俗敝(敗也)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上下之私)禮無列則士不事(不修職也)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亂國

是以君子之制禮也必以天地為本以日月為明以鬼神為徳以四時為行以陰陽為端以人情為田以五行為質以禮義為器以鬼神為徒以制度為門以參伍為紀以仁為己以義為人以信為守以學為馭以政為柄以治為任以賞為勸以刑為威以樂為和以哀為動以恕為施以好惡為出入以喜怒為去就以文為理以順為質以情為地以禮為制以權為行以協為藝以講為習以考為功以別為政以辨為說以稽為決以象為罰以賢為賞以讓為德以慈為本以愛為用以報為德以敬為主以忠為質以宜為治以變為權以利為義以公為達以反為施以上為尊以下為安以貴為貴以賤為貴以老為老以幼為幼以婦為婦以夫為夫以父為父以子為子以君為君以臣為臣以十為數以百為紀以千為制以萬為極以事為史以食為天以衣為足以官為治以衆為本以時為動以進為務以退為功以爵為位以祿為食以刑為輔以政為教以德為容以言為文以行為地以事為業以賦為富以貢為稅以多為貴以少為賤以寡為恥以過為辱以好為榮以惡為辱以親為榮以疏為辱以尊為榮以卑為辱以等殺為貴以分散為賤以隱為榮以顯為辱以安為樂以危為憂以生為樂以死為悲以喪為哀以福為慶以賞為福以罰為禍以過為敗以失為非以得為是以義為榮以刑為恥以敬為貴以慢為賤以貞為貴以淫為賤以廉為貴以貪為賤以貴為貴以賤為貴以貧為賤以樂為貴以苦為賤以佚為貴以勞為賤以閑為貴以忙為賤以富為貴以貧為賤以壽為貴以夭為賤以安為貴以危為賤以存為貴以亡為賤以治為貴以亂為賤以理為貴以煩為賤以正為貴以邪為賤以直為貴以曲為賤以剛為貴以柔為賤以勇為貴以怯為賤以武為貴以文為賤以戰為貴以守為賤以攻為貴以退為賤以進為貴以辭為貴以默為賤以言為貴以行為賤以信為貴以詐為賤以忠為貴以奸為賤以賢為貴以不肖為賤以善為貴以惡為賤以美為貴以醜為賤以香為貴以臭為賤以甘為貴以苦為賤以辛為貴以酸為賤以鹹為貴以淡為賤以清為貴以濁為賤以通為貴以塞為賤以明為貴以暗為賤以聰為貴以聾為賤以視為貴以盲為賤以言為貴以默為賤以動為貴以靜為賤以久為貴以暫為賤以新為貴以舊為賤以生為貴以死為賤以成為貴以敗為賤以始為貴以終為賤以本為貴以末為賤以先為貴以後為賤以上為貴以下為賤以天為貴以地為賤以君為貴以臣為賤以父為貴以子為賤以夫為貴以婦為賤以男為貴以女為賤以陽為貴以陰為賤以剛為貴以柔為賤以健為貴以順為賤以動為貴以靜為賤以作為貴以述為賤以創為貴以因為賤以革為貴以循為賤以改為貴以復為賤以去為貴以就為賤以出為貴以入為賤以往為貴以來為賤以進為貴以退為賤以取為貴以與為賤以得為貴以失為賤以是為貴以非為賤以可為貴以不可為賤以能為貴以不能為賤以知為貴以不知為賤以明為貴以暗為賤以智為貴以愚為賤以巧為貴以拙為賤以利為貴以害為賤以義為貴以不義為賤以公為貴以私為賤以廉為貴以貪為賤以貴為貴以賤為貴以貧為賤以樂為貴以苦為賤以佚為貴以勞為賤以閑為貴以忙為賤以富為貴以貧為賤以壽為貴以夭為賤以安為貴以危為賤以存為貴以亡為賤以治為貴以亂為賤以理為貴以煩為賤以正為貴以邪為賤以直為貴以曲為賤以剛為貴以柔為賤以勇為貴以怯為賤以武為貴以文為賤以戰為貴以守為賤以攻為貴以退為賤以進為貴以辭為貴以默為賤以言為貴以行為賤以信為貴以詐為賤以忠為貴以奸為賤以賢為貴以不肖為賤以善為貴以惡為賤以美為貴以醜為賤以香為貴以臭為賤以甘為貴以苦為賤以辛為貴以酸為賤以鹹為貴以淡為賤以清為貴以濁為賤以通為貴以塞為賤以明為貴以暗為賤以聰為貴以聾為賤以視為貴以盲為賤以言為貴以默為賤以動為貴以靜為賤以久為貴以暫為賤以新為貴以舊為賤以生為貴以死為賤以成為貴以敗為賤以始為貴以終為賤以本為貴以末為賤以先為貴以後為賤以上為貴以下為賤以天為貴以地為賤以君為貴以臣為賤以父為貴以子為賤以夫為貴以婦為賤以男為貴以女為賤以陽為貴以陰為賤以剛為貴以柔為賤以健為貴以順為賤以動為貴以靜為賤以作為貴以述為賤以創為貴以因為賤以革為貴以循為賤以改為貴以復為賤以去為貴以就為賤以出為貴以入為賤以往為貴以來為賤以進為貴以退為賤以取為貴以與為賤以得為貴以失為賤以是為貴以非為賤以可為貴以不可為賤以能為貴以不能為賤以知為貴以不知為賤以明為貴以暗為賤以智為貴以愚為賤以巧為貴以拙為賤以利為貴以害為賤以義為貴以不義為賤以公為貴以私為賤

尊高下無忌憚則大臣爲公卒小臣爲盜君務嚴刑
勝之而上下胥至乖習俗敗壞矣法無常謂淪其律
令下無遵守而天秩之儀亦紊其次矣士之所尊
者禮也有國而無禮則士無所服習矣民之所歸
者德也有刑而無德則民無所悛懲矣此庶病之
國也

臣按禮爲人君操持之大柄所以治天下之政
所以安一人之尊皆由是也後世人君皆知以
政爲治而不知本之禮以爲政失其本矣雖然
蓋亦日用而不自知耳向也不知由斯用之今
既知之蓋反其本而明執之以持世乎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臣按昔人有言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
而分守無以相安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
既乎天下之民乃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
象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爲自安自
適之不暇安有拂背悖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
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
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
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大哉禮乎其功用之大有
如此者禮教既達非但其分之定亦使其心之
安也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而
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臣按禮達此章上文有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
愛惡欲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
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患而能爲此者謂之人義講信脩
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而徵之以此
以見禮之爲禮乃聖人治情脩義之本興利除
患之具人君未有舍此而能爲治者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
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陳澔曰肌膚之總會筋骸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
禮以維持之則指攲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
之也竇孔穴之可出入者由於禮義則通達不由
禮義則窒塞故以竇譬之聖人之能達天道順人
情者以其知禮之不可以已也彼欺國之君喪家
之主亡身之夫皆先失其禮之故也

臣按禮必有義禮而不合於義則爲非禮之禮
故古人言禮必兼義言之蓋以人之爲人有禮
則生無禮則死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而其所以
爲人者其大端在禮之義而已有此禮義則外
焉而信實以講和睦以脩而與人也誠內焉而
肌膚有所會筋骸有所束而在已也固明焉而
養生送死幽焉而郊天享廟此其大端緒也上
焉而通達天道下焉而和順人情此其大寶穴
也是禮也人人由之而不人人知之惟聖人則
知此禮爲人大端爲人大寶雖欲已之而不可
以已也於不可已而已之則國必壞家必喪人
必亡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
張載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
臣按禮之爲禮皆義之所當爲者也義不當爲
則禮不可行則是禮之用皆是義之實也古昔
聖人所制之禮皆是合爲之事苟有事焉考之
先王雖未爲之禮然以義而協合於義無
所悖則是當爲之事也吾則以義起之而爲之

節文儀則焉是亦聖人之所許也
吳澂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
古先聖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
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爲
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
臣按禮運於篇終論禮之義而至於體信達順
蓋言禮之極功也論禮之功用而至於此蓋不
可復加矣然而反推其本固在於脩禮而禮之
所以脩者則又在乎誠而已矣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以之爲禮
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臣櫟曰自素爲忠循物無違謂信以之爲禮
之本固矣若夫義者合宜之謂理者有條理之
謂苟儀文度數之間登降上下之際不合於宜
而無條理焉則亦不文矣況禮所以貫乎有本
有文無忠信則禮不能一無義理則禮不可行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
蓋言稱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擅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
以爲隘矣

臣按禮之等不同而名有當級之則過於豐則
踰降而殺則不及一惟稱而已矣是以天子大
牢而祭諸侯大牢而祭不稱也
則謂之讓爲擅者非其有而取也管仲之濫豐
而不備者也晏平仲之隘殺而不稱者也先王
之制禮或稱其內或稱其外實者不可多多者
不可寡一惟歸之於稱君子之行禮者其可不
之省察而妄有所去取加損哉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
衆亂

臣按禮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如網之有紀
然紀散則綱之目無所維禮散則人之心無所
守前篇言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者此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
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即有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陳澔曰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身體之全
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
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

臣按禮之在天也有自然之節文其在人也有
當然之儀則故先王制之以爲度數亦有一定
之理如人身之有四肢百體在上者不可移之
下在外者不可納之內左不可遷之右大不可
減爲小禮之爲禮亦若是而已矣故曰禮也者
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
戶者

朱熹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
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
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臣按經禮謂禮之經常者如冠昏喪祭朝聘會
同之類曲禮謂禮之委曲者如進退升降俯仰
揖遜之類禮雖有三千三百之多求其極致一
而已矣一者何敬是也入室必由戶者豈有行禮
敬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
者乎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臣按本謂人心之初古謂禮制之初禮之行也必反其本求之於人心本然之初不可任情而直行必脩其古考夫先王制作之始不可率意而妄爲反思其本脩舉夫古則是不忘其初矣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臣按味有五而甘者其自然之味也色有五而白者其自然之質也甘則可以受五味之和白則可以受五色之采人之有是忠信猶味之甘色之白也有是忠信猶味之甘則可以受五味之和白

以虛僞爲采乎是以人之欲行禮者必以誠實爲主而人君之任人以行禮亦必用誠實之人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熹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義則其數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臣按經解此言則知禮之爲禮非獨以之辨上下之等而已也蓋以之盡人心之誠而通天地之理者也故曰禮者天地之理也人無誠實則虛僞矣禮其可以虛僞爲乎是以人之欲行禮者必以誠實爲主而人君之任人以行禮亦必用誠實之人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熹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義則其數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臣按經解此言則知禮之爲禮非獨以之辨上下之等而已也蓋以之盡人心之誠而通天地之理者也故曰禮者天地之理也人無誠實之心之敬而酌以先王之義凡儀文之聖能本吾心之敬而酌以先王之義凡儀文之有所闕略一皆以義起之因時制宜以爲一代之禮而不徒事乎政治刑罰之末本乎禮以治躬主乎敬以行禮而又立爲定制以貽子孫使之世守而不替其於三代之治殆庶幾乎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臣按經解此言則知禮之爲禮非獨以之辨上下之等而已也蓋以之盡人心之誠而通天地之理者也故曰禮者天地之理也人無誠實之心之敬而酌以先王之義凡儀文之聖能本吾心之敬而酌以先王之義凡儀文之

下定民志亦可用之以察人情審事理於凡天下之人情事理或壅或塞或重或輕或直或方而常或圜而變一以禮而正之莫不各因其自然而得其所以然而格之以當然之道雖有姦欺詐僞之術無所施矣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吳澂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爲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爲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臣按吳澂之言備矣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臣按古昔聖王之爲治不必拘拘於禁令刑罰一惟以禮明之上而朝廷外而侯國下而里閭族黨莫不制爲當行之禮以明其當行之道使之知所以慕向而興起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臣按防記有曰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防者也先王制爲此禮莫不各有所本亦莫不各有所用有以舉之莫敢廢也是何也創業垂統之君燭理既明涉世既深所以制爲一代之制者灼知其源之所自來而逆料其流之所必至不徒然也爲之後者不推究其本未輕重有所更革焉不可也況又去之乎禮經壞防之譬切矣防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幸而時至懷山襄陵衝城郭漂廬舍牽之一旦秋雨時至懷山襄陵衝城郭漂廬舍牽無水患也都意壞欲爲之防得乎繼世之君輕去祖宗之禮法者

何以異此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臣按所引易文今易無之蓋逸文也所謂君子愼始一言誠萬世人君爲治之要焉夫天下之事莫不有所始其所始皆起於細微耿未之間故聖人制禮以爲愼始之具因人有男女之昏姻之禮因人有飲食之欲而易至於爭鬬也故於其會合之始而制爲鄉飲之禮以至喪祭朝覲之初莫不皆爲之禮使不至於恩薄而敗起則是止邪於未形而使民日遷徙於善遠離夫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苟不於其始而愼之則其差也始於毫釐之間而其終也得失成敗之分乃有至於千里之遠焉嗚呼君子之作

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吳澂曰中者無過不及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爲過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禮也蓋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禮乎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辭也

臣按理之出於人心事之行於天下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正道當然得宜之定則然人稟賦各殊而其學力有至有不至其能一一皆合於人心而中夫天理也何則人之

生也剛克者多失之太過柔克者多失之不及剛者則過於剛而不足於柔柔者則過於柔而不足於剛是以其行事也寬則失於太縱而無制猛則失於太苛而無恩或優容於此而操切於彼或慢令於前而致期於後不失之有餘則失於不足是何也無禮以為之裁制也用禮以裁制天下之事如布帛之刀尺如梓匠之斧斤相體以為之衣隨材以制其用不使其有餘亦不使其不足既無太過亦無不及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不足於剛是以其行事也寬則失於太縱而無制猛則失於太苛而無恩或優容於此而操切於彼或慢令於前而致期於後不失之有餘則失於不足是何也無禮以為之裁制也用禮以裁制天下之事如布帛之刀尺如梓匠之斧斤相體以為之衣隨材以制其用不使其有餘亦不使其不足既無太過亦無不及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別即辨也策謂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臣按燕居此章之言可見禮之無乎不在一日不可以無禮一事不可以無禮一言一動一進一退與凡天下之大萬幾之衆一事之行皆必有所以為禮也古人創之於前祖宗述之於後三代之君率本此禮以為治後世人主生死乎節文儀則之中而不自知其皆聖人所制之禮一惟以事視之殊不知事之所以中節者即禮之所以為禮也古人創之於前祖宗述之於後凡吾今日之所舖啜者皆古人之糟粕所衣被皆前代之餘裔若醫而無相助之人與冥行於昏暗之中終身未至於七者有此禮以為之治也然則有志於三代之治者可不以禮而為之本乎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洽合也

吳澂曰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別即辨也策謂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節文以爲民坊者也

臣按坊記此章上文有曰。君子之道。譬則坊與防同。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而繼之以此。坊之義見前經解中。所謂君子之道。即禮也。國之有禮。猶水之有坊。以止水。因水之勢。禮以坊民。因民之情。民之情。莫不好富而惡貧。好貴而惡賤。富與貴者。必驕。驕必至於爲亂。貧與賤者。必約。約必至於爲盜。此聖人既以禮爲之大坊。節其過不及。情俾其歸於中正之德。化不可入者。有刑之法以坊之。使其有所忌憚。而不至於淫。心無窮已者。有命之理以坊之。使其知所分限而不極其欲。所以然者。無非因人之情而爲節文之禮也

喪服四制。凡禮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陳澔曰。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其大體雖曰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而其大歸則在於順人情也。必止。禮儀之節中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下

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一年）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孔穎達曰幹以樹本爲喻基以牆屋爲喻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並成公十三年）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又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耕（周禮冢宰以下皆勤於耕）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二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杜預曰政須禮而行政存則身安

臣按政之行以禮爲輿而禮之行又以敬爲輿不敬則怠於禮怠禮則政不立而馴致於亂也

孔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先君先王之世不遠一時論治皆率本於禮論治者率本於禮也讓也者禮之實也存乎心者以敬形於貌者以讓以此立義以此爲政本乎恭敬之節形爲遜讓之風此其所以安上治民而能長世也歟（昭公二年）

晉叔向（晉大夫）曰忠信禮之器也單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年）

臣按魯昭公二年叔弓如晉因晉侯使郊勞而善於說辭故叔向謂其知禮且舉其所聞者如此玆二言者蓋古語而叔向稱之也

晉女叔齊（晉卿）如魯（昭公二年）

民者也

臣按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置儀文耳非禮也禮之爲禮以能推行其政令爲節所以然者用以固結其民心使之無失於我耳今魯君政在臣下有以入而不能用況能爲難且將及於身而不知憂恤徵采由是觀之則禮之爲禮不在儀文之末豈所謂其下小人農力以耕（周禮冢宰以下皆勤於耕）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二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杜預曰政須禮而行政存則身安

臣按政之行以禮爲輿而禮之行又以敬爲輿不敬則怠於禮怠禮則政不立而馴致於亂也

孔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先君先王之世不遠一時論治皆

見矣

孟僖子魯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臣蒞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二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卽孔子所以教其子伯魚者也古之聖賢教子必以禮也如此蓋以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也木而無幹則不能生人而無禮其何以立哉

子太叔鄭大夫游吉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夫禮天之經經之常道也地之義義之宜也民之行行之所發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也民實法之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民實因之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用其五行水火木金土也氣爲五味酸苦甘辛鹹也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淫則昏亂令人惑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不亦宜乎昭公二十五年

朱熹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

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也地之性高下陳天
性之目與其所以
曰甚哉禮之大也
其德秀曰上天用此
曰爲五味發見於口
以養口色以養目聲
人用不得過度過
故須爲禮以節之

臣按左傳此章子太叔引子產論禮之言也而
孔子於孝經亦以之言孝蓋子者禮之本也書

親孝然後可移於君居家理然後可移於國
必古有是言子產因其舊文而孔子又爲推

曼子名嬰齊大夫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
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昭公二十六年

臣按此章晏平仲與齊景公言惟禮可以已亂
之故且言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

商不變士不濫官不濫也授大夫不收公利蓋以是時陳氏厚施於國將有篡國之漸故平仲旣告景公以所以已亂之法而又稚其本如此惜乎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行其後齊之國祚卒移之陳氏噫後世人主其尚敦厚人倫以立禮之本而嚴立法制以行禮之用庶乎少禍亂矣乎

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朱熹曰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胡寅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旣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臣按子張問十世之事可前知乎聖人舉已往之禮以明之蓋以見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人之所以爲生君之所以爲治聖人之所以持世立教事之大者孰有大於禮哉所謂禮者其大者在綱常其小者在制度綱常本於天亘萬世而不易制度在乎人隨時世而變易三代之已往者如此百世之方來者亦不過如此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范祖禹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

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

楊時曰禮始諸飲食故汗樽而抔飲爲之籩豆之薦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經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朱熹曰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忘本故特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臣按聖人之言禮亦必取證前代之典籍實代之賢人苟無證焉亦不敢以作也後之欲制禮者烏可無證而妄作哉

其中正如此所以爲無弊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朱熹曰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臣按聖人之言禮亦必取證前代之典籍實代之賢人苟無證焉亦不敢以作也後之欲制禮者烏可無證而妄作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楊時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朱熹曰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亡其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亡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臣按愛禮存羊可見聖人意思之大而常人無遠見屑屑惟小費之惜殊不知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人因羊以求禮而禮之廢者猶可因是而復舉也雖然豈特告朔一事爲然哉凡夫古人之禮今雖不盡行者皆必微存其迹以爲復興之緒切不可惜一時之費而滅千古之迹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朱熹曰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

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臣按此章言爲國以禮爲本而禮又貴乎有其實讓者禮之實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也夫

程頤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以約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熹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臣按博文約禮孔門傳授之要道孔子凡言是

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其弊如此豈所貴於恭慎勇直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然無禮以節之則莫非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貴也

臣按此章之旨張栻之言盡之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朱熹曰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才與用絲之省約臣

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若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臣按此章之旨程氏所謂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其言可謂約而盡矣大抵義之一言處事之權衡也凡百天下之事有可以增損從違者。一皆準以此

倒而推其餘

孟子。任人(任國名)有問屋廬子(孟子弟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下謂而齊其末(上謂方寸之木至巵食色)可使高於岑樓(樓之高銳以山岑者)金與一鉤(帶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摟取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朱熹曰方寸之木至巵。酌食色。岑樓至高。酌禮若

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臣按此章先儒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
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眞德秀曰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
其論性則以禮爲聖人之僞豈不繆哉
臣按荀況禮論其最純者止此數言其餘固若
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旣以禮爲僞則莊周謂所
言之蹟而亦不免於非荀卿之論禮是也臣恐
後世人主或有取於其言而小人之無忌憚者
或因之以進說故於論禮之末剔其可取者以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
碎繁冗今豈可行亦
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意或以禮
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循自然
當有漸
朱熹曰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麥磨
不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
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
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又曰禮但去其
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
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
不得不與古異

獻使知其所謂僞者乃人之僞非禮之僞也禮
者敬而已矣敬豈可以僞爲哉
程頤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
革
禮之文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
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
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
王斟酌損益之耳又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
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禮文殘闕須是先
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
而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
有節文制數等威是矣
臣按古禮之不能行於今世亦猶今禮之不可
行於古也雖然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禮出
於人心聖人緣人情而制爲禮何有古今之異
哉蓋同而不異者程氏所謂義也張氏所謂理
也朱氏所謂大本大原也若夫衣服器用之類
則有不能以盡同而不異焉者臣故歷

采自古以來凡為禮之說類聚以為一處如張氏所云者使後世有志於禮學者於此推原人心固有之理考求先王制作之意因其風氣順其時勢稱其情文斟酌損益以漸行之立為一代之制云

以上禮儀之節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耕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昏賓射以為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為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

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為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為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汙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拟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編修禮制頒行天下於洪武二十六年書成凡為禮一百五十四卷其間損益古今參酌時宜一代之典章文物燦然大備

與考訂之以為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

命掌禮大臣會同翰林儒臣依唐開元禮宋開寶禮著為一書以頒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上之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程頤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也神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

朱熹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呂祖謙曰豫爲易中之樂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夫樂本於人心而作於聖人人皆知之而不知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命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臣按樂之作必諧於金石絲竹鞉柷之八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暢協合焉然推原其本則出於人心發於一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燕享或用於群祀而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朱熹曰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教胄子者其所以教之之具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聲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律聲者宮商角徵音止羽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臣按樂之作必諧於金石絲竹鞉柷之八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暢協合焉然推原其本則出於人心發於

人聲者也是則有虞盛時既以此爲治本又導
官以之爲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於樂
養之於心志之初陶之於節奏之際和之於聲
音之間蓋以樂也者出治之本而人也者用樂
之具而胄子也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絶
者也

禹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九功者合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
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
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脩和各
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董督也
其勤於是者則戒諭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
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彊者不能久故
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
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
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
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吳澂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

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趨其稼事里宰
趨其耕耨爺章吹豳雅頌以興夫爲春酒殺羔羊
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臣按大禹此言可見樂之理無乎不在而古人
作樂之意非但以用之朝廷郊廟學宮而凡閭
閻之下田野之間而樂之化無不陶焉後世此
意不存非但用樂者忘乎民之勤苦而作樂者
亦不知樂之本原所在而失其勸相鼓舞之方
治道所以不古若者有以也夫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蔡沈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
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
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
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
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
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當審樂而察政
治之得失者也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所謂六律五聲八音
者察政治之具也律呂調則政之得可知律呂
不調則政之失可驗人君欲因律呂聲音以察

夫政治之得失也必於詩言出納之際求之是故言之成詩者有五或協於宮或協於商或協於角徵羽是言也有作於外者焉有作於內者焉作於外者則來而納之於上作於內者則颺而出之於下在下之言或安以樂或怨以怒聽之者因其言而觀其風俗之所尚由是而達之於上焉在上之言或樂而淫或哀而傷聽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由是而達之於下焉因人言之邪正知樂音之乖和察樂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得則從而維持之失則從而改革之可見聖世君臣切切圖惟治道君於聲律則曰予聞契之以其心也臣於詩言則曰汝聽審之以其耳也吁君欲聞於君君以臣爲耳臣下臣聽而有得焉又以聞於君君以臣爲耳臣以君爲心此泰和之治所以獨在虞廷而後世不能及也歟

夔曰戛擊鳴球（考擊也）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丹朱也）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玉磬也）合止柷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笙鏞（大鐘）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抑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爲簫韶

臣按自古帝王皆有樂黃帝曰咸池帝堯曰大章然徒有其名耳未聞其聲容節奏何如也惟帝舜之大韶其詳載於虞書解者謂韶紹也紹堯之道以致治也季札至魯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德至矣盛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在齊聞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自有虞以至

季札孔子之時幾二千年矣而其聲容之盛猶足以感人如此宜其在當時群后德讓庶尤允諧則雖蠢蠢如鳥獸盤盤如鳳凰莫不率舞而來儀自然之應也昇其為樂設樂盡美如天如地後雖有作者不能加之矣昇何也蓋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樂以象成而天下得后夔為之掌典故其為樂盡善而盡美此孔子所以學之而忘肉味又舉之教其徒以為邦後之有天下者作為一代之樂以象其成功尚宜彷彿其萬一立德以為樂本擇人以為樂官求聲氣之元備聲容之盛其庶矣乎

周禮大司樂樂官長掌成均之濛成均五帝學名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善父母友善兄弟以樂語教國子興發端之言語答述事以道引之言能說衆物之美者以樂語教國子興託物興詞以道引之言直言其事以諷誦之語曰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黃帝樂大咸堯樂大韶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宮商角徵羽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六舞大舞六代樂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用之鄉射以安賓客用之燕射以說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

右按先王作樂以教國子有虞氏既模其先世以共成治功所樂以象成有國者既模其先世以共成治功所以用其子若弟又將以繼續前人之功冀其異時以輔佐我後人故於其幼稚之日未用之先求道德之士以為其師保聲容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教之德則異時居位足以輔德而長人教之語則異時治任足以宣辭而專對教之舞則異時出入朝著臨涖大衆周旋動容足以著表儀而華國體朝廷之事莫大於禮樂禮主嚴而樂主和和之入人也尤易而深然其義理淵微而聲容節奏之間有非旦夕所能究竟者故使之朝斯夕斯以講習其所謂律呂聲音及歷代之舞節大會合以為樂或用之郊廟或頒之侯國或施之鄉射或用之燕享遠而行之於四夷之來朝者幽而索諸農民之蜡祭者焉國家政治之施合內外通幽明和上下皆必賴於樂今日所以用樂者即前日所教之人也今日又教之以為他

日之用繼繼承承而不絕焉此二帝三王之世所以禮樂明備治教休明血脉關節常相聯絡而享有道之長也鄭

大師樂工之賢者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六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鍾石磬土塤革鼓絲弦木柷敔匏竹鄭司農云塤如雞子吹之有五孔笙竹簧敬六詩曰風鄭司農云風讀如諷誦之諷言以聲節之也直諫其事曰賦曰比比見興物而興詠歌其志曰雅雅之言正也以雅樂正天下之政小祭祀曰頌頌之言誦也以聲節祭祀之樂大祭祀帥瞽登歌帥瞽而登歌堂上之樂也

管播樂器吹管者在下令奏鼓棘音亟鼓也小鼜大鼜亦如之鼜形如鼓而小有兩面大鼜用之於大師大軍旅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吳澂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所會在天爲十二舍在地爲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爲天地自然之合所謂合陰陽之聲者本諸此乎六律屬陽六呂屬陰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有十二律也十二律各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於角角之聲清於宮宮聲濁而不散羽聲細而不跳不過其分寸之度焉此五聲之節也

凡和樂亦如之調和樂聲皆如是也

王安石曰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爲十有二聲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是爲十有二聲辨十有二聲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是爲十有二聲焉以爲樂器臣按太師主於和聲所合者陰陽之聲也典同主於制器所辨者不止於陰陽而又兼以天地四方也太師既合其聲而又付之典同使辨其陰陽以制器焉蓋樂非聲不成而所以寓其聲者器也律屬陽呂屬陰必同於異則樂和矣故其合聲也必本乎陰陽而無所乖器也亦必合乎陰陽凡所以爲之度數爲之

量皆不能外乎陰陽之一律與聲焉陰陽既合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歌之以詩實之以器以祭以燕以射無不和協者矣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陳澔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黃鍾子大蔟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林鍾未南呂酉應鍾亥陰聲大呂丑夾鍾卯中呂巳皆是候氣管名還相為宮者宮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大蔟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撫聲以十二律而和焉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變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外具五聲五聲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大蔟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是其十二律旋宮皆然旋宮之法八十四聲類皆五位所主音第之至六為

變宮又第之至七為變徵無窮矣

以十聚律之制上之上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上之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陳澔曰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爲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臣按此推原作樂之本蓋以樂之爲樂人見其備金石絲竹之音干戚羽旄之舞以爲樂樂在是矣而不知其所以有清濁高下之變而合宮商角徵羽之調者其本元之所自則由乎人心之感物而然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

通矣

陳澔曰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之動物使之然由於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於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

無怙懘 懘敗之音矣

劉彝曰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象羽屬木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違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次相侵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

道與政相通必君厚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怗懘也

臣按君臣民事物五者該盡天下之理一樂之作而萬理無不該盡先王作樂以一聲寓一理於其聲之高下而驗其理之得失既其有失則乘除抑揚以應之使必得其平協比和諧無相凌奪然後求於吾之政治宮音有失則求之於君商音有失則求之於臣以至角徵羽之失而求之民事物者皆然如此則樂音與政事常相流通則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而天下和平矣前代之人如萬寶常張文收皆能以音樂而知時政之得失非虛語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皆地衛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誕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司馬遷曰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所靡靡之聲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政治而觀其音觀其音安以樂者其政必和其音怨以怒者其政必乖其音哀以思者其民必困政之和者治國也政之乖者亂國也民困政之和者將亡之國也國之將亡其政必散則誕慢并興上則民無誠心矣民流則肆行其私行私則無公心矣如此行之不已則靡靡之樂所由作焉是以自古人君必致謹於禮樂刑政之施以爲感化斯人之本恒使吾之政成和而不乖吾之民咸安而不困采民之歌詩順民之情性協比以成文播奏以爲樂使天下之人聞吾之聲者知吾之德聆吾之音者感吾之治審吾之樂者得吾之政

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臣按三代而上本人心以爲治其政治之善於聲樂之中故審其聲樂即知其政治之所以然三代而下一切從事於簫韶興戎之末所謂樂者特用以行禮耳不本於人心不協於律呂人之氣不復關於天君之政不復寓於樂故流爲苟簡之治而無復文明之化者此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臣按聖人作樂必本於人之性情性之未發者中也發爲情而中節者和也而又揆考於天然自有之度物理自然之數或長或短曰多曰少皆必合於古昔之制焉然樂之作也必與禮俱而禮則各有所宜又必裁制於禮之義焉俾陽而昌陰必使其協比和生氣之在天者陽之氣不至於散淫陰之氣不至於殺滯和則生氣之在天者陽義智信在人爲常行必使其道達流通則常德之在人者剛之氣不至於隳惰陰之氣不至於慘刻則謂聲感人而氣應氣成象而淫樂興焉倡和有正有變此以聲

善惡之分善歸善分惡歸惡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也

鄭氏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爲哉自聲之感氣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間也至紂爲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而已

臣按說者皆謂聲樂之作則謂聲感人而氣應氣成象然後樂興焉蓋以聲出人君之心而此

感彼以氣應。一倡一和。相爲應驗。或形於詠歌。或著於舞蹈。斐然而成章。粲然而成列。是以其爲樂也。有淫有和焉。自古聖君建中和之極以其爲樂本聲之出者必致其謹。非合於天理之正也有所不言。惟恐其或流於姦。而致逆氣之應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孔穎達曰。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音樂。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則神明來降。感動四時氣序之和。則風雨順寒暑時。以著萬物之理。則萬物得其所也

陸佃曰。奮猶發也。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

臣按此章上文既言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由順正以行其義。必如此。然後可以作樂。不然。則無其本矣。人而不仁。如樂何。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夫既脩身以爲作樂之本。然後從之以聲容。備之以器數。在已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矣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玄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

張載曰。正樂既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耳目聰明。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易。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易前之惡。從今之善。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方慤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

愿鏞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八音配乎八卦之風

自一慶行之而平於百則百慶各得其叙曰不亂
不繆以至有常亦其常而不變也曰相成相生以
至迭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也
臣按自古聖人以樂爲內外交脩之要治內
脩身而後作樂以致夫交感之和治外
樂行而養德以致夫風俗移易之美有功效
如此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
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
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
臣按樂者樂也人情莫不樂然必得其正而後樂
其樂有邪正而樂之感人有深淺故其化人有
淺深則文之者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
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此無他有和順積
於中斯有英華發於外有諸中必形於外夫豈
可以強爲像貌而僞爲之乎由是觀之則可見
樂之本在於心而心之所以大和極順者又
在乎感也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
隱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小
陳澔曰情見義立樂終而德隱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小人以好
之終而知其德之所存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

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
引古語結之
臣按此章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陳氏特以
爲論樂與舞之一如此末引古語所謂生民
之道樂爲大焉動之以形者不若動之以聲
喻之以事者不若喻之以理不假之教條無待
於約束潛銷默化自然相忘於不知不識之天
大哉樂乎斯其至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進退和
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
亂治也以武治亂以相也訊疾也雅樂也君子於
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趨數煩志淫不
廣俯俯俯

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只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此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五位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謂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也四皆尊崇爲天子矣

臣按帝王之樂莫盛於韶武孔子以之而並論文樂者宗韶言武樂者宗武皆所謂至矣盡矣不可復加者也韶樂之制備於虞書武舞之義詳於樂記後世有志於帝王之樂者尚有考於斯二者以爲萬世作樂之準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十六人）士二（二二十十四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八六十四風）故自八以下

臣按舞佾之數惟天子得以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范祖禹所謂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僞差也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聲和亦如五味）一氣（氣以氣言）一動（動以氣言）二體（體對文有武）三類（類謂風雅頌）四物（四方之物）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陽律陰呂）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歌之事）以相成也合此十者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臣按晏子此言非專爲樂也借樂以喻人之和耳然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備樂之異用作樂者必本諸此然後無所遺聽樂者必達諸此然後無不通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人名）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律即今之尺也）度（度即今之丈也）量（量即今之斗也）鈞（鈞即今之秤也）鍾（鍾即今之鐘也）百官軌（道也）儀（儀即今之紀也）之以六（六律也）成於十二（十律呂也）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陽氣所鍾於此）故名之曰六（陽氣六變）所以宣養六氣（陰陽風晦明）九德（即九事也）由是第之三曰大（陽氣大）所以

金奏太簇正聲爲賓陽聲佐商故爲金奏蕤陽陽氣始潛滯所以倘潔百物考神納賓享宴納賓也四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則法所以詠歌九功之德也五曰夷則夷平則法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六曰無射無射氣收藏萬物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六間在陽律之間以揚沉伏之氣而黜去散越也元間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間大呂天氣成於黃鍾之氣細也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助鍾聚陽出四隙之細間四時間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盛鍾和展審也百事俾使也莫不任職任事也純亦恪敬也五間南呂任也

呂賛陽秀也六間應也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奸物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鈞調也昭明也其大也大大聲謂商鈞有鍾鍾大爲無鍾鍾小爲細也細則用大大則用小以小平大則調謂絲竹華木大胎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朱熹曰均只是七鈞如以黃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爲一鈞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子母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二絃一絃是全律

臣按國語載伶州鳩對周景王之言所以發明十二律之名義居然可見考之是時單穆公又告王鈞音之說有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即此章立均出度之說也均者鈞鍾也以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爲鈞法用以度鍾之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有之

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猛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也背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

之聲其感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誠求斜
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終以亡

臣按家語此章孔子聞仲由鼓琴而發也蓋人
心善惡皆於樂聲見之故孔子聞北方之聲而爲
此言既言樂必以中聲爲節而又推其聲有南
北之異南者生育之鄉舜歌南風之詩其興也
勃然而和而終以帝北者殺伐之域紂好北鄙
之聲其廢也忽然暴亂而終以亡人君之於音
樂烏可以不謹其所好樂乎然舜非獨帝也
當世化之皆有諧讓之美紂非獨亡也當世化
之皆變靡靡之風由是觀之聲之有南北其來
也遠矣今世樂部亦分爲南北北音自金元入
中國始有之世因謂宋世以來所遺之音爲南
音南音流於哀怨北音極其暴厲其後遂有華
夷混殽之效我
國家復二帝三王之正統凡習而世俗所
尚之音猶有未盡去者所以奏中節之節歌解
愠阜財之詩以一洗金元亡國微末之習不能
無望於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中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朱熹曰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闕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良佐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也故曰純如皦如言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有不相反而相聯如貫珠可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樂之時所以告大師正樂之意此孔子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以告大師也元許謙謂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有厓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震分明又恐聲音不相合無悠揚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玩其本文始從成是作樂節中之節各自為節而又相續以成一終也

三節之節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各自為節而又相續以成一終也

作也仰觀以聖人之言為法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朱熹曰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樂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武王以德反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不同者有不同者

臣按朱熹謂韶武皆不可考但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樂之時所謂九德之歌九歌之舞是也武王之武有樂記便見蓋象使不甚和韶樂只是和而已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朱熹曰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祖禹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邊改是

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臣按大舜韶樂之作前無倫而後無繼也孔子生於舜千七百年之後一旦聞而學之乃至於忘味則在當時可知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晩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又曰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正之故其言如此

朱熹曰取其盡善盡美故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

臣按先儒有曰治道成於樂鄭聲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絶之大抵樂之爲樂雖備於聲容而其本原之所始則起於詩之言志故聖人正樂以爲常經必使雅頌之得所取節以立治法必戒鄭聲之淫蕩後世有作本九德之歌爲九成之樂用夫雅頌之正而戒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頻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朱熹曰不與民同樂者讀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范祖禹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

楊時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頻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臣按昔人有言春秋時雖伶官猶知樂爲可恥而戰國之時則時君直以樂爲可好蓋世變於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古樂絶響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玩之猶可以得其流風遺韻之彷彿也後世人主誠因孟子之言求作樂之本樂之作也必使其民欣欣然而有喜色然後爲之苟徒肆一已之樂而忘萬民之憂又不若不作之爲愈也當夫制作之後播奏之時愾然反思於心曰吾之享此其與民同樂否乎民得無聞之而有舉疾首蹙頻相告者乎必也好樂而與民同之使其欣欣然有喜色如此則所作之樂雖不能備韶濩之音而實得韶濩之意於千古之上矣

漢書志曰黃帝使泠綸自大夏西戎之區取竹之解谷一作嶰谷生治其竅孔與肉厚一有均字也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合也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氣正十二律定

頒。古同。北。合也。可以比之謂上下相生也。十一管皆生於黃鍾之宮。故曰黃鍾律呂之本

臣按樂之作始於黃帝。命泠綸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律。曰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雌鳴爲六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此十二者皆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采連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於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埏之密室。而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爲十二銖。兩之爲一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此黃鍾所以爲律呂之本。而天下萬世萬物皆由是而比焉

後漢書志曰。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竹爲律。吹以效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

臣按聲氣之元一語。萬世作樂者之大根大本也。作樂者不求之氣與聲。而能有所成者無此理也。宋景濂曰。律呂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定。尚下都定。元聲一差。向下都差。蓋以此

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庣不滿。旁九釐五毫。深尺。積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一丁。幂百六十二寸。為一斗。百六十寸。為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斛。蔡元定曰。嘉量方尺。所以起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實。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

又曰嘉量之法。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爲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鍾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龠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

臣按朱熹律呂新書序所謂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

論黃鍾曰。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蓋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終也。黃鍾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此數言分寸之數。其干辨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此數言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吁。自漢以來。鍾律之議紛紛靡定。蔡氏敍書

一出而千古之論灼然不疑。所謂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此數言者。眞誠作樂定律之本也。

淮南子曰。規出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太史公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

凡得九寸爲黃鍾之律

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化生萬物者也

蔡元定曰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爲黃鍾之大數即律背實一而九三之以爲寸法首其術一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爲寸法則七三之爲分法五三之爲釐法三三之爲毫法一三之爲絲法從可知矣律書獨舉寸法者蓋已於生分數之下出其具律寸分釐毫絲之法而又於此律數之下出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七三之而得二十一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二百四十三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千一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爲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爲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同契合無所不通蓋數之自然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黃鍾八寸十分一六律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

臣按三統術所謂寸以九分爲寸法首其術小司馬之法可推者此也元定之言曰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爲黃鍾實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一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鍾始三分損益

杜佑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鍾始三分損益

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仲呂之法。又制十二鍾以准十二律之正聲。又兌氏爲鍾之正聲則正聲爲倍。以子聲比正聲。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一義云半者。十二律正律爲十二子聲之鍾。二義云。從於仲呂之管寸數少二分益一。上生黃鍾。其爲變正聲之法者。以黃鍾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八。以爲黃鍾。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實

蔡元定曰此說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鍾八寸五萬九千四百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以爲子聲之律

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故得漢志所謂黃鍾不復爲他律役之意。與前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鍾。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正半聲。又二十八聲而已

臣按。朱熹所謂變律半聲之例。杜氏通典具爲者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所引黃鍾不復爲他律役者。蓋以黃鍾至尊無與爲並。惟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爲役也

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
二聲爲變變者和也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
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則近而和二律則
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
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前志所謂七始
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
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比於正音但
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
亦不可以成樂也

臣棟此亦朱熹所謂五聲二變之數杜氏通典
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
與羽羽與宮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徵與羽羽
與宮相去二律則音節和相去乃二
律相去一律則音節遠故
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
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
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等其數
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
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緩又曰所以濟五
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其所謂和
繆者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
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
孔頴達禮疏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
大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
二宮上生太蔟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
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
上生太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賓爲角
蕤賓爲商上生太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鍾爲第
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太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
上生夾鍾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太呂爲徵下生
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太呂爲第
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鍾爲商下生無射爲羽
上生仲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爲徵下生
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

無射爲商。上生仲呂爲羽。上生黃鍾爲角。夾鍾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仲呂爲商。上生黃鍾爲羽。下生林鍾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仲呂爲徵。上生黃鍾爲商。下生林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蔟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十六聲。蔡元定曰。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爲宮。所以始於黃鍾。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

臣按朱熹所謂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固可見。著此也。蓋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止於六十。而後世乃參之以變宮變徵爲八十四調。非古矣

以上樂律之制中

樂律之制下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聲。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緩急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朱熹曰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人樂形之而見其本於莊正齋肅之意故希簡而不淡質而文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臣按程子此言蓋謂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寫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經之聲亦不難定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和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分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攷聲上下必定黍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蟄蟲吐絲而商絃絕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必古樂為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為先程氏以攷聲音為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為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且生當宋全盛之時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備訪四方善澤以應之大儒者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叙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朱熹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揚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君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而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

證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之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之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日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

熹又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淺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棄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眞僞几楊時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寶之季姦諛之會紹京肇默溫之餘錄津漢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建隆皇祐元豐之間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几楊時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寶之季姦諛之會紹京肇默溫之餘錄津漢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建隆皇祐元豐之間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

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而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呂散七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聖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棄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眞僞

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歷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管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十二百黍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泰之實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十二百黍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蠛蠓無非聲也得其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

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臣按蔡元定作律呂新書。朱熹爲之序。言其中所謂黃鍾圍徑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攷。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事可見。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諸說而附以元定之所參定者。既具於各條之下。至此別取序文而繼以元定截竹爲管以求中聲之說。是則朱氏所謂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也。然此求其聲氣之元。而所謂均調節奏被之管絃。蔡氏又欲別爲樂書以究其業。今世無之。豈其後竟不克就耶。尚幸此新書之存。以俟後世之聖君賢相。加以作樂者焉。雖然。此書之作。雖由蔡氏。而皆本其師之意也。觀朱氏與元定書。但用古書古語成註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泛濫旁證之

明十二律之義。三曰。仟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黃鍾寸分數法。六曰。黃鍾生十一律數法。大略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爲明邃。其樂制案於王朝禮。其樂舞案於祭禮。上下數千載。旁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迂。以爲後世作樂者之法。則後世有作者。合二書而求之。思過半矣

以上樂律之制。臣按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矣。而樂爲甚。非其情義之難明。抑其傳焉耳。漢之世。樂家有制

世在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然唐宋以來其情義之存於古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者則知之者蓋已鮮矣論禮者謂其數可知其義難知蓋是時度數詳明人所共習所難知者其義理玄微者耳故寫是言若就後世言之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若夫名物度數非上智之資豈能奪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墜緒於千載之上也哉且禮之行也文與器而已然樂不徒文而又有其聲習學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數蓋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簡牘之中以不試之學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禮樂之情之理者孰能有開物成務之才而妙達天人之理者孰能興於斯哉三代之制不可攷已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雅頌而不及於制度在聖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鼙者踰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於所錄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意以爲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者

聖賢而併與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然唐宋以來其情義之存於古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者則知之者蓋已鮮矣論禮者謂其數可知其義難知蓋是時度數詳明人所共習所難知者其義理玄微者耳故寫是言若就後世言之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若夫名物度數非上智之資豈能奪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墜緒於千載之上也哉且禮之行也文與器而已然樂不徒文而又有其聲習學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數蓋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簡牘之中以不試之學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禮樂之情之理者孰能有開物成務之才而妙達天人之理者孰能興於斯哉三代之制不可攷已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雅頌而不及於制度在聖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鼙者踰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於所錄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意以爲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者

聖賢而併與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然唐宋以來其情義之存於古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者則知之者蓋已鮮矣論禮者謂其數可知其義難知蓋是時度數詳明人所共習所難知者其義理玄微者耳故寫是言若就後世言之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若夫名物度數非上智之資豈能奪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墜緒於千載之上也哉且禮之行也文與器而已然樂不徒文而又有其聲習學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數蓋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簡牘之中以不試之學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禮樂之情之理者孰能有開物成務之才而妙達天人之理者孰能興於斯哉三代之制不可攷已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雅頌而不及於制度在聖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鼙者踰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於所錄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意以爲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者

然也。六經之中。論樂之最先者莫先於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史亦稱大禹聲爲律身爲度。故漢晉之間。雅頌特所爲先古之樂器。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而聲亦多非古。謝惟孔子所刪二百篇數不可攷。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噫。朱子非知樂者哉。而其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其記頗有闕誤。

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譜。字散而聲以敷發其趣。故漢晉之間。雖曲既失其傳。猶其辭之存而世莫能補。況此故也。若但如此。而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濁輕重爲調。似古法然。古聲既不可攷。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噫。朱子非知樂者哉。而不任其責。後世之人。又孰有過於朱子者哉。人人皆爲是言。則此樂直至天地之成會。永無可復之期矣。雖然。與其不能盡復天地之純全。而略得以見古人之彷彿。猶賢乎已。夫有之而不全。猶勝於全無而不有也。漢唐以來。郊廟燕享。未嘗不用樂。而樂之用。或至於用鄭。或至於用夷。今吾猶存古人之意。以倣古人之樂。雖不全於古。而猶彷彿於古。豈不愈於用鄭用夷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治。歟。今之歌曲。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治。歟。今之歌曲。

篇數不可攷。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噫。朱子非知樂者哉。而不任其責。後世之人。又孰有過於朱子者哉。人人皆爲是言。則此樂直至天地之成會。永無可復之期矣。雖然。與其不能盡復天地之純全。而略得以見古人之彷彿。猶賢乎已。夫有之而不全。猶勝於全無而不有也。漢唐以來。郊廟燕享。未嘗不用樂。而樂之用。或至於用鄭。或至於用夷。今吾猶存古人之意。以倣古人之樂。雖不全於古。而猶彷彿於古。豈不愈於用鄭用夷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治。歟。今之歌曲。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治。歟。今之歌曲。

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不得聞矣。求時有趙秀。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朱子說以燕禮經傳中以爲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爲此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

正宮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因不知所以爲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金元以來所傳南北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夫人能爲之而聞之者亦能辨別其是否誠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於雅之人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必能因其彷彿而得其純全者焉因聲以攷律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矣然如此之人豈易得哉吁必待后夔而後作樂必待師曠而後聽音斯人不世出而樂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而昔豈可不聽哉世無后夔師曠而后夔之心師曠之耳則人人有也萬古如一日也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後卒無所成如復言房庶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瑟以合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以琵琶觱篥以和簫笛也後世易之以杖鼓以節拍也後世易之以拍板以起止也後世易之以筝笛笙觱也撰之以斗埙土也變而爲陶柷敔木也貫之以柎者八音之變也亦猶大略起於推輪龍骨生於落葉其變則然爾古者會以組豆後世易以杯盤簟席以爲安後世更以棡案使坐人復生不能舍杯盤棡案而復組豆簟席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豈其器之不古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遠遽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古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者未必如古而敎坊所奏豈盡淫聲哉試之此言雖非窮本之論而不謂之知變不可也樂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樂之本同而其變則異同者其精者也異者其粗者也推其異而合之同舉其粗而歸之精則其體渾一矣臣請明

詔天下求知音律者內而朝廷外而州郡隱而草澤之士賤而技藝之人傑薦舉聚於一處俾其各就所能陳其自得之樂今日所歌而各盡其所知用今世所奏之樂

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依俗法之所移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以谷音之調而後古器之美不徒協夫奏者之心。而且諧之聽者之耳。無間賢愚貴賤。一是同和。然後按古人鍾律之法。即蔡元定之律呂新書。宋文公之通解鍾律。依其說。按其法。而講究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築室而灰。如其候氣之法。截竹為管。以求黃鍾之聲。如所謂或極其長。或極其短之內。每差一分。必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此則蔡氏截管候氣之法也。若夫所謂度其圍徑者。則未有定準焉。夫所列之管。既已應氣。可豫尋秬黍中者分為三等。先以一等實於是管之中。必須千二百粒適滿。其中無欠無餘。然後用之。有餘欠者則別次等。次等不合。又別用之。必同而後已。所謂定尺審度黃鍾權衡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上

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内朝亦言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

臣按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一作雉門三曰雉門一作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

一名皐門之内域作曰外朝朝有三槐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内有宗廟社稷雉門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間雉門内有百官宿衛之屬應門内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室爲理事之處所謂中朝即中門也然不謂之朝而謂之門意者堂宇深邃難於聽對每日常朝則御其門歟今制

天子大朝賀朔望行禮御正殿常朝御門與此合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治朝在路門之外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禁謂使之有所為非法令謂使之有所

叙群吏之治次序也以待賓客之令謂賓客未至而先為之具諸侯之復報也謂奏事者萬民之逆自下而上曰逆謂上言者

鄭玄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叙群吏之治者常次叙群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辦理之

臣按天官卿冢宰其貳則少宰少宰之次又有宰夫王眡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治之事法所謂叙群吏之治即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也待賓客之令即今鴻臚引見藩府所遣使及外夷也諸侯之復萬民之逆即今通政司所奏事也正公卿大夫群吏之位正之為言蹐謂祭其不如儀者即前代殿中御史之職今輪御史斜儀也古今委任之職不同而朝廷之間所當為之令所當禁之法則一而已等王南鄉明三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正南鄉明三公北面東上對上為主孤東面北上大位于鄉大夫西面北上位于左王族故士王族謂同族故舊而宿衛者門之右南面東上分立于右而向外大僕仕于路門之右大僕從者小臣之屬在路門外西向司士掯掌掯之謂掯冊孤卿特揖揖而進之大夫以其等揖

揖卿大夫有卜事於孤卿大夫也揖各隨其等合衆而揖士旁三揖士立於孤卿大夫之南旁三揖特揖於其人而揖已說後即其處而揖之王還視朝毋將還也揖門左揖門右王還將還也王還入門左右者大僕前大僕向王前立而奏復逆王入內朝皆退王路門內朝皆退

王安石曰此所謂治朝也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南鄉鄉王而答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王者也順王所鄉故南面

臣按此即通典所謂周制四朝之一二曰中門之外人君與群臣常朝之所若

者也蓋在路門之外

令

奉天門曰朝是也其司士略似今鴻臚寺卿然公孤卿大夫每日朝參之臣也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侍衛執役之臣也王族故士崇室之有職任者也虎士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者也大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及掌諸侯復逆者也大右即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勇力之士能用五兵屬焉大僕從者有小臣掌公孤卿之復逆有御僕掌群吏之麻民之復逆當人君視朝之時司士正其位以正朝儀辨其等以定班次王族故士以肺腑之親而錯居侍衛之間虎賁士以武勇之選而趨走前後之列掌服位者大僕也而兼司出入之大命掌卒伍者司右也而實統勇力之士朝廷之間明明在朝穆穆布位所以鄉明而聽天下者肅肅乎其嚴也而左右前後之人所以環列而侍衛者又皆親信武勇之臣所以防微威衆者又無所不備焉當是時也視是朝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公弘化者固各盡其道分職率屬敬官亂政者亦各理其事凡天下諸侯與在朝鄉士及內外之群吏庶民事之已行者有以復乎上事之未行者有以逆乎上則有大僕與其屬之小臣御僕以為之通達焉若此者乃成周盛時常朝之儀位也然當天子視朝之際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則逐位而拜小臣則即其位而旁拜左右侍從之臣則方有事故王於大臣則答以特揖之禮於小臣則於揖之後向其旁而答之焉聽政既畢王將還內而侍衛於門之左右

者始行拜禮王於是隨其所在而左右揖之可見隆古盛時以禮為治位有尊卑而儀無不答也秦不師古始尊君卑臣而此禮廢矣

大僕侍御之官大僕其長也掌正王之服位王之吉服有六所在有位大僕正之倣當其理出入王之大命出入大命則宣之于外外諸侯之復逆復有報乎上也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既朝則正位王既燕則王其恤掌擯相相公及孤卿以王有故不朝則公及孤卿以吉然大臣

臣按大僕之官在周為侍御之長所掌者祇朝之事也後世則專以與牧馬之政失古意矣周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特作命書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者也正王之服滿後世行某禮當具冕服某禮當具皮弁服是也正王之位如後世行某禮當御正廳某禮當御便殿是也出之命王之詔教也入之命臣之奏報也復若何事之已行奏報之乎上也逆若何事之未行奏請之於上也一切出納之政以致於王之前而無壅蔽之患此大僕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治之道也

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曰訓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三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四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五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六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七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八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百九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百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百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百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百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百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百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百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百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二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三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四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五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六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七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八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十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十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十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十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十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十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十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十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十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千九十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千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千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千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千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千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千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千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千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千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千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千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千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千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千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千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千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千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千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千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千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千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千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千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千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千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千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千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千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千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千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千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千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千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千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千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千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千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千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千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千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千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千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千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千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千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千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千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千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千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千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千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千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千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千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千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千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千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千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千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千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千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千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八千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千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千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千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千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千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千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千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千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九千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萬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萬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萬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萬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萬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萬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萬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萬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萬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一萬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萬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萬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萬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萬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萬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萬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萬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萬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萬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二萬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萬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萬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萬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萬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萬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萬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萬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萬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萬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三萬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萬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萬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萬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萬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萬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萬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萬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萬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萬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四萬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萬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萬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萬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萬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萬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萬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萬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萬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萬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五萬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萬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萬一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萬二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萬三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萬四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萬五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萬六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萬七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萬八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六萬九曰訓罔匪厥辟所以安之訓為七萬

君其所以明其位與民之位王南鄉天下三公及州
長百姓北面八命群士上士中士下士在其後面三槐大夫群吏東面史胥
之類小司寇掌其位前之以叙進而問焉以次序之以詢輔志
而弊謀弊新也以衆之於王也
臣按王朝有三有內朝有治朝有外朝治朝其
常治事之位內朝則退居之處也外朝不常御
惟國家有非常之事則在治朝與群臣按古
謀之焉若夫常行之事則於此致萬民而詢
典而施行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詩曰詢于芻蕘此所謂致
萬民而詢焉及萬民則卿大夫士皆在其中矣國危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安國之策國遷則
詢之而求其所以從國之方立君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嗣國之大政必民心之
所安衆論以爲可然後行之苟非徧訪於人人
其不至於逆天理而拂人心也者幾希然其詢
之不於治朝而必於外朝者以民之衆且微治
朝之嚴與狹非獨不可使之褻入亦恐不足以
容之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外朝在庫門之外左九棘右朝之下其
樹而外刺也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面三槐大朝之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士又府吏也在其後
前有三槐木之極取其貴中也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
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師氏掌王朝之
急疾民焉用鞭呼朝者使趨且辟用鞭呼朝者使趨又爲之辟也禁慢朝怠慢不敬錯立不齊族談
相聚而語者
臣按外朝在庫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
御國家有大禮典則於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
有大疑難則於此詢問而小司寇掌其政法者
經常之制政者權宜之事也朝著之間有上下
之位有前後之次入者必循序漸進而不可參
差立者必肅容守次而不可錯亂非奏對不言
無故不可聚而諠譁故當人臣朝見之時小司
寇則擯而相之使之次第而進朝士則帥其屬
而用鞭號呼以肅之使之各趨其位而知所避
焉後世人君出警入蹕而鳴鞭以肅衆其原蓋
出於此
禮記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
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陳祥道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

以優禮詩曰夜繡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曰出而視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慶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而後適小寢釋服也

臣按周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内朝亦謂之燕朝即路寢也外朝不常御人君每日出視治朝見群臣以通上下之情退適路寢聽政治以決可否之計蓋視朝之時百官班次以列趨蹌以進漏下無幾刻爾奏對之際機務雜詳悉也故於退朝之後再御燕

譽未易一一以詳取其事務之急且切者重聽之與夫左右臣工所謂股肱心膂者委曲講究必盡竭其本末終始如此行之則便不如此則弊俾上心曉然於中而奉行之臣亦灼然知其必如此而不可如彼然後行下如此則朝廷所行之事皆所當行所禁之事皆所不當行行之萬世而無弊太平之根本在此矣漢唐以來或五日一視朝或三日或旬日始朝我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方是之時

國家多事幾務叢委事事取自

上裁今則治定功成百官具有成憲每日早朝百司奏對只是按行故事於午晚二朝似若可省然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款見猶不見也我

太祖高皇帝立法創制於君臣之分最嚴然猶恐其嚴而或過於亢故

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

聖子神孫者至矣盡矣臣頃參酌

祖宗之制每日早朝之後遇有急切重務成憲所不載或行之久而弊者許承行之臣先期入奏請

御便殿具其本末源委會集大臣面究利害然後施行事畢之後或從容顧問以足及天下之事災異水旱之由田里休戚之故皆許以聞如此則上下之情通而治爲泰矣此最今日求

治之要務惟
聖明注意則天下不勝幸甚

漢有天子大會殿爲周之外朝肅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宜有後殿大會殿爲外朝宮中有後殿爲治朝

臣按七年諸侯群臣朝長樂宮蓋大朝會之所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治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入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

兼夢得曰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則於此詢萬民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群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或謂之燕寢漢去周未遠猶仿佛其意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緻其沿習有自來矣

唐制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朝參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有名雅職事參若兩霑失容及泥濘並停周喪未練非供奉及宿衛官皆聽不趨

臣按此唐朝朝參之儀制令也漢朝參儀史不載所載朝會之儀耳惟宣帝紀中興始五日一視事觀此則唐之朝比漢爲勤然勤之中又有節焉若雨沾失容泥濘停朝常參官周喪未練大功未葬皆聽不趨是也臣乞於今日亦准此制雨潦之免臨時取

旨若常朝之臣有期功以下喪許其告假下禮官定爲限期若事未訖亦許展限如此庶使群臣註門籍者不致虛飾本遭喪者不託以疾一事之舉上足以見

人君體臣之仁下足以表臣下事君之誠

唐宰臣平日常參宮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稅遇月旦八閤日賜食

臣按唐人於每日常參皆有廊餐及朔望皆賜食其爲國費亦夥我

朝廢之良是其三大朝賀禮宴

祖宗所以禮答臣下者必須舉行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謂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

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故謂之入閤

李琪曰衙朝也其禮尊閤燕見也其事殺琪又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從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群臣之意也

美得曰唐正衙日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官入閤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問不坐即退則百官

無復見天子矣其後惟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亦

唐明宗始詔群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

居

玉海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蓋以一月之間朔

望三朝雪而見君必備服以盡禮唐人制禮於常

日則陛而於朔望反殺夫所輕重矣雖曰是日

慕食陵寢有思慕之心盡於鷄初鳴時先行薦

食之禮昧爽乃御殿受朝矣我

祖宗以來每日先

奉先殿行禮

東朝問安然後御

朝其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兩盡可以爲萬世

帝王之法

宋朝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

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

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

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

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

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望參官

爲定制

目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

朝自

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

王所無也每日晨興

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鴻臚奏鴻臚卿

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

御座左錦衣衛官侯

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而北

立鴻臚官偏立其後先日科臣辦者於鴻臚

寺報名至日先赴午門外候百官叩頭畢鴻臚

卿對御宣奏姓名員數於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於
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遣鎮所遣使臣
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見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群臣俱側身向　上立。鳴贊贊畢

上率羣往御武英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

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

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

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但稱考前代之制有所增損等名目或失於粗略或失於煩瑣惟

今日朝儀酌古準今實爲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

問以來事制詳加講究隨節潤蓋爲圖式庶於兩長要門用以表正百官執示列辟仰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爲定制云

以上王朝之禮上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中

漢書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漢初以爲正儀叙下儀注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傳曰趨傳音義入者急走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公侯伯子男上傳孤卿大夫士臚上傳句上下告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傳音義曰警戒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

臣按此後世歲首行朝賀禮之始漢承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故也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爲歲首然朝賀之禮則仍其舊用十月焉至後漢始命行朝會禮於正月此禮三代以前雖未有先日則不免臨期參差失誤故凡遇三大朝若內若外先期二日於寺觀演習者謹之至也謹之至以其禮之大以上朝賀禮

晉書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臣按此後世冬至行朝賀禮之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宋人於五月朔亦賀非是

唐書玄宗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臣按此後世人君以始生日爲節而表賀之始此前代每一君爲一節如宋太祖爲長春節太宗爲乾明節之類我　朝列聖一以萬壽聖節爲名未有易也竊惟今日承前代故事爲三大節元旦冬至　聖誕是也前代惟至日行禮未有先期習儀者有朝蓋以此禮雖非唐虞三代之制然臣子所以致敬君上而敦其水木本源之心以致其祝頌補報之願者於是乎在苟群聚於一時而不豫習於先日則不免臨期參差失誤故凡遇三大朝若內若外先期二日於寺觀演習者謹之至也謹之至以其禮之大以上朝賀禮

虞書群后四朝敷奏進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帝

朱熹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

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

程頤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臣按有虞之世。巡守之年。四方諸侯隨地各朝于方岳。巡守之後。四方諸侯分年各朝於京師。蓋是時封建之制行。諸侯世守其國。恐其歲月易流。人心易懈。上下易隔。故其爲制如此。若夫罷侯置守之後。任用不久。遷補無常。因時制宜。惟可行三年朝覲之典。三考黜陟之法焉

本朝雖無虞朝群后四朝之制。然三年朝覲。三考黜陟。蓋得有虞之意。於千載之下也

周禮大行人之職。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此下其夏宗以陳天下之謀。是非有冬遇以協諸侯之慮。異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無相侵陵。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放順曰視。除其惡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閒歲歸脤。歸其祭肉。以交諸侯之福。分祭祀之胙。同其福祿。胙報胙也。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有喜慶事。則慶賀之。致禬以補諸侯之哀。禬弔也。補助之也。有凶禍災患。則哀弔之

臣按先儒有言。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以之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姦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亦知此意歟

粵自秦罷侯置守。此禮不復講。然後世所謂部使者。監司守令。即古者諸侯也。其制雖不可卒復其意。則不可以不存。蓋天子奉天命以治天下之民。所以致天子之命而施之也。分雖懸絕。而心則不可以不親。親之爲言親睦恩愛之謂也。古者天子制爵爲是禮以親當世之諸侯。世異勢殊。其禮雖不能一一行之於今。然能即前日所以親諸侯之心。以爲今日所以親監司守令之禮。千古前一日也。大行人所掌者。朝覲宗遇會同之事。諸侯致覲於王者也。間

問聘賀慶致禮四者天子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其敬天子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上下之誠達尚何猜疑間戒之為忠哉先王所以親諸侯也如此後世人主其尚懍古人親諸侯之心以親今日監司守令乎

禮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而諸侯西面曰朝

鄭玄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宁者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蓋於門屏之中而立以待諸侯之至

游桂曰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禮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君臣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三父而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不獨恃其形勢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天子上下相睦同獎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諸侯之分不絕於一聖人固以為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甲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舅甥昏姻相去之遠而久不相見於其來朝宜親親之恩專以分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此親親之恩寡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行諸侯之禮備矣

臣按三代之時封建諸侯以分治其民其所以分土而為諸侯者非王室親親則有功之臣及前代之後也自秦罷侯置守列為郡縣之制歷代分封宗室及有勳庸之臣各無分地其間親王固有之國者然亦有不出國門者焉我

太祖分封親藩以大國雖有分地而無分民其制雖不盡合於周然斟酌漢唐之制最得其中制為禮儀凡親王來朝在外廷則行君臣禮於便殿則行家人禮既有以尚親親之恩又有以存君臣之義皆得三代所以待諸侯之禮若前代專用君臣禮則過於無義皆非中道也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鄭玄曰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食之禮

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王安石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故也。四方賓客則有饗燕之禮。致其敬故也

臣按燕饗之禮不同。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然皆所以飲食之也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饗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子男

饗禮五獻。食禮五舉

鄭玄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吳澂曰。饗禮者。設盛禮以飲賓也。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食禮者。以飲爲主也。舉者一曰舉牲體也。一曰舉樂也。公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饔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共十有二牛。庶其百物備。諸侯長加一牛。加一公加一牛。十有再獻

賈公彥曰。魯哀公七年。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爲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

臣按古者天子之於賓客有饗有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在寢燕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詩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朱熹曰。雅者。正也。正小雅燕享之樂也。歡忻和悅以盡群下之情。鹿鳴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以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范祖禹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聲色爲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歡乎

貞德分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宴主之相樂亦猶是也

臣按易言天地交而爲泰觀鹿鳴諸詩天子所以燕饗其臣者如此此泰和之治所以後世不能及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朱熹曰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此爲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敘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范祖禹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朱熹曰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

常棣燕兄弟也

毛萇曰常棣之木鄂不華俱發實華韡韡而光明故興兄弟

朱熹曰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呂祖謙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術其本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其末章曰伐木于阪釃酒有衍多遵豆有踐陳列兄弟無遠言皆在也民之失德乾餱食之乾者以愆過也有酒湑亦釃也我無酒酤買也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朱熹曰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末章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怨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臣按此詩可見人君之於其臣下非但有大燕

享若夫閒暇之時其於諸父諸舅朋友故舊亦
必有燕飲以篤其恩義云
天保下報上也
古註曰鹿鳴至代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
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朱熹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
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也
王安石曰君恩至而臣雖有大馬之勞不足以上
答故惟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懽心而不强以
爲者也

朱熹曰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皇燕群臣以常
烹燕兄弟以代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
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盛
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臣按古者人君以嘉禮賓之者有四焉宗族兄
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
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然其燕
也有因祭而設有因勞有因閒暇而會所
謂饗者蓋大牢以飲賓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
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是於飲酒之中樂以籩

牲體爲燕則異於饗食矣禮示以慈惠其樂也
籌也取其驩而已其酌無算也取其醉而已至
若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肉與
其宗以教民睦則是祭畢而燕四牡皇皇者
華所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迨我暇
矣飲此湑矣則是因閒暇而時會也噫三代盛
時上下之情相親相愛有如此者後世人主之
於臣下以勢臨之而已以利啗之而已以法驅
之而已無復三代和合親比氣象凡其所以歲
時燕饗之者一惟按故事而姑爲之禮焉耳若
夫朝夕所以相與燕好而飲食者不出乎宮闈
永巷之中左右便辟使令之人治欲復古得乎

蓼蕭詩之首章曰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以有譽處也
朱熹曰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
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既見君子則
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
臣按先儒謂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
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輸寫其心而無所留隱相與燕飲笑語和悅則
上下可以保有聲譽與和樂也苟上於下也有
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
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
皆由於此尚何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其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
晞。(晞乾也)厭厭夜飲(厭安久也)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
草(豐茂也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載成也在宗廟也)而成也燕禮)湛湛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離離垂也)豈弟君子(豈弟者樂易之稱君子指諸侯為賓者)莫不令德
露斯在彼杞棘顯(明)允君子莫不令儀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朱熹曰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
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
之終而歌之也令儀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
之也
臣按先儒謂此詩前兩章厭厭夜飲所以道其
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
而無醉也是詩蓋於燕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
左傳昭公五年楚邁啓彊曰聖王務行禮朝聘有珪
享(饗也)飧(飧也)有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大行(巡功天子設)
饥而不倦辭盈而不飲(言行禮宴有好位餐有陪加而自)

臣按此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
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
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
以享百官我
朝禮儀視前代為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
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
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僉文臣五品堂上官
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明翰林院中
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
官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外堂

該宴官。更衣立殿外俟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俟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群
臣則殺其二。每歲三大朝賀及
郊祀禮成。行慶成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
以代宴。惟
慶成則否。臣竊以謂正旦長至。遇故免宴可也
惟
萬壽聖節。天下藩服重臣。親齎
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望一霑醉酒飽德
之恩。請命禮官舉行之

宋志。宴饗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惠慈也。宋制。常以春
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
國有大慶。皆大宴群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
垂拱殿。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群仙隊仗六
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閤門通
唱致辭。謝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
每上。樂將起。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
酬。即皆措笏起飲。再拜。訖。或上壽。更衣。賜花有
差。其郊祀。籍田禮畢。皆設大宴。上元觀燈。及苑囿池

觀稼。較獵。遊幸所至。亦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
魚於苑中。其或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臣按此宋朝賜宴之儀。臣聞
國朝洪武永樂宣德中。時有賜宴。近年以來。雖
三大朝賀。蓋久不舉。而所謂曲宴者。益稀闊矣。
竊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終歲勤劬職業。
幸而得一日醉飽之歡。是乃君上莫大之恩澤。
古之仁君所以致其臣庶。竭忠盡力以至於殉
國以身。此亦其一機也。但不可施諸非其人。而
流於褻耳

宋太宗時。直史館陳靖言。古之宴饗者。所以省禍福
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為
盛焉。伏見內殿賜宴。群臣拜舞方畢。趨赴就席。品列
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酒。君臣起立。先後不整。俯
仰失節。欲望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
拜起失節。喧譁者。並令糾舉
至道中。御史中丞李昌齡言。應宴之設。以均飫賜。供
事禁庭。當定員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殺之司。或
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從
眞宗咸平三年。學士梁灝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

行幸為四圖須下閤門遵守從之

臣按人君燕享於臣人臣受宴於君非徒飲之食之而已也內則以廣恩惠外則以觀威儀施恩者固當以禮受賜者尤當以敬苟進退拜起之無節固臣之罪矣若夫酒殺之或虧精潔禮度之或至簡略亦豈人君禮待其下之道哉李昌齡請命中使巡察梁額請以所宴為圖在今日亦所宜行焉

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諸侯協時月正日之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生執以相見曰贄死執以為贄所見者也如五器。五瑞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衡山如西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華山如北岳。恒山如西禮歸格于藝祖。至也藝祖者文祖有功之祖用特。五載一巡守

朱熹曰。卒乃復者舉此禮觀諸侯一正朔同制度脩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逆西向且轉而南行故曰卒乃復二月東巡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呂祖謙曰。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慰愜可知也

臣按先儒有言巡守所以維持封建後世罷封建以為郡縣之制萬方一國四海一家如肢體之分布如心手之相應萬里如在殿廷州縣如在帷幄聲其領而裘隨舉其綱而網順政不必九重之尊千乘萬騎之衆衛百司庶府之扈從以勞民而傷財也苟處事久而弊生而欲有以考察而振作之遣一介之臣付方尺之詔璽書所至如帝親行天威不違天顏咫尺敢慢怠哉然則帝舜巡守非褻。臣故曰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王安石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呂祖謙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撕人心聖人運天下妙處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闕一次巡守又提撕整頓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郤十二年何故蓋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臣按呂氏謂鮮五載巡守周十二年巡守爲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臣竊以謂在虞時則可五載在周時則可十二年在後世罷封建立州郡之時守令不世官政令守成憲雖屢世可也在今日時變會通之要所以提撕整頓之者誠能擇任大臣每五年一次分遣巡行天下如漢唐故事雖非古典亦古意也

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連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朱熹曰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臣按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遊豫爲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爲諸侯憂人欲也孟子言古之帝王與今之諸侯其遊豫雖同而其所以遊豫者一則爲諸侯之法一則爲諸侯之憂天理人欲之異

也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鶏頭山過回中

臣按有虞之時五年一巡守周十有二年王乃時巡所以省方觀民非爲遊樂也然又必以四岳爲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未有頻年出行遊蕩如始皇者也今年巡隴西北地至回中明年上鄒嶧維是渡淮浮江至南郡登之罘刻石門至雲夢上會稽至琅琊北至沙丘崩而後已其後漢武隋煬亦效尤焉漢武幸泰而不歐然海內虛耗所損亦多矣煬帝南遊竟流下而忘反謂之連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者謂二君者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興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儻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廢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臣按時異世殊上古之時風氣淳樸人用未滋故人君所以奉身用度者未至於華靡故其巡行兵衛可以不備而徵求不至於過多後世則不然雖時君有仁愛之心恭儉之德然兵衛少則不足以防姦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賢審官內委任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國門而天下治矣以上巡守

以上王朝之禮中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下

儀禮。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臣按宰。冢宰。天官治卿也。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射人則戒公卿大夫之與射者。司士則戒士之爲贊佐者。前射之三日。宰夫則戒冢宰與司馬。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而司馬又俾其屬所謂射人者。滌滌其禮器。及掃除射宮焉

其射宮焉

射義曰。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可以觀德行考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鄭玄曰。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方慤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則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爲節。或以貍首爲節。所謂飾之以樂也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葉夢得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有朝則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鄭玄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諸侯來朝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也。國事。謂若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齋與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臣按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則必有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預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答君也。孤東面佑

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大射有士而此士不預者。射人所掌乃官射而大射則選野與祭也

故亦及士焉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虎侯。熊侯。豹侯。三獲。執旌者三容。三人容。以故待獲者。樂以騶虞九節。九歌。五正。以五大夫為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今亡。詩七節。三正。朱白蒼色。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侯畫熊虎。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胡大侯。陳皓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蓋射者一節先以聽也。四節。蓋射者一節先以聽也。四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節。蓋射者一節先以聽也。四節。蓋射者一節先以聽也。四節。蓋射者

和而仰其馬 大夫馳旝而扣王安石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畢者速戚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蓋因之以脩武事備牲豆非以恣其殺戮之心以爲馳騁之娛也是以三代盛王因之以行禮不得已而爲之故必擇僕御之人以掌佐車之政故於王之馬則提之使不至於奔逆而傾跌也昔漢武帝好田獵嘗自擊熊豕馳逐林藪司馬相如借楚爲諭作賦諷之曰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羅車列騎後陳(音陣)脅也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

臣按宣王中興因田獵以選車徒蓋非爲流連荒亡之舉也然又循理守法而不從欲以多取取之而不盡以用焉此所以爲王者之事也

馬之用抗士卒之情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仁者不爲也其後又上疏諫有曰率然遏逸材之獸犯屬車之塵輿不及還轅入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枝盡爲難矣言尤切直(陳氏曰前後規諷)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第七章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朱熹曰古者田獵獲禽而傷(謂當刺而不刺)面不獻踐(音翦)毛(謂在旁不獻不成禽不獻)逆射(逆射害其勢)擇取三等自左膘(音標)脅(音協)後髀(音卑)前肉也而射之達于右膘(音標)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音卑)外股達于右髃(音禹)脇也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

臣按宣王中興因田獵以選車徒蓋非爲流連荒亡之舉也然又循理守法而不從欲以多取取之而不盡以用焉此所以爲王者之事也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傷物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

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所以訓軍旅之事。爲宗廟之粢非以從禽而爲樂也然必度閑曠之地以爲圃而於農隙之時行之恐妨害傷民業也

春秋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使人助魯人割麻。麻爲苗害秋猶順秋氣也冬狩獵順冬氣也。夏苗獵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之類川澤之類。非祭祀賓客之用之資。非祭祀賓客之用之物者皆屬小臣官掌之事

司之官有非君所及也

臣按傳伯此言蓋謂人君田獵行禮而已而實無所利之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孔頴達曰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歲三田謂乾豆以下三事也一爲乾豆上殺者也二爲賓客中殺者也三爲君庖下殺者也

臣按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養而後已蓋掌所養而薄所以自養也三田與易言獲三品同義公羊氏以爲夏不田非是。

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四面圍之也諸侯不掩群掩襲而舉之也天子殺則下大綏旌旗之屬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玄曰。合圍掩群爲盡物

馬晞孟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事也蓋田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爲尚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不以禮雖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天子勢足以合圍而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群而不掩群。此非特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

臣按成湯見祝網者四面皆離其網。乃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慢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是時湯猶爲諸侯其解三面之網非但不掩群也愛物之心如此其仁民又何如哉

落然後虞人入澤梁絶水取魚鱉仲秋之月然後設罻羅捕鳥之網草木零
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斷殺之也飛者
臣按說者謂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仁義也臣竊以爲此十者非但行禮之時然也古者
聖王凡其心之所存耳目之所見聞日用之所飲食用度莫不恒存仁民愛物之心故其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所以

然者蓋以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其所以貪
生而畏死者亦初與人不異也故聖王之取之
也必以其時而用之也必有其節其不忍之心
恒因其所及而推至於其所不及此無他體天
地好生之心以廣爲仁之術也
漢賈誼新書曰傳曰春曰苗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苗者謂何曰苗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群取大禽不
麛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有冬
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于田以習射御之事也故簡車馬之
出防此古禮蒐狩之義也故簡車馬狩之禮簡

世人主乃有因田獵而踐民之稼穡者豈
人所以作名號事義哉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
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朱熹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
欲煩擾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圍
臣按古之人君設苑囿育鳥獸以爲蒐田之所
蓋因之以講武事備祀牲也有之固不爲過但
不可多奪民田嚴爲厲禁耳以上田獵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朔

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鄭玄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
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
臣按先王欽若昊天以作曆上以因天之時下
以成人之事或須于官府或須于鄙郊王國之
事時定矣然後頒告朔于邦國朔者以十二月
曆次敘今若月令之言諸侯受之藏之於中門
币日斂之藏於祖廟月用羊告而受行之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胡安國曰不告月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以為不言

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
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
寒暑之至則以氣布百官脩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
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
左傳桓公十七年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
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杜預曰日官日御典歷數者天子掌歷者不在六
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日官平歷以頒諸
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
也何以為民
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
于廟告而奉行之謂之告朔
杜預曰經稱告日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
臣按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其餘則歸之閏閏非四時之正也而四時不
得則不正然歲時月日蓋有常矣而置閏則無
常蓋以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
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後則後月當置閏

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節氣則有入前月法
中氣則無入前月法朔氣币則為年周禮註所
謂朔數曰年是也中氣币則為歲周禮註所謂
中數曰歲是也蓋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作
曆頒布天下使其順時以作事事不失時則歲
獲豐穰家有蓋藏而民生厚矣先王知其然設
官以司其事按月以定其朔先期而班其令視
朔而行其政所以然者以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也不然則是棄時失政矣何以為民哉民者國
之所恃以為國者也無以為民則無以為國矣

玉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
太廟
鄭玄曰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
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臣按古者天子每歲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
之朔每月天子則服玄冕以聽是月之朔於南
門之外示受之於天諸侯則服皮弁以聽是月
之朔於太廟之中示受之於祖皆原其所自也
春秋傳疏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
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
政
朱熹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
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
行之
許謙曰古者以竹簡爲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
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
中簡上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臣按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
有改也虞書舜典陳五紀周以馮相氏
俞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

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每歲以季冬
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蓋每月各自爲一
書先期而頒之於邦國使其至期按月而聽治
也春秋之時告朔之禮蓋已不行自罷侯置守
之後無復此禮然先期頒曆之令則未嘗廢也
我
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預頒
天下藩服俾共依式印造至十一月朔欽天監
官行進曆禮是日
天子具皮弁服升　奉天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
監正以下暨天文生四拜訖湖廣寺官引監正
升殿於
御前呈進退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四拜禮
跪受曆復行四拜禮然後下諸司以所印曆頒
布民間以上進曆
夏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厥職酒荒于
征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
離次俶擾天紀
所治職離次舍其部之位俶始也擾乱也日月會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宿舊奏鼓嘗夫
馳奔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

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孔穎達曰。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
先天時。則罪死不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
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發官乎
臣按救日之禮。夏以前無明文。然觀偪征之所
以責義和者。則其禮之行。其來遠矣。且日月之
盈虧有常度。精曆筭者。皆能前知也。何關於人
事。而先王必爲之恐懼脩省。而至日又爲之救
護乎。謹天戒而已。誠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
象。於其常也。則必寅餞出納。敬致其至。所以奉
若天道也。及其有變之時。則預行天下百司。俾
其至期行禮。由朝廷以至州郡。莫不皆然。其謹
之也至矣。雖然。謹在天之天。而不謹在已之天。
此孔子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也

明王克謹天戒者。尚自省哉

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鄭玄曰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
非日月之眚不鼓
大僕所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臣按軍旅田役贊王皆親鼓。大僕贊之。而日月薄
蝕則亦然也。鼓有聲。舉陽事以厭陽氣。王親擊
其一。而大僕擊其餘以贊佐之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
胡安國曰。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
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
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諸侯用幣于社。伐
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
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
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杜預曰。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食於正陽之
月。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
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臣按日有薄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而此謂正
陽之月則然。餘則否。而偪征日食。乃在季秋之
月。說者謂夏禮與周異。臣竊以謂日者至陽之
精。人君之象。日而有薄蝕。亦如之也。臣子急切之至情。夫豈有異時哉

穀梁曰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天子救日置五鼓(旌旗也)陳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五鼓
臣按日食之禮其來尚矣我
朝凡遇日月有食之先期欽天監官推算其時
刻秒忽奏 聞行下禮部通行天下至期日食
文武百官具朝服於禮部行禮月食則行於中
軍都督府在外日食行於有司月食行於軍衛
遇有陰雲則免救(以上護)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
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
是日早朝
天子皮弁服升正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京尹行
四拜禮禮官引京尹升殿跪 王陛前進所塑
土牛訖復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慶賀禮是
日賜百官春宴(以上進春)
以上王朝之禮臣按王朝之禮非止於此
著其切要者耳其郊廟群祀則具於祭祀
籍田則具於農事養老視學則具于學校
鄉飲酒禮則具于郡國之禮大閱之禮則
具于嚴武備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郡國之禮

周禮州長二千五百家爲一州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則
正月建子之月之吉各屬合也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
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
令正歲建寅之月則讀教法如初
黨正五百家爲一黨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
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禁謂祭水旱之類亦如之
族師百家爲族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
邦法
閭胥二十五家爲閭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既比則讀法
朱熹曰周禮屬民讀法今有司能一歲三四舉行之其於風化不爲無助
臣按成周盛時制爲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於朝廷國都而又推之於州黨族閭爲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五百家爲黨黨有正百家爲族師百家爲族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禁謂祭水旱之類亦如之
閭胥二十五家爲閭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既比則讀法
朱熹曰周禮屬民讀法今有司能一歲三四舉行之其於風化不爲無助
臣按成周盛時制爲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於朝廷國都而又推之於州黨族閭爲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五百家爲黨黨有正百家爲族師二十五家爲閭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既比則讀法
此所以比屋可封而鄉無不善之俗而世多良材也歟我
聖祖作爲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門里
御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校益即閭官所謂
鄉師之職正歲稽其鄉器考其比共其吉凶二服閭二十五家共祭器族百家共喪器黨二千五百家共賓器鄉萬二千五百家共吉凶禮樂之器
鄭玄曰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簠簋鉶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

者素俎揭豆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福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吉器若閭之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凶器若州長賓祭器也凶器若族之喪器也禮樂之器若州長賓射之器鄉大夫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矣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樂為治而行禮樂者必有器具非特朝廷之上為然而凡比閭族黨之間正蜡祭令世所行者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酬也如所謂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世不復講見無非禮樂之事此所以比屋可封而成粹美之俗也後世非獨民不識禮樂而名為士大夫者亦惟口誦其言而不知其所以為禮樂之器具何如也風俗之不如古又何怪哉

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七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潔也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呂大臨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則黨正因蜡祭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

臣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者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酬也如所謂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世不復講而三年賓興賢能雖謂為鹿鳴而亦不以鄉飲為名為夫鄉飲之名始於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然無定制我

太祖皇帝得國之初即詔天下府州縣每歲舉行永為定制伏讀

御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欲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有德者居于上高年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良善之席其有曾違條犯法

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姦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古先哲王之制安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鄉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大哉

王言所謂從者昌否者亡其垂世教俗之意深矣傳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其此意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以為水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

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

鄭玄曰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閒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共之也地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一貫公序所謂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者此也由是觀之則是禮非獨尚齒又所以尚賢也而我

聖祖之誥所謂序長幼尚齒也論賢良尚賢也然非特如此而已又因之以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姦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古先哲王之制安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鄉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大哉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以鄉飲之禮而賓之）

吳澂曰古者鄉大夫行鄉飲酒于鄉學以賓禮興賢者能者而升其書于天府擇其最賢者為賓其次為介此以德選不以齒論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二也

本朝三年大比一開科

兩京十三藩皆有鄉試撤棘之日有司設席以待考試官及中式舉子謂之鹿鳴宴今宜斟酌古制以解首為賓以次為介為三賓為衆賓而以考試官為僕提調官為主監試官為司正執事官及藩臬官僚皆以陪位其中執事人員有營私作弊者列於外坐一如

朝廷須降禮制而行以復古人賓興賢能之禮

（或別設席亦可）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鄭玄曰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
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至此農隙而
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三也竊惟
今制一歲凡再行鄉飲酒禮既行之於正月望
日又以十月朔旦行焉歲首之禮宜如常制合
養在官在民之老者以正齒位若夫孟冬之月百
穀告成農夫終歲勤苦始得少息請略倣周人
蜡祭之禮備牲醴以索祭鬼神聚民之老者飲
以勞之遂禮其年高有德者以爲大賓而以其
能帥子弟耕稼者爲衆賓庶合古禮意

射義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賈公彥曰州長因春秋二時以禮會聚其民而行
禮於州之序學中先行鄉飲酒爲禮而射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四是即州長春秋
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也臣請於正月望日十
朝廷原降射禮儀注行射禮於學中庶古禮復

行於今日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文則損相習之
吳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然後可以化民
其義則君子知之脩其文達其義然而不流弟長而無遺
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
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於飲酒之禮而可以化
民成俗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謂
易行易易者甚言其易也
黃幹曰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僕旅酬燕此六
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遵豆禮

禮也。今世學士大夫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

臣按。孔子此言。與所謂聖人制之以道。及我聖誥之文。是知是禮之在天下。誠行王道之要萬世帝王所當舉行。而凡有民社之寄者。不可徒應故事而不知所以敬慎之也。（以上。鄉飲酒禮）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猶事也）詢衆庶。一曰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動皆合禮）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比於和）五曰興舞。（節比於樂）

吳澄曰。詢衆庶而求其人也

射義曰。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呂太臨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既揖挾揖。退與將進者。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卻順羽拾取之節。（射而飲勝者袒決拾加弛弓仍張弓。不勝者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爲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

日講讀經書罷。於學後設一射圃。教學生習射。朔望要試過。其有司官閒暇時。與學官一體習射。命禮部定圖式儀注。凡八則。一射式。二樹射鵠。三置射位。四主射。五賞酒。六司射。七射器。八射職。九射位。十儀注。所謂射則器者凡九。射職者凡七。至今天下皆立射圃。朔望有司躬詣先師及聽諸生講讀後。詣圃行射禮。是即州長會民射于州序之遺意也

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爲之不安。安佚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後踰分位。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安之而不遷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不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脩。則發乎事者中矣。

禮節者。蓋微矣。我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熹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彊弱不同等也

楊時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彊而至

臣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後世禮廢之後。而所謂射者。惟用之戰陣。而用之以爲聖祖欲以之取士。以復古人擇士澤宮之制。而不果。既而須其圖式儀注於天下。非但以是而教士子。而必俾學官與有司習射。爲喻方其無事而教之於學校。以習其禮遜之容。一旦有事也。則以用之於戰陳而無敵於天下矣。射以觀德。

周禮。大行人。主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眺。省其政。五歲徧省。察其風俗

國語曰。周之秩官。秩官。周常官之曰敵國賓至。關尹名官以告。行理吏也。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導鄉出郊。勞門尹除。掃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徒役

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之所以得之。則其所以爲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朱熹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小人之爭矣

者司空視塗(路)蹕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材用)以(以爨)薪(薪爨)火師監燎(燎燭)水師監濯(濯滌)膳宰致餼(餼生食)廩人獻饔(饔熟食)司馬陳芻(芻馬)工人展車(展車補修)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正長也)涖(涖臨也)事上卿監(視也)之

臣按周禮一書其於諸侯聘問之禮詳備而於王朝遣使一禮略焉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無歲無之而不聞其有節送供奉之禮獨於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宋楚而道陳道弗而不可行歸告於王而引周之秩官之語所言皆侯國之禮其末一語云至於王使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則在當時必有其禮周禮立制以訓諸侯惟載其所以相待之禮而其所以奉上者不載焉非不載也蓋國之禮尚如此而貴國賓至且以班加一等益虔則天子之使至所加不止於一等而其所以虔敬者益之又益可知也自罷侯置守之後無復邦交之禮所以奉承者惟天子之使爾歷代之禮制惟有王朝之禮所謂郡邑之禮泯如也

本朝開國之初定爲洪武禮制出使禮儀凡六條二十年又命禮部禮官爲禮儀定式出使禮儀凡三條二十七年又命禮官參用二書爲出使禮儀總二十條開讀遣使一奉使王國二奉使諸司十四蕃國三頒降行人司永爲定制又

詔頒迎

詔儀注於天下凡朝遣使各處開讀將至所在官僚朝服具龍亭綵輿儀仗鼓樂郊迎使者下馬以　詔置于龍亭使者立亭東官吏人等北向行五拜三叩頭禮衆官及鼓樂前導使者隨行至所司衆官先入東西序立龍亭至使者立其東西向(如有出使侯廷臣先贊曰出使官於露臺東跪聽引贊出使官於露臺行五拜三叩頭禮贊唱排班班齊之後四拜)使者捧　詔授展讀官跪受之開讀衆官跪乞展讀官捧　詔授使者置亭中衆官俯伏興四拜山呼舞蹈又四拜禮畢衆官詣龍亭前跪長官致辭曰

聖躬萬福使者鞠躬答曰

聖躬萬福衆官乃退易服見使者行再拜禮臣竊以謂自古禮文之詳莫備於周禮一書而其間

所載朝覲聘問之禮雖詳而於出使一節獨闕
而我
聖祖創爲之制其詳有如此者蓋
王朝之於郡國以地言之則疆域阻遠以分言
之則名分懸絶行以達上下之情一遠近之勢
以其有使臣之往來詔令之頒布耳其所以
迎接而授受者苟簡而粗率非獨無以嚴
九重之威命重皇華之使節而下之人亦輕忽
而不知所重而播告之脩申諭之意或不足以
聳動乎奉承之人而事體或至於隳機會或至
於失亦或有之矣以生出使及迎詔檄
旁睽敕祭牲體陰陽氣出

後漢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車旗服飾皆青
歌青陽舞雲翹之舞
宋志立春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夫犁具於大門之外
是日黎明有司爲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具綵杖環擊
牛者三所以示勸耕之意
臣按宋景祐所頒土牛經其作土牛以歲之幹
色爲首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以立春日幹色
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元至元所頒
經式牛色則以立春日爲法日幹爲頭角耳色
支爲身色納音爲蹄尾肚色

國初襲用元制正紒中始用言者製土牛芒人前
用歲之支幹納音如宋法 今制每歲立春日
內而京兆外而藩府州縣先期造土牛芒人前
一日出東郊具鼓樂迎入所司至日行鞭春禮
衆官各執綵鞭環牛者三衆共擊碎之以勸農
馬端臨曰秦漢之後禮之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
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
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
臣按古今異宜禮經有所以義起之文天下之
事揆之於義而與義無悖則是禮雖自古先王

未之有制而後世之人以義起之而郡爲一代之禮不爲過也馬氏著文獻通考獨爲王朝之禮所謂郡國之禮無有焉其言曰今禮則雖不能無失然而議禮制度非書生可得與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夫書生而與聞議禮制度而爲之措辭固不可若夫述前人之舊詳一代之制亦何不可之有夫所謂聖節上壽及漢以來賀冬至此雖三代以前所未有然古者列國之於王朝覲會同殷頫之類歲無虛月而今世所行者此三禮而已三禮也

在朝文武百官至日具表拜賀而天下親藩邊將藩憲府州衛所五品以上官司亦期遣官奉表稱賀至期前一日習儀於寺觀至日於所在官廳行慶賀禮其儀注大略如朝儀但祝贊之辭不同及正至不用傳制耳茲三禮者

今日朝儀以爲大禮是非獨以寓臣子忠愛之誠亦以昭示華夷使人心之趨向者益以恭萬方之尊戴者益以固是雖古無而今有禮所謂義起者政此類也聖人復起臣知其決不易之矣今其禮儀具見洪武禮制但今天下進表衙門先期進表已行十二拜山呼舞蹈禮至日惟行五拜三叩頭禮而五品以下衙門則行全禮

臣竊以臣子奉

上之禮宜隆而不宜殺當三大朝賀之日闔郡官吏儒生軍民人等畢至必先演習其儀而後行禮至日其禮乃簡略如此似乎不稱請一體俱行全禮爲宜

朱熹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號曰臣民禮略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學一通名山寺觀皆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

又曰禮書既頒則又當使州縣擇上人之篤學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爲若干人學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懲治之

臣按朱氏此言可以施行於今請令禮官將洪

武年間頒降孝慈錄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及永樂中頒降文公家禮等書逐一參考凡繫天下郡縣家鄉臣民所當行之禮

敎翰林儒臣節節潤著爲一書印行天下使之遵守如朱熹所議者又於學校村社選人習學演行而命州縣正官學校敎職專一管領而提督學校憲臣敎書中以此載入俾其按部提督察其勤惰以爲勸懲是誠化民成俗之要務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上之上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吳澂曰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禮也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士之祭有特牲饋食禮鄉有鄉飲酒禮相見有士相見禮

論語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朱熹曰愼終者喪盡其誠民德之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蘇說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熹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胡寅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惟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忘其親矣祭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朱熹曰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用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寒者尤慮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儉約。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趨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情文兼盡。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道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臣 謹案宋儒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禮書作爲家禮一書。酌古準今。實爲簡易可行。太宗皇帝命儒臣脩性理大全書。已備載其書。今士大夫家亦往往有舉行者。乞

敕禮部詳定頒行天下。俾諸道督學憲臣兼提其要。行下府州縣教官。每旬一次。師生演習其儀。幷令鄉村社學教讀者。舉習其事。遇民間有吉凶等事。按儀而行。如此則天下之人家有其書。人習其禮。朱子謂脩身齊家之道。愼終追遠之心。可以復見。然不見於熹之時而見於今世。又謂國家崇化道民之意。亦有所補。然不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呂祖謙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臣 按三代帝王本乎德以爲教。非但行之於宮闈朝廷。官府而又制爲禮法。命大臣以降。下於天下。使凡億兆之衆。莫不知所以法則而遵行焉。蓋天下者。家之積也。積億萬人家以成天下。必家家齊然後天下之治成。蓋人君之平治天下。譬如攟萬間之廣廈。焉苟其間闕其一榱一桷。則其規制亦非全者矣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水請沃盥盤奉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禮厚酏薄酏漿酒醴笔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兔音門新雖者薑桂黍梁秫唯所欲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鄭玄曰雖聽不聞父母之聲雖視不見父母之形然心常想像似見形聞聲謂將有教使已然

父母存不有私財

戴溪曰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不純素

鄭玄曰純緣素爲有喪象也

父子不同席

吳澂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一人必各坐一席蓋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

尊卑不同故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知齒本作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司馬光曰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以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捨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以求藥爲務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呂大臨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顏之推曰父母有疾子拜跪問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哉

子之事親也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孔穎達曰父子天性理不可逃雖不從當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故起孝

孔穎達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異惟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諸舅姑熟然

吳澂曰復諫非諫也熟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輭熟也

臣按內則此章之旨朱子引之以解論語事父母幾諫章謂二章之言一不求解幾爲微微諫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加闌截也臣竊以謂朱子之意固是但於幾字之訓似不甚親切若以爲幾微之幾則孝子之

於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方其幾微萌露之初
卽探其情志意嚮之所在隨事而致其察先事
而爲之防消之於未然遏之於將然則用力比
於熟諫爲省矣噫孝子之於親過未形則幾諫
過已形則熟諫致其親於無過之地則非徒養
其志而又有以成其德矣由是言之二章之意
非但相表裏蓋相始終焉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吳澂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有尊者在上
故子之年雖老亦不敢坐

王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方慤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
而不趨

方慤曰既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呼之以來也
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
之步速於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
之疏節謂常行疏略之禮非大節也

方慤曰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蓋以親

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陳澔曰易方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
而貽親之憂

臣按爲人子者當父母生存之日兢兢愛日而
盡其當然之理是則所謂孝也易曰有父子而
後有君臣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人人盡
爲子之道則治平之基在此矣

論語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朱熹曰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
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

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卽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
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范祖禹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臣按先儒謂朱子十四歲喪父事母盡孝所以
發明此章曲盡爲子之心蓋非身歷心驗之不
能精微曲折如此人子之事親者宜身體之以

人子生事父母之禮

內則曰凡婦不命遏私室不敢退

鄭玄曰婦侍舅姑者也

方慤曰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玄曰家事統於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若父賜之則辭不得命藏以待之
吳澂曰人婦者或有私覿兄弟賜之飲食衣服布帛皆物既受之後持以獻之舅姑舅姑有受所獻則以若舅姑不受而以所獻還賜其婦則必辭而不敢受若不許辭亦不敢用藏之以待舅姑之用之時與之用也
舅姑使家婦毋怠不友（友當作敢）無禮於介婦
劉彝曰舅姑以事命家婦則家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憚其勞而怠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方慤曰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使之勞逸不敢與家婦均也不敢並行並坐亦毋敢敵耦之事
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家婦
輔廣曰婦傳家事乡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
臣按子於父母天性也而婦於舅姑雖非天性之親然緣夫而以父母之道事之所以助成其孝亦天性也故內則后王降教于民往往以子婦並言子於父母婦於舅姑其稱謂雖有異名而其所以事之之道則一而已故內則於家鄉之禮既兼載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又分載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而於婦禮牽連及其所以處姒娣者（以上言婦事舅姑之禮）曲禮曰見父之執（父之友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於對問之際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肩隨者差肩而行稍後於尊者之辭）居五人則長
陳澔曰此之言長勿謂親者
邵淵曰年倍於我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事以肩隨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其於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陳澔曰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尊貴之道

少儀曰尊長於己跬步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亂則面不請所之不晝地手無容袪也寢則坐也而將命

陳澔曰跬步祖與父之行也不敢問年燕見不將命謂燕私來見不使擯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遇尊長於道亂見己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從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問其所往也無故而晝地亦爲不敬手容恭若舉手以爲容亦爲不

恭時雖暑熱不得揮扇當尊者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也

王制曰父之齒與兄等隨行後兄之齒年與兄等鵰行並肩朋友不相踰車任輕任重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無羞而食

劉彝曰帝王之爲治也不出人踰天下之人入於五品爾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人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鵰行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爲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也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臣按此古者少事長之禮所謂長者非但吾之同氣年齒加於己者皆長也孟子有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爲治者誠能立爲教條作之民間使其必遵之而行不爲則治其罪積之以歲月而治平之緒可成矣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程頤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有悔失長幼之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放肆必至於悔失序亂男女之別爲日義容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

臣按程氏所謂閑之之法度是即禮也先儒謂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內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所以謹始於其男女心志未變動之初則嘗

復有傷恩敗倫之事哉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椸枷衣架）巾櫛（櫛理髮者）不親受

鄭玄曰皆爲其別防淫

陳澔曰此四者所以遠私褻之嫌

外言不入於梱（梱門限也）內言不出於梱

孔穎達曰男職在官政女職在織紝各有限域不得濫預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陳澔曰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此與幼所繫屬也此與幼所繫屬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箑使授者置之箑中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取之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湢浴室也）不通寢席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啻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婦人有客則使婢子由左右（婢子女子由左右）

劉彝曰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則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亦不可追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既爲情邪之所變閑禁雖嚴求其無弊而各可無哉故夫婦未七十雖同藏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

也用有情之難正無情之易也而況於男女未有室家哉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梱門之

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男女異長

鄭玄曰男女各自爲伯季也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箑其無箑則皆坐而后取之

陳澔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梱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爲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箑使授者

則涉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古之道也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男不入女不出

陳皓曰夫婦爲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方慤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謹夫婦故爲宮室以居之辨外內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內陰陽之分也深宮則外人不得而入固門則强者不得而啓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臣按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之氣凝而成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陽而女陰男陽而配合女之陰則爲夫婦由是而生父子由是而成君臣由是而叙爲尊卑上下親疏之分此禮義所由以錯也是以人君爲治必以正家爲本而家之所以正者統系於是乎立矣三代之盛率循是道漢唐以來治雖於伯甚而以夷狄自處而不知其非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名爲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時或出以娛賓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至于胡元入中國五者之倫斁盡而男女一倫尤甚我

朝承其後痛加禁革立爲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不齒宋朝視我有媿多矣昔漢承秦人苛刻之後一切反其所爲然路溫舒猶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今元之弊政汙習固已汛掃無餘矣然猶不免有一之尚存者男女之無別也今燕趙齊魯之域古所謂中州也自古聖帝明王大賢君子過化存神之地禮義廉恥所自出也而今閭閻之下貧下之家內外尚無限隔乃至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姒叔之不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爲昏配諸如此類者尚或有之乞

敕有司痛加禁約一洗戎夷之餘以昭
盛代之文明毋使片辭寸類以為
大朝之玷（以上人家男女自嬰孩之時）
斯千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弄之璋（半圭也）其泣喤喤（聲大貌）
朱熹曰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
之以璋尚其德也
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紡
專也）無非無儀（善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憂也）
朱熹曰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裼即其用而無
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
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
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而已是議而無遺父
母之憂則可矣
內則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右。三日始負（抱也）子男射
方懇曰設弧於門右
右者地道所尊
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
之生。又重男女之別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
於牀女子設帨於門右。（帨佩巾也）
男女之生其於弧帨
所尊設帨於門右。
之生。又重男女之別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
於牀女則寢於地
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冢子
則皆降一等
鄭玄曰凡接子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
輔廣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
禮接之於是為至
吳澂曰庶人長子止用特豚禮窮於此無復可降
故庶子亦用特
臣按今世人家生子三日而會親姻亦古人接
子之意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
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
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大夫之子有食母（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鄭玄曰異為孺子室者特婦一處以處之諸母衆
妾也子師教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
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為兒

孔穎達曰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但士不具三母爾

司馬光曰凡子始生必為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

方慤曰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音朵）男角女羈（音羈）留三髻不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戶來反小兒笑聲）而名之（咳或作孩）

輔廣曰男女初生皆角左右其辨也如此則知男女之別無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末流之害然後制禮以別之耶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玄曰此在常語之中為後難諱也

王子墨曰名子父之責也命之名所以示之教也

陳澔曰常語易及則避言為難故名子者不之用

臣按此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夫

祖宗之廟諱尤當謹避可知矣為臣子者不可諉以二名不偏諱而故犯之也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曾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有鯉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臣按禮所禁名字者止於不以國不以隱疾而申繻則於國隱疾之外則又加以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幣而終之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尤嚴於祭享之時恐名有犯於官則官職為之廢有犯於山川則主祀為之廢與夫犯於畜牲器幣則行禮讀祝之時難於避諱也

家禮曰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主人立於香卓之前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不敢見告畢立於香卓東南西向（婦抱子進立於兩階之間再拜主人乃降答拜）

臣按此大夫士禮以參互注言一曰齋宿其日風興陳設如常儀主人以下各具盛服詣同室前男列於左女列於右世為一列各盥洗啓櫝訖主人詣香案

前焚香酹酒再拜以降神衆參神行四拜禮主人斟酒主婦點茶訖主人跪告辭云云俯伏興主婦抱子立兩間四拜然後衆辭神行四拜禮畢奉主入撿生長子則用此儀次子則稍殺之（以上家鄉之禮）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上之中

內則曰子能食食飯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然也六年教之數一十百千萬之數與方名東西南北四方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行坐皆君者之後始教之讓後長者便是讓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十干十二支也十年出就外傅居所處宿所息於外學書謂六書計數謂九數禮帥初凡禮皆循其初不許更變朝夕學幼儀學為人少之儀請肄簡謂書編數諒謂言語信實請肄者請於長者而習學之

十歲者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蓋就外傅以後則其所學者屬於師友而不繫於父兄之家教矣

女子十年不出不出外門也姆女師也教婉順貌聽從以順為正執麻枲謂紡績治絲繭織紝組紃皆是繼薄闊者為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竹器豆木器菹醢肉醬禮相助奠而已婉有委曲之意婦人之德莫此為盛始於容德中於輔廣曰婉有委曲之意婉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女工之事盡是矣

方慤曰不出謂常居閨閣之內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則績事也治絲繭則織事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奠之於神焉

吳澂曰籩豆菹醢者籩豆其菹醢以菹醢實於籩豆也納其酒漿於尊罍實其菹醢於籩豆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於神位之前也

臣按此內則言教女之法自能食能言始其敘年自六年以至於七十而後止而此所采止於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敖氏曰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可斜倚不傾聽（陳氏曰傾頭側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童子在長者後負劍無辟咡之詔）詔之與語則掩口而對

劉彝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虛偽則詐偽篤於其心矣模範之初貴得其正則五事之用無不出於誠而適於道也故曰幼子常視毋誑

戴溪曰常視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蓋不開其情偽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夫內外交相養也防其外所以養其中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內而無傾邪之態矣馬睨孟口就而攜之則捧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其口而對者皆事長之禮也古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豈一朝一夕之習哉蓋自幼捧而已知禮讓矣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古人年彌高而德彌邵者蓋出於此也

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不納（鄭玄曰裘帛溫傷壯氣也納履頭飾也）

臣按古人家教童子之禮夫古人有胎教方其妊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於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有胎教之禮傳所謂胎教者瘖不喑聾不聵坐不邊立不蹕（蹕所以止人也）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古人為教之其子在胞胎之中已謹其所感又其子在孩提之日尤謹其所示稟之於初者純全而無偽養之於幼者端正而無邪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聲所視必正色所言必正理非但養其心而又養其身男有教而女亦有教非但如此是以他日出而就古之人家其陳於教者如此是以他日出而就教於學校服役於官府執事於朝廷無所往而不可古之時人無不成之才官無或廢之職事無不就之功者由此道也非獨男子為然而凡人家之女子在家孝持已者無不良為人妻則順為人母則慈上至宮闈下至閭巷若貴若賤曰男曰女人人皆有教家家皆有法而

天下之平由此其基也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之罪也羈貫成童未就師傅父之罪也

范甯曰羈貫謂交午剪髮爲飾成童謂八歲以上張載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人子則不能安洒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接而長

臣按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朱熹亦謂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所謂慎初所教卽是豫教於未發之初也蓋以人之初生童穉之時元氣未漓天眞未散善性未斲情實未開當此時而開導之則順而易過此時而防閑之則逆而難張載所謂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驕惰二字其病根也

故輯古人教童子之言以示天下後世使有家者知至要莫如教子必豫教於童稚之

初有國者知大本在於齊家必致謹於家鄉之禮如此非獨可以除去士庶之病根而人君治平之善根亦於是乎萌蘖矣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

內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

士冠禮曰筮于廟門主人戒賓乃宿賓宿以進之厥明夕爲期厥明之明日夕爲期之朝也冠于廟門之外厥興早起設洗水器直于東榮屋翼也陳服于房中西墉牆也下東領北上主人玄端士入朝之服爵弁冠名也者玄端負負之見面東執摯將冠者來衣之童子之服紒髮結髮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入揖入門也賓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將冠者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櫛梳去髮之亂者也櫛之設纚繫髮之繒也賓筵前坐正纚興降階一等執冠者緇布冠也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冠之進容而降乃祝祝如加之辭坐跪如初乃冠冠於首者興賓禮之適房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
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冠者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跪賓盥
正纚如初降一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
如初興賓揖之適房
再加祝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
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冠者服素積素韠容如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升
加皮弁服纁裳韎韐其他如皮弁之儀
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
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醮于戶內南面賓揖冠者就筵坐跪賓東面答
拜醮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
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
南面賓字之冠者對曰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孟嘉
髦士攸宜宜之于假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伯叔李惟
當
按此古儀禮士冠禮也宋儒朱熹嘗即此儀
以爲家禮已隳括以爲儀節其見本書玆不
詳載
鄭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
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陳皓曰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
醮客位在戶牖之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
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
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
則冠於房戶外南面庶亦戶外也
按古禮三加始加緇布緇布冠之制不若皮弁
之精再加皮弁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愈加
而愈尊後世拘於時服非若古人可以上下通
用行禮者因特制宜不必盡拘可也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
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葉夢得曰所以爲國本者何也蓋冠而成之則責
其爲子將至於爲父子則有臣道也父則有君道
也爲國之本莫大於是
臣按後世筮法不全而爲賓之人難得惟擇而
用之可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
也
臣按司馬氏謂此禮今難行但於拜時母起立
可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
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
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
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
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自十五以上
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
臣按此人家男子加冠之禮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
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
燕則髮爲首
孔穎達曰燕則髮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
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爲髻紒也此爲未許嫁故雖

已笄猶寓少者處之

賀瑒曰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而女賓以醴禮之也未許而笄則婦人禮之終女賓不備禮也

臣按此人家女子加笄之禮詳見朱氏家禮有女若按而行之已笄之人處之

詩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閔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陳傅良曰男女及時之說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盡自檢情竇既開奚顧禮義故昏欲及時者所以全之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智慮於未分之時

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鄉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鄭玄曰見媒往來之言乃相知姓名重別之謂

有禮乃相纏固

戴溪曰上以告之人君幽以告諸鬼神明以質諸鄉黨親戚上下幽明之禮莫重於有別知

者所以全節行於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

之者衆則其別厚矣

內則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方慤曰禮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淫以少爲美陽以壯爲強故也聘言由此而問彼奔言自此而超彼

臣按古語云不備貞女不行古人所以敬

慎重正於初夕此敬則不苟慎則不忽重則必致其隆正則不流於僻所以然者蓋欲以之上奉宗廟下繼後世然亦使其知夫婦之倫乃

綱常之大道男不敢忽其婦女不敢狎其夫必
相與偕老而不輕相背棄也
周禮大司徒以十有二荒政聚萬民十曰多昏
劉彝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始然民有細微
貧弱之人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舉則男女之失
時者多矣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
不忍生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
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有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
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姻失時者往往有之
朝廷明有定制有司不能舉行宜時申明之使男
女之昏嫁各得其時是亦善民生厚風俗之一
端也
穀梁傳曰禮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兄弟不
出閾門申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
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

臣按女婦以順從爲德故女子之嫁人父母醮
之必欲其從舅姑之言至其諸母不復有戒言,
惟丁寧致祝欲其從父母之言而已夫古昔盛
時女子在家父母既隨時因事而教戒之矣及
其適人也則又申戒之焉是以閨門雍穆而家
道以成教之有素然也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之綱天壽之萌也世俗昏
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有子是以教化不明
而多夭
司馬光曰世俗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
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
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

信負約逮獄致訟者多矣

臣按司馬光此言非但昏娶不可太蚤而聘定亦不可太蚤

朝廷宜定爲中制以爲禁令是亦可以厚風俗息爭訟

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司馬光曰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今令文（宋朝）禁令男子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今爲此說所以叅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制禮也嚴矣違此未有不敗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尸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夫所出曰來歸

孔穎達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父母之家父母沒則使卿歸問兄弟也嫁謂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絕而出則不爲歸爲辭來而不反也

穀梁禮婦人謂嫁曰歸

臣按女子於父母家生身之地根本所自出固不可不歸寧但父母已沒則不可爾然於其兄弟嫂姪之間烏可恝然無情哉室邇則洞

人情之宜

臣按醫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男子二八而天癸至精氣溢寫朝令文男子十三以上並聽昏嫁臣竊以爲十三亦爲太早宜定制男女十歲以上方許聘定男必十六女必十四方許嫁娶而男女之年齒亦必略相當男可長於女女不可過長於男自昔浙東有溺女之風男子往往三四十歲而無妻甚有終身不識女色者遇有娶居聚徒爭奪告訐成風多致破家川蜀民風男僅數齡即娶倍長之女此皆風俗之

去夕歸道遠則遣人問遺是亦禮之近人情者
也
詩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
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朱熹曰衛文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
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謀爲歸衛
之計也
朱善曰禮緣人情而爲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爲

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
可忘者而何爲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
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
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
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
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與同坐而共食者惟母
姑姊妹耳使父母沒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
食而孰爲之主乎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
揜義故制爲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
而遏人欲也以此爲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

桓夫人之所爲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
無弊者矣
臣按女子嫁而歸寧古有是禮然父母終而無
姑姊妹在室者不可也若有寡姊及其人之年
五十以上者揆之於人情似亦無害以上之女子
以上家鄉之禮中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上之一

喪大記曰疾病外内皆埽廢牀徹襲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屬纊新綿以俟絶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馬睎孟曰君子於其生也欲内外之有别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夫婦之化興小斂於戶内大斂於阼小斂布絞縮者一横者三一衾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衿二衾

臣按死者人所不免故王制六十歲制謂制棺也人至六十死期將近故必豫爲制棺恐一旦不測倉卒之際亟難措置也古之孝子慎於送終之禮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必誠則於死者無所歉必信則於生者無所疑勿之有悔則於生與死者皆無遺矣必如是庶幾孟子所謂盡於人心者乎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封當作窆

朱熹曰喪葬之具因有禮亦有分分雖得爲而禮不可爲固不可爲禮雖可爲而分不得爲亦不可爲反而求之吾家禮可以爲而分又得爲而吾財力足以稱之而不爲是儉其親也禮可以爲而分亦得爲而吾之財力不足以爲之而必假借於人勉強以徇俗好甚至有所待而久不舉以暴露其親則是徇外以忘親也亦豈得爲孝哉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在大棺之内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四寸

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

臣按家禮立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主饋奠其與賓客為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蓋親者主饋奠尊者主賓客凡禮皆然

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家有喪事尚設官以相其禮

臣按成周之世卿大夫家有喪事尚設官以相其禮後世徒有其文而無其人此家所以自為俗而禮教不能達于天下也

禮記曰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鄭玄曰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相導而橋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麤略也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遽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臣按禮廢之後人家一切用佛道二教鄉里中求其知禮者蓋鮮必欲古禮之行必須朝廷為之主行下有司令每鄉選子弟之謹敏者一人[illegible]學校依禮演習散歸鄉社俾其自擇社學子弟以為禮生凡遇人家有喪祭事使學其禮如此則

大夫三月士踰月而不言庶人蓋失王制禮不下庶人人家貧富不同事辦即葬不拘日也王制通謂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而左傳則又分制通謂以三月言而左傳謂士踰月蓋士踰月即可葬不得已而至于三月亦不為過庶人事具即葬然有故焉亦許至三月然踰三月則不可也所謂不得已或有故者蓋其間有貧窶或遠行未回及適有疾病者皆許延至三月但不可出三月之外近世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於風水之說及欲備禮以徇俗尚者親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

喪又繼。終無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朱子不得
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屍於室家之內
十年之中其家豈無昏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
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此為甚乞
明為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
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踰
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民間殯葬之具皆為
品節禮不可為如歐希文設吊不得為如憧幡綵
者一切禁絕之違者問以違制之罪
司馬光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百日葬
年再葬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
脩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
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
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
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
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隨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
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亦以勸
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
臣按追薦之說惟浮屠氏有之而近世黃冠師
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亦效而尤之
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
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
俗之所以為此者蓋以禮教不明於天下士庶
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為之以為當
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為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
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飢寒患難尚有
所不卹況其既死又肯捐其財超其出地獄而
升天堂哉無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為之耳若夫
所謂士大夫及仕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
不欲為者然念其祖父以來世襲為此而凡其
親族姻戚鄉鄰之家無不如此者而我何人一
旦乃敢不為既恐他人議己之不孝其親又恐
其譏己之吝財費也中有特見之士毅然欲為
然當親死之時五內分裂其禮散見於經傳之
中無有定說平時失於講究一旦臨事欲行從
何措手欲資之人一時無有所謂稽古知禮者
苟直情而徑行則又反不如一教之有據依是
以不得已而用之也彼佛之言止說天堂地獄
歸向之者可以免苦而已樂未有所謂科儀之作蓋我中國之人竊我儒之土貨來

其隱而用之。以攫民財。吾儒不之覺也。方且作爲言語文字。以攻擊其非。而不知吾禮之柄爲彼竊弄是以攻之非不力。亦莫如之何也已。

昔宋儒朱熹所著家禮。會粹諸家禮以爲一書。而於喪禮尤備。我

太宗皇帝。命儒臣裁入性理大全。頒行天下。庶嘗以淺近之言節出其要。以爲儀注。刻板已行。在 臣家鄉多有用而行者。遂以成俗。蓋行古禮。非獨可以正民俗。闢異比用浮屠。省費數倍。伏望

聖明爲禮教主。復行古禮。其不足信爾其趣吉避凶之說。亦不可無宜行有司。明爲之禁。故不許其踰三月之限。及爲各房利病之說。以誘惑愚俗。犯者禁斷不許行術（以死葬之禮）

檀弓曰。喪與其不當物也寧無喪

鄭玄曰。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制也

吳澂曰。喪禮之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無隆。古之人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莫甚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

臣按古者舉事必決之卜筮。雖以周公定洛。亦又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莫甚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

臣按古者舉事必決之卜筮。雖以周公定洛。亦必假之於龜。夫建都邑。天下之大事也。以周公元聖。據其形勢。以定其規制。無不可者。尚必決以卜焉。後世卜筮之法無傳。俗所用者。非古法不足爲據。其於時月塋兆。幸世有選擇之法存焉。不能不用之。以代卜筮也。但其所謂希福祿富貴者。不足信。爾其趣吉避凶之說。亦不可無宜行有司。明爲之禁。非有故不許其踰三月之限。及爲各房利病之說。以誘惑愚俗。犯者禁斷

太祖皇帝。以服制圖載於

製而已也。我

大明律之首蓋以違於禮則入於律既以法戒
天下又　製爲孝慈錄一書援乎古以證乎今
復以禮諭臣民禮法兼行萬世之下所當遵守
者也然而官府雖守其法而街市之間閭閻之
下鄉俗相傳多失其制度　敕有司畫爲圖
式降下有司凡五服之制務必依式製造不如
式者罪之

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
者也

鄭玄曰此論服之降殺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
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
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
母齊爲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
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爲最大

臣按人道之大者在彝倫之大者在於親
親尊尊長長男女之別焉是以方其生也親者
親之尊者尊之長者長之當別者別之一皆出
於天性本於人心凡其所以恭敬愛慕而嚴憚
之者是乃人道之當然自然而然者也及其不
幸死亡而至於終天永訣雖欲親之尊之長之
別之不可得已是以聖人制爲服制以寓其親
親尊尊長長別別之義於冠絰衰裳之間服制
精粗必合法制歲月久近必遵聖經非但以寄
其悲哀之情痛疾之意而已也其親疎之殺尊
卑之等長幼之序內外之辨三毫不敢有所違
悖儀文差於其間是豈無故而然哉蓋人道當如
此也故於禮者或加隆於私親或借吉於凶
喪知有而不知有父以自同於禽獸知有慾
而不知有理以自同於夷狄禽獸非人類夷狄
無人倫蓋不知人道者也人而不知人道尚可
謂之人哉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
喪三年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
服

程頤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
大小處之如顏閔之於孔子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張載曰古不制師服師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

倣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以一緦服之故聖人不製其服心喪之可也

○按五者之倫有天合者有人合者皆有天然之分本然之則其理一定故聖人立爲服制各稱情以立文以爲不易之道獨於師不爲定制爲孔門諸子朝夕從游凡天地間義理古今制度不爲變故無不講明辨問而於喪祭吉凶之禮尤加詳焉獨於喪師之服略無一言及之意者恐有嫌凶事之嫌遽孔子既沒之後始疑所服子貢乃舉夫子所以喪淵路者以起其義曰夫子生時以子之喪處吾徒既視吾徒以子矣今夫子沒吾徒烏可不以父視夫子乎乃處之曰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若喪父無服所謂心喪者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宁不而哭充充瞿瞿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之間几筵之下兆域之側也夫是之謂心喪古人謂弟子於師肖其

則尊敬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其服實然恩有焉夫恩深義重者固當出爲之隆其服實然恩有淺深義有輕重又當因其淺深輕重而處之是亦所以稱情立文也孔門之從三千逮肖七十。當乎夢奠之初固必人人奔赴也三年之後。入別子貢相嚮而哭者蓋必有數焉而子貢一人築室於墓又居三年受恩尤深故也噫世衰道微禮教不明於世執親之喪者尚或不能以如禮況師乎甚至師存而翩弓反射更名他師師沒而不肯一弔臨者亦或有之況望其服心喪以報之乎雖然秉彝之心人皆有之不可盡誣天下以無人也然則弟子於師之喪固服心喪矣若夫弔奠之時從葬之際服何服歟儀禮曰朋友麻註云弔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禮記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則否張載解云群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於孔子也宋儒黃榦喪其師朱熹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其師何可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絰於白巾絰如緦服而小帶用

細苧。黃王金。三子者皆朱門之嫡。其所製之師服非無楷也。後世欲報其師之恩義者宜準之以爲法云。五服之制載於禮圖於律。世所通知者茲不載。而特舉師友之服者。補所略也。以上服制之義

詩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又曰助葬必執紼引柩之索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引柩之索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公羊傳曰。卑馬曰賻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呂大鈞曰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不能食者三日。其血氣既衰。而後言其惻怛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僚友鄉黨聞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贈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喪者之辭不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主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賴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禮。除供帳饋食之具以爲賻與賻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臣按今世俗於親賓來弔奠往往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是故呂氏所謂待以常賓舍其哀

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者也又世俗之人送往之日親友醵錢爲主人設宴於墓所醉飽歌唱甚者孝子亦預飲儳此何禮也今此俗京師尤甚夫京邑首善之地其所爲如此何以示天下四方乎已

敕有司痛加禁革自京邑始然後推行于天下

曲禮曰鄰有喪春不相里術相蓋春人歌

隊酯曰五家爲鄰相者以音聲相勸相蓋春人歌以助春也二十五家爲里巷歌歌於巷也

臣按古者鄰里有喪而居民相與同其戚也如此後世無此風矣臣故錄之以爲世訓以上家鄉之禮下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一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中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臣按古者宗廟大夫三士二庶人祭於寢然今世大夫士無世官不得立廟宜如家禮立爲祠堂

凡家造祭器爲先

鄭玄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孔穎達曰有田祿得造祭器必先爲祭服後爲祭器緣人形象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其制同故可暫假故營之在後

呂大臨曰孟子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祿則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可不備祭器所以事其先弼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孝也祭服所以接鬼神者如之則褻褻則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兆爲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亦不敬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于宗子然後敢祭

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

喪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朱熹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立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

臣按古者宗法行故支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家凡兄弟多有析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合祭于宗子也乞

敕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其所曾經事者惟得如逮事曾祖或祖則許祀之不逮事者惟得

祭禮其宗子之家父祖分產之時必須以一分爲祭需原不貿有者衆共補之兄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薦新之類皆就長兄家行禮如此是亦敦本厚俗之一端

汪制曰庶人祭於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鄭玄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

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

陳祥道曰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

心瞿也

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

周請曰無田則薦言牲器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臣按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而好禮者無祭田苟有祿食及有財產者皆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蓋祭薦之禮子孫所以報本而反始後世禮教不行人家往往厚於奉生而薄於薦祭乞

敕禮官申明禮制凡有祿食及財產充足之家力足以備禮者有廢祖宗歲時薦祭者許族長責問其故有不服者俾以聞官貧而不能具者不在此限庶幾薄俗知所以追遠之禮亦有以

爲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麩黍以豚稻以鴈

陳澔曰註云祭以貴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孟月也

少儀曰未嘗不食新

祭義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聞名

方慤曰忌日哀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聞名心瞿也

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

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臣按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立爲二祭載於家禮時祭之後其門人楊復乃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冬至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其有合祔以擬人家同居止門代者不行亦可其有合祔以居累世共爨者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處而祭恐乖易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惟宜行立春一

或問俗節之祭。如何。朱熹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

臣按家禮。俗節則獻以時食。註云。如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陽之類。

朱熹曰。墓祭儀以墓祭節祠為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將節。隨俗薦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忽然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掃墳墓。以寫時思之敬。凡祭祀品味。亦豈不以人家貧富不貴豐腆。貴在脩潔。盡極誠慤而已。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然自漢明帝時有上陵禮。自時厥後。遂以成俗。鄉宗元謂近世禮重拜掃。每過寒食。田野道路。士女徧滿。卓犖肩巧。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鬪酒食。以相勸勞。此固人情之愚。無不受子孫追養者。唐人亦有詩。墳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之句。是寒食墓祭。吾祖宗父母其生時固已行之於其祖宗父母。而為祖宗之後。父母之嗣者。乃舍其丘隴而不展。不一展省棄其留骨而時不一奠。焉乃設之曰。墓祭非古也。可乎。文公家禮。附墓祭於時祭。忌日之後。可謂順人之情。得禮之意矣。

朱熹曰。薦豆籩盆盌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臣按人子之事親。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吾之祖考平日所用之器皿。如此。所被之衣服。如此。及其死亡也。而又別為器與服以事之。豈不駭其見聞哉。古人生用几筵俎豆。則死亦用几筵俎豆。凡祭祀品味。亦人之生所用者。卓倚杯盤。是即朱子所謂從宜者也。政不必泥於古。一惟衆家之有無隨俗之所尚。惟誠惟孝。起敬起慕。雖不能一一如古人行禮之度數。而古人行禮之心。則固常存也。

儀禮曰。士病禱五祀。

王制曰。大夫祭五祀。

月令。春月其祀户。夏月其祀竈。秋月其祀門。冬月其祀行。行。謂道路之處。季夏之月。其祀中雷。室中土神也。

臣按古者大夫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

或立雷竈或立户夫竈者人家飲食所需而中雷之祭即土神也

本朝禁淫祀惟許祭土地之神朱子文集中有祭土地文則人家可通祀若夫士庶征行遠方出入之際亦可準古人祖祭以祀門或户以上人家祭祀六禮

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之適長子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之適長子爲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禰者爲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程頤曰宗子謂別子爲祖謂諸侯適子之弟別爲小宗也繼禰者爲小宗也

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張載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蓋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安能保國家

陳埴曰宗法爲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浸多姓氏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補

臣按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胄始今世文臣無世襲法惟勳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封建諸侯之制而爲諸侯庶子設也與今人家

與夫鄉里稱爲大族鉅姓自謂爲上大夫者
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爲譜系執爲始遷於
此者執爲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爲大
宗庶子爲小宗小宗絶不爲立後惟太宗絶則以
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絶也
長者爲繼高祖小宗某與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
今制大宗絶立後小宗絶不立後庶民不絶也
爲繼曾祖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一人
朝廷之制凡庶子絶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産爾
最長者一人以爲小宗其分析疎遠者雖不能
臣按黃潤玉謂大宗絶立後小宗絶不立後爲
合於一處然其所以聚會于一處級列于譜牒
今制然觀宋儒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
者則粲然而明白也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具
以族人之子繼之而不及小宗則是我
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
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絶則不爲立
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況庶民乎然則今庶
民無子者往往援得令以爭取財産非歟謹按
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與天下約法有云凡無
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
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
同姓爲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産並許
與元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
立同姓者亦不得爭卑失序以亂宗族其後天
下既定又命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
同宗之人爲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
支絶嗣而以旁支入繼者既襲之後即將其名
繫於所後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弟承
所生父母以爲小宗如此雖不能盡如三代之
制亦禮廢羊存之意
陳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
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脈相爲感通可以
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理聖人所不諱也後
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
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絶矣蓋自春秋
鄧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鄧非莒人

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仍詳律令之文。所謂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并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及若有親生子等辭。皆謂其人生前立嗣也。無有死後追立之文。

聚斂之意。蓋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後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干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懲其前既立繼而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而中道背棄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為律令以禁戒之也。令如漢高祖入關之約法律乃今蕭何所次著也。斷此獄者。當以律文為正。若夫其人既死之後有來告爭承繼者。其意非是欲承其宗。無非利其財產而已。若其人係軍匠籍。官府雖脇之使以守家鄉之禮。

宜從我春秋推見至隱而誅人之意。請自後。其人若係前代名人之後。或在

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又次繼高祖之宗。此四宗者。供無人。然後及疎房遠族。又同姓之人。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之子。雖其世系比諸近派稍遠。然昭穆若不失序。亦不必更求之他。所以然者。以其於所養之人。有鞠育之恩。氣雖不純。而心已相孚故也。凡有為人後者。除大宗外。其餘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孤之子不許所以不許者。為人後者為之子。為人之子則視其人行第稱其所生。或為伯或為叔。不承父命而輒稱父母。爲伯叔可乎。其父

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傳序既明。而爭訟亦息矣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記也）奠繫世辨昭穆

臣按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

程頤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又曰人無

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

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

臣按古者設官以奠繫世胄唐以前皆屬於官宋以後則人家自為之當時有盧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譜今世士夫家亦往往放而為之然朝廷無一定之制人家興廢不常合散不一或有作者於前而無繼者於後請為之制除貧下之家外凡有仕宦及世稱為士大夫者不分同居異籍但係原是同宗皆俾其推族屬最尊者一人為宗子明立譜諜付之掌管不許攀援名

孟仲季也古人以為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也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

臣按世俗稱伯父與叔父為伯叔非是蓋伯叔同輩行之稱也合如爾雅加以父稱然爾雅謂伯父為世父蓋以為嫡者嗣世統也宗子居長者稱世若非嫡通以伯稱

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四者皆與己同一父生者）父之姊妹為姑（女子與父同對者爾姊與祖

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打者稱祖姑與曾祖姑）兄弟（今稱從兄從弟俗云堂弟蓋從父而別也）從祖父（父之從兄弟今稱爲三從兄弟皆祖而別也）族父（父之從祖兄弟）之子相謂爲從祖昆弟（今稱再從兄弟蓋從祖而別也）族昆弟（今稱爲三從兄弟皆祖而別者）之子相謂爲親同姓。（謂從高祖而別者。五世之外雖無服之比。諸同姓皆親之）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今稱曾孫之子爲玄孫。親屬疏遠也）玄孫之子爲來孫。（有生之初）來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如雲）仍孫之子爲仍孫。（重也）仍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後也）

臣按以上人家宗族之親屬相稱呼者

母之昆弟爲舅。（其妻爲舅母。其伯叔兄弟爲從舅。）從母之男子女子爲從母昆弟。（今稱爲從母）母之姊妹爲從母。（今稱爲姨母）

臣按以上母黨之相稱呼者然止有從母之子之稱呼何也又世俗謂母之姊妹同出也降尊以就卑非禮也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今稱外舅外姑）妻之姊妹爲姨。（今稱同）女子謂姊妹之子爲出。（俗謂之甥）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今人通謂女子謂兄弟之妻爲娣。非是）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今稱姨夫）男子謂姊妹之夫爲甥。（今稱外甥）

臣按以上婚姻之相稱呼者

子夏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黃幹曰按此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女子子名也古人謂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以子呼之今乃謂之

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疏】古人姊妹於兄弟之子且有稱呼顧兄弟於兄弟之子獨無稱焉而一槩以姪稱則是男女無別矣。然則凡以爲稱曰。古謂同祖兄弟爲從兄弟。謂母之姊妹爲從母則當稱從子爲是。蓋嘗因是而通論之。考爾雅有釋親一篇專叙親族稱呼之別。然古之稱呼與後世亦有不同者故錄於此以爲人家相稱呼之則。臣於是竊

有疑焉夫自黃帝正名百物以來有一物必有一名凡物皆然而況人爲萬物之靈者乎。竊怪古之人造字立名之始何獨詳於物而略於人哉。如舅之一名或以呼夫之父或以呼妻之父。甥之一名或以呼姊妹之子。妻之弟姊妹之夫女子之壻乃至異姓男子之稱其中類多假借混同者。顧乃於草木虫魚之品條分而類別之。獨於名者於一馬之賤因其毛色而有數十種之稱。造字者於一玉之微隨其形色而有數百品之別。人家親屬稱呼

乃人倫之大綱名正然後言順言順然後上下相安而可以致肅雍之化。非細故也。臣謹因時俗之稱而質以古人之制略爲之分別庶幾通古今之宜合禮俗之變。其於風化亦或有補以

見屬隣呼之稱

儀禮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腒乾雉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閽吾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劉敞曰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贄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

押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賛主人三辭賛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問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末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遁於辱也所以使人愼其交而毋遁於禍也

臣按古者相見必有禮方其未相見也門以介紹通之通之而主人辭以當就賓家往見之不敢屈尊也辭之至三而後容其見聞其有賛也又辭之至三而後敢受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之頃而且委曲詳悉如此一賛之微而且力辭固拒如此當世之士夫相與者豈復有押體放蕩之失交遍賄賂之私哉

曲禮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既設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客復就阼階主人與客讓登然後客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階聚足連步以上於

東階則先右足至於西階則先左足

戴溪曰盛哉先王之禮其節則起於辭遜之心而已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爲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爲客者不勝其愧縮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避不遑於此乎可以觀禮矣

玉藻曰士於大夫不敢拜迎恐大夫答拜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而答之拜則走

陳澔曰士於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賓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而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

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客若降等就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坐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陳澔曰降等謂尊卑於主人也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亦起而致辭故亦起而致辭於客客乃復就其坐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之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

王子墨曰禮莫嚴於飲食之際尤人情之所易縱故

頃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凡所以習人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彼其犯分之心何自而有哉

子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朱熹曰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祭義曰宣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李覯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

方慤曰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齒之矣然此特

貴貴之義耳至若老老之仁人不得而廢焉故

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臣按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一命猶與鄉里論齒再命猶與父族論齒三命雖宗族亦不論齒所謂不敢居其上也以齒會之時亦然席是已蓋有官者與無官者宗族序會之時亦隨其齒以序列但別設席以異之非謂越席而居於其上也以齒會之時亦然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

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臣按呂氏鄉約四條其三條必須立約置籍然後可行惟禮俗相交一節鄉里間常行之誠也今詳具于下一曰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及凡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凡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相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謂稍長少者謂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二曰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

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西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其於受謁不報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餘令子弟以已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俱無妨乃通名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以手作揖避讓之升堂禮見行四拜禮衆人旅見則同拜少者拜則答其半幼者拜則受之主人命之坐則揖謝而坐如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主人送不出門出大門乃上馬若時常燕見則不拜凡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以俟禮見則再拜退則主人送出門請上馬俟行乃退凡尊長往少者幼者家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若是來報禮則再拜致謝退則就階上馬主人目送而退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長則回避之避不及則下馬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拱揖俟過乃行若已徒行而尊者乘馬則立俟其過長者則回避之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已遠乃上馬過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拱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之幼者不必下舉鞭謝之三徒行不及避則下之幼者不必下舉鞭謝之三曰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用書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各遣人互相謝召少者用答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否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名雖鄉人亦不以齒註與爵如今陞朝官若特請召或所尊為上客皆不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主人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祝酒問道大盃於其上主人跽奠盃興答拜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于上尚主人對拜興客取酒面外跽祭少許

於地與飲之以盃授贊者又與主人對拜若非大禮以揖代拜客亦罰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酹主人受之并置卓子上向實對拜與主人取酒而外跪祭少許於地與飲之又與實對拜主人不拜若皆姻家為上客雖少亦拜凡不拜不祭若皆姻家為上客雖少亦拜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設酒食以餞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壯者不過三里各斟一盃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至其家省之四日夏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如冠子生子領薦或留姻之類則賀之有凶事如喪葬水火盜賊之類則弔之曰凡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或至家力有不足則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服則便服往哭弔之日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服具酒果食物往奠之及葬則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人致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吳澂曰本俗猶言舊俗也媺宮室者野廬氓室各得其所使之安居而不恣集族墳墓者祖先考妣相聚以葬使之依慕而不忘合此民德之本也由是而聯兄弟則受田同井手足之情無有所忘聯師儒則處拜相與講學問道藝有所不可間由是而聯朋友則同門合志交相琢磨其信義有所不可去又同其衣服以一其習而使其德之歸一焉

張紱曰周禮本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然經言百世而沒其世繫之文惡人非不欲之蓋亦難為之制爾假令以一生為法自二而下倍而數之究于十世為子孫者千二十有四人繼禰之宗將安所容乎十世為子孫者千二十有四人且勿其凡百經營之宅祭無所君子之所隱也且子各欲盡其私情若干人聚居一有不慊勢必有向隅而泣者於斯二者處之作難蓋無私恩則不以親親無公義則不足以尊祖私勝則義為恩掩

公勝則恩爲義屈節其親疏量其恩義執兩端而
用其中上不忘一本之澤下不失群從之懿自非
權度精切何以與此總嘗因父子異宮之說而思
之大略倣古者諸侯廟制五世一宅宅各有祠而
總爲墻宇以郭其外蔬羞事親奉祭各得其所

臣按周禮以本俗六安萬民註謂本俗爲舊俗
竊以謂本者人生本然之道也本然之道淳古
所行隨變而澆漓矣於是申而明之復而
還之實第民各循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雖
然革之積起於一民萬家之所以同者由乎
一人家之積也是以古先王經理天下以安萬
民必自本俗始正本俗必自民家始是故因民
之族一民之俗居必同室也而規制不得以自
異葬必同壙也而兆域不得以自別聯兄弟使
之叙輩行以相稱謂聯師儒使之合席硯以相
肄習所交游者必同一其道而不得以友非類
所哀被者必同一其禦而不得以爲異服如此
則家不殊俗矣由一家而合之一方由一方而
合之四方莫不皆然則天下之平其基在此矣
淳古之本俗旣不於是而復哉夫以先王之世
於凡民之宮室墳墓兄弟師儒朋友亦臨時爲
之處置乃獨於其日用之飲食略焉張紞謂聖
人非不欲之難爲之制禮嗚呼信乎其難也何
則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
五口八口爲準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八口數
口之家是也民年六十以所受田傳其長子其
次子是爲餘夫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
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百畝之外又受田
廬之地五畝二畝半在邑由是觀
之二代以前蓋無累世同居共爨之制可知已

侯廟祭五世一宅各有祠而總於墻宇以郭其
外庶幾親奉祭各得其所臣竊以爲一姓之
家一族之產十世之後非併諸其鄰安得地以
容之哉然則爲之計也柰何曰其已然者
朝廷當爲之維持輔其所不及助其所不足蠲
其所不能子孫之茂異者擢用之其不率教者
懲治之如此則其家範久行而族居不散矣若
夫人家之所以自爲計者盡思甘分族以居共
爨而食豈非美事哉然吾之恒產有數而子姓
之生息無已一日不再食則飢一歲不製衣則
寒一人不得所則戚創立之初三四世間固若
易爲矣至於六七世之後食指日多費用日廣
何所居以安其身何所出以給其用可不豫爲
之慮詳爲之計哉且三代聖王經世之典所以
詒厥孫謀者數世之後尚不能無變更況人家
乎蓋人人須有所居止日日須有所食用勢至
不能容力至不能給必思所以變通之道宜一
準周官本俗而不失其意是故居固欲爟宮室
若地不能容不得已而別遷必合衆力爲之營
搆而不失舊爟之規葬固欲族墳墓若地有所

礙不得已而別厝必隨支派爲之布列而不失
族葬之舊兄弟之聯稱呼必合其輩行命名則
同其偏旁師友之聯肆業則一其道德交游必
同其臭味以至衣服必爲寬博之製不尚詭異
之飾使人望而知其爲一家之群從子姓也家
必同一俗人各習一業少者爲之生計壯者爲
之身計衰者爲之老計老者爲之死計無子者
爲之後計又時脩譜牒詳明世系祭有祭田墓
有墓田供刀役有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
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
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
之既共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
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禰親未盡不得別居
異財服雖盡不許析戶別籍私家既爲之則範
而率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爲之禁令而
限民人以各守其家法如此雖不必同居共爨
而本然之道常在淳古之俗可復矣臣輯爲家
鄉之禮凡人家所當行者既已類敘如前而又
引周官本俗安民之法以總結之者期天下之
人家行古禮鄉復本俗必如周禮大司徒以致

萬民之安者以立治平之基以上家鄉之禮臣按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天下之所以平者雖由人君脩身以齊其家舉而措之於國天下然天子有天子之家諸侯有諸侯之家卿大夫有卿大夫之家士庶人有士庶人之家家必齊而后國可治國必治而后天下可平天子親其親長其長固足以示則於人人而致天下之平矣然天子一家耳諸侯之家以百計卿大夫之家以千計士之家以萬計庶人之家以億兆計人人皆有親皆有長而必欲一一親之長之無一家之不然方是天下之平苟億兆之衆無一人而不親其親有一人之或悖焉則亦非所以為平矣嗚呼自非居人上者化之有道處之有方又曷以致其然哉大學釋治國平天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此化之道而無有所以處之之方天下之大教之容有所不及萬民之衆化之容有所不周此為治者所以不可無處之之方也化之之道孔子所謂齊之以禮也以德也處之之方孔子所謂齊之以刑也夫天下人君為治既正身脩德以示其化之則又必本其彝倫之理因其性情之宜制為節文立為儀則必使無一家不率吾之教不遵吾之禮而又有政以輔其所不及有刑以限其所必從是則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夫然則天下之大萬里之遠億兆之衆無一人而不親其親長其長無一家而不親其親長其長合億兆之家皆如一家人父子兄弟然倫理以明風俗以美乖爭陵犯之不作而均齊方正如一矣噫天下之平至於如此豈非比屋可封之俗雖熙太和之世也哉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上

易萃王假有廟

程頤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萃也群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至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對類

能祭其性然也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程頤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

人心合離散之道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胡炳文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已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臣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之生物散其氣於萬類祖之生孫散其氣於衆支人乃物之一而入君於衆人之中而為天之宗子萃上天生物之全氣者也吾所以得天之全氣者承吾祖吾考之所得於天者而有之以為吾家之宗子人物莫不得天之氣而吾獨受其全子孫莫不受祖之氣而吾獨受其正必欲合萬類之散而咸歸於天是以享帝于郊合衆支之散而咸依乎祖是以享祖于廟是則郊天享帝非獨以之報本而反始蓋郊祀以奉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共知萬物之生一天也廟享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內而一家之心不散則外而親比離為磐石之宗天下之人由中而達外也非一方人非一木本源之念江漢朝宗之心昭回同歸地雖隔越而心則鄰往不出增墀之間堂陛之近而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其心畢萃於此豈不信哉

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名山大川徧也
孔穎達曰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
祭之史略文耳
蘇氏曰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此之禋六宗
望山川徧群神蓋與類上帝為一體爾
朱熹曰類禋望皆祭名類謂非常祀而祭告于天
其禮依郊祀為之上帝天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
祀有六時也寮燎也日也星也水旱也
胡宏曰國有大事告于天地以及群神禮之常也
祀上帝謂之類者本乎天者祝在其中也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于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徧於后土之祭關焉何也意者類之為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其義而已未始指言也指言以示萬世實始於虞然言郊祀而為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帝位而已百神之祀者要當以是誠為本
伊尹之此言夫帝王之道無一而不本乎誠而於感格神天之際尤其精禋者焉承天命以居之要不過此誠而已是誠也豈見於虞其義而已未始指言也指言以示萬世實始於
傅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蔡沈曰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褻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
祖已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

昵近也

蔡沈曰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徵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呂祖謙曰高宗恭默夢帝情神素與天通又聰明寔天脩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略過典最雖隨即應之此雖過於厚亦過也精誠積久天既賚之過失微形天遂微之固見天之微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黷于祭祀禮煩則亂詘已知高宗之祀者亦先王之所不廢也然謂之義者警省深矣而此心終難除偏在此旨哉惟艱領略

氣質偏厚者尚難變乃知行之未爲艱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黷于祭祀傅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右於祀神之道少有過舉即相與諫言不肯放過過於厚者猶如此況其過於刻薄放肆苟哉後世人君往往昵嬖倖奉邪術備所不當備之物祭所不當祭之鬼褻天而瀆神費財而害民遂因而致災異之變起禍亂之端者亦有之矣非獨爲君者之失

而一時所謂大臣諫輔者默默而固聞知不敢一言以形於奏牘甚者又從而開導從臾之而爲之營規制作譏須臾人也其傳說祖已之罪人歟

周書周公曰王乂勑殷（勑禮也）祀于新邑咸秩（秩序也）無文

祀典不載

蔡沈曰言王始承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臣按祀典固有常禮然於祀典之外而義所當祀者亦先王之所不廢也然謂之義者必合於人心之宜當於天理之正者也否則非義而不可祭矣非惟吾不可祭而神亦不吾享矣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恪敬乎神）

蔡沈曰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恪祀者所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臣按此言乃周公託爲成王之辭則是自古帝王爲治莫不以祀事先而知矣然祀而謂之恪者蓋祀所以交神明非獨以致人之敬亦所以妥神之靈而廢祀則神無所憑矣殷之民士不明厥德多廢其歲祀蓋於神有所不暇恪者亦有之矣非獨爲君者之失

矣此成王所以舉其先世明德恤祀之故以爲之告歟

呂刑王曰乃命重黎（重黎即和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義見楚語）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明明之理）棐常（棐常即性）鰥寡無蓋（無有蓋蔽）呂祖謙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脩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一通嚴幽明之分若高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群后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

蔡沈曰按國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非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制滿祭祀之禮秩乎其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

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夫經典所載及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夫世之所謂扶鸞降聖追魂攝魄等術不許士民習學崇奉違者治以重罪是亦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一端也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葉時曰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蓋古者雖敬於神而未嘗聽於神三時不害則奉樂以告之牲牷肥腯則奉牲以告之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備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無不奪也是以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紲繹闔闢之內是其爲則未嘗略也又況祭祀不離於九式初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

目錄人君爲神人之主有人民社稷之寄凡其所以爲法則以治都鄙有以馭乎神爲夫謂之則者一定之制可以爲人之灋者也凡天下大邦小國一都一鄙其所當祀之神當秩之典其灋則皆統馭之於上爲不可得而廢也未有者不敢創其始已有者不敢廢其成必承命而後敢行既畢事而必反命先王所以馭世立法嚴如此此法誠行安得有陪臣而旅泰山諸侯而郊祀者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與祇同

鄭玄曰建立也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謂祀之享之

目錄按禮有五吉禮爲之首禮而謂之吉者以祭祀有受福之理也吉禮之別十有二大宗伯之職掌之大者在祀故首以爲言上言建邦據王言也下言佐王建保邦國則統侯國言之矣謂之建者謂封國則頒祀也凡以祭祀則受福也所謂祀之享之

祭之凡十有二分見各條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王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爲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

者王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垂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為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

巨樓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為之位焉國之大事在禮禮官之大者大小宗伯大宗伯掌祀

神之禮小宗伯掌禮神之位位者樓神之所禮者謂天不愛寶形為上瑞也

於人今是謂大同也

輕按大祀者祈祝大事也郊天地祀社稷享宗廟先王既盡內心之誠於備物之祭然無辭說以通達焉則無以致吾感格之誠故設大祀之官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王昭禹曰夫鬼神示與祇之於人幽明異勢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

者王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垂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為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

巨樓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為之位焉國之大事在禮禮官之大者大小宗伯大宗伯掌祀

神之禮小宗伯掌禮神之位位者樓神之所禮者謂天不愛寶形為上瑞也

於人今是謂大同也

輕按大祀者祈祝大事也郊天地祀社稷享宗廟先王既盡內心之誠於備物之祭然無辭說以通達焉則無以致吾感格之誠故設大祀之官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王昭禹曰夫鬼神示與祇之於人幽明異勢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

凶則同鬼神示固有其道矣所祈如此亦以與民同吉凶而已

且按天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也造則詣其所若造于祖也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若春秋祭禜之屬攻若禦氏以攻禜攻之屬說禬之屬凡此皆所以祈福祥也夫福祥之說禬之謂也去其災禍則福祥所以為福祥無災禍之謂也

在兆矣祝者其辭祈者其事大祝以祝辭事鬼神而祀之中又各因其事而祈之以同乎鬼神易所謂與鬼神同其吉凶其斯之謂歟

疏

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號

吳澂曰號者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神號者尊天曰皇天上帝鬼號者尊祖曰皇祖伯某示號者尊地曰后土地祇牲號者牛曰一元大武之類盞號者黍曰嘉薌幣曰量幣之類致美於牲牷所以致敬於鬼神也

臣按所謂號者易其常名以為美稱用申其所

以尊而敬之之心焉

禮記曲禮曰踐履也阼主階也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陳澔曰祝辭稱孝王某者事親之辭嗣王某者事神之辭也

吳澂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社及山川之屬所祭者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

臣按某者夫子之名也孝王某嗣王某皆祝辭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呂大臨曰此章決論祭祀之法天子繼天而王君天下而有之冬日至祀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五祀則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此所謂歲徧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境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三祀而已天子至大夫言祭百神而不及其先惟於士言者舉

輕以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

臣按先儒言天子祭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方祀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呂大臨曰廢之宗廟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巳毀之壇墠而輒毀巳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淫過也過事神弗享也故無福

陳淳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不敢僭諸侯而祭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使不是禮故曰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無福淫祀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正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

臣按魯立武宮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舉其遷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周公居祭所不當祭不宜絕其祀也

朱熹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如何有些看來爲天下者這一箇神明是甚麼大子差戍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臣按祭祀之禮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僭上若卿大夫士庶人祭先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蓋天子繼天以出治凡其治之及其人民土地皆爲所有是凡在天成象若日

月星辰之類在地成形若山川丘陵之類人生其間若先代聖君賢相名臣烈士之類其精神與鬼皆與之相爲流通貫徹雖其物之殊形其人之已往然吾一念之誠既立於此則彼雖高高於九霄之上杳杳於萬里之遠冥冥於千百世之久莫不翕聚於肹蠁之間感乎之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也苟縱欲敗度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欞竊神祇之牲犧牷則吾之精神既不孚於冥冥之間而神之氣類亦不形於昭昭之際朱子所謂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褻怪有必然者矣意彼昏狂之君至謂祀無益謂神無能爲而荒誕者又馳心冥漠之域而靈財勞民以從事乎鬼教二者之失均爲惟禮所得爲者爲之斯爲中道矣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紼雖遭私喪既殯已鄭玄曰不敢以卑廢尊也

孔穎達曰私喪卑天地社稷之祭卽行之未葬之前屬紼于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卽行之未葬之前屬紼于輴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

六宗山川之神則否

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卽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是之謂越紼

臣按宋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寧以爲後世人君往往于柩前卽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事皆從吉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設遭大喪累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以上總論祭祀之禮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 下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表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風雨節時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謂地不愛寶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天下皆知服行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謂貴賤之禮各有制度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事與人情之近者非其至者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為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觀之則聖人制為祭祀之禮者非但以致吾之誠報神之德而已也而實因之以設民之教使其咸安其分盡其職以報乎上焉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福祈不慶大不以褻大為可樂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陳澔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器幣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貴也牲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不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陳澔曰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不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事與人情之近者非其至者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為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觀之則聖人制為祭祀之禮者非但以致吾之誠報神之德而已也而實因之以設民之教使其咸安其分盡其職以報乎上焉

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讀為弭

陳澔曰此泛言祭禮有此三者之例辟者用此以消弭災兵逃罪疾之類由弭者周禮所謂弭災兵逃罪疾之類是也

方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詩嗟嗟祈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

且於禮器既言祭祀不祈而此又云有祈焉而
周禮六祈又有祈福祥何也蓋祭祀之不祈謂
孝子行歲事也若夫爲民而有所禱祠因事而
有所祈禱是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禮緣人情
而作聖人爲之節文使其有所限而不敢過求
有所法而不敢妄求後世此禮不明時君不知
所守佳佳爲邪僻之所惑而有非分之祈不求
之於祭祀而求之於禽獸不求之於典禮而求
之於鬼神率之無所得而反致禍於身貽患於
生靈者多矣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
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
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用
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
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
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
兆言王宮夜明幽榮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
定應著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

尊也方有四而位則八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焉

臣按先儒謂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
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而此
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遝水旱祈禱之禮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澔曰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臣按所謂祀典即所謂祭法也祭法一篇自燔
柴于泰壇以至終篇即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自古

經籍言祀典者莫先於虞書。莫詳於祭法。夏商之禮無可考。周之禮文詳備。然皆不外乎此而已

祭義。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葉夢得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祖也。志之所向。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祖以向乎天。孝子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帝。人道莫親乎親所以饗之

臣按天道莫尊乎帝。人道莫親乎親。所以饗之者。備其禮物也。非難。而致其來享也。不易。自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待其降格。歆饗於冥冥之中也哉。必也。心志之歸向念念不忘。無一息而不存其誠。無一事而不盡其誠。無一物而不寓其誠。夫然。庶幾神之格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乎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中出。非外至者也

臣按爲治以禮爲本。行禮以祭爲本。本祭以立禮。本禮以爲治。此三代之治所以盛也

禮。本禮以爲治。此三代之治所以盛也。福者備也。備其禮物也。福非難。而致其來享也。不易。自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待其降格。歆饗於冥冥之中也哉。必也。心志之歸向念念不忘。無一息而不存其誠。無一事而不盡其誠。無一物而不寓其誠。夫然。庶幾神之格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乎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中出。非外至者也

臣按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祭統之所謂福。則兼於是。既訓之曰備。而又曰百順之名。蓋必備衆善於己。由中及外。無一之或闕。無一之或逆也。洪範之福出於天。祭祀之福由乎己。在己者既盡。則在天者亦可因是而得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

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
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
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
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臣按自古論齊戒祭祀之意莫詳於此散齊七
日以定之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三日
以齊之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內也防其邪物訖
其耆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
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
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宮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
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臣按季梁謂聖王必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宮之
奇謂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二臣者可謂知
事神之道矣後世人主不知正身脩德而徼福
社於窈冥不知勤民脩教而希神貺於牲豆爲
中以應乎外交致其內外之謹專致其精明之
德以是事神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齊也其嚴
如此後世齊戒者惟禁不飲酒茹葷御內而已
而於聲樂之奏則未有禁焉當夫大宰告戒之
時殿廷尚爲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
博奕以爲毋犯於齊殊非古人齊者不樂不敢
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
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宮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
曰皇天無親惟馨明德惟馨又
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
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臣按季梁謂聖王必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宮之
奇謂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二臣者可謂知
事神之道矣後世人主不知正身脩德而徼福
社於窈冥不知勤民脩教而希神貺於牲豆爲
之臣者非徒不能規正而反有以啓導之皆二
史昌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
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

臣之罪人也

臣按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若其可以理求亦
可以非理求則是二三而非壹矣豈所謂聰明
正直之神哉是以人君爲治必專心民事而絕
媚天通恐小人譸張爲幻以惑世誣民而兆禍
亂也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

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
言杞鄫乃夏之後自當祀相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
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界楚之望
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臣按鬼神各有攸類國家各有命祀故人於鬼
神非其類不可祀非命祀不敢祀孔子稱楚昭
王知大道蓋以其明乎天地之性識乎幽明之
故達乎秩祀之義也彼區區焉留心於禱祈禁
祭之事不顧先王之命祀越境而祭其非所當
祭之鬼者豈非小道也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臣按有非常之功德必享非常之祀典
穀梁傳曰宮室譙脩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
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
不可以祭祭者爲其時也爲其敬也爲其美也非享
味也
臣按祭祀當用之物當用之令當用之器一有

所闕皆不可祭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朱熹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又
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
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
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
非其鬼也或者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
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
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
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
臣按上自天子下而庶人皆有所當祭之鬼夫
人之於鬼其所以當祭者以其精誠神氣之相
屬也苟不相屬則人自人鬼自鬼豈有感通之
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熹曰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
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
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
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又曰天

于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陳淳曰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道理

臣按神人一理也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之不受非禮之食者必人之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非禮之祀者亦必陰翳之小人享非禮之食者必餔啜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必陰翳之小鬼也後世小人乃以庖廚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賢冷食羹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狹所求者廣一何無忌憚之甚邪此在聖明之世所當禁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程頤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未嘗曰孔子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祖禹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臣按朱子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所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謂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非甚不得已矣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使之代行可也不然恐無感格之理是故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其官爵之尊崇者非是竊考洪武

禮制

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刑之大者乎不合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

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文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程順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朱熹曰民亦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或問熹曰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

臣按明則有禮樂乃人道之所宜固所當務也幽則有鬼神鬼神之理微妙難名以為有耶則視無形而聽無聲以為無耶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假思不可度思固不可不致其敬在不可不致其嚴敬而嚴則能敬而遠之矣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朱熹曰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

譚惟寅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罍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

臣按祭祀之道曰仁曰孝曰誠曰敬而已四者皆出於心治天下之本端有在於是一祭祀之間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曰明乎此者治國

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疑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據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源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益亦不甚難察

臣按朱熹上封事於其君此其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也蓋義理明則此心洞然無所疑惑故於所當祭者祭之而不疑於其所不當祭者絕之而不惑其間所謂致精學問一語眞誠明義理之要也義理苟明則天地之性萬物之理昭晰於心目之間而神怪非類不能惑而罔之矣

治國平天下之要

郊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上

朱書緯類于上帝

朱熹曰類是祭天之名與旅上帝同其義不可考

胡宏曰夫聖人孰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蓋先於禮典也上帝之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祀典之載於禮者莫詳於周官然其所謂類者史臣竊意其所謂類者史臣祭前此未有其名雖易有啟蟄上帝之義然秦漢儒解周禮類造

乃孔子所筆也書之所謂類者蓋虞廷史臣之辭在周前千有餘年臣竊意其所謂類者史臣紀舜受命之初其祭告于神也皆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而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豈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一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圜丘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我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爲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列在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漢儒解周禮類造之言非解書也夫周有冬至之祭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休類常祭可也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其行禮者何時此所謂類乎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神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
祇饗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
靈之格者非一日矣萬世所當遵守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朱熹曰小序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
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襲其誤
臣按古禘合祀天地者率以是序爲據朱熹
深辨其非夫用此一言以解此詩似乎固矣若
夫所謂郊祀天地之語則在漢以前已有此說
非但始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玄曰國語云精意以享之謂禋
程頤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
胡宏曰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祭天以柴
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
謂之類稽其方兆則謂之郊掌事異名其實一也
臣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
禮之別十有二所謂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祭天
神也血祭貍沈酮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祼饋
食祠祫嘗烝六者祭人鬼也然天神之祀有昊
天上帝而地祇之祭無有后土是亦猶虞書之
類上帝而無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
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
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
得而禮矣
胡宏曰樂六變而天神降樂八變而地示出此豈
君子知禮之言類如巫祝造作之辭也則又以爲
神降示出然後可得而禮曾不知樂所以導和禮
所以爲節作樂乃所以行禮禮神也豈待神降示
出然後行禮哉
吳澂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戾既曰以六律
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祭祀
合樂之際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並用矣而其
下則止用黃鍾大呂雲門祀天止用太簇應鍾咸
池祭地如是則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各自爲
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凡作樂必律呂聲音一時

並舉。克諧而不相奪倫。然後成樂。本既各自爲用。何自而成樂乎。況周家祭祀已行之迹。尊於詩之頌。今攷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無分祭之文。攷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攷之詩。稀祖而嘗禘則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祖與祖亦無各祭之文。攷周頌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作樂。未聞有分樂而序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況攷之於詩。有磬作樂而合乎祖。其閒用鞉磬柷。敔壎篪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孰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況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耶。攷舜之作樂。感格之效。自近以及遠。今乃自遠以及近。舜樂所以感物者。未嘗以某樂感某神。帝王作樂之意。大率相似。何獨成周之樂而不然哉。故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戾。不足信也

臣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圜丘。祀地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上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用以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況於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故兩其器。或以蒼璧。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

周禮非盡出周公況其所論樂律自相背戾吳澂謂其不經不足信非無徵之言也夫其所論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烏可深信哉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北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陳澔曰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祭者報天之大事天之尊無爲可祀之以其道來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爲之主焉天秉陽日者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

臣按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之爲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與月焉故以日爲主而又以月配之尊之次于天以爲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側猶王燕飲而主之以大夫王嫁女而主之以諸侯祭社而配以句龍祭稷而配以棄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陳澔曰告于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于祖北尊祖之義用龜以卜而于禰宮此親考之義其日卜竟有司即以祭事警戒命令衆執事者而君亦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太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祭報報白日時蚤晚及牲事之備具也

臣按曲禮云大饗不問卜周人郊用冬至則有定日矣而此又云卜郊何歟考古註疏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迎鄭氏又謂迎長日之至爲迎春分之日遠其言亦或有所據不然則此所謂卜郊者果何卜歟或者以下文有帝牛不吉之言而以爲卜牲然此明言卜郊不言牲也況冬日至祭天是日既至矣無所俟於迎迎者未至而逆之之謂也鄭氏所引易說謂爲迎春分之日豈其然哉

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一月欽天監先擇日以聞蓋古卜法不存而擇干支之吉以代卜也既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朔

上躬詣饗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視
次日早　朝復
命。將祭之前先告
太廟遣禮部官檄京都城隍神。備請天下當祀神
祇。致齋之日。
上皮弁服詣正殿誓戒百官。齋之日。遣御史點視
各官于齋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蓋與古人卜
郊獻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 泛 婦反道鄉焉田燭
弗命而民聽上

陳澔曰。汜婦灑水而後婦也。反道劉道路上之土
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
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
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爲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脩理道路治途明燎火。是
即古人之制。但所謂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
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
衮。外服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衮也
又曰。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敬。有質以示
內心之敬。故因丘陶匏。稟秸疏布。素車之類。
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孤鎮圭繅藉五
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
鍾大呂之鈞。此文飾以示外心之動者也。然
則內服大衮。以示其自然。外被龍衮。藏冕璪以致
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
事天之禮盡矣

臣按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則其所乘之象。使
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乘駕吾禮之所施
設文飾。莫非天之象焉
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
周誥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
配於明堂者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
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
則天與帝異。合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

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臣按祭祀之禮皆所以報本反始而郊祀上帝而以祖配此又報本反始之大者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玄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孔穎達曰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以對日耳蓋天獨爲一壇天神等共爲一壇

楊復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之明即天之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

月令孟春之月日月之會即天之月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穀于上帝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

卿士季秋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群神告備于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

臣按周禮春官註以禋祀實柴燔燎爲祀天神之三禮郊之祭大報天即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星辰司中司命飌伯雨師皆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躬獻于

上帝而所謂日月星辰之類則分官以行獻耳

說者謂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猶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祀之乎夫混以祀之未可也物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鑒則天子行事而百官庶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夫士以分享其庶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其序而秩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以爲此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穀于上帝

楊復曰考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孟獻子之言則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

牲所言是也我
朝合為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
常行以王通祀之禮
周祭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於其器之色
吳澂曰禮神者始告神時薦于神坐也蒼璧禮天
蒼象天之色圜象天之形黃琮禮地黃象地之色
其牲幣各依象其玉之色此言郊祀玉幣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鄭玄曰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陽祀謂祭天或
南郊或宗廟

臣按天宗伯云泑玉瘞埋祭地而此言瘞埋
則是祀天地亦有瘞埋特不用幣

禮器祭天特牲
鄭玄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
用特牲郊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特乳也
陳祥道曰大禮必簡簡則內心而貴誠故祭天地
之牛角繭栗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犆用也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
稷牛惟具
陳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
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二牛

皆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
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
牛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牧人掌共秸鼏而飾以巾謂設之
吳澂曰鼏者釀秸為酒而芬芳條暢也秸如黑黍
一秅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鼏而因以
名官共秸鼏者直共秸鼏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
為巾冪而畫繡文也

臣按大宗伯云泑玉瘞埋祭地而此言瘞埋
則是祀天地亦有秸鼏特不用幣

鬱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大祭三貳副以酒一尊又
陳祥道曰凡祭祀天地諸神皆有五齊三酒
臣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上下一體滓汁相浮也二曰醴齊成而滓汁
相離也三曰盎齊成而發白如蟹眼浮蘂也四曰緹齊成而紅赤也
五曰沈齊成而滓沈也是五齊用之祭祀
不致其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
之酒也二曰昔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
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器大羹不和玄酒尊疏布鼎樽杓

陳澔曰大羹者太古之羹
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
之形此尊以麤疎之布爲覆冪
者枸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馬晞孟曰天子之尊非不足於耕也蓋身致其誠
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以禮事上帝
易曰聖人象也以木巽亥中飯也聖人享以享上帝
祀與田猶之爲聖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
大聖人享以享上帝

香始升上帝居歆

朱熹曰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
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

詩大雅曰卬我也盛于豆于豆木器也爲飯以上祀禮器于豆于登瓦器以大羹其

臣按謝枋得謂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
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是以聲惟有理
與氣在溟涬之間耳凡形以心感神以氣合
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醴必芬芳用椒用桂用
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
由此言之後世藝嶺海之香木以代鬱鬯亦此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下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宥密光明也。緝熙敬止。緝熙光明也。宥密深密也。於緝熙緝也。

朱熹曰。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

臣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轍北郊之議。援此序以爲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爲康王之詩。臣攷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謂此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當爲康王。以後之詩。臣攷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與太史氏爲之。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主。如烈文主太王王季。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至于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衆。官賽田事。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則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

臣竊以爲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宥密光明也。緝熙敬止。緝熙光明也。宥密深密也。於緝熙緝也。

必然爾詩之意。蓋謂昊天上帝有此成王業則未文王武王實受之。成王繼之。不敢寧。夙夜積德以承藉文武所受於天之成命。以主天祀而靜密矣。於是歎美而言。謂承天命以主天祀者。宜繼續文武光明之德。遏誠致敬。罄盡其心。亦如成王之不敢康寧。庶幾安靖天下而保祖宗所受昊天之成命於無窮矣。於者歎辭。作頌者既以深宏大報天之意。意此詩實爲郊祀之頌。成王之世蓋已有之。而未及成王。康王嗣統。新作此頌。因祖以及考。不然。則是康王就舊頌中益以成王不敢康之一語於二后受之下。亦不可知也。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謂之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類。于上帝。皆未嘗及后土。豈但此詩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朱熹曰此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所奏之樂歌也配祭者既有樂歌而正祭獨無哉若以爲有所遺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失之且不揆愚陋輒取詩序之義說載昊天有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祀天帝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四字言則祀昊天上帝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前並無六天之說玄後出乃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北辰也謂五帝座星也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魄寶之類經莫此爲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矣併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非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矣王亦未爲得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乎鄭則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

馬端臨曰舜攝位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湯伐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禋于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武王伐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

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禜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于周禮先儒名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白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者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

臣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謂之天以主宰而言

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竟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理。況六五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舉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亟其所爲上帝猶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質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于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入鬼也。而謂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詖爲異教之徒。自相紊亂。

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天五帝）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尊敬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言以父祀天之禮始于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朱熹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于姜嫄。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　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

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歲之間而有二祭。既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

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
則祀之必備其禮故屋
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先儒朱熹引陳
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
起之也我
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共
爲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秦壇明堂爲一
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之義並用以同行朋合

而無間是蓋以義起者歟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程順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
而祈穀夏則恐旱禱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
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于不可一日不見
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郊之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于秦無復存者秦
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幷青黃赤而
祠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事也文
帝始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共
爲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秦壇明堂爲一
代創業之太祖曾不得一旦配享于天可慨也
夫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三代以
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
禍福之說南北郊其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
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采元始故事爲圓
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爲壝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
其外爲壝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
內南道曰在東門曰月在中營
在群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
宮宿五官神五嶽之
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甘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
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
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
而其他則領之祠官備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
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丘于雒陽以
南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采元始
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業不合然而一禮之
行凡所以六宗山川群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
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歟（以上漢朝郊祀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敕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共皇
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
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
謂之三大禮

楊復曰禮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
註謂魯以周公故得郊于上帝先有事於類宮告
后稷也蓋郊事尊祖以配天故先告后稷以將配
天之故焉自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
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則此古禮然也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
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

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
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
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餕享赴青城
嗚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自虞書類上帝始而
尤詳載於周禮禮記此則唐虞三代報本反始
之大事也未事之先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
而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行事此正禮也
其與道家者流本無干涉唐宋之世乃用青祠
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壇
行禮此何謂哉彼方士之云云乃瀆亂不經之

邪說也顧以之而間雜於吾聖人報本反始之
禮而欲致上帝之居歆而靈貺之饗答難矣

宋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
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蘇軾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
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
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祇在焉
不及地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
胡宏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大於祭祭祀之禮所

以立吾誠也。思神之爲物非他。卽吾之誠是已。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夫傳。故秦禮八神以水仙人。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不敢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禘地而祭。蓋王者大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祀祭地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

朱熹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爲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祭社只是祭地

臣按胡宏謂聖人言郊必及社。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祀地。朱熹亦取其說。然以臣觀之。天蒼然在上。合萬國而同此天。地塊然在下。隨所在而異其上。是以天子祭天。獨謂之郊。諸侯以下不可得而並也。蓋以萬國同在一天之下。凡天所覆者。皆天子有也。萬國同戴乎一天。以事天子之一人。故惟天子獨得祭天。自公侯以下有有百里之地者。有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地者。有有十里一里之地者。位有等。里地有廣狹。五土之神隨在而有。莫不有其神。亦莫不有其祀。天子有天下之地。故祀天下五土之神。有一國者祀其封內之五土。有一家者祀其采地之五土。此祭地之名。所以無尊卑廣狹一皆謂之社也。然天子既有大社。而又有地祇者。考之禮經。地祇無專祀。惟犬司業有夏至方丘之說。然指壇墠而言。無有一定之名。如郊社然也。蓋王者大一統而有定居。既統祭天下之大祇。而又專祀畿內之土祇也歟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慢當諸軍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陰補親屬。而又賚賜故人。主常以爲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

有節。准。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爲常。
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辟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至百官。皆賜賚。非周禮也。

臣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脩歲事也。歲事之脩。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敬臣民之敬。非因是以爲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禮。然禮雖不盡合古。而心之誠則未或間也。至於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爲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觖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

聖祖勤自宸襄。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赦蔭補賜賚一切革去。頒頒焉惟用心於牲幣之潔虔。齋戒之嚴肅。其儀文易行。其禮物易備。行之餘百年如一日也。豈非萬世通行之典哉。

唐宋郊祀之制

以上郊祀天地之禮下

宗廟饗祀之禮上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程頤曰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心盡也

吳澂曰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散之精神也

臣按祖考精神自有生以來薄薄續承傳以至於今日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而祖考之精神又即其所承祖考之精神萃於廟祏王設為廟祧以聚祖考之精神萃於其間而子孫致其孝享之誠上以承祖宗氣脉之傳下以為子孫綿續之地使其精神萃聚凝結而常不散繼承而永不絕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頴達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朱熹曰文祖者堯始祖之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

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臣按伊尹此言可見七廟之制不獨周始有之而商以來固有之矣然不但自商始也伊尹之為此言想必商前已有此制故以是告太甲亦猶賈誼告文帝以為漢明神之意由是以觀則宗廟之祀非但以報先世之德亦可以厲後世之君勉其脩德立政也

盤庚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蔡沈曰言玆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陳大猷曰大勳勞之人方得配食此言與享如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耳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詩曰於(歎辭)穆(深遠清靜)清廟肅(敬也)雝(和也)顯(明也)相(助也)
濟濟多士(執事之人)秉文之德對越(於也)在天駿(大而疾也)奔走
在廟不顯不承(奉無射於人斯語辭)
朱熹曰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
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其和敬之
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焉其
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臣按周頌祭先王之詩多言諸侯之助祭此章
以爲文隱然自見於雝肅顯相對越奔走之間
矣
詩雝頌有來雝雝(和也)至此肅肅(敬也)相(助也)維辟(公諸侯)天
子穆穆(天子之容)於(歎辭)薦廣牲(大牲)相予肆(陳也)祀(假大也)哉皇
考(文王)綏(安也)予孝子(武王自稱)
朱熹曰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
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其和敬之
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
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臣按周頌祭先王之詩多言諸侯之助祭此章
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
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
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
有厭斁於人也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
以清廟爲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
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
而不及乎他云是詩惟一句說廟首一句之外
皆就助祭者言雖不言文王之文而文王之所

乃武王祭文王諸侯助祭之詩下章載見辟王
乃成王祭武王諸侯助祭之詩孔子謂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祭楊雄謂寧親莫大於得四海
之歡心者此也今
國家一歲五享
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都邑即古
五等諸侯請凡遇
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
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異時殊
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禴夏祠春享先王以礿秋享先王以嘗冬享先王

鄭玄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始獻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迭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供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

賈公彥曰肆獻祼五年之禘也饋食三年之祫也祠夏物未有以享以祠爲主礿秋物漸成可進故曰礿嘗冬物畢成可薦故曰嘗四時祭名春物初生未有以享以祠爲主故曰祠夏物未成用礿物以祭故曰礿秋物漸成以薦新爲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

臣按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祫者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共殺以肆獻祼爲禘饋食爲祫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既祼而獻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祼饋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爲略觀孔子論禘禮而專以灌言則禘

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爲言也商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乎其中周雖未並言而昭穆之次秩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周雖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爲昭穆也周雖有二祧謂文武之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吳澄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謂文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周雖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爲昭穆也周雖有二祧謂文武之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吳澄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謂文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

臣按禘祫之說見於禮記者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劉敞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之

鄭玄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烝司勳詔

臣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乎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相承率循是典

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虢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義侯梁世傑十二人皆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臣觀前代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 今開國元勳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享惟擇文武大臣配享以

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文武之宗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七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圍亞圍遷遷至懿王時則六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其制在中門外之左又曰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焉其大略不過如此

又曰以諸侯之廟明之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昭之北廟六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

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
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
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
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大廟之室
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
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
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嚮明故謂之
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
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
六世之後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三世祧則四世遷

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
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
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
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
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矣
又曰宗廟之制似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
尊卑五廟同在都宮 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
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
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
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祧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
所易

皇氏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所以七
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
與親廟四而七章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
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爲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爲
是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
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況商書已云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天子禘與特 礿祫禘祫嘗祫烝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訛者之誤礿當爲禴
當爲礿謂各祭於其廟祫謂合祀於祖廟
陳祥道曰天子之禮春則禘祭夏秋冬則合享禘
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又曰祫有三年之祫
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
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
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
矣
陳皓曰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

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
太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
日之間偏行七廟之禮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
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
他日子路與祭略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
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況天子以
燕安之體具冕服躬裸饋乃於半日之短晷行
九獻之盛禮而欲一日七舉行雖强力之匹夫
有所不勝也況萬乘之尊哉世儒泥古而不通
變因王制此章有祫禘祭名之誤遂以此爲夏
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
周之拘況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已從
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
哉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
而自與古意合云

舍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
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
陳祥道曰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
之具而祭之以新物
方慤曰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
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
薦人道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
四時各有新物必先獻而後食蓋事死如事生
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之說解者率
以爲二臣竊以謂月令之書雜記秦禮而以寢
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別有奉先之
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爲几筵以奉之如
所謂極廟原廟者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
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即此制也
祭畢設玄酒用木爲之在室設之主內而近北在戶設之牖南而近戶案才細反醍即醍在下堂下陳其罍爵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爲主人告尸致福於神之辭爲尸嘏主人告主人之辭以降上神與其

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陳祥道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在室醴酒所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

昔先王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致其樂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祜之承在我在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

臣按古者祭祀陳設禮物莫不各有其義然不惟備夫禮物也而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夫婦之間必篤倫以敘恩義以篤同心合德以秉誠盡禮然後得以承天之祜焉所謂祜者豈休徵嘉祥之謂哉在乎人倫而已

作造也其祝祈辭號美號也玄酒以祭鬻其血腥以薦其毛腥亦用生肉盛於俎孰其殺醴醆鬻血腥亦用醴醆鬻熟時用醴以獻鬻其

燔柴燔亦用生肉加於炭火上也加於其上也燎其毛以祭升首於煙氣上也合羶薌羶腥也薌黍稷也羊屬羶合黍稷之氣羶薌以報氣也

烝牛羊實其籩籩竹器名也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著也此禮之大成也

方慤曰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殽則事之以人道

周諝曰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臣按先王制為祭祀之禮凡器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意存乎其間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尊夫人在房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陳澔曰罍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鼓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在西而罍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堂下也

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焉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

敬也。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陳澔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僞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曰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臣按以上凡言君者。諸侯也。夫人諸侯之配也。不言天子而天子之禮亦以是爲準。亦猶儀禮止言士冠禮而不及天子諸侯卿大夫也。

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陰達於淵泉。

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氣有陰陽之別。用秬黍和鬱金香爲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取香蒿及脂膟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是以臭而求神於陽。吁假品物雖殊之臭以通神明。薰蒿之氣古人所以感格乎神而致其歆饗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如此

詔告白祝於室。取牲之膟膋燔於爐炭而告神也

臣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氣有陰陽之別。用秬黍和鬱金香爲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取香蒿及脂膟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是以臭而求神於陽。吁假品物雖殊之臭以通神明。薰蒿之氣古人所以感格乎神而致其歆饗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如此。此足以知周人尚臭之意也

臣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氣有陰陽之別。用秬黍和鬱金香爲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取香蒿及脂膟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是以臭而求神於陽。吁假品物雖殊之臭以通神明。薰蒿之氣古人所以感格乎神而致其歆饗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如此。此言神在於彼室乎。在於此堂乎。或遠或邇。於人而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於廟門之內。詩云。祝祭于祊。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故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名爲祊也。

陳澔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爲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始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

祊西南面也

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正祭祝于主。索求也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

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澔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爲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始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

不在廟乎尚庶幾也祭于祊庶幾可求之於遼處乎

臣按古人之祭所以求感格於神靈者非止於正祭之時及行禮之所而已祭之日既設祭于廟門之內祭之明日又設祭于廟門之外所以求而索之者惟恐一時之或間一處之或遺也

以上宗廟饗祀之禮七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下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吳澂曰天道三月一小變而爲一時禘當作祠此言每歲時祭疏數之義未及三月而又祭則祭期大促密疑若煩縟而嫌褻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祭期太闊遠疑若怠慢而不思其親天道一歲有四時故君子之祭取法於天道而一時一祭一歲通有四時皆不數不疏而得其中合於天道三月一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

周謂曰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有四祭是爲不數不疏而得其中也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春雨露既濡君子見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吳澂曰鄭氏謂霜露既降上脫一秋字此承上文春祠秋嘗而言陰陽往來之義孝子各因其時而念親也秋謂自孟秋之月以後孟冬之月以前乎秋後孟冬之月北歇息之聲

黃裳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反嗜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陳澔曰五其字及所爲皆指親而言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敬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

臣按齊之日致其思慮祭之日若有見聞孝子一不忍死其親而常常若其生存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陳澔曰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爲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日爲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如不欲生以欲隨之死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

方慤曰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

臣按或有問於宋儒張載曰忌日有薦可乎載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本朝每遇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之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慎終如始也

臣按儀禮無天子宗廟之禮雖諸侯之禮亦亡所存者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乃大夫士之禮而已然儀禮雖無其禮而散見於戴記之禮運禮器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者其儀文名物之義猶有存者雖其參錯不一渙散無統然因其言釋其義而尋其脉絡之所自分之所屬分析而條理之使有所歸宿而又酌取周禮及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與夫諸儒註疏有及於禮者推類而求之則墜緒可得而尋古禮可得而復矣昔朱熹嘗欲以二禮及註疏所言折衷以爲其門人黃幹楊復

復自致齋而祼獻自祼獻而饋獻以至加爵徹俎旅酬登餕繹祭之儀次第不紊今其成書具在可考也臣竊以謂古禮今雖不能盡行然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亦不可使其泯滅不存況禮爲六經之一。雖時異勢殊事難卒復然天理自然之則人事當然之義則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也乞

詔儒學之臣假以秘閣之書俾其參考編類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

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焉臣學術之微儀文度數之詳不至於墜地是蓋天地

聖明朝一大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所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熹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遠祖

校勘之天下垂之術之微儀文度數之詳間一盛典

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只自閥遠難盡感格之道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故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乃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祼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臣按禘者王者五年之大祭也先正謂先王報本反始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祭禮之太莫有大於此者矣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奚乎合食于太祖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楊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之主祭于太祖之廟

臣按祫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祫禮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祫焉謂之

大祫則比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無明文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月始從之以爲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祀時類祫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祫於壇墠

朱熹曰左氏云時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猶日上食矣又曰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高曾時享於二祧亦但

於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毀廟者非大廟之常禮也是亦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旁立廟幷爲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閏加一祠歲祠上食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聖主有作宜酌而行之可也

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臣按燕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於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事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臣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兩言者仁人

孝子不忍死其親而萬世奉祀思孝之要道也
陳祥道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
禮則祭不至於疏怠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
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
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視祭之日禮交
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
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
日固不足而殫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
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
之經傳盡天子之禮春則禘祭夏秋冬則合享禘祭
各祭於其廟合享同祭於太廟
程頤曰歲四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
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
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
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
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
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
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
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

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群廟之禘則又上厭祖考而
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
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
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自漢明帝以後
始爲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
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
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乎臣竊以謂
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
之廟居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
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始如王制之說四日祭太
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
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群廟之主各得
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
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
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
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

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
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
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
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
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
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
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羣必
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
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
左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
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
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尊崇祀僖祖
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爲太祖然
宋之太祖乃是建隆禘祧去僖祖不毀則又失
太祖事亡如事存之心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
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
庶幾可行之今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
人之意或亦略得其彷彿矣傳曰非天子不議
禮顧臣何人輒敢妄議蓋述所聞以比擬前代
之制非敢以爲
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
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
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神宗哲
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羣
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
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
以爲祖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
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
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
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
今日可行也臣昧死謹言
朝會儀
蔡邕曰聞古者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
損今見威儀案其本意明帝至孝惻隱不可易
胡寅曰送終之禮即遠而無近至於墓則終事盡
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
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
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
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

廟中。而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于寢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

臣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興思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體魄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愛親不忍死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亦不爲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居。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之乎。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事生者。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爲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觀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春祠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

太常宗正卿先齋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後世行之雖非古也。然祖宗體魄所藏。留骨所在。爲子若孫者漠然以土壠視之。閱歲踰時不一展省焉。其情安乎。情之所不安。義之所不當。此禮所以貴乎義起也。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在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孝常爲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爲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爲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

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不

則有罪，臣竊以爲人子於其親當一於禮而不可苟。於其生也，則既事之以禮矣，迨其死也，其體魄之歸于地，其魂者爲宅兆以藏之，其氣之在乎天者，爲廟祏以棲之，其洋洋乎在廟祏者，則固事之以生矣，其纍纍然在丘壠者，安忍以死視之哉？但爲之制不可盡備，宜視歲享而殺一事之以神道而兼用吉凶之禮，庶乎得古人起禮之義云。則此禮雖古無有而今有之，亦不爲過矣。夫上陵雖非宗廟之禮，然亦所以祀其先也，故附於宗廟之禮之末

以上宗廟饗祀之禮 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上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

臣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詩大雅綿之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熹曰冢大也大社也大王所立而後世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

臣按周禮鄭氏註此謂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

即唐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所對者也或問朱熹以木遂主遷是以樹爲主遷是以木爲社主使神依焉是三代以前之社皆以木爲主後世乃易之以石爲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賈公彥曰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合社稷之職

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謂壇與坫也）而樹之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賈公彥曰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昇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也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棄爲克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

臣按周禮鄭氏註此謂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

賈公彥曰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壝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壇又壇外四邊之壝可知也設其社稷之壝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註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焉黃土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今社稷之職謂未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擾也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賈公彥曰歲時春秋也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五穀豐稔所以報功

黃幹曰社祭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是禮之達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鼓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臣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蜡官太宗伯以血祭社稷

鄭玄曰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者配食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王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大況也而立軍社奉主車

鄭玄曰王出師必先有事於社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書曰不用命戮于社社主用石爲之奉謂將行也

臣按社之主樹以木出師則不可載以行意者當時壇壝之上則樹以木而又以石爲主如喪之車然過有征行則奉之以車而行乎後世遂因之不用木而用石也不然則是臨行旋爲之故曰有司立軍社謂之立者前故未有也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大牢大牢牢圈也諸侯社稷皆少牢

方慤曰大牢具牛羊豕焉少牢則羊豕而已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

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陳澔曰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爲是況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曆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爲官府祭社宜用仲月上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爲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丁在戊後必先擇奠而後祭社吁豈所謂上戊哉亦豈古人所以秩祭祀之意哉蓋秩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況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方慤曰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朱熹曰社是土神社之所以有神能生物便是神也

馬睎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蓋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方慤曰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爲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爲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

陳澔曰薄作亳於周爲亡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誡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陳澔曰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爲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明之也美報美善其報之之禮也中霤與社皆土神衆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則祭土神於社皆以示其爲載物生財之本也

祭法王爲群姓也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孔穎達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共粢盛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籍田大夫以下爲衆特置故曰置社

張載曰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是一社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

陳祥道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有衆人之社侯卿大夫士庶人皆得以祭其社社之名雖同而所祭之神則各不同也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孔穎達曰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也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能治九州故祀以配社之神

臣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爲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爲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有平水土之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

則兼稷胡宏謂社即北郊朱熹有取焉臣竊以謂地之所以爲地積土而成也地其總名所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五土則各分而名之也分而名之則各一其土合而言之則皆地也人在天地間仰而視之同此一天則各一其地也天父也父一而已母各有所在故惟天子得以祭天祭天而遂及乎地下而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得以祭其社社之名雖同

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
祀之以爲社爲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　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
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
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
太祖太宗並配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爲天子求福報功人
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
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
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
多故爲長也。王者立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
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臣按先儒胡宏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
也周禮別無祭地祇及祭社之說。後世既立社
又立北郊失之矣楊復謂禮經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
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
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司州社。則所祭者
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
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
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
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
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
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大抵社所以祭五
土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國
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
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
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
之。唐以來始用石主。其祭天子用太牢。諸侯用
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上戊。以上。社之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吳澂曰。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圓象天。而
一圭所邸於天道爲不足。故以祀日月星辰也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鄭玄曰案宗伯實柴日月星辰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

陳皓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星也

方慤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寅月出於夜則夜爲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尊日於東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爲壇坎而祭過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又崇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爲四壇而遣官分獻於大祀殿之前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鄭玄曰禋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玄曰司民牽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與台同）也

王昭禹曰天之司民所以制民之生死也而民數有登下司祿所以制穀之凶豐也而穀數有多寡孟冬既祭司民司祿而後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藏于天府所謂天實司之也然則天府之所掌凡以奉承天之所爲而已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楊復曰當獻民數之時祭司民所以報天生烝民之德也當獻穀數之時而祭司祿所以

穀之德也即一事之所主而名之曰司因一事之功而祭報之則曰司民司祿之神亦如司春司夏司中司命之類也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飌師雨師亦以爲星焉蓋以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臣竊以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爲某星則執泥矣風而爲箕雨而爲畢可矣則夫後世所祀之雲雷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既已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爲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陳澔曰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祭寒暑者寒一來一往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送寒

臣按一歲之間而有春夏秋冬之時四時之候而有寒暑溫涼之氣冥冥之間必各有神以司之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迎其候而行其禮

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未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祀惟此震雷未登於群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戍地以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兆雷師從雨師之位皆名壇爲祭未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名壇爲祭未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以爲一壇以從獻於　郊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

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
我
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
蓋有間矣夫雲興而雨既祀夫雨而獨遺於
雲可乎時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
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
山大川遂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
而
宸居所在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
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家其至治之澤
而凡其漠之中有薰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
焉嗚呼至哉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以上國家常祀之禮上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下

舜典望于山川

朱熹曰山川名山大川五嶽五鎮五濱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鄭玄曰五嶽東曰岱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常山中曰嵩高山山林曰貍川澤曰沈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

鄭玄曰兆爲壇之營域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賈公彥曰山川稱望言四向望爲壇遥祭之也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陳祥道曰毳冕五章說文毳獸細毛也宗彝有虎雉之飾而毳又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王祀四望山川之服也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賈公彥曰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瀆山川之大者天子兼有天下之大不能親臨其地故遥望而祭之也若夫所謂山川者隨所在而有則各隨其地而祭之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爲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爲壇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涖其所在祀焉

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陳澔曰視其秩視其儀卑於天子之祀一等也

馬睎孟曰名山大川有功於民之取利用者

也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若寡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月令孟春之月乃脩祭典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

馬晞孟曰命祀山林川澤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吳澂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淮河濟之類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昆侖淮源自桐柏濟源自沇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孔穎達曰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配林

陳澔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至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岱云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公殷序及魯學記皆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息謂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浦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水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見時失幽燕而以內海河爲界無緣至遠到之域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　京師東北乃古碣石瀛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況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既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滇南則滇也滇之極西又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設

祀之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議禮之
事非臣下所敢擅錄愚見以俟采擇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
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
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
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
潤于千里

左氏傳昭公元年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凡水旱癘疫
之灾於是乎禦之

哀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祭山
川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朱熹曰諸侯祭山只祭得境內者如楚王病卜云祭
河爲祟時諸大夫欲去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
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爲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楚昭
王知天道矣非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非境內
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

臣按朱熹謂非境內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今東嶽行祠徧天下除

劉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或以衡山遠以霍山代之)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爲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爲能通百川於海爲能出雲雨千里爲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爲能潤澤物爲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臣按自古所以祀五嶽四瀆山川者皆以其能出飲雲雨也出雲雨則使不至於淫潦無非欲其生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則君位安矣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爲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又以冀州霍山爲中鎮共爲五鎮

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封華嶽爲金天王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東嶽爲天齊王天寶九載封中嶽爲中天王南嶽司天王北嶽安天王十六載封四瀆俱爲公十八載封四海俱爲王五鎮俱爲公

張栻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爲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爲之壇墠立之祝史皆必經嶽祠考掠而有二十四柴之像其說尤爲不經乞下有司屏除毋俾得以惑世欺民

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祠之實而交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字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加五嶽以帝號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西嶽曰金天順聖北嶽曰安天元聖中嶽曰中天崇聖

陳淳曰泰山在唐封爲天齊王宋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一帝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天婦耶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祀今閩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絕不相干涉而在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臣按有此天地即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是則所謂神也世俗乃以三月二十八日爲嶽神初度之辰嗚呼自天一生水凝而爲山其所以凝而成形也亦有特日耶此無稽之甚也甚者惑於釋氏地獄之說誑人死其魂皆必經嶽祠考掠而有二十四柴之像其說尤爲不經乞下有司屏除毋俾得以惑世欺民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略曰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會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加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滁千古之繇臣知
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
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
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端有在於茲矣以上山川之祀
太祖皇帝敕封鑒察司民城隍制詞曰帝王受天明
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
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
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之公
大惟與神天有其事之承事惟謹某州城隍聰明正
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
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知也茲於臨御之初與
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非類代天理物之道實
繫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
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
臣按城隍之名不經見而史亦不書惟唐李陽
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陽冰唐開元以後人則
在唐已有矣因其名而求其義狀亦
聖制所謂超於高城深池之表則先神之司乃城
隍之主者夫天地間有一物則有一神山林之神川谷之神聚一方之民而爲
高城深池以衛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之
神所以神歟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
公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宇去封爵稱神道越二日又降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爵設公座筆
硯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塑像舁置水中取
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者如之
京師既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則俾共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官
國初詔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
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
中而加之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特與神誓蓋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

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上以神人無間禮樂鬼神以爲治幽明之間
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
屬也
國家祭祀以之附山川故此以附之山川之祀
則夫無事之時必有其祠可知矣況鄭玄亦謂
之後云城隍
詩大雅公劉之詩云乃陟南岡乃覯于京
朱熹曰陟升覯見京高丘也相其山脊而居之也
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章如愚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
稱蚩尤作劒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
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赤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
也皆習戰也
何休曰祠兵祭也左氏作治兵蓋禮兵不徒使故
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尒
臣按此經傳皆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僻祠兵
有二義一謂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
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始此
又曰治兵入振旅
鄭玄曰禡師祭也爲兵禱
臣按禡者師祭之名朱熹解詩謂柔所征之地而
祭始造軍法者夫至所征之地而既有其祭
則夫無事之時必有其祠可知矣況鄭玄亦謂
爲師祭則又不但止而祭之也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
纛入境節還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牙門旗受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刺史日祭之號衙日蓋
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於此我
朝於山川壇側設爲旗纛神祠每歲春秋遣旗
手衛官致祭又命凡天下軍衛皆爲立祠其牲
牢品物一與社稷同蓋降日將臣祭享所有旗
幟收貯其中遇有征行則取旗以祭班師則仍
以歸藏焉
京師所祭之神旗頭大將六纛大神五方旌旗
主宰戰船金鼓角兩砲弓弩飛鎗飛石之神及
陳前陳後神祇五營等衆各有所祭詳見

牙六畜之神夫行軍以旗幟爲主而六畜者旌之大故以是名祭云（此言旌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祭祀）

司服王祀五祀則希冕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月令春其祀戶祭先脾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季夏其祀門祭先肝冬其祀行祭先腎孟冬臘五祀

陳祥道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月令以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以爲門井戶竈中霤五祀歲徧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毋過

竈中霤夫周官天子亦止於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未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晉魏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之說五祀祭行唐天寶以後亦祀井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

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較行之祀也是則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上祀）

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歸妤爲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
注救僃
本朝洪
北郊各
天下每
在内命
隍神至
七二上
雖殊其
以主之
長之各
領之上
天子祭天
境内山
土穀之
此尚念
故而怒
盜賊者
妄而殺
行而疫

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司百穀之神以報嗇報其教民種之功也饗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及郵郵亭舍表畷表田畔相連舍畷畔處造爲郵舍田畯居以督耕者禽獸謂猫虎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爲猫虎尸也祭坊與水庸坊所以障水水庸溝也水亦以洩水事之備也曰迎曰貉上反其字也水歸其壑水歸則壑無水瀦則涸也昆蟲謂蝗蝝之屬毋作起也草木歸于澤不得生耕種之土

鄭玄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古天子號也或云即帝堯

張載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郵表畷三貓虎四坊五水庸六昆蟲七百種八百穀之種也舊說以昆蟲爲八蜡害者不當祭

陳祥道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酺臇其樂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兕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二神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主者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鄭氏謂先嗇即帝堯也然禽獸之尊者非特先嗇而已凡食穀之獸不止貓虎凡食穀之蟲不止昆蟲凡害稼穡者不止八蜡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畯也鄭氏謂先嗇即帝堯也郵表畷田畯也爾雅曰畷農夫也然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也爾雅曰畷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宮正所以教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敘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貓虎爲禽獸坊水庸爲嗇祭防與水庸饗嗇及郵表畷禽獸曰主先嗇祭司嗇主曰祭百種祭昆蟲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爲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所謂古者田畯與夫食鼠食豕之處也郵表畷田畯之官及郵表畷督耕之處也所謂禽獸則有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爲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不止貓虎凡食穀之獸爲除所以害稼穡者

皆在其中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
祝其毋作祟恐其起而害稼也非不當祭明矣

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爲正

八蜡以記四方旳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陳澔曰記四方者內蜡祭而記其豐已也蜡祭之
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
諸方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
寬縱之意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既蜡
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不興起事功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
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
爾所知也

蘇軾曰迎貓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迎於
優所爲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陳澔曰黨正屬民飲酒蜡賓用禮及其飲食醉飽
則亦縱其酬暢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
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
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樂我大也

聖君莫大之恩也儻不棄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
人鬼皆蒙其休以生言蜡祭

以土國家常祀之禮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內外群祀之禮

舜典編(周也)于群神

孔安國曰群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孔穎達曰編于群神則神無不徧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祇同)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曰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物

吳澂曰鯉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其牲玉沈之疏辜者披牲胷中曰疏磔之曰辜

臣按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蓋五嶽名山乃出雲雨見怪物者其群小祀與孔氏以之解舜典群神有所自也

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疏辜祭四方百物

是在人君懷而來之柔而安之不以幽明人鬼而有閒則信乎有以當上帝之命而爲神人之主矣不然人怨神怒而失其所以爲君之道矣人君所以懷柔之道奈何吁有民人焉則有社稷焉則有禮以懷柔之有社稷焉則有

司服王祭群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群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群小祀爲其一獻而已其禮質也

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

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古之聖賢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來也柔安也百神及河喬嶽允信也王維后

朱熹曰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矣

匡按人君有天下之大則凡在天之下者昭昭之際則有人冥冥之中則有神明而爲人無一人之不得其所幽而爲神無一神之不受其職

祭之亡無同其地則不祭
鄭玄曰四方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穎達曰四坎壇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此四坎壇所祭之神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

臣按祭法謂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此四坎壇所當祀之神是合山川雲風雨而爲一也可見山川者雲風雨之體而雲風雨者山川之用也

本朝合風雲雷雨與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同一壇總名之曰山川壇始有合於祭法所謂神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孔穎達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契黃帝顓頊與契之屬以死勤事若及鯀寬是也以勞定國禹是也禦大菑若陳祥道曰法施於民功曰鄘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事功曰勞也禦大菑之道至於無能名焉捍大患之道在於無爲而已力也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舜之道在於無爲而已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勤衆事而野死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爲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非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其下文復歷叙自七者以實之凡十有四人爲君者八人爲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于此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迄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馬援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

飛張沒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為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於彼今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陳澔曰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臣按祀典之大者其在地者則為民之所瞻仰其在天者則為民之所取財用其在人者則為有德有功於民而除去民之菑患者也凡此等類則典禮之所祀非此等類則在所廢焉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祠常以歲配靈星也又按漢舊儀俻復周家祖后稷於郊以八月祭以太牢為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

臣按秦始皇帝巡望祀舜於九疑上會稽祭禹北魏文成東巡歷嶋山祀黃帝堯舜禹及孝文太和始詔祀堯舜禹周公然惟用清酌尹祭而已臣愚曰至隋始定為常祀祀用太牢而唐因之

唐天寶六載敕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于所都之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

羲神農黃帝帝堯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皆
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
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合有司守
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
臣按玄宗時嘗令歷代帝王廟每所差側近人
四戶有闕補其後有敕廢之至是代宗從道
州刺史元結請而有此舉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
遺近戶守視其冢墓有隳毀者亦加脩葺乾德元年
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矧茲第一等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其第二等曹操
代亂離率多姦慝其尚享廟宜令有司每三年
廟周文王廟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
一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以文姬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
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
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吏春秋本祀商太戊武丁周成
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
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
文唐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

第一等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其第二等曹操
以基得國未嘗即帝位也而亦列于成康漢文
之間朱溫篡弒其君無後人理而亦得預於景
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于北朝五代之陵
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吳蜀未平
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爲崇奉帝王而設然其
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人主鑒之亦知
所以自勉矣
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脩葺又於三年
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齎往所在

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火
炎顓頊尚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
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
宣帝光武魏文帝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
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
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
皆武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
舍豈不大有逕庭哉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
所載德行殊高者所在宜置祠宇望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于此所謂
忠臣者十有六人尚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
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堅子
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蕭何曹參諸葛
亮唐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韓琦范仲淹富弼
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
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
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姒魯大夫妻敬
姜鄒孟軻母漢陳寔母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
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

王樊姬梁節婦乙陸王女宋恭伯姬梁宣高行婦杞梁
妻趙趙杜伯母漢班倢伃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
嚴延年母漢于緄縈也以上並令郡縣長官隨
其所在立為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
勳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膑晏嬰晉公孫杵臼燕
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
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褚遂
李靖李勣尉遲敬德薛萬徹段秀實等皆勳德高邁為
當時之冠質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內古唐高

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皆武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舍豈不大有逕庭哉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殊高者所在宜置祠宇望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于此所謂忠臣者十有六人尚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堅子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蕭何曹參諸葛亮唐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韓琦范仲淹富弼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寔母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梁節婦乙陸王女宋恭伯姬梁宣高行婦杞梁妻趙趙杜伯母漢班倢伃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漢于緄縈也以上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為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勳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膑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褚遂李靖李勣尉遲敬德薛萬徹段秀實等皆勳德高邁為當時之冠質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內古唐高

元嶺又其次詔孫膑等各置守冢二戶趙簡子等各
兩戶悉蠲其役兼容德等禁樵採
臣按宋有司所品第前代功臣烈士為三等皆
據其有冢墓存者爾歷代勳德之名固不止此
然其所品第者乃一人之見非萬世公論也
真宗太中祥符元年詔以文公旦制禮作樂垂之
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
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

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爲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祀于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爲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名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所有封號贈諡至

本朝始詔革天下神封其詔畧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繆可以爲萬世法矣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廚

官給祠邵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庶人之家尚不欲絶種祠雒祠所祭者況於國乎

楊時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揣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繆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胡寅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於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

聖賢者數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毀禮廢之後

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匡衡請罷之是也然腊泉臺之議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稱誦今玆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爲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此

寔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聞以非類以永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狀然矣

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脩群祀宜享祀者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使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其於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臣按天下之神祠多矣有一方專祀者又有天下通祀者專祀者則俾有司考求其所以爲神而無人之故有何功烈有何靈驗始于何代詳著其姓氏爵位及歷代有無封號其通祀者惟於所生及游宦之地詳其始末其他處則著其建置祠宇歲月及在此靈應之迹命祠部輯爲一書以備稽考

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赦皆不蠲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顯在所當禮凡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莫敢褻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而後爲神如唐之雎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國家初建都于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烈士有所謂蔣忠烈卞忠貞曹武惠忠肅忠烈忠貞武惠忠肅諸廟皆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

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夫馮國用耿再成下德與張德勝於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勳大臣有功於國者也此外所謂眞武廟壽亭侯廟五顯天妃之類皆前代所行者亦不廢焉臣竊以謂古今時世不同而人物不能以不異人物既異則其鬼神之情狀在古今者亦或不能以皆同也雖然情狀雖或不同而感通之理則未嘗不一朱熹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又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相關處嗟乎有天下者祭百神則天子者乃百神之主也既為之主則其氣類與之相關矣夫然則凡在天下之天神地祇人鬼

祭告祈禱之禮上

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安國曰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之祖廟而已

孔安國曰上日朔日也正月朔日也堯終帝位之事文祖

者堯文德之祖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孔安國曰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蘇軾曰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胡宏曰國有大事既告諸祖廟然後告于大地以及群神禮之常也故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又曰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上者咸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水旱日月星辰之運即天神之奧豈可分裂各為祀乎古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可見矣

朱熹曰受終觀象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臣按王者中天地立為神人主是以其初即位遍之臣庶幽則祭告于上下

祭天下山川等神益與有虞之制越千載而符合也或曰自漢以來解書者咸從周禮註疏依類之類孔註祭法六宗之宗祭傳本朱子非苟同者而取之不以為非曰神之大者上帝也其次后土其次五土五穀之神舜告攝位雖山川群神咸望祭而徧及之乃獨遺后土社稷乎受終文祖文祖之外豈無他祖宗若曾若祖若禰者而皆不使之與聞乎胡宏取晉張髦之說雖與周人祖有功宗有德之制不相襲禮其制不必盡同北狄註謂文祖為堯

文德之祖廟有祖斯有宗合此六宗以爲七廟
故舜始則受終于祖繼則禪享于宗焉註家又
謂四時庶羞水旱爲所尊祭故謂之宗
嗚呼后土社稷比之六者卑卑胡乃遺之也況
寒暑即四時之候水旱乃雨暘之變既祭四時
則寒暑在其中矣水乃雨之淫旱乃暘之亢不
常有也古有雩祭蓋有所因禱告之際未水旱
而預祭之何居或又謂三昭三穆出於周非帝
世制也曰十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
矣安知其非承虞夏之遺制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朔日也舜服先喪三
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
大禹謨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朱熹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爲堯廟如
帝之初即舜典齊七政脩群祀等事也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朱熹曰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曰上當有湯字履
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侯衛駿也逮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祭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即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馬端臨曰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
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
禮廢缺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
祠而未嘗行祀天地之禮高皇帝者平秦滅項諸侯
推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柴告天
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淺昧凡
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
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群
神俱從
唐高祖即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即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群神
高宗即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于攅宮
諸宮觀諸陵紹興兩攅宮光宗亦如之
馬端臨曰宋朝啓攅告祭之禮惟太祖創業高宗

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禮乎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耶

臣按國家之事孰有大於受終繼體者哉繼天命以出治承祖宗而踐阼必行告祭之禮自堯舜禹湯周武皆然自秦漢以來禮文苟簡乃有行不行者創業之君出於草創繼世之君拘於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之世為則舜受堯禪以姓言則舜與堯異以位言則舜受之堯蓋兼創與繼也方其攝位之初既以告于文祖而徧祭於天下群神洎夫堯喪既畢之後而復至于文祖廟而告之焉竊意告祭之禮宜於嗣統之初遣禮官告即位于郊廟社稷群望分遣近臣徧祭於天下群神洎夫喪畢之後特於常祀之外如舜格文祖之比擇日躬詣郊廟行禮庶幾合於舜典之義也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舜典祝號之次第）

（柴燔祭天而望祀山川也）

朱熹曰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殷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陳澔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為巡守也

（出征巡守）

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卽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

（經營位成周公）

孔安國曰成王從鎬京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定祭天地之處皆洛之事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定祭天地之處皆洛之事二牛祫祭用大牢禮也皆告以攝洛之事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於祖禰則躬行祭祀告於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爲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未遷主乎（以上總論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赤色）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祕中室）祼將（將行祼禮）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朱熹曰詩言王命召虎來北江漢之游編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是似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耳汝召公之事且

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編也）來宣（布也）文武受命召公（康公奭也）維翰（幹也）無曰予小子（王自稱也）召公是似（肖也）敏戎（汝也）公功（康公之功也）用錫爾祉（釐賜也）爾圭瓚秬鬯（瓚祼器鬯香酒）告于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錫山土田于周（岐周）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使德能開敎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所云也故賞功必於祭曰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一告一祼）

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

蔡沈曰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逸祝冊者史佚爲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末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又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爲尊周公立其後之經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大廟史由君命

又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之策書也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事非

宣王之賞如棠命於乃祖文武也康公也三代令王不由君命

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
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賞有功必賜祿於太廟
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
鄉所命比面史事書由君右執策命之拜拜稽首受
書以歸而舍奠也奠于其廟
孔穎達曰君尊上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
出於君也
案祥道曰施爵賞者必於太廟示其不敢專所以
明父子之親也受將帥者舍奠于廟示其非有歸美
將有大正于商
孔穎達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此西鎬往朝歌
必道華涉河也曰舉武王告神之語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冊立子閎為齊王
旦為燕王晉為廣陵王閎之策曰咨爾青壯王朕承天序惟時古建爾國家封
于東土維王北土實世世為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出師必告于廟而用之示不
敢專也漢制未聞史記三十世家武帝從大司
馬去疾之請而立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
湯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詩曰有
夏以與爾有衆請命
蔡沈曰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冢土以爾有衆底致天之罰
蔡沈曰冢土大社也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
懼不敢自寧受命於文王之廟告于天地神祇以
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將有大正于商
孔穎達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此西鎬往朝歌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陳澔曰。禰者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吳澂曰。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備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註未有當毀之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陳澔曰。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臣按先儒謂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人於神之命。即是主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祭肉)。戎有受脤(宜社之肉)。神之大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膰。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大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註未有當毀之主。則何主。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主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其有功德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尪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爲百穀祈膏雨於啓蟄之郊其意同皆述聖人爲民之心切遠也
吳徵曰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害龍見者蓋夏建巳之月也雩者過時故書魯有舞雩壇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爲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陳澔曰山者水之源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者呼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
季秋之月大饗帝
陳澔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方慤曰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陳澔曰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爾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雩而謂之宗尊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禜於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爲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爲故三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群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哉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爲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之術爲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臣請於郊兆之旁擇地以爲雩壇命禮官參酌

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衆
行之痛革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
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下大雩之祭
以上祭告祈禱之禮上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下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朱熹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臣按高禖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禖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朱熹曰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前也

陳澔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之說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先禖之神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韣弓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陳澔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爲祠禖祈嗣之候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禮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郊禖后妃帥九嬪御前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爲祥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爲帝嚳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臣按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蓋祖宗一氣相傳。自開闢天地有人類以來。至于今日。生生禪續之不已。一旦至我身而閉絕焉。豈非大變事乎。矧有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將以綿千百世之宗支。而爲億兆生民之主宰者尤不可不加之意焉。然是事也。雖若人爲而實由乎天。是以自古聖王制爲郊禖之祀。以爲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者或有所鑒格之。祥後世不知出此。乃信方士之惑。而設素饌投青詞。而求之窈冥茫昧之外。而不知吾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

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爲禖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禖配。庶於行禮爲宜。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謂五嶽四瀆之屬

鄭玄曰。故謂凶災。旅陳也。謂陳其祭祀以祈焉

賈公彥曰。四望者。不可往祭四向望而爲壇祭之

凶謂年穀不熟。災謂水火

臣按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賈公彥曰。大裁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祇。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以小宗伯爲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曰禬。四曰禜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衆神祇而已。禬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禜若春秋祭禜之屬

春秋左氏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孔穎達曰。禜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

梁山崩。晉侯景公召伯宗夫大重人將行人乘車者曰。國主山

川。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損。盛服。乘素車。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脩辭文。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星。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天道不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臣按。人君因災異脩德正事。以回天意。可也。若之何禳之。嗚乎。上天之怒。而示之以懸象。豈祝史之所能回哉

朱熹言於其君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營于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繆

臣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固雖天數之或然。亦未必非人事之所召也。是故國家有凶災之故。其大者則有旅祭焉。然其小者則有禁祭焉。然其將祭也。則必先盛饌。損盛服。乘素車。撤音樂。舍于外郊。陳其玉帛之幣。致其自責之辭。庶幾或有所感格於冥冥之中焉耳。苟或不自脩省而徒事乎禱祈。牲幣之間。烏能有所感格哉。後世此禮不明。遇有凶災。往往假異端之徒。按其科範。誦其經咒。不求之懸象之天。而求之土木之偶。其爲誣瀆甚矣。以上禁祭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也公爲三壇同墠。除地爲壇墠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置也璧秉珪。持也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太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遇也厲惡也虐暴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周公名代某之身

蔡沈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請命二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藏於金縢之匱。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丕子元子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是故國家有凶災之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

臣按。或問程頤周公欲代武王死。其知命乎。頤

曰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此
理否熹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楊時謂聖人
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
至誠為之吁誠之一言其感格上天之本乎世
之匹夫匹婦固有一念之誠可以感動天地者
況聖人乎是則君父有疾難臣子以誠切之心
為禱顙之舉則固有感通之理也然必至誠眞
切然後可以禱之不然則流於王莽之僞矣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鄭玄曰盡孝子之情

祠祭福

賈公彥曰招有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禳
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作却見在之變異此四者
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胡宏曰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
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禱祠祈福祠報福之
事掌以時招梗禳禬之事以除疾殃

鄭玄曰內祭祀凡內禱祠祈福也祠報福也

祠祭福

賈公彥曰招有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禳
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作却見在之變異此四者
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

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為禳星告斗之
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為之世之儒者遂謂
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巫並行
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為幻誕矯誣僭越之
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朱熹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
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又士喪禮疾病行

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
請於病者而後禱也
又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
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祈禱卜筮
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
理而不胥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
之功於是爲備
臣按疾病而行禱乃人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
且爲之蓋有此理也後世行禱之禮不傳而佛
老之徒遂假之以爲齋醮之科臣子迫切之情
爲厲鬼隨强陰將出害人也
陳皓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寒氣也季
春命國儺以畢春氣仲秋獨言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詳候以下不得難也季
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季冬則下及庶
人又以陰氣極盛故六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磔
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
禳而已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熹曰儺驅疫鬼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
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
欲其依已而安也

魌頭也時儺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儺音那下同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
鄭玄曰季春之月行歷昴畢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仲秋之月宿直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季冬之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皆
陳皓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寒氣也季
春命國儺以畢春氣仲秋獨言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詳候以下不得難也季
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季冬則下及庶
人又以陰氣極盛故六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磔
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
禳而已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熹曰儺驅疫鬼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
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
欲其依已而安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儺也以索梭也室毆疫
鄭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驅毆疫鬾之狀如今

漢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内中黃門行之宂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侲子和讙呼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雒水中

臣按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仲秋行於宮掖季冬謂之大儺則通上下行之也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理也若無此理聖人豈苟於同俗者哉漢唐以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至遣西番僧入宮持咒每歲元正命所司佛子者張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漢唐之制俾内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闢異端服宮禁之一事也以上大儺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語以爲古封禪者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間儒生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皆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郊宋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一曲說七十二君遂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大功德或有

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

臣按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躬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皆封禪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於長生不死爲國至於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爲之者縱爲之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服食藥物徼求鬼神而後致之也然自秦漢以來千餘年矣有國家者未見一人過百年而不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年而不亡者則是有此說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欲求壽年之永莫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曆眞誠有是理亦眞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於不貲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秘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於心知其必無驗之於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爲矣封禪

以上祭告祈禱之禮下

治[illegible]天下之要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上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學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配食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

呂祖謙曰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若死則配食而不忘所謂君子以敬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學之深當時設教有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已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音菜

鄭玄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

呂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凡始入學則行之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也始入學則行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illegible]

於樂祖祭於學校使天下常[illegible]恩無窮者也蓋不特是時尊師敬長之義使國之[illegible]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之深當時設教有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已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音菜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敬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也

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加無食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illegible]

孔頴達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亦然

陳澔曰。諸侯初受封於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者既潘黮作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始立學者既潘黮作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以明之也

陳澔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興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氏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釋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即此釋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陳澔曰。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

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登樂祖於瞽宗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矣周公孔子非周魯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邑而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釋奠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謂釋奠必有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登樂祖於瞽宗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矣周公孔子非周魯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邑而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

祭先師以藻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吳澂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于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北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

之議應釋六佾位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順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舊事

臣按有司舊享始於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大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今制有朔望行香之禮此其權輿歟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名為釋奠及

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推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庠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
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然周公孔子各自爲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
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
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
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
聖以顏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
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初釋奠
以儒官自爲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
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
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
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
總祭先聖先師焉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
祝辭稱皇帝謹遣攝行事某官某敢昭告于
先聖孔宣父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
總章元年頴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
享孔子廟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
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璀言孔子廟頴子配其像
立侍準禮授坐不享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
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
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
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

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傳授言之則莫如子夏無以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損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僅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唐成之注而以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損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僅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唐成之注而以事諸儒姑以

門訓詁爲蕭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比史敢有逆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性莫不工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成像不土繪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晃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揖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知非御座天之靈亦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

有所不安也或者謂既已瘞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二已遂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以考也知所塑者特長人形耳其實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

聖祖之制今

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脩潮學惜無以此

天子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伏惟我

聖祖有大功於世數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開元二十七年追諡

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姚燧曰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豈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褻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不可居然後世宰我以夫子遠賢於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此爵於其臣子誠不知其可也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以爲諡然文之爲言諡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諡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宣諡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宋加聖人是諡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諡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哉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五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眞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皆爲公鄒伯曾參以下爲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爲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臣按眞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怙滄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孔子之道非一言一義所可盡者況加之矣帝之稱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鄉學之意

臣竊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詣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大學既立之far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寓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掌牲牢精遷享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子祭酒倘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詣乃詞臣代筆我

聖祖則親洒　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之意不同然

聖君發言則爲經自我作古可也

祭遺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

上猶遣一次臣請如　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

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博

秋二祭送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詣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暘曰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詣學校禮樂之制自出

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大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宋朝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八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楊雄

轗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況三人者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益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

熹並從祀孔子訖

臣按此周張朱從祀之始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升配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臣按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褒貶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喻聖智之全譬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顓仲舒從祀孔子
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
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
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
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
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
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舅子於師孫於祖坐而
謂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
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緣
點鯉於庭其失在崇子而抑父矣爲是學宮將
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
中南面顏路曲肱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
二祀當先聖酳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
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
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
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
侯孔林自有廟世阜侯宜祀於其手顏子之廟
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之廟
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不則於當
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
熊未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
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
勿正位牲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一簋各
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
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始攷各爲高案其豆
籩簠簋悉代以虡器

臣按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廡故籩豆之長短適
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
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
伏俛首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
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
聖祖始正之云

臣嘗因是而論之古今異時制度不一用古者則當純於用古從今之宜則

當參酌古制而以義起必合於人情宜於時俗斯行古人制禮從宜之意矣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爲宜矣今既塑爲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制圖就食之譏也然既爲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卑爲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諸帥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俱列在聖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以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

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俱列在聖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以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

聖祖之盛製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先儒謂議禮也制度也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遇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臣於此

亦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濫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

長以下詣學行香
臣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盛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焉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由是言之則在宋已有矣其行禮當以朱氏言爲則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元吳澂從祀
臣按有國家者以先儒從祀孔子廟庭非但以崇德蓋以報功也夫大之固以立德爲貴然德之在人者未可以一槩論使其仁如堯舜孝如舜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固無得而可議矣然堯舜文武之祀止於

功於經也其已列從祀者若荀況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鑿有建請革去其祀者至今猶列在祀典豈不以弼等雖於德行有虧然弼有功於易預有功於春秋聖朝功於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況楊雄韓愈宋南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況註書德秀著大學衍義澂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明於斯世者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善之賈逵並祀於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

闕典歟

歐陽脩曰釋奠釋菜禮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子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殁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繆論者歟

臣按脩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疏等物至日行禮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太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故耳非古樂也吁禮廢羊存雖曰不合於古豈不勝於無哉方今

聖明在上必有當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禮復古之樂政有望於今日

熊禾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而後世無以易荀卿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者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學皆兼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
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
文王武後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
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
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
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
懸備佾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
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
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
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
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
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
聖門夫亦何慊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
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
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群祀咸秩無
祭非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亦私

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
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
戊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
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
而太公專武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
公得與抗衡哉自古有發命大司徒教以車甲贏
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
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
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
羞與之同食矣

臣按古者釋奠之禮所以報有功於是教之人必
其道德著於當時軌範垂於後世其功不可
忘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故後世學校
通祀之與郊社並非徒以是尊崇之也報其垂
教之功也太公望起海濱以輔周室其以武功
見於經者特以時維鷹揚之一語世之所傳六
韜乃後人假託者耳其於武事外此略不他見
凡兵家所傳七書者多權謀狙詐之術不得與

聖經比老子以佳兵爲不祥之器兵之佳者尚爲不祥況其作書教人變詐以相殺害者哉其爲不祥也大矣又何功而祀之哉觀光之言則武成不當有廟明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於一時皆各祀於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之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疆與大無疆限也）

程頤曰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

臣按臨之爲卦有上臨下之象下之臨下果何以感齊之以政者其意思淺且促矣既淺且促則寔不能終之矣豈能保民而至於無疆哉觀之象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之象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孚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朱熹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臣按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謂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當煖而煖當寒而寒无一時之差忒不見其有所作爲自然而然所謂神也聖人體之以設爲政教故下人觀之如見春而必煖見冬而知其必寒其皆出於自然有相生相長之樂无此疆彼界之殊矣彼統臨

下民觀視而感之於心不待有所設施措注自然化服所謂以神道設教也如此非謂別有一種玄妙幻化之術也後世俗儒不知此義乃以河圖洛書爲神道設教謂聖人畫卦演疇皆以人力爲之而假託神明以爲幻化之術遂啓時君矯誣妄誕之端吁經旨一言之差流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頤曰風行地上周及萬物爲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

朱熹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

臣按劉夔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而教以農業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蓋四方之俗不同而各有所偏尚因其所偏約而歸之於正則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无過不及矣此三代盛王所以必省方而觀民而設教也歟後世巡守之禮不行采詩之官不設朝廷施之以一切之政不復因其民而觀之吁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俗之不一俗之習也約其所太過勉其所不及使之一歸於禮而不偏聖人所以觀民之俗而設教也如此後世則一聽民俗之所爲而不復觀之矣

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察時變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下

程頤曰天文人文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吳澂曰文明者文采著明在人五典之敘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其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

俗

臣按天有天之文人有人之文人君上察天文以審察天時之變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俗是故天有日月也有星辰也有四時也有六氣也其形象之昭然也晝夜晦明遲速之錯然皆有文而可觀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時有運行六

氣有流布吾於是乎審察之體其不息者以自
彊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隨其時而授之以耕作
之候順其氣而教之以豫備之方此無他察於
天而省於己也人有三綱也有六紀也有禮節
也有法度也其最倫之秩然其典則之燦然皆
有文而可觀也三綱在所當正六紀在所當脩
禮節不可失法度不可斁吾於是乎化導之因
其自然者加之品節順其當然者爲之導達引
其性而納之道義之中矯其偏而歸之中正之
域此無他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
成天下一語誠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之大綱大
本也化之以人文而使天下成其俗唐虞雍熙
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程頤曰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坤處中正麗乎正
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
文明之俗也

丘富國曰上下皆離故曰重明君臣上下重明而
共麗乎正則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

臣按賁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君觀之以
一己之獨也離之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人君
資之以臣下之同也是故人君欲以人文而成
天下之化又在乎君臣相得皆存虛靈不昧之
天而處乎中正不偏之地同心同德相附離以
相成也吁有是君而無是臣有是臣而君不能
用用之而其臣不足以負荷而欲成天下文明
之化難矣哉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掌教官敬敷布五教在寬

朱熹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
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
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
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
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後能者自其拘於
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
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
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游浸漬以漸而
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
之患矣

臣按此萬世帝王爲教之始然所以爲教者不過人倫而已人倫之道人莫不有而不能皆有以盡之所以立其教者君也敷其教者臣也是五倫之道非獨民有之而君與臣亦皆有焉必在上者無一之不備然後敷而教之使天下之人無一之不全然其所以立教之本則在乎敬以寬焉敬以持乎已則整齊嚴肅而不失於急忽寬以施於人則從容漸次而不失於迫切先儒謂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後世人君惟急於財賦兵刑之事其於教也特藉其名而應故事耳所謂寬者往往流於縱弛求其能留心於此事者固已鮮矣況敬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未有不能敬以處己而能敬以教人者是則立教之君敷教之臣皆當以敬爲主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沈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以悲重焉者

陳櫟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覺曰可見重五教則斯民日用飲食倫爲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民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

臣按舜命契之教其民曰敬敷五教武王之功成治定亦惟重民之五教焉可見聖帝明王之治必本於教而教之所以爲教皆不外乎五倫而已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朱熹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敘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孚敘者

蔡沈曰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非所以長父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敘武王之迹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命矣

臣按武成曰重民五教則斯民之道

在此也武王得天下既以是爲自勉使彝倫攸
敘而益厚所以爲子孫祈天永命之本成王誠
能聽周公之教勉乎乃考重民五教之道以輔
翼乎民篤之而不忘敘之而不紊亦如我之所
以篤敘武王者然則人不敢廢乃命矣大抵人
君爲治教道之廢興係天命之去留教道興則
天理明而民彝敘民知尊君親上而不生背畔
之心不然則智者欲敗愚強者欲陵弱令之而
不從治之而不服而至于用刑罰動干戈而國
祚不能以久長矣創業之君惟知其然故拳拳

以敎化爲先而繼體者誠能勉焉以篤敘前人
之道而敎行之非獨以厚民彝蓋將以求天命
也是則敬之一言任昔帝舜以是而勉懃是君
勉臣也今周公以是而勉成王是臣勉君也大
哉敬乎其萬世君臣立敎之本乎

周官曰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國敎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五者之敎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
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呂祖謙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
寬之謂

臣按五典乃人人所有家家所備者人君因而
申明其義也虞周命掌敎之官皆以敷五典爲
言敷之爲言布也要必因其本然之理而著爲
當然之則敷而布之天下使之是效是行以調
攝其不平之氣馴伏其不順之心不責效於旦
暮之間不從事乎督責之令成周之擾即有虞
之寬可見敎道之施千古如一日百聖同一心
也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沈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
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
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敎言故曰弘敷
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敎也然敎之本
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
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
其所存無邪思也

臣按爲敎之道不過即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訓
誨引導之云耳然是道也非獨人有之而我亦

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無不正
無不中然後推吾所以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
人人使人人皆中皆正焉不然源濁而欲流之
清形枉而欲影之直豈有是理哉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
擾邦國

吳澂曰舜命契以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敬敷以寬則優游巽順而其教易成也夫是
之謂民極六官皆言爲民極而司徒之教實主安
擾萬國無非和順於道德則五品遜者宜哉

臣按周官立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蓋以上
天下地而人處乎中人之所以爲人者理與氣
而已氣以成形無以治之則不能安其生理以
成性無以教之則不能明其道是以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而以治民之職歸之天教民之職歸
之地以見人君治教皆出於天地所以設爲之
官者雖曰爲民立極而所以代天化地施也

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
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
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
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賢制爵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
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
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吳澂曰唐虞司徒所敷者五教而周司徒施十二
教五教舉其綱十二教則詳其目五教在於端其
本十二教則兼舉其末其教敬讓親和辨等是德
禮之屬也教安中恤節能興制爵制祿是政刑之
屬也祀禮者祭祀之禮追養致孝示民以敬所以
不苟且陽禮者飲射之禮敬老齒讓導民以順所
以不鬬爭陰禮者昏姻之禮男女合好至親所在
所以不怨職樂禮者燕饗作樂之禮尊卑齒位至
和所在所以不乖離以儀辨等者有君臣上下之
儀有父子長幼之儀隆殺有等而民志自定所以
不踰越以俗教安者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
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所以不偷
薄以刑教中者如鄉之八刑以弼教而歸於中所
以不暴亂以誓教恤者如軍旅之誓便之憂患相
救而恤其事所以不怠惰以度教節者寇昏喪祭

之度各有等殺以節其欲所以自知止足以世事
教能者上農工賈以次傳習以精其能所以不失
職十者皆謂之教教之常也而聖人不徒教也以
賢制爵則不賢者莫不謹於德以庸制祿則無功
者莫不興於功是二者聖人奔走天下之權而人
心之激勸所係故不言教而列於後

臣按聖人之所謂教者不但敷五典而已凡
禮樂刑政之施儀則等威之制辭祿誓戒之事
世業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
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賈公彥曰周禮凡言正歲者夏建寅之月也直言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一旬而斂之乃施
教法于邦國都鄙使萬民觀教法而儀則之
間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漸染日用之所見
聞伺者而非軌民之決則圄民之教條哉後世
之所謂教者止有教之名無復教之實況又有
非所教而教者哉

以五禮吉禮軍禮賓禮軍禮嘉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臣按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爲禮樂所以防民之
情偽而教之中和使行皆中正而心無乖戾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魏挾日一旬而斂之乃施
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一旬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萬民觀教法而儀則之
朱申曰建子之月始調和十二教以下之事
而頒布此教職文書于邦國都鄙以地官之教法
畫之爲象而懸于兩觀使萬民觀教法而儀則之
決一旬乃收斂使遠近皆知之乃施教民之法于
外之邦國內之都鄙使邦國諸侯教邦國之民都
鄙大夫教都鄙之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
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賈公彥曰周禮凡言正歲者夏建寅之月也直言
正月者周建子之月也
吳澂曰正治脩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
與其戒禁
朱申曰政以正之教以導之戒以飭其怠忽禁以
使之勿爲

臣按先王布教于民非一日也然猶必每歲之
首調和之恐其所行者或有所阻格也既頒之以文書復
懸之於象魏則凡有目者所共觀有耳者所共

劉不至於消沮明藏矣至於歲終又俾俯其文
書上其計簿使有所稽考焉噫聖人之治以教
爲先而所以須布其教者一歲之間凡三致意
委曲詳細丁寧諄切如此此其教化所以大行
日新而無窮也歟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
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老以致孝
恤孤獨以逮幼不足上賢以崇德簡難不肖以絀惡
吳澂曰此言司徒之所以教即舜之命契者也人
之性固或殊使民由於禮則過者不得過不及者
不得不及所謂節之也人倫之德民所同得使之
能知其敎則莫不感發奮起而興於善所謂興之
也爲人欲所溺之謂淫八政有所禁戒如防之隄
水所謂防之也道德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
道以爲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爲德所謂同之也者
老所當孝養上之人養其老則民皆知致其孝矣
孤獨有所不足者上之人恤孤獨則民皆知遜其
不足矣
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鄉射七教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聲音數制
方慤曰冠昏皆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飲
士相見賓禮也
陳澔曰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
與民德脩則不壞明則不
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爲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
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
短小大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
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
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儗詭異之端矣
臣按舜典與周官皆云五教而此又云七教其
教之目比書所載加二焉所謂五教者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此加之以兄弟賓客爲七
所謂長幼者即兄弟之謂也今分而爲二則是
兄弟者夫合而有先後者也長幼者人合而有
先後者也朋友親相與者也賓客泛相遇者也
然五教之在書則謂之敷敷布之也七教之在
禮則謂之明明脩之也而皆在司徒之所掌數
者頒之於天下明者講之於學校也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聲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

俗亦其政不易其宜
吳澂曰教即七教是也脩謂其教皆明無所廢闕
政即八政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偏廢以廣谷
大川而言則地有異而其習尚之以安各異其
俗故雖導之以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
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
稟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
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
宜也

臣按民稟天地之性以生無不同也然其所居
之地水陸川谷之土俗各異所稟之氣剛柔遲
速之剂量各殊先王因其教齊其政固欲復其
天地本然之性而歸之同也然土俗處處別氣
稟人人殊則有未易變易然者苟不至於反常
而逆理則亦不強之使同焉

大學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
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
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
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
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
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朱熹曰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
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成於下也康誥周
書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
端而推廣之耳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此言
教成於國之效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
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
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臣按大學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
是教之事一家之中有父母有兄長有子孫僕
隸我於其間為子則孝為弟則弟為家長則慈
曰孝曰弟曰慈既有諸己則是能脩身而教於
家矣由是一家之中人人皆孝皆弟皆慈而無
一人不可教者由是即所以立於身行於家者

而教於人。孝以爲忠。弟以爲順。慈以爲愛。人之仁。夫如是則仁讓之善積於一家。而仁讓之化形於一國。所謂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苟或貪而不讓。戾而不仁。惡念生於一人。則一國便有作亂之事。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也。雖然爲善則難。爲惡則易。而其善惡難易之機由於君之一身。而機者何哉。之發動是也。夫之發動爲則勢有不可遏者。以身示教。叫不講其機乎。所謂機者。在於君身。則其心之意也。心之發動是之爲意。入君欲廣其

教於天下。不假强爲。在識其善念端倪之初發動其機以發之。從此推廣去耳。嗟乎。一念之善與惡。乃堯舜桀紂之所以分。堯舜之君而有廣濟世之民。其身既脩。其家可教。有諸已而求諸人。其所令之善即其所好者也。桀紂之君而有夏商末世之民。其身不脩。其家不可教。而無諸已。而求諸人。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子曰。庶矣哉。將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

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

義以教之

胡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而明帝學師重傅。臨雍拜老。宗威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按。曰庶。曰富。曰教。三者。自堯舜以來爲治之大節目。大綱領也。蓋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爲之司牧。付之以庶。富教之三事。人君承上天之付托。爲萬民之父母。必當盡治教養之三事。養之以至於繁庶。治之以至於富足。教之以至於仁厚。則盡乎父母斯民之責。而無負乎上天付托之重矣。苟爲不然。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己。適乎己而不恤乎人。生齒日至於衰耗。田里日至於貧窘。民俗日至於靡蕩。如是非但民不安其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就三者之中論之。庶富者君之事也。教者師之事也。三代以來。蓋君

道者聞或有之羞盡師之道者蓋亦鮮矣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臣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秉彝之性也有其性而或以氣禀之偏或爲物欲之蔽遂去禽獸也幾希聖人先得秉彝之全者也視吾人有秉彝之性而不能盡君人之責使誰之責歟吾爲人之君而不能盡君人之責使人不遠於禽獸則凡吾所治者皆獘戕之物也

吾何以爲治哉非徒負斯人之仰戴而實負上天之付托也寧能不憂於心乎憂之而脩爲之教命臣以掌其事立法以爲之制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彝之性然後吾之責塞而吾之憂釋矣後世人主知憂此者蓋鮮矣憂之一言唐虞聖帝所以戰兢惕厲而致雍熙泰和之治其本在此歟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户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於里有序而合民畢出在壄冬則反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悲之詩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大略也
臣按成周盛時其富而教之之規條之詳如此

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禮犯分之爲此非野陵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漢賈誼言于文帝曰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

臣按爲治大要二禮與法也禮也者教化之所從出者也誼所謂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則禮之所以禁於將然則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而天下咸圖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中矣

董仲舒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臣按董子所謂漸民以仁摩民以謹節民以禮是三言者是誠自古帝王脩教立化之本也所謂治天下之大務生民習之以爲風俗子孫循之五六百歲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上

易順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程頤曰聖人極言順之道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
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興之共
天倍使之食天禄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
也

臣按順之義養也天地養萬物而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聖人則萬人中之一人也天地養萬物而人與聖人皆在天地所養之中聖人於人之中乃其首出者也體天地養物之仁以養乎人然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必欲人人養育之非獨力之不能給而亦勢之所不能及也是以於衆人之中擇其賢者而養之使其推吾所以體天地養物之心以養乎人人聾之以其職散之以其民裂之以其地付之以吾一視之仁注之於其心而寄之於其貝而使之代吾之視一以仁之也然非養之以禀食則彼不暇而為非養之以義理則彼不知所為故必豫有養之而後用之也然養之之術以貞正為道若養之不以正如戰國之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壽大學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衆何益哉蓋順之道養正則吉養而不正其凶必矣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朱熹曰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調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臣按舜既命契為司徒敷五教而又於命伯夷典禮之後命夔典樂教胄子蓋司徒之所敷者布其教於天下典樂之所教者專其教於國學

也胄子者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不可無豫教之法然所以教之者在因其資質而輔翼防範之使皆適其中而無或偏焉然化之以其聲於是專命典樂之官以司教導之化蓋興起之於比興賦詠之間調和之於聲音節奏之外血脉於是乎動滌蕩精神於是乎流泝和穢於是乎消融查滓積力久自然和順於道德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向也氣質之美者於是而益美偏者於是而不偏

曹居貞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奮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皐陶謨詩曰鳥獸蹌蹌朱熹曰鳥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朱熹曰古之人指文王也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他日承天而踐祚君國而子民脩政而立事皆得成德全才之人而用之矣帝世以樂教人之意如此後世不復知此意學校之設其知以禮為教也固鮮矣況樂乎方其受教之初也不知禮樂為何物及其臨用之際一視禮樂以虛文而欲人才之復古治道之隆盛難矣

大雅棫樸詩曰倬彼雲漢為章文章于天周王壽考遐與何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

呂祖謙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有大於作人所以繼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數矣子之諄人不倦其心一也

臣按學校之設所以明倫無育賢也蓋倫理之在人人有之而不能人人盡其道聖人於是選其少俊者聚之學官而教之俾講明其道而真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決然不疑焉則異日用之以理天下之人為臣則

忠爲子則孝臨事則不苟避見義則必勇爲平
居則犯顏敢諫臨難則伏義死節而思以其身
當天下之重任世道之責其基本於是乎積累
其機括由是乎轉移也理固貴乎講明而氣充
在乎振作要必上之人久於其道而弛之以張
而張之當其機而動之而弛之有感發興起之
交通之志則其得之於天浩然剛大者蓋乎天
地之間而不餒矣然非有以作其氣於平日安
能得其用於異日哉詩稱文王之世濟濟多士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南自北無思不
服皇王烝烝君哉
張載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
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
朱熹曰鎬京武王所營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
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臣按辟廱之學自文王已有之至武王有天下
始專以爲天子之學焉
詩序 矜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臣按治世未有不脩學校者學校之廢必見於
末季之世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
喜樂之矣
臣按此二詩朱熹集傳皆以其序說爲非及觀
所作白鹿洞賦有曰廣菁矜之疑問又曰樂菁
莪之長育則又用序說蓋以此二詩爲學校而
作自漢以來則然矣雖其詩中所言與序說若
不類者然序謂亂世則學校廢治世則樂育賢
才可見世道之治亂係乎人材之有無人材之
有無由乎學校之興廢也然則脩學宮育賢才
使菁菁子矜有喜樂之心無

政之大務歟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次章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藻皆言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朱熹曰諸侯之學卿卿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大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瞭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此飲泮宮而頌禱之詞

項安世曰古之為泮宮者其條理不見於經而有詩在魯首三章則言其君相之相與悉比而已自四章以下乃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德明

其德而至於廣其心廣其心而至於固其謀終焉此則學之本也自威儀孝弟之自脩而達於訊旅獄訟之講習自師旅獄訟之講習而極於車馬器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於遠夷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臣按泮宮之作不書於春秋說者多以為疑而朱熹以為頌禱之辭蓋春秋常事不書學校之脩乃有國之常事故也然因此詩以考見古人學校之條理雖曰頌禱之辭然亦可見三代盛

時學校之事其關係有如項氏所推究者後世設學乃巍巍以為教讀學生之所其於讀書作課之外一無所事雖謂之名存實亡不為過矣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葉時曰以大宰繫邦國之九兩參之以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九兩無師儒之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執任何所恃以相繫雖有宮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恃以相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國家不可一日無學校之教立師以明道會友以講學所以繫邦國者在是所以安萬民者在是毋徒視以為虛文苟應故事以為不急之務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

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虎門之左以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
守在學者遊謂無職守不在學者
孝德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而道則
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
而行則理之所當爲而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
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而知逆惡則以得於
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
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器之高下資質之
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
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
廢之意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
可倚於一偏也既曰三德矣而又教以三行者一
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蓋德也者得於心而
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其
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
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
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
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

臣按成周盛時設爲師氏以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有貴謂有職
之法曰德曰行而已非但以教公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凡國之貴遊子弟無不與焉御者行之
本原行者德之實跡有德以爲之本隨事而著
其行在父母則親之在賢良則尊之在師長則
事之凡若此者無非以充其孝德而已既有孝
德則知順善之可爲而逆惡之不可爲彊志力
行以求至乎至極之地也教國子而使之竭力
親親以盡其孝而又尊賢良事師長以友以順
焉則德之得於心者極其至而道之原於天者
於是乎生矣此成周學校所養之學皆所以成
人有德而得全才之用也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
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朱申曰古之爲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
德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爲五禮吉凶軍
賓嘉也六樂雲門大部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也五

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鑾逐水
曲過君表舜交衢逐禽左也。六書察形會意博下
處事假借詘申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
均輸旁要方程句股
吳澂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養國子以道者
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而後教之以六藝六儀也。
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
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頎頎哀戚之容暨暨
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德行襄也。藝也。奏
之以造和表裏供言而保氏之教成矣

臣按保氏以六藝教國子大學序謂人
生八歲則教之以禮樂而日中大學之文何也蓋
六藝之事非八歲之童所能盡之文何也蓋
物耳故謂之文必至十有五歲入大學然後教
之以其事焉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
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咸大
磬大夏大濩大武
鄭玄曰成均五帝學也周人立之此學之官
賈公彥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法式以立國之
學政而合聚國之子弟將以此教之
呂祖謙曰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
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然命樂典樂教胄子
以此知五帝之教政無不自樂始所以命典
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之學皆以官司
之古人惟陶冶之功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
之得之自然與周作以樂教一事三
帝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一
章大略可見漢太常典樂而兼教育之任亦此意

吳澂曰教之所要者樂也而德者樂之本語樂
之則舞者樂之效樂德而曰中和祇庸孝友者德之
者德之理和者德之容祇為德之敬庸為德之常
孝友者德之施樂語而曰興道諷誦言語者興
者因物而發也道者道達人情也諷誦謂諷諫敬古
以寓意也誦謂誦書樂古訓以告之也言者內言
心之所蘊也語者因門而答之也樂舞而備六代
者樂莫盛於六代皆其舞也雲門大卷黃帝樂也
知也蓋樂所以節夫舞也雲門大卷大咸堯樂咸言其德之
其德如雲之出又能聚也大咸堯樂咸言其德之

徧及池言其潤澤也大聲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也大夏禹樂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言其能以寬治民而救護之也武武王樂也言其能成武功也

臣按成均者五帝之學周人備前代之學而大司樂所掌之法即五帝之法也五帝者顓頊高辛帝嚳堯舜也彼三帝者其教法無可考舜紹堯治而命后夔典樂以教胄子所謂直而温以至八音克諧者即其法也二帝之法如此安知其非承三帝之餘烈哉先儒謂古人教人惟陶

冶之功最深是以五帝三王之世學校之中士之所得於心者無非樂之德出於口者無非樂之語動其容者無非樂之舞自幼以至於長由中以達於外皆此物也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中和之德所以易成自成周之學政不傳後世所以教人者未過章句訓詁而已作無益之文習非禮之禮人才日卑風俗日下其以此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焉入學舍采菜同合舞謂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也亦謂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罰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扑罰其怠慢者

吳澂曰學士即大胥在版之國子也蓋學士之未至者徵之使來學至者令之使有爲比則校其能否觵者罰爵也撻者扑罰也

臣按學校之政有不帥教者輕則觵之罰之以酒也重則撻之罰之以扑也蓋人之資稟不同性情亦異中人以上固有不待教而自循於理者若夫中人以下之氓化之而不從示之而不聽故先王制爲教刑以愧恥之雖帝世以德化民有不免焉虞書所謂扑作教刑是已而學記亦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是則教之有刑其來尚矣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上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陳澔曰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皆和也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祖謙按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今在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學校學之名自五帝之時已有之然始見周禮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言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者焉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而教之以洒掃應對之節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而教之以格致誠正之類

學正祭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夏教以詩書

鄭玄曰樂正者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順此詩書禮樂四術以教成是士故云以造士

陳皓曰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術也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未嘗截然棄彼而習此亦互言耳

王大子王子群后謂諸侯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方慤曰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樂食

舉樂食減膳羞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玄曰出學謂九年大成也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大樂正告于王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

周諸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猶欲棘於悔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猶寄於此爾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

方慤曰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

臣按先儒有言聖人以學校爲朝廷之大政使天子齒於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雖王子亦屏遠方公於教化而不私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歸於中和之域哉觀此可見先王之世其於教以化人也極其情文之備盡其恩義之詩我有教而不化也養之以久待之以寬親臨而觀感之責已以練動之其不輕以絶人也如此非至于甚不得已而不齒焉此先王之世所以無棄人而人亦不輕自棄也歟

文王世子凡學以下皆世子及學士必時有所誦各有所習干也戈句子也秋冬學羽籥舞籥之屬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皆於東序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鼓南秋學幹如禮執禮者詔之鼓南冬誦書與書者詔之禮在鼓宗書在上庠

陳澔曰干戈爲武舞羽籥爲文舞小樂正大胥小胥皆樂官之屬誦歌樂之篇章也

師丞胥四人皆樂官之屬誦歌樂之篇章也

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皆大師詔教之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瞽宗周有天下兼立虞夏殷周之學也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胥鼓南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臣按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群后之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胄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所習皆同故日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陳澔曰魯之米廩即虞氏之庠謂藏此米於學宮也亦教孝之義序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次焉樂師辨朦之所宗故謂之瞽宗類宮以其半壁雍之制也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陳澔曰化民成俗必如階庠之於變時雍乃爲至

耳然則舍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吳澂曰古者建王國天子自君其畿內之民又建侯國命諸侯各君其封內之民其民飽煖逸居而無以教之則近於禽獸故天子諸侯之國皆必建學立師以教其民使之知有理義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休當爲遂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孔穎達曰古謂上代也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門之內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里中之有道德者爲之師庠皆學名於黨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國謂天子所都之諸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國謂天子所都之諸侯國中

臣按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一十五家爲閭二十五家爲黨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作而有學有師教無任恤則閭胥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滿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節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教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異於民最近而無學士每輕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脩窳無所乎考至於設教以琢辭鍛句爲巧詭聖僻說究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斲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以來教學之弊我

聖祖慨然欲復古庠序之制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子學洪武二年詔天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

上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親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道民善俗也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與古人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上率教人則

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別其
邪正三年視敬業樂群辨朋徒
視博習親師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
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之此大學之道也

吳澂曰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每間
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七年是學之小成至
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
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

三詩取君臣父子之義訪其初志入學鼓篋入學時擊鼓以警衆也
以邀願之心進其德業夏楚二物夏楸也荊也收其威儀未卜
稀大祭不視學游其志也不五年不視學游學者之志也
不語春秋視不五年不視學優時觀而
無有問難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吳澂曰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視學謂
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司為之非天子大
視學之禮也時祭後乃視學不欲急迫使學者
得以優游其志而學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示教之法

大學之教也時春夏教以弦誦必有正業退息必
有居學不學操縵博弄不能安弦不學博依博物不
能安詩不學雜服弁衣不能安禮不興其
藝即三者之學也不能樂好也學故君子之學也
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陳澔曰凡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
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
輟也君子之學也藏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
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

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吳澂曰藏謂入學受業時藏其身於所學之宮若東序瞽宗等處也脩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臣按學記此章可見古人教學者無一時一處而不用其功焉此其學之所以易成也而成之者本末兼該精粗道貫無一而或遺焉漸也雖然一弛一張文武之道是以君子之學固不可無戚脩之處亦不可無息游之時蓋皆說生於時習自得由於深造成其功於進德脩業之際乃告之故使人必田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其誠哉

吳澂曰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學已安與否也將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與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材也不觀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也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強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責於人也淺深莫辨故曰佛如是則莫能明其所受於師之學不顧親其師而反疾其師矣已知已行者未能安則苦其難進之以其所未可雖欲益之而彼不能知其益也縱使強抑俾終受其業然所知非久必又昏忘所行非久必又遺失故曰其去之也必速刑猶成也謂教人不成者由此

臣按此章論教之不成切中後世教人之弊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

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頹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為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已多見其不知量也凡其所為所行盡墮在學記此章中記謂教之不成其此之由今日人才不及於前政由於此非獨不能成其不成之才併與其可成者分其志而墮其業也且其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偏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決旬即去固有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為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

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之敕　內閣儒臣臣洪武初侍御史睢稼建言

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然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為準並為學校教養法式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為師儒者必依此

式為教為生徒者必依此式為學為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其所以教學提調者必合此式否則有罰大抵學校之教德行為先然德行難於考驗必須考其藝業所謂藝業有三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為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為數本經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之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為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

理順不許奇怪失新以是為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此非獨有以成就人材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謂預防也節言分限所在而施謂之孫順也相觀而善謂之摩相磨進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然不能承當其教時過然後勤苦而難

施（謂施於陵替）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陳皓曰厥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不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邪辟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皆由於發於後從於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

臣按教之所由興者有四先傅謂三王屬於師一屬於友臣則以爲所由廢者有六其前三者屬於師其後三者屬於友也由是觀之可見師之爲教止於大綱若夫切磋琢磨薰陶漸染而朋友講習之益觀感之化尤爲多焉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不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呂祖謙曰四者心之所由莫同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警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

陳祥道曰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救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長善救失之道也

臣按人之生也性無不善故人人皆有是善然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不能無失也故教者必因其本無而今有者拯救補塞之始是則師之教道立而天下無不成之才矣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

臣按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與大學說者謂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入學之期臣竊以爲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入學之期不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言之耳非截然立此以爲期限也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
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朱熹曰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
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
之大倫庠序學校之制其鄉學之名雖不同而
臣按三代學校之制其鄉學之名雖不同而
國學之制則無或異然其所以教之者無間小
大皆是皆以明倫爲本焉所謂養老者致其習射

其義雖殊而同歸於闡明倫理以爲教本養育
人才以爲治具而已蓋今日教之於學校俾其
講明義理異日則將用之於政治使其推己及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中

設學校以立教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曰養士莫大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官置五經博士弟子員而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員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藏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庶民興於學殷曰庠周曰序其義一也皆所以明人倫也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大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爲設科之令而史言武帝所謂興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宮以居之然考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班固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廿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臣按今世由郡縣學生歲貢而進學于大學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臣按立學建師非但以教誨生徒亦以一道德也周人備四代之學後世既有太學國子監而

又有四門學似不爲過而又置書算等博士書算乃六藝之一成周叙之於六德六行之後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末不備何以爲學豈可顓顓設官而教以藝哉若夫屯營之士蕃夷之弟其來入學者亦當雜之於多士之中從師講解使之薰陶漸染相觀而善不必各給以博士之額也

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三十人州縣學生皆取庶人俊異爲之若貴臣子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曾經職事官五品以上清官七品以上子孫欲入學者聽其隨便補國子生亦有條限

凡州縣各置博士教授生徒有數

凡按都縣有學始北魏獻文時而其生徒有數亦參差殊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府州縣學校有生徒各因其州縣文武弟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凡按都縣有學始北魏獻文時而其生徒有數亦參差殊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府州縣學校有生徒各因其州縣文武弟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吏志所謂由學校者曰生徒是也

朝設府州縣各立學府膺膳生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大小雖不一人教而養之也額數有所不能盡也於是擇其尤者而篤厚之非謂一郡一邑之人才止於此也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養之者雖各有數而教之者則無其限焉教之至于大成而後貢之而又有科目拔於常貢之外雖然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於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石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生徒之額乃無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數而定爲養士之額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爲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

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爲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學制其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

朝學規出自

聖祖所定凡師友之義分與所當爲及不當爲一切禁令無不委曲詳盡
聖祖之心真如日月之照臨無處不到雨露之霑
需無一或遺也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
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
湖學以經義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
有益局者居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
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
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
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
州取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
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
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迄
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
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仁
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
上命以爲教一字
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
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
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
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
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
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太學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
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
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
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選選乎矣
臣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
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
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
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
樂爲之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爲
教善人多而風俗美
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

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臣竊以爲國家要務莫急於儲賢儲賢必先於教養所以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假如一府并其屬共有十學該設教官三十五員不分教訓職名一郡所選教官苟足以分補各學才必備員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爲難自然貴重官既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臣按大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嶺嶺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順尚以爲教之使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趨已立爲升進之決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爲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意

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考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較九年大成者進德脩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仿佛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淳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

獻其祿薄矣仍

勑有司申明寬網以禮待之尊其師以聽講未行跪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則生徒充業而國家有得人之效所以成世務壽國脉此其基也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人上舍生封彌勝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考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較九年大成者進德脩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仿佛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淳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臣按大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嶺嶺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順尚以爲教之使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趨已立爲升進之決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爲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意

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
大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
理條暢者升脩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
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
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
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
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
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
者仍坐罪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
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

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
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此大學
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
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
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於內外諸司
俾其習爲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趨事於各司夕
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
約束之以規法濡染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
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
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進士起之

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違之
例教法稍變

祖宗之舊令疆場無事儲蓄日充請
敕所司申明舊法以復

祖宗養士之舊

高宗紹興八年薦林上言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
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
有十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
嘗以恢復饋餉爲辭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
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

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
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國家之用其所
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未族
將大

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
之者爲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
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
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

會典責罰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曾東

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

如此其周密況

列聖相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

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

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猥瑣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

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

者遣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

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

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

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

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

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

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

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

弟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按顒之此言可謂端本澄源之論夫國家之

治由乎政事脩舉政事脩舉由乎人才衆多人

才衆多由乎師道得人也必欲師道得人必須

推訪延聘然今日儒科大興士樂仕進而草澤

遺賢固有然不若在學校科目者為多請就今

科貢之法以行古推訪之意

今制於進士乙科中取州縣教職於考職秩滿

者選太學師儒行之既久固難頓革今後遇有

博士助教等官員缺與其非人而濫授不若虛

其職而擇之為愈也許令執政及近侍臣僚具

實保薦天下郡縣教官果德業充備為士好學

材良行脩者然後授之不必俟其秩滿也若試

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予問其願否

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學俾其坐堂半年以

上公堂試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監食廩

肄業過缺挨次取選其歲貢到監有願教職者

免其雜差三次考中者送選如舉人例如此既

朝廷之制而於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

程顥看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敎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敎之更不考定高下鎖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敎

臣按前代學制不定屢下學官看詳本朝學規蓋自

國初已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程顥看詳學制請改試爲課臣竊以爲試課兩不相妨逐日使之作課以爲常程每季合試以爲激勸恐不爲過但須如顥所謂召學生當面點抹敎其未至又於其中有遠背經旨妄意索隱而爲鉤棘之語者則面諭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可以正其習尚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

程顥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敎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十方仕其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心何由行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

臣按程氏此言見得古人敎人及其爲學之意

一而不分後世一切誘之以利而學者亦是因利而爲學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趨於下也

朱熹曰小學敎之以事大學敎之以理

臣按所謂敎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類敎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爲忠信孝弟者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徑蓋古之大學主於敎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之淫蓋古之大學主於敎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

又曰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敎其民內而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敎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及其學之旣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實之列於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美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而此先王學校之

官所以爲公以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志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矣故學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舉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行佛乎三代之叔季

臣按朱熹謂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固以取士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臣竊以爲仁義未嘗不利士之自學校而升之大學也或以歲貢或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游太學者養之

餘廩處之齋舍臨之以師儒朋友約束之以法制規矩彼果何所爲而來哉固將以希祿食干爵位以爲父母之養鄉里之榮以行己之所志也其心未嘗無所利苟無所利孰肯去鄉井捐親戚以從事於客游哉但在上之人所以處置之何如耳爲學莫大於明經立身莫先於忠孝有矩範以鎮其流有限以約其踪有考校以試其進如是則凡在學之士彼以利而來吾以義而教彼能行吾之義則彼所謂利者從而得矣則天下之士孰不願游於吾之學哉

朱熹感興詩曰聖人司教化爰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滋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寮開云何百代下學絶教養頹群居競飽煖爭先冠倫魁浮風久淪喪擾擾胡爲哉

熊剛大曰此篇論太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於其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惟以天理人倫爲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意云耳後世於其末者用功故設學數育惟以文詞飽藻爲尚天理人倫曾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朱熹大學章句序曰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於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太學而

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已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爲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臣按自古論小學大學之教未有詳明如此者由是觀之可見學校之教根於天命之性率性之謂自三皇五帝以來已有之不過因民生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脩之以爲教非本無是理而彊以之而率民也後世不知教事之爲重而往往從事於政治刑法之間閒有爲之者亦是慕其名而無其實立人以爲師徒充其位聚人以爲徒徒冒其名治道所以不古若者其病根實在於是有志於三代之隆者必自學校始伏惟

聖神留意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

群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由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群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臣按先王開設學校之本意呂氏言之盡矣教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爲學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下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程頤曰。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

其德秀曰。乾天德也。聖人之事也。猶必學以成之。況九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學之不可已者如是。九三曰知至至之可與存義也。皆學之事。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知至

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教必於童蒙之時是以格而難勝是以聖人施教必於童蒙之時是以

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于蒙士。周之三孤。先以德義教于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于幼子。童豫諧教于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孫益與此養蒙同一意也。方人之幼也。欲念未熾。情實未開。其本然之性得於天者猶純全不時敎之者。物入而其所受之教亦堅久而不忘。此養之所以貴於豫而正。不正則又莫若弗教之聽其自然而自有之也。然則所以養之以

三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皆學之事也

臣按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以其德業之盛也學者未至於大人之地。欲希之者當何如亦注進德脩業而已矣。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德之進者日以崇。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業之脩者日以廣。夫然則九二大人之地。亦可以企而及之矣。然則用功之要何先。曰誠而已。忠信誠也。脩辭立其誠。誠即忠信也。誠乎誠乎。其進德脩業

正者若何朱熹感興詩曰童蒙貴養正遜學乃其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勿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矱矱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貴勿忘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頤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魏了翁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辯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

臣按程氏言人之蘊畜由學而大此蓋就卦象言之以德言之也若以學言之則人之為學亦必其然而然者矣

臣按學之一言前此未有言者而傳說首以告高宗說之言雖以告當時之君然萬世之下學者之所以為學與其所以為教上下可通用也眞氏既以全章載之帝王為學之條今摘此數

然後其學大焉馬朱子曰學者必自知識入易曰多識大學曰致知此為學之先務也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蔡沈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脩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

又曰惟學遜務時敏厥修乃來

蔡沈曰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

又曰惟敎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蔡沈曰敎教也言敎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體之立敎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敎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

語以示後世之敎學者云

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朱熹曰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乃自爲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績而明之以至于光明也

臣按眞德秀謂玩此二語則成王用力於學者之學然大學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高宗之學曰遜志曰時敏成王之學曰緝熙學者而不由此可知矣高宗成王皆萬乘之君且務以其能明其善以復其本然之初以爲君子而不流於惡以爲小人孔子敎人參參以君子小人並言而屢遵之門人記其言以爲論語開卷即以君子託其始至其末又以君子結其終

未有能進者也噫高宗成王皆萬乘之君且務學如此學者可不知所勉乎有朋自遠方來論語于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君子乎

朱熹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王逢曰學習兼大學小學而言明善而復初是大學明明德之事朋來而以善及人是新民之事不知不慍而成君子是止至善之事也

臣按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明其善以復其本然之初以爲君子而不流於惡以爲小人孔子敎人參參以君子小人並言而屢遵之門人記其言以爲論語開卷即以君子託其始至其末又以君子結其終

焉以見聖人之敎無非欲人明其善以去其惡存乎公以絕乎私篤乎義而不喻於利以爲君子之所以然者欲其復其本然之善成其固有之德也使斯世之人人有君子之行而不流於小人之歸則天下成比屋可封之俗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程頤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僭其職此學文之先後非爲已之學也

尹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朱熹曰洪氏謂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臣按聖人之言貫徹上下先儒謂此章雖言爲弟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賢爲聖亦不外是凡聖人之言無不然者豈但此章哉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程頤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

游酢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張栻曰重者嚴於外者也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臣按此章程頤謂自脩之道當如是而張栻謂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云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可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則爲師有餘也若夫

已者過則勿憚改

程頤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

游酢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張栻曰重者嚴於外者也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臣按此章程頤謂自脩之道當如是而張栻謂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云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可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則爲師有餘也若夫君子之學不越於親切之要有在於此所當盡心者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熹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張栻曰自灑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而不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

臣按學而思思而學爲學之道不外是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朱熹曰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臣按學記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而此則云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可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則爲師有餘也若夫

不足之云者非但不可且不足矣不足者有餘之對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朱熹曰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

張栻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臣按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受孔子之教以爲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問思辯而篤於行孟子謂博學詳說而反之以約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師說而顏子獨以爲已有而謂之博我約我則似孔子專爲顏子設此教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善誘而顏子所以好學也歟曾子之作大學格物致知而后誠意正心子思得於曾子孟子得於子思一知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陸九淵者乃注心於茫昧而外此以爲學是果

聖人之學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焞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

憂況學者乎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朱熹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遠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不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
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
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
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
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
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
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經重之倫焉則本末兼
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
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程頤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
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後告爾又曰不
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
則沛然矣

朱熹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
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
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
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頤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金履祥曰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
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
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
將以行之也故進之於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
存心之未實則知或務於誇博而行或出於矯爲
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
分而言之則忠發於心而信周於外程子謂發已
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
於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於
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
先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熹曰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
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
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illegible]
矣蓋述此意

張栻曰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四十五十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將轉眄而至可不懼哉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頤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朱熹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辯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又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遵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

學古箴曰相古先民學以爲己爲己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辯論州縣長短官政得失其勢稍循理者亦惟飽食安閑以度歲月畢竟成何事哉惟積日待時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學者亦多不務正學而學爲異端小術中有一人焉學正學矣而又多一暴十寒半途而廢而功虧一簣者亦或有之學之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極皆所謂自暴自棄也在止於至善古之

察胡越其歸

臣按所引論語孔子之言凡其所言以示學者皆所以爲教也學者本之以爲學教者本之以爲教聖賢同歸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也

朱熹曰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臣按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今之士子群然居學校中博奕飲酒議論州縣長短官政得失其勢稍循理者亦惟飽食安閑以度歲月畢竟成何事哉惟積日待時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學者亦多不務正學而學爲異端小術中有一人焉學正學矣而又多一暴十寒半途而廢而功虧一簣者亦或有之學之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極皆所謂自暴自棄也在止於至善古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病宜痛禁之

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耶綿弗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臣按儒者之學不出乎大學一書所謂三綱領八條目也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凡夫所謂三綱五常六紀三統五禮六樂盡天下義理皆不出乎此道凡夫所謂六經十九史諸子百家盡天下經典皆不出乎此書儒者之道至於是而止無俟他求也聖賢之所以教士子之所以學帝王之所以治機凡舉要皆在此矣蓋學至於平天下而天下平學問之功於是乎極聖賢之能事於是乎畢矣此儒者之道所以大而實而異乎異端之小而虛歟或者乃求聖道於渺茫之外而高談性命與異端較其是非烏知所謂大學之道哉

以上明道學以成教上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熹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朱熹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呂大臨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起懦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臣按理之在人人所同由者道也人人所同得者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由者於己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得者於心誠也非知之則無所見非行之則無所得學者未至於生知安行之域此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勇於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呂大臨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臣按理之在人人所同由者道也人人所同得者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由者於己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得者於心誠也非知之則無所見非行之則無所得學者未至於生知安行之域此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勇於

勉行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教者因其資質之近而導以入之使各至其至焉則天下無棄才矣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朱熹曰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

周爲何如

許謙曰博學是總說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學於文顏子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爲學規模不廣淺見詖聞安能知道問思以下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徒答辭盡意或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朱熹門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覆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

饒魯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決其學問之所疑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去其公私義利是非之惑行必篤然後有以踐其實理而無毫釐差繆擇善至此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

許謙曰博學是總說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學於文顏子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爲學規模不廣淺見詖聞安能知道問思以下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徒答辭盡意

暢如樊遲問仁知既聞於師又質於友必達其意而後止既問而得之又思之使眞積於心思則必愼思之不及非愼也思之熟非愼也思既得之又必辨析使明徹無纖毫疑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無所疑惑所以擇善而固執也

臣按誠之之道在乎擇善固執思明辨篤行焉耳執之者則在乎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得之之目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烏可不循序而進哉致其功乎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
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熹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之正理道由也溫猶尋溫之溫謂故學之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
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
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極乎道體之細也二
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
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
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
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
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
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臣按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儒者爲學之大端也
二者不可偏廢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
尊德性之目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
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蓋二者可相有
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
矣彼陸九淵者乃欲專以其一爲學寡有是理

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
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
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
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
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朱熹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
之正理道由也溫猶尋溫之溫謂故學之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
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
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極乎道體之細也二
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
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
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
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
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
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臣按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儒者爲學之大端也
二者不可偏廢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
尊德性之目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
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蓋二者可相有
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
矣彼陸九淵者乃欲專以其一爲學寡有是理

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十

朱熹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考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終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張栻曰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爲能涵養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倚於一偏者不能自正者則曾謂之才而其資禀之不美以厚剛毅明敏之類曾謂之才而其資禀之不美以陷於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見其不中不才也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道莫如養之養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霑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愈夫豈歲月之

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之道益可施矣

臣按孟子此章言父兄之於子弟必當有以教養之然國家之於臣下師儒之於弟子亦莫不然苟不能養之而棄絶之則其相去其與父兄之於不中不才子弟何異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頤曰人至愚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熹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可哀之意言仁義而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遠於

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臣按蔡淵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窮考其所謂異學者蓋指當時陸九淵也至今學者猶有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蓋不遠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以爲方圓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於巧則非大匠之所能誨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理則在其人所自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人者

假之以惑世廢學切宜痛絕

孟子曰羿善射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以規矩

朱熹曰此章言雖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張栻曰彀者彎弓滿也學者學爲射之事也射者期於中鵠也然羿之教人使志於彀鵠在彼而彀在此心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爲聖賢事業而與或不與皆因其材而篤

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臣按此章言施教受教之法朱熹謂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張栻謂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不知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之而已矣

朱熹曰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焞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皆因其材而篤

之無非教也

張栻曰教人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就不屑教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告之有序聖賢之書君是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篤則不留於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於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而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於孺悲凡此亦皆為不輕其教誨而乃所以教誨之也蓋聖賢言動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

臣按先儒謂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熹曰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教誨之所及若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張栻曰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拆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之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於其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深矣鼂山楊氏以為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蓋曾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告之當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徒其德之所存雖存乎其人而成之者聖人也達財者因其材而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隨其天資所稟而達之使盡其材則教之功也

臣按此章聖賢施教之道先儒謂君子之教人

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
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
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彀弓之限）君子引
（引弓而不發發也）躍如（如踊躍也）也中道而立能者從
之
朱熹曰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
徇學者之不能也又因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
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
之體而天地之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
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二謂挾貴挾賢
也
尹焞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朱熹曰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張栻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虛則受挾則私意先
橫於胷中而下告語乎故空空之鄙夫聖人未嘗
不竭兩端之教而滕更在門若在所禮而不答也
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於其所挾致力以銷

弭之其庶幾乎

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耳之間財四寸耳

臣按程頤謂學未至而其言至者術其言亦可以入道蓋子曰眞積力久之功卽此

臣竊謂此所謂賢人而言聖人之道也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範

不能爲不少矣一闋之市不勝異說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闋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以爲是而習之曰祕日月而知衆生之幾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爲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爲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又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臣按理有善有惡人有君子有小人爲人而求爲君子而不爲小人非學不能也學也者所以明善而去惡也善明而惡去則不爲小人而爲君子矣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是故道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周惇頤曰或問曰嘗爲天下善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之師曰何謂也曰性剛柔善惡中爲巖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善爲義爲直爲斷爲毅惡爲懦弱爲無斷柔善爲惠爲順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閒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朱熹曰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剛柔固陰陽之爲善惡之分焉惡者

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所以爲天下善也。

又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未及則亦不失令名

朱熹曰。三者隨其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之實也

胡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程頤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函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乃無用之贅言也。而止於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然初豈有意學朱熹曰。古之聖賢。其立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程頤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函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乃無用之贅言也。而止於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然初豈有意學

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臣按程氏言今之學者有三謂詞章訓詁儒者也臣竊以謂詞章訓詁皆儒學之事也詞章以達意訓詁以解經儒者固不能外此以爲學但肆意乎枝葉之文而不根乎義理局志於言語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則不可也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程頤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道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

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臣按程頤謂納約自牖非惟告於其君如此爲教者亦然蓋告教於人必就其所通以開其所蔽則易入也

楊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今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爲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以聖人爲可至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志的然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臣按射者必志於的不立的則無以爲準而何以射哉儒者之學亦然故曰學以聖人爲的

朱熹曰程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接物之要

臣按朱氏此規雖爲學者而設然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及其所以爲學皆在乎致知本之乎此也所謂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凡爲學者皆以是而責諸已施教者皆以是而責諸人人人皆然則道明而行矣天下豈有不平也哉

張栻曰天下之物衆矣紛紜膠轕日更于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蕩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勝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無所逃而應天下之變不謬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以畢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有餘裕乎然所謂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卽事卽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

臣按張栻大意謂人所以統役萬物而不爲物役者實乎有講學之功也講學在乎致知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卽事卽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以爲進德廣業之地吁學而會夫大宗則學之全體具而大用周矣

黃幹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

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一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又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謀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王受册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文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傳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欽聖人制

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垂衆昭昭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參講而參見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有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臣按道學之傳起自堯舜而備於孔子至孟子

殆中絶者千有餘年有宋周子始復開其端關而明之者二程緒而成之者朱子也朱門高弟子親得其眞傳者勉齋黃氏一人其在朱門亦猶孔門之有曾子焉其得之口傳心授者最爲親切故其總叙聖賢道統所以傳授者眞而的詳而明有非諸儒所及者至其箚來又撮其要指正明之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臧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發明聖賢傳道之學指示學者入道之方無餘蘊矣臣謹剔六經諸子之言有及於道與學而可以成教於天下者備載於箚而終之以黃氏新言蓋摘出前人傳授之實以爲後人教學之準使之知所嚮方云

以上明道學以成教下

本經術以爲教（上之上）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熹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皆其序皆然

胡一桂曰。此明伏羲始畫八卦也。八卦爲小成之卦。三畫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伏羲不是逐卦如此畫只是自太極（此生兩儀爲）第一畫者二。陽儀陰儀兩儀生四象爲第二畫者四。（太陰少陰太陽少陽）四象生八卦爲第三畫者八。所謂始畫八卦者此也

臣按先儒謂物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程頤所謂加一倍法者一言以蔽之矣此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是故天生神物。（謂蓍龜）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朱熹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

張栻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與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人作易之由神物一也。天地變化二也。天垂象三也。河洛出書四也。是知

聖人作易之由。非止一端。爲一物也。說者乃顓顓謂聖人則河圖以作易。其然豈其然哉。蓋聖人畢具衆理於一心。偶因一物以起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當有天字）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熹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狀風山澤之象

臣按神物變化。天象圖書。聖人由之以作易。天

文地理人身物則聖人取之以作卦易言其綱
卦言其目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
朱熹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兌坤艮離東
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
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朱熹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
學也
臣按先天後天之言始見於乾之文言然謂先
於天後於天焉耳至宋邵雍始以天地定位以
下爲伏羲先天易帝出乎震以下爲文王後天
易各有方位之次分爲橫圖之圖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熹曰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
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
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
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眞德秀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
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
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
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
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
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
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
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
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
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
全體皆易也
臣按史謂夫子晩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蓋尤
加精審爾非謂至此始學易也朱熹謂此章大
指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周惇頤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人之精畫
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

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朱熹曰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舉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行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无常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

臣按易之爲易有理有數有理者宗程頤言數者邵雍至朱熹作本義啓蒙始兼二家說先儒謂程學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處困卦以發蓋其蘊也非獨此一段凡六十四卦皆當以此推之

程頤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又曰義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范忠德曰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推遷无常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

臣按易之爲易有理有數有理者宗程頤言數者邵雍至朱熹作本義啓蒙始兼二家說先儒謂程學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處困卦以發蓋其蘊也非獨此一段凡六十四卦皆當以此推之

程頤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又曰義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

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張載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
之道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
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
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
治國皆有可用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又曰讀易有兩
經不曉則將象象繫來解
臣按程氏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邵氏論易
曰象曰數曰辭曰意至於朱氏之論則曰理曰
數曰象曰辭焉三家之說雖不同然所謂辭象
者皆未有遺焉者也豈不以易有理有數有變
有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謂象與辭者平居無
事之時所當觀而玩者尤爲要切乎程氏之說
即孔子之說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我
朝趙謙謂如乾之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
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
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
推之盡矣要其歸則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
讀經而不讀易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
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又曰凡讀一卦一
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
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求其理之所
以然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
治國皆有可用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又曰讀易有兩
經不曉則將象象繫來解
臣按程氏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邵氏論易曰象曰數曰辭曰意至於朱氏之論則曰理曰數曰象曰辭焉三家之說雖不同然所謂辭象者皆未有遺焉者也豈不以易有理有數有變有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謂象與辭者平居無事之時所當觀而玩者尤爲要切乎程氏之說即孔子之說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我朝趙謙謂如乾之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盡矣要其歸則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
義一是變易是流行者一是交易是對待者
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亦有陽凶而陰吉者蓋
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
陽亦凶
易中多言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
曰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臣按易者五經之本源萬世文字之所自出義
理之所由生者也散見於五經者皆學者人倫
日用所當爲之事而其所以當爲與不當爲者
其理則具於易可行與止之義戒於是乎決焉是

字。臣竊以謂程氏本孔子說易之本指動靜觀玩之用邵朱二說教人讀易之法也學易者必兼三說以求之思過半矣以上論易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頤曰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可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音志其事自堯始耳

臣按先儒謂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者聿古篆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爰詘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考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臣按尚訓爲上

程頤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皐陶稷契伊傅周召之心所以事君其要也程朱二子論書專指堯治民舜事君爲言蓋二者人倫之至也若夫舜禹成湯文武之所以治民禹稷益稷契伊傅周召之心所以事君其心未嘗不同因其所言所行而見也

又曰尚書初讀若於己不相關熟而誦之乃知堯舜湯文之事無非切己者

又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又曰高宗舊學于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臣按書之爲書人皆知其爲帝王爲治之要道而不知學者之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學者之

本原皆本諸此學者存養以敬而進學以致知所以致其知者學于古訓敷學於人也由是以格君心之非而致之於無過之地則時雍咸寧之化不在唐虞之世矣

又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傳又曰書有兩體有極分明者有極難曉者如盤庚大誥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湯誥微子之命君陳諸篇則是當時一類說話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周脩其詞命又曰典謨諸書皆聖人之言但隨地隨時各自詰誥諸篇只似今榜文曉諭之言但隨地隨時各自

不同

呂祖謙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盡吾之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

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孔子刪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尚洪荒後乎三王為五伯習尚權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篇之書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脩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建則

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脩已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皐陶命德討罪之旨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脩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

臣按天下大道二義理政治也易者義理之宗書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經之書此爲大焉學者學經以爲儒明義理以脩已行政治以治人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全體大用備矣易者其體書者其用也 以上論書

以上本經術以爲教 上之上

崇教化

本經術以爲教上之中

書曰詩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抒以簨簴以羽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臣按先儒謂此一節言詩之自出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熹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變而致災召祥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使之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臣按先儒謂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只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朱熹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託物興詞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必

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
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味以得之矣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
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
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
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
也凡以風刺上者皆未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
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
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朱熹曰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
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正
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
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
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
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
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
樂歌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
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
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
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
此也
臣按先儒謂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
無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學之者可以興觀
群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
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
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
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
子之言警人深矣嗚呼後之有作者以三百

篇爲主而不爲無實之虛言雖其體製不皆盡
合於古而亦可以得古詩人之意之彷彿矣乎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
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朱熹曰六德中和祇庸孝友六律謂黃鍾至無射
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爲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
六閒又曰六呂其爲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方慤曰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
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
失故命大師陳詩焉 蓋徵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朱熹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思無
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
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
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
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
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
人之意亦深切矣
臣按思無邪一言雖足以盡蓋一部之義然學
者須於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義使無一之
不盡然後蔽以此三言以爲誦詩三百之要則
可以言詩矣苟頴頴然曰吾思無邪而於古人
之旨趣訓詁略不究心而曰吾遵經矣可乎哉
子夏曰巧笑倩好口輔也兮美目盼黑白分也兮素粉地也以爲
絢采畫之飾也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熹曰此逸詩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
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
謂以素爲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
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
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禮必
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
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謝良佐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
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時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
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
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
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

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淨也固而已矣所謂起
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臣按子貢因論貧富之道而知學問之功子夏
則因論詩之繪事後素而知禮後之說二賢者
聖人皆謂其始可以言詩先儒謂始字不可輕
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纔可以讀詩然聖人
於子貢則先呼其名而繼以告諸往而知來者
於子夏則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繼焉蓋此理隱
然見於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盎然蘊於
胷中因彼而有以發此非善學者不能也而用
之以學詩尤爲親切故聖人於此皆呼其名而
致其親切之訓學詩者其尚以二賢爲法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朱熹曰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
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
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
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
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
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
以識其情性之正也

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
各得其所

臣按詩有三經風雅頌此言雅頌而不及風者
先儒謂列國各有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
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止言雅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爲

程頤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
既讀詩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又曰窮經
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

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朱熹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臣按詩與易書、及禮並爲五經。其四經皆出自聖賢之制作。刪述所以紀載聖君賢相大賢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詩之爲詩。則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婦。懽悲怨怒之言。甚至淫泆悖亂之事。亦或有之。顧使羈臣賤妾。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並列以爲經。嗚呼。夫豈無其故哉。蓋以人之生也。性情具於中。志趣見於外。必假言以發之也。言以發其心之所蘊。志有所抑揚。言不能無短長。心有自然之理。致有能無悲歡。動於心而發之口。有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籟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籟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籟

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傳據論學庸孟之所引以爲誦詩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言以爲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析之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爲用詩之活法夫如此其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雖然未也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皐蘷之

以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熹曰小子弟子也興謂感發志意觀謂考見得失也謂和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臣按先儒論語之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爲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爲善不憚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倫之變孝父忠君而於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於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爲益不既多乎其爲益之多如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朱熹曰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臣按先儒謂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者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此章與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編天之下莫非王土率編也天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字害辭語也不以辭害志以意逆迎也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獨立貌遺脫也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頤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

張載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朱熹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其父也雲漢大雅篇名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又曰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之禮義者

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

程頤曰古之人幼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如乾坤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之人皆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己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其志乎易故無艱險之言矣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謝良佐曰學詩者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又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

亡於此。猶能併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詩須諷咏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不然只爲泥章句故也

歐陽脩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虫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襄有至淫而子弟至於廢講藝義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朱熹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又曰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泆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劉瑾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濆怒不至傷然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魚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問詩何以興朱熹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又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

臣按眞德秀有言三百篇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眞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未嘗不存也臣竊以謂古人教胄子率以樂今世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學校之中閑居游息之時俾其歌詠三百篇詩雖其節奏無傳然即今鄉飲所歌鹿鳴之音調稍諧協之縱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彷彿其萬一也其於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爲無助以上論詩

以上本經術以爲教

本經術以爲教上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曰撰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

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

胡安國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亂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滅矣金履祥曰春秋起隱公元年巳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弑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爲臣者不知此義陷於弑逆之罪而不覺爲人君者不知此義前後有讒賊而不見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脩之使是非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垂萬世故謂之作

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春秋一書誠聖人志向之所在也聖人之志在於尊王然有其德而無其位雖欲尊王將何以行其志哉於是假魯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書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書者無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後之訓釋者不知聖人之志之所在因一事而爲一說非聖人志矣惟孟子受學孔子之孫獨得聖人之志於書法之中而爲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書聖人之志昭然明白於天下後世矣諸儒紛紛之說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張栻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僞畢見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其迹故也

臣按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者以其所行所爲悖天子之典禮犯天子之刑憲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熹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

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爲盛史之文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臣按詩以言志春秋以紀事理雖同而體製則異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豈繼詩之具哉而孟子以是爲言而解者曰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夫雅者王者燕享會朝之詩春秋所紀者豈其倫哉然謂王者迹熄而詩亡謂之迹則似有所指之處非泛言也臣竊意以爲先王盛時諸侯歲朝于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之而加賞罰焉諸侯既朝之後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君德之善否其國政之得失其民風之美惡見於民俗歌謠之間者皆得以上聞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賞之典焉至于周衰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賞刑不復施於列國矣所謂詩亡也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因諸侯之行事加以筆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蓋詩列十有一國之風春秋亦紀二十有三國之事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此春秋之作所以繼於詩亡之後也歟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桓

舟碩人等詩皆平王以後之作焉得謂之詩亡曰是時詩雖作於民間而不采之以聞於天子有亦如無雖謂之亡可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臣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有罪天子正之義也天子不自征命諸侯征之亦義也以諸侯伐諸侯而不稟命於天子則非義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左氏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記也晦謂約言以記事微而文徹事無所汙曲婉也而成章箭章盡而不汙盡其事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鄒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去聲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則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定猶與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臣按程頤亦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褒貶

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程頤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又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又曰自伏羲氏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要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頤作春秋傳序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不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其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臣按程頤謂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杜預亭左傳亦曰優而柔之使

自休之饗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潭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二子之言前後相契是誠讀書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聖人所親筆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後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雖及見孔子而不能盡知孔子所以作經之大意惟孟子以亞聖大賢之資從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學而知其大指所在張載謂惟孟子為能知之觀其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一言可見其所知非諸儒所及諸儒千言萬語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又曰五伯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

楊時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經言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李侗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胡安國曰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又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法外遺例者斯得之矣

安國春秋傳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自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弛紐亂臣賊子懼誅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

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任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慶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朱熹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又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

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張栻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爲定論而詳味其抑揚子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吳澂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

臣按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脩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生之心術志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學者於五經皆當究心而於此經尤當加意焉是故春秋不可測矣因其運行而測其妙地不可窺矣因其生物而窺其大聖人之心不可求矣因其迹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體春秋之經聖人之迹而所以權衡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即是以求聖人而聖人全體大用於是乎在矣以上論春秋

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朱熹曰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有二千條

臣按經禮謂經常之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委曲之禮如行步有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朱熹曰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洽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

耶

眞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又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臣按朱熹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為書也於奇辭奧指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煩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

楊復曰朱子既脩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門人黃氏成書十有二卷大成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而不知有儀禮今

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遠本而逐末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攷於斯書以上以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謂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持循

臣按周禮一書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王通之言眞得其要矣自有此書以來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於善用之者則未見其人焉通謂執此以往尊欲用之竊恐時異勢殊官政事體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以此爲持循之則則可矣

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其流之弊安知其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太宗曰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誠哉言乎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人臣也執此以往周可見之空言若夫太宗人君也居可致之位有可爲之勢又當開國創業之初所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政是可以有爲之時也乃亦付之浩嘆發爲空言所謂說而不繹者歟

程頤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朱熹曰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蕩蕩平平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臣按若程朱二氏言則周官終無可行之時須

必正身齊家以爲之本則本原其意持術其制
參酌其宜以立爲一代之法度持守之堅積累之久然後能範蒸洋溢於天下使無一人一物不被其化無出入天下之民無不蒸蒸洋溢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亦必極天地混混池終無可行之期矣
頤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
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即不可行得盡方是簡策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損爲之必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意臨事損益之一言亦但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以周官制度爲特備之本而又因時隨事以損益之孰謂周官不可行於後世哉
楊時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
朱熹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是以周禮一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
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宮中府中宜爲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皆關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肯爲非禮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非禮導其上也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而致於無過之地莫切於此謂此爲三代人君正心誠意之學豈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能盡

於此。如綱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臣 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

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呂祖謙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姦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偪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庞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臣按周禮一書或以為周公作或以為非或謂

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傅會之說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朱熹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明白矣夫自三皇五帝以來順風氣之宜因時勢之常制為法度以為民立極一代有一代之制蓋至周公思兼前王監視往代集百聖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詳悉曲而當盡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周天下之變此周公作書之旨也然而其制度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關文互見舉之類（九等品舉之類）有兼官（公孤不備官無府史胥徒）有豫設（凡畺之封公四伯十一之類）有不常置（夏采方伯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匠爾為斧斤之類）有副貳者（自冢宰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其事今觀）有常行者（生民前定之類）有不常行者（公民前國之類）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虎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

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詒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昏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盡二代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他官之文有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他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

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為非惟歆獨識之而五官亦復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今本尚書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他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他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

書之過哉不善用者之過也觀大成周享國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都邑一介弁髦蕞然擁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而顧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畏哉公之制有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荊舒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咽而廢食

吳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紛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夫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與周官背馳始望文惡而焚之漢河間獻王好

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人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户部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

以上本經術以爲教下之

崇敬化

本經術以爲教 中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戴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

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與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觥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抵會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刺經作臣竊以爲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是誠學者致知之要人君爲治之法也易言陰陽書言政事詩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於一事惟禮之爲書無所不該典細而庶類萬事與夫治道之變無不曲備而旁通焉臣於治國平天下之要採輯諸書而於是書所取爲多

又曰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

臣按禮記一書雖專以禮名而禮之爲義不止於一讀者當以禮爲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先儒謂四科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此四科該盡禮之大體矣

此四十七篇思過半矣

周行已曰聖人制爲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義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

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又曰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

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

臣按禮記之書天下之事無所不載而專以禮者其大要在禮也雖然天下之事無非禮也故禮者百行之總萬事之綱也古經之旨非一馬以吾純一之心而精擇夫不一之言一權衡之以吾聖人

端治而非禮則為伯道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事有禮而事為有紀否則散物有禮則物為成器否則廢人無一而可無禮無禮則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無仁則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由是觀之則知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仁也為仁由禮為禮由敬此則聖人傳心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抵戴氏刪

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為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泰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為四書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吳氏以其類相從以為纂言然非古經之舊也夫經文繁雜雖若不一而吾之心則一焉以吾純一之心而精擇夫不一之言一權衡之以吾聖人之道所謂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脩身據之以循常應變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六經之道同歸矣以上禮記

子所雅常也言詩書執守也禮皆雅言也

朱熹曰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即聖人言語之節而見其立教之法詩書執禮是夫子所常言曰利曰命曰仁是夫子所罕言怪力亂神是夫子所不言夫

子推索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噫生人之德莫大乎仁天賦之理莫先乎性仁乃聖人所罕言性則大賢所不得聞者也世之尺童子讀書未識倫旁聞以便誦性命聖門之教豈若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朱氏子奭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又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程頤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張德秀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之理則在故禮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義了然可知如能

反覆涵泳其可以感發興起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臣按先儒謂無程氏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眞氏之說後世遂果以成材爲難矣然則人材之成果難乎易乎曰上之人立教以成之則易下之人奮志以爲之則易上無其教下無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難矣如此則世之良材國無善治後世所以不如古其在此歟

陳元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熹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臣按聖門之教以詩禮爲先蓋口之所諷詠者溫柔敦厚之言身之所檢束者恭儉莊敬之體如此則可以造於成德達材之地矣聖人所以教其子與其門人皆不外乎此也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臣按六經之道一之所以爲教者此也一之所以爲學者此也一因性以爲教下亦因學以爲俗故觀其國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學詩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故其爲人溫和而柔順敦篤而厚重學書則通知古今治亂之理故其爲人疏明不滯而所見者遠樂以道和故學之者關儐而博大平易而温良易道簡潔精深禮祭恭敬而嚴肅春秋明辨而公正學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主於恭儉莊敬故學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連屬其辭比次其義以寓是非褒貶之旨故凡能如是者必有得於春秋者也古之學者學一經必得一經之用其曰爲人則氣質俱化習於性成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於智或不足故其失愚疏達者於言或易發故其失誣博大者易以奢廣峻潔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煩勞而不安樂簡易者或疏略而不嚴善惡或至繆亂故必矯其失而後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

也曰詩之失誣之失云者蓋言學經者之失非謂經之有失也

臣按眞氏又言學此經者當思有以得於經者何如學詩矣吾之德果疏通知遠矣乎學書矣吾之德果溫柔敦厚矣乎學書矣吾之德果疏通知遠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是而自勉焉庶乎爲善於經者不然則章句而已耳訓義而已耳其何益哉其言警切讀經者當以自察教經者當以示人者當思微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楊倞曰此說六經之意書所以紀政事詩謂樂章所以節音生乎中而止不使流淫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觸類而長者

眞德秀曰法而不說謂陳列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以爲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朱熹曰莊子此語後來人如何可及

臣按荀況學聖人之道而自爲一家言者而亦尊崇聖人之經始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傳則彼學老聃者則固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放爲於禮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遁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楊子曰說大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眞德秀曰戰國以來辯士之說勝而不根諸理流俗惑之至漢猶然故楊子發此論然於五經之旨未能有大發明也

班固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盡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故易爲之原

眞德秀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

可乎哉大率漢儒論經鮮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
莊生之當於理也
程頤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
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
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書莫尊乎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
然此兩書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
及易夫子嘗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玄妙之
說
臣按占有六經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易詩書春

秋四者親經孔子所刪定者也而禮與樂無全
書後世所謂禮經者儀禮周禮禮記也三書者
皆出於漢世儀禮周禮有成書而禮記則雜出
於漢儒之所記樂書記而樂記一篇雜於禮
記中其文雅馴又多校言非漢儒所及蓋亦古
經之遺也自宋王安石棄儀禮不以取士世遂
因之今所謂五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也學者
各專一經能於本經之外旁及他經方見天地
之純全古人之大體然後得為全體大用之學
苟拘拘於章句訓義之末以取一第以為進身
之階即束之高閣而所用者非所學是固非聖
賢教學之道亦豈
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以上言六經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鄭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占論出孔氏
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
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朱熹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今之論語信為
魯論矣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
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為一論而齊論
考之齊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
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
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
意孔子弟子皆記其書者曾子弟子必以字
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亦稱子
而曾子不然思其弟子號之云耳而有子亦稱子者
孔子之殁門弟子皆以夫子而師之乃叱避而退

朱熹曰。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之。當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朱熹曰。程子因柳氏之說。斷而裁之。以爲此說。揚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門人所記。而失之不察也歟

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不欲加其稱也歟

又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淵深得聖人之學。或問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但說話。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

臣按。仁之一字。先儒以心之德愛之理爲訓。臣竊以爲仁之爲仁。乃人心之全德。道理之總名。仁義禮智之仁。如元亨利貞之元也。專以元言則元屬乎春。統以仁言則亨利貞何者而非一元之氣乎。仁之於義禮智。亦猶是也。是故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夫其言也訒。凡若此者。皆因一人之問。而告之以一理也。若夫樊遲一人。則凡三問焉。首告之以恭敬忠次告之以先難後獲。終告之以愛人。是仁之爲仁。無往而不在。凡夫天下之理。人心之德。無一事之非仁也。夫其所謂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夫其言也訒。先難後獲。及愛人者。皆就事而言。所謂恭所謂寬所謂敏所謂惠。所謂執事敬。與人忠。爲仁。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爲仁。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

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盡當時門人所記孔子言行也使後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

朱熹曰孔門答問曾子未必與聞顏子聞的話顏子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成一箇大事物

旦按朱子此初入學者讀論語其後讀盡天下大學經之一章論語者論諸聖人之法以上

下書不見有一書勝如論語者論諸聖人之以上本經術以爲教中

是一聖人孔子則合衆聖人以爲大聖人諸書一書是一言論語是合衆書以爲一書孔子之言明白正大皆就人倫日用上說所謂大中至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說譬如人在平地上行從容自在後人之說如人戚行平地却上高山從大海雖是高深然多崎嶇險阻不若平地之可以常行無礙也所謂高山大海謂之非地不可然非其平坦者致遠恐泥爲學之道所當讀之書誠無有要於論語者讀書者以論語爲主以權衡天下之書以折衷諸儒之說隨其資質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處以達聖人之全體然後推之以用於天下大學經之一章論語者全體大用之學也雖不記之論語書中然實孔子之言也學者所當世守之以爲家傳之心法以上論語

以上本經術以爲教中

程頤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邵甲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旨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朱熹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大體已立矣

又曰大學是爲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書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又曰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又曰大學是箇腔子要填教他實

臣按此二條眞德秀所以作大學衍義本諸此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成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念得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温尋過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亦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又曰大學之書儒者如入

是書一箇大地盤在這裏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

臣按朱熹謂某一生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又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臣按朱子有功於聖門非止一端然其最大者在大學一書是書在禮記中程子始表章之然猶未大明於世也朱子章句或問一出天下家傳而人誦之皆知聖門

有全體大用之學為學者不能外此以求聖賢之道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則為伯道用非其體無體故也學而外此則為異端體非其用無用故也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

程頤曰不偏之謂庸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其久而差也故篇末之讀必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

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陳淳曰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別有所謂庸只是這中的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

陳櫟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心之用也

臣按朱熹謂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

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子思作書以是為名以見人之存心行事一切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為準則而其所以為是者皆是日用平常之事也故其為書不徒謂之中而又加以庸焉恐學者以中庸為難行之事使知其中即是庸不庸則非中矣

又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又曰中庸一篇某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

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黃幹曰中庸與他書不同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滾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滾讀以章句仔細一一玩味然後自尾貫通

眞德秀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愼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夫性之善必篤恭而後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臣按中庸一書雜在禮記中程氏始表出之至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始大明於世蓋中之爲言始於虞書庸之言則散於夏書周公皆聞而知是道者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皆聞而知是道者也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刪述六經既載其授受之言於書門人又記其所嘗言者於魯論之終篇中之道至是大著矣雖然中之在人雖出於心而人之所以信執之者不過言與行而已故於易之乾文言又著庸字焉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嘗以語其門人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夫人既載之論語中子思以孔子之孫而親受業於曾子曾子親受其師之口傳面命者也有所受而爲此書乃合中庸二字以爲其書之名而載其聖祖所嘗語者於第二第三章所以立萬世聖學之標準也其意若曰聖門之學必中而中又必庸乃人倫日用之常非詭異難行之事也乃上天之所命人物之所率聖人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帝王之所以治百姓之所以行壹皆以最中庸爲準則不可偏於此亦不可倚於彼不可以不及亦不可以太過平平焉以無險無陂常常焉以不怪不奇者必於是而奉其治以爲生者亦必於是而受其教以爲學者亦必於是爲學者異乎此則爲異端之差爲治者異乎此則爲伯道之雜先儒謂此爲孔門傳授心法而臣亦曰子思所以立萬世聖學之標準者此也

以子言中庸

司馬遷曰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朱熹曰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

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録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
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
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浸淫
天吁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
臣按六經之外書籍之在天地間者論語之外
有孟子故先儒論儒道之書必以論孟並言蓋
此二書六經之骨髓儒道之根本也爲學之要
出治之法皆不外乎此六經譬則海也山也論
語譬則泛海之舟上山之階也孟子其入海之
濵登山之徑乎故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者必自孔子入而入孔子之門者必自孟子始
以生言孟子
程頤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中諸弟子
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

辨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君子孰
能與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孟子道性善稱堯舜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
在者此所以正人心以爲息邪說距詖行之本也排
爲我斥兼愛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
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
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
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
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
臣按六經之外書籍之在天地間者論語之外
有孟子故先儒論儒道之書必以論孟並言蓋
此二書六經之骨髓儒道之根本也爲學之要
出治之法皆不外乎此六經譬則海也山也論
語譬則泛海之舟上山之階也孟子其入海之
濵登山之徑乎故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者必自孔子入而入孔子之門者必自孟子始
以生言孟子
程頤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中諸弟子
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
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拒而力辟之再言豈好
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朱熹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
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禹下者爲洪水下者洪水
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陳櫟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
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

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收拾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臣按程頤又言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廣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熹亦謂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由是觀之聖賢千言萬語不出乎孔孟之所言經籍積案盈箱不出乎語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

孟之所載學者苟能專心致志於此二書用之以制事推之以教人本之以事君施之以爲政學問之功於是乎至聖賢之事於是乎畢矣

朱熹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說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

或問於朱熹曰學者之於論孟其用功也柰何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又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序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不得乎前則不得求其後不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序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邪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

臣按朱熹又言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然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絲有所不通姑置而徐理之此朱子讀書法也程子亦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書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此程子讀書法也學者讀書此

大賢之言爲法則凡聖賢之所以著書立言其所以立心制行而至於爲聖爲賢者斯可言意之表得之矣得其言於心本之以制行之以處事本之以爲政不徒出入耳而皆有諸已以爲學本之以爲政不徒出入耳而皆有諸已以爲實行見諸事以爲實聖賢地位不難到矣

朱熹又曰論語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又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書故必由之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

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臣按孔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始於宋焉所謂四書者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此數書者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之具也學者必先四書而後及於六經而讀四書者又必自大學程子謂其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謂其爲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易彖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頤曰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朱熹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異同則一異則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後有以合其異而同焉是故理出於天而具於人者爲道爲德爲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類而聚物以群而分其聚也各以其類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苟非在上者一之以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苟於同而殊者不終於異哉合者不苟於同殊者不終於異則咸爲道德之歸此人所以無異心家所以無殊俗國所以無異政也天無不覆而火上於天故明之所及者廣於凡天之所覆者無不照燭蕩蕩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

朱熹曰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

臣按國國自爲政家家自爲俗者由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由乎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也使文武之君常存而道德之教不息禮義興行政教不失上焉而君有所依據以爲治中焉而臣有所持循而輔治下焉而民莫不守其制而不敢易遵其化而不能違如此則億兆家如一家千百國如一國千萬世如一世矣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陳祥道曰考禮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趣向如此則禮刑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

臣按禮刑出於上而行於下諸侯當無事之時

而行來朝之禮則稽考其禮之行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違僭考其禮之行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違僭者矣違僭則亟改之質正其刑之用於侯國者恐其或有所偏枉潛乎偏枉則亟正之若夫德之爲德則上下之所同得者也上本是德以爲政教而侯國之政教亦必率而行之苟有異同焉則非一矣故必一之使上之所行下之所遵同一天理之公人道之正也如是則是能尊崇天子之命矣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鄭玄曰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道以爲方慤曰道人所共由德人所同得謂之德所謂同之也道德而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

臣按天地之生人也雖同一其天而各異其地惟其地之異異以所習者不能無異焉此其所以有異俗也聖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圖治必反其習之異以歸之同焉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矣何也蓋蚩蚩之民所生於地皆其氣雖異而所稟於天者其理則同彼以其氣之偏而異其趣向吾則本天地之正氣人心正理都其偏而返之正合其異而歸之同使天下之人同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爲道其所道以爲德所謂同之也聖人在上則設爲學校建立師儒明其義理以爲敎條著經書以爲教法必則古昔

必稱先王必明聖人之道諄諄然而播告之脩切切然而申明其義使天下之人咸知道出於天而行於人德本於道而得於己同一降衷之理同一秉彝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德而德其所德則政令之所必禁刑罰之所必加也如此則營東邪西越南蕞北地不同而皆同其天人雖異而不異其行風俗豈有異同者哉吾見人人同其所行家家同其所習處處同其所尚矣風俗豈有不同者哉然其風俗所以同者夫豈無其故哉上文有曰脩六禮

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吾脩吾之禮。則凡吾人。自幼而長自老而死。皆有所據依。以慎終追遠會合交接而彼禱祠祭追薦髣髴者自不爲矣。吾明吾之教則凡吾人。由親而疎由內而外。皆有所聯比。以尊尊親親長長幼幼。而彼假合私昵。反倫悖道者自不行矣。禮脩而教明則道德一矣。然其散見於人爲者。一有過焉則有以悖禮而傷教而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變矣。故又有八政以齊之焉。是故異服異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誅。百工技藝。皆有常業。而不敢爲異端。日用器械。皆有定制。而不敢作爲邪異。尺度權量長短大小必同。物數布幅多寡廣狹必定。如是則若遠若近。曰大曰小。皆不敢立異改常。均齊方正。咸惟道德之歸。此天下風俗所以常同也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祖禹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墨翟是也。其率天下而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程頤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史伯璿曰。專治而欲精之言。精於其學。便有此害。非謂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學。能棄君父。滅綱常。竝教之初。便有此說。蓋其固蔽之深者。固無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士。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有所短。吾亦有所長。吾但取其所長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領既非。所謂善治之。陷溺益深。爲害滋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爲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焚拯溺之心。接學者於顚冥之地。其爲人切矣

臣按風俗之所以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以異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戰國之時。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風俗皆同而道德無不一。非絕去異端之教不可也。然其率天

子則闢楊墨在韓歐程朱則闢佛老然而終莫如之何者非獨不能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非謂皆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也。蓋彼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爲彼之人之能也彼窺吾之所有者而盜之。吾失之而彼得之吾非獨不知彼竊吾之所有往往訐其所短而較以是非謂彼之所爲者近是於吾而非噫抑執知彼之所以爲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掣取人之物而竊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群居而聚食竊

吾學校養士之禮也彼之誦經而說法竊吾絃誦教士之禮也彼之祈禳竊吾祭厲之禮也。彼之追薦竊吾殮虞之禮也吾用其真者則彼贋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於楹臣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臣於異端亦云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蓋道德其理也而禮則其理之有節文而見於事而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學校以養士。非學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經術以教人。非經術不得以駕說有禮以祭神。非其鬼則不許祭有其以送

龍溪可

臣按爲治之道二。政與教而已。政有紀綱教有樞要。治道張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至衆之人各一心心各一見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樞要總攬而整齊之使一其歸。人人必濟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見夫下何由而統於一也。聖人有見於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說焉。然道德之體一而已矣。而其爲用則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見自以爲道德也。然皆

似是而非。是故以非爲是者。滔滔皆是也。習申韓者以申韓爲道德。習蘇張者以蘇張爲道德。習楊墨者以楊墨爲道德。習佛老者以佛老爲道德。其道德紛紛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爲道德。其與學孔孟者之於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眞是。而明其所以爲非。彼安肯非已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倫者仲舒首以是爲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爲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嗚呼。其有功於世道亦豈細哉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譔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其間不能無繆。況博士馬

嘉遯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呂祖謙曰。傳註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魏晉梁隋。全經固失。然鄭玄王肅之徒。其說猶存。猶有可見之美。自孔穎達集衆家之說。爲正義。後之觀經者但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矣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譔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道德雖具於人心。出於天命。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安知其不以非爲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於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風俗爲務。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爲先。一道德者。苟不質正於聖賢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而施行之哉。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望賢之人何以爲據。下之人有不信章而發明之。上之人何以爲據。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於經籍。而命諸儒考正。而會稡之。用以頒布天下。使家傳而人誦之。則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則爲道德。不如是則非。咸爲道德之歸。而風

俗醇正而無彼疆此界之殊矣唐太宗有見於此而命孔頴達以考正六經而頴達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繆戾則亦何益之有哉頴達之學雖有可疵而太宗之見則超然出乎後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哉

太祖開國之先首崇儒學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

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用陳澔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

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戶牖而殊軌歧義紛紜於訓詁或流於識緯至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輩出然後經旨大明于世而我列聖又表章之遂爲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何幸歟

東晉范甯好儒學性贄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聚之太過甯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將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經緯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衆之罪大也

臣按老莊之說疾世俗之孳孳利祿而不知所底止故肆爲論說欲矯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之人祖其言以爲說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韓用之以爲浮蕩申韓用而亂秦亡王何悠而魏晉滅此無他道德不明於天下立說者各自道德其道德而用其說者不知其所謂道德之非道德故甚向使明君在位而輔其政者有其人師表立於上義理明於下豈有是哉宋之時道學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其說以濟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從而信之遂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效微一時士大夫其所崇尚者雖邪正與晉人不同而同歸於亂嗚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擇而猶察之哉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

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半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臣按古之民四士無異學此風俗所以醇厚也蓋民分於四各有恒業而衣食易給教專於一士有定見而趨向不差風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興而民與教皆增其二議論則此是而彼非風俗則日異而月不同此無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歐陽脩曰佛爲夷狄去中國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

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臣按歐陽脩此言推本之論也然謂之曰此自然之勢也臣則以爲此自然之理也豈但勢哉彼佛者去吾中國數萬里其勢無由至中國然其所以導之入吾中國者中國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國餘千年其勢已堅牢不可動搖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設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勢誠有不易然者歐陽氏欲吾脩補吾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一旦復其千年之故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一旦復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豈能皆得卓然不惑者爲之哉臣愚以爲莫若定爲家鄉之禮頒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禮其勢自衰此則朝令而夕可行也積數十年人皆知吾禮之簡徑而樂從彼法之勞攘有損於財無益於事自然廢置而不振英君誼辟有志於扶世教闢邪說者出於其間舉韓子所謂人人火書

盧居之說乘其衰而去之則中國三代道德之
教禮義之俗於焉頓然復矣

倘又言于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秦焚書
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大聖先哲莫可
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
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為九經正義所載統博
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詔儒臣刪
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
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
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說異欲學功化之成
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于今日者實賴
孔穎達之正義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世之
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
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說異之言如歐
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
詁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
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
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夫自有宋九儒講明經
旨洗漢唐之陋六經之文如日中天六經之
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
況楊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者
不過傳習之言而因心考義者雖若有差終有
的然之見此古之聖賢其教人皆隱而不發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有由然也今五經
四書先儒訓釋明白無疑矣學者口誦而心解
不復致疑於其間然所謂無疑者豈真無疑哉
朱子謂今之學子能言眞如鸚鵡蓋鸚鵡之言
效人聲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間草澤
之儒紛然雜出於所謂五經四書者又各加訓
解大意主於立說而不盡以解經其間可取者
不過數家其餘皆欲炫奇鬪勝耳解經而炫奇
鬪勝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則又益卑矣宜俾
學經者專究心於聖經然後及於宋儒之傳一
以是為主然復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制度名
物毋有餘力則幸及於近世諸人之訓說可也
勿儒學之昏精加考擇以示學者并示以
讀經之法必先經而後傳而後及乎諸說則心
有定見不為異說之所惑亂矣是乃一道德之
門徑也

曾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智益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曰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

臣按百家衆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聖人大學之道則如心君處靈臺之中爲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爲用而底于大成焉如此則學有統道有歸所守者同一道所傳者同一說矣

程顥言于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善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

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
爲萬世行之

虞集曰。明道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
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

臣按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臣
竊以謂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必欲得賢才以
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則人執
私見。家爲異說。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統
壹矣。必欲道德之一。而成惟中正之歸。則又在
師道之立。師道之立。必以脩學校之政。俾其掌天

下之風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經興講明義理。
以一人心之趨嚮。期於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而
後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
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曷足以當茲任哉。惟我
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材。一以五經四書爲教。學
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考就非明先王之道之士
哉。今日班行之中。縉紳之列。未必無其人也。盍
加推訪其間有德行文學。聞望素著。冠于一時。
爲內外所推重者。即令與領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璽書。責以
提督作興之任。俾其率領群儒。詳立規條。一本
程子所上劄子。以爲準則。根據學校所施行者
必

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誦習者必
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制。凡夫
學校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
門分條具。以爲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
頒之天下。如此。則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

德。而推其所得以爲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
窮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於行事
者用以釐百司之務。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爲
太學之師。散其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以
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於教者之教。以
卒業於太學。以分任於有司。以推教於他人。彼
此承傳。後先授受。同此誦習之習。同此道德之
歸

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
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

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立言者不謀利而計功爲學者不駕虛而翼僞修辭者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渾渾乎和平溫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由是觀之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正風俗正風俗之要莫切於一道德程頤一世大儒言於其君欲其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頤之言以爲

九重告

朱熹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論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德則彼所謂非道之道非德之德皆因吾之是而見彼之非拘拘然與之較負勝也吾道既明吾當何所拘拘自然所至成俗不日而復三代之舊矣

以上一道德以同俗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蔡沈曰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錯之天下矣

臣按先儒有言孝弟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爲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爲準此即所謂建中建極也愛敬之化必形於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國終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親也各有長也亦莫不有愛敬之心也觀感興起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臣惟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脩人紀之任必使三綱六紀皆盡其道然後不負上天之所命然其所以肇脩之端則在乎愛敬焉愛敬既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愛其親敬其長人人親親而長長家家能愛而能敬天下之人皆由吾君一人抗立以感化之也

禮記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葉夢得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爲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爲始君子無所不行

臣按人君之愛其親敬其長盡人子爲人子之禮耳而非欲人之貴有親貴用命而爲之少之禮耳而非欲人之貴有親貴用命而爲之也然而天下之人見吾愛吾之親敬吾之長則曰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猶且盡爲人子之禮

以愛其親盡爲人少之禮以敬其長況吾儕小人哉於是感知以愛親爲事而敬其貴於是通知以敬長爲事而用其命於是由已兄之命而推之凡在上之命無不順焉是則人君之愛敬行之於一家自然有以錯之於天下之大此無他以心感心天下無異心因化致化天下無下無怨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異化故也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者也首言孝爲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推言及悌蓋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推其樞以至于通神明光四海是則孝悌雖曰爲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所以爲德則以敬爲本焉

論語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朱熹曰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充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臣按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性之中則具此仁焉具此仁理自然便有此和順之德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是則所謂孝弟也孝弟出於良心自然不
爲迷理亂常之事君子知其然凡事必務於根
本根本既立自然後推之以仁民愛物無一民不
得其生無一物不得其性皆由乎一念之仁而
一念之仁則起於愛親而敬兄也

大學曰上老老所以爲吾老也而民興感發而興起孝上長長所以爲吾長也而
民興弟上恤孤所以爲父稱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度也
矩方之器也先儒謂匠欲爲方必先度之以矩
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爲矩而度之耶亦惟此心
而已我心所欲卽人心所欲我欲老吾老長吾
長而人亦欲老其老長其長吾卽推吾之所以
欲老老長長之心而度天下之人心知其心所
欲老老長長而無異於我也以我之心度彼之
心吾之老者吾老之使之得以安其老吾之長
者吾長之使之得以遂其長吾旣得以遂吾老
之長之之心而彼之有老有長者亦得以遂其
老之長之之願而爲其老者長者文皆安其老

朱熹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
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
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
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
天下平矣

臣按朱熹掌言大學先說上行下效則絜矩處
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
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
父母畜其妻子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
以及於彼使彼俯足以事俯足以育方能使人
興起者聖人之化也然有以化之而所以推而
處之者可無其則乎所謂則者矩也矩者所以
爲方之器也先儒謂匠欲爲方必先度之以矩
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爲矩而度之耶亦惟此心
而已我心所欲卽人心所欲我欲老吾老長吾
長而人亦欲老其老長其長吾卽推吾之所以
欲老老長長之心而度天下之人心知其心所
欲老老長長而無異於我也以我之心度彼之
心吾之老者吾老之使之得以安其老吾之長
者吾長之使之得以遂其長吾旣得以遂吾老
之長之之心而彼之有老有長者亦得以遂其
老之長之之願而爲其老者長者文皆安其老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重也庠序之義頒
乎周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孰有加於此哉

頭半黑白者 白者不負任在背 戴任在首 於道路矣

朱熹曰庠序皆學名也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故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

臣按先儒有言古者道路之間脛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行道者如此則居家者可知於其家者既能孝弟如此則其於國者必能尊君親上矣若是者豈非庠序設教之功哉然學校之設所以明倫人倫非止於親長也而聖賢之論立教者莫不以孝弟為先焉孟子告齊梁之君又欲其於孝弟者人心之所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平天下之要道實有在於斯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朱熹曰親長在人為甚邇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張栻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先儒有言仁義根於人心同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豈有不平者乎張栻謂三代之治所以後世不及者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溥天之下無一人而不孝不弟焉孝弟者行仁義之本仁義充塞於天下豈非雍熙泰和之世乎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熹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臣按孔門傳授以孝弟為仁義之實而施於政治者必本仁義之推行必始於孝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曾子曰孝者所

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而孟子於是二者尤切切焉不一而足蓋親親長長達於天下而爲仁義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仁義之效著而天下無不平治矣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北溪名淳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

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朱熹曰良者本然之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臣按爲治之道不外乎仁義而仁義必先於孝弟蓋人人皆有愛親之心所以愛親者卽仁也人人皆有敬長之心所以敬長者卽義也親者吾之私親吾愛吾之親若私也然而通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愛其私親與吾之所以爲仁也長者吾之私長吾敬吾之兄若私也然而達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敬其私兄與吾之所以敬吾之兄者無不同使有一人之不愛焉非所以爲仁義也噫良心出於一人之私仁義通之天下之大因心爲治天下之平其端在此矣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養庶人之老

陳祥道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超恩禮之中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右學周人養國老於虞庠養庶老於虞庠

陳澔曰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爲講明禮義之

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母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老也

臣按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而必於學者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孝弟老者之於君以德則君尊也以齒則老者先也人君致孝弟於其親長下之人無由以興也故於學校之中行養老之禮使得於聽聞觀感者曰上之人於夫人之老者尚致其敬如此矣其親屬乎萬乘之尊且如此吾儕小人所宜興起感發也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

一禮之行所費者飲食之微而所致者治效之大也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陳澔曰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體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吳澂曰年齒也四代之所貴雖有不同而其尊老人更知三德五事此孝弟爲所宜行者故寧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祖割牲而祭之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晁曰祖者制牲體爲俎實豚臂而饋之進食之儀也

總干而舞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鄭玄曰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方慤曰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父所以教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貴老所以教弟也由太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太學來也

臣按天子行養老之禮則下之人化之雖以鄉里閭巷之間莫不皆以齒序爲尚也是以人之年老者雖耄耋困窮人知上之所敬在此也莫不尊奉敬養之而不敢遺棄舉斯心而推廣之至於强不犯弱衆不暴寡皆自人君養三老五更於太學中來也此無他本孝弟之心之所推爾

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在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中元元年又行此禮乃下詔曰眇眇小子偶當聖業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輒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者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馬端臨曰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所謂五十養於鄉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於東序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之席位執醬親饋執爵親酳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以教而始獻鳩以養國老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

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臨辟雍群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者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服都紛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鄉之

臣按養老之禮東漢始行之之禮則至東漢而

禮始備其養老也天子視學合樂而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也久矣入至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往往舉行唐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史未見其行也蓋帝王之世以孝弟爲治老者近於父長者近於兄故設爲視學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人孝弟也上之人以孝弟帥先天下之人使之皆歸於親親長長之化無一人而不親其親而孝不長其長而弟禮教日明風俗日厚天下豈有不治平也哉

以上躬孝弟以敦化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崇師儒以重道

周禮曰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葉時曰大宰繫民之九兩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然師必以儒儒必以道然後可以立規矩於一時垂楷範於後世也彼異端衆技亦皆有師然師不以儒儒不以道豈足以繫天下之心而聯天下之俗哉此人君所以有志於三代之英而俟大道之行者莫不崇儒重道立爲師表以正天下之人心以成天下之治化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陳澔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

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

方慤曰嚴卽尊也嚴師卽卽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爲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爲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之故爲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爲師則弗臣

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扆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曰道不可以不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

敬口口生敬口口生怠口口生肆口口生慢口口生亡口口生困口口生困者敬之勝也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水溺於水猶有生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祀皇天敬以先時劒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朱熹曰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几席觴豆刀劒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臣按周武王之於師尚父欲有問焉則以師禮尊之而不敢褻以臣位而貶師尚父知道之在已也亦不敢輕忽其道必以師道為尊忘其身之為君也君忘其身之為君以道在已也古之聖君其尊師者如此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其道不得其道則無以為治

又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推於千萬世之貽謀也此無他寧之者不輕受之者不輕知所以重則不輕視之而兢兢業業惟恐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語易知者如右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朱熹曰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
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間
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
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
能相尚過也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程頤曰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
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朱熹曰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先從
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所教謂聽從於己
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又曰此
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
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
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輔廣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
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恐得勢
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恐自屈以諂時之上則
驕而下不修恭敬之實以取侮慢之辱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爲迂闊良可悲矣

臣按道出於天德得於人人皆有初不以貴賤少長而有異也但所稟者有偏全所得者有先後故齒之長者先得之稟之厚者全得之我雖有之然或有所未盡故於其齒之長而得之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好樂之而不敢疎惟恐彼之不我親不我告而我終焉爲如此而已也夫然則吾擁是虛器於臣民之上則人將有負乘之議彼已之刺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基業哉

而貶厥子孫之謀歟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樂道而敬夫黃耆之老老成之賢必先學乎而後臣之也噫人君之尊德樂道如此則凡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孰不敬賢而重道哉以上尊師傳

禮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之誄也

陸佃曰據左傳所錄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

脩之如此

陳澔曰作益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共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

臣按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蓋孔子儒教之宗師所謂爲天地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誄之之後後世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漢高祖十二年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臣按高祖不事詩書之主得天下之初其於他神不見有所尊敬而於孔子獨以太牢之禮祀焉蓋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爲之起敬蓋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漢四百年之治所以幾於三代者蓋祀魯一太牢之效耳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上書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自執經親自臨決問諸生疑義於鄉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臣按昔人有言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爲先也高皇帝雖在馬上猶能脩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

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
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
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教化乎洙泗之上于
時王公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
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千載之後莫不宗
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豈可謂命世之大聖億
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宅之廟毀
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
時不覩蒸嘗之位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
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
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
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
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
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
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浸遠
褒崇益彰雖代有殊稱而未爲宗殷不刊於實人共
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宜追謚爲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廣順元年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鞾袍
入義理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
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眞宗咸平三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鞾袍
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
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
宣王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故事初欲追
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
故第增美名乃按春秋演孔圖及莊子之言加以玄
聖其後又以犯聖祖諱改至聖
臣按宋眞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
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
無拜之郎拜奠於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聖途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
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
以功則賢於堯舜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
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
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
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淺俗之論易

拜帝不從蔣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冕
端而用韓昭況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爲封
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
至其改謚又因黯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
要皆非禮之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
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爲萬世帝王之
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
否皆不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也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
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
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
聖文宣王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

臣按孔子爲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
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經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
人或有不得其詳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
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之理中正之道君子
得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家至治之澤一皆

吾聖人作經垂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於盛
德大業者固皆崇重其道則雖幼沖之君如漢
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夷狄之酋如元武宗
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
秉彝好德者初不間於智愚賢不肖與華夷也
矧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崇高富貴之位且
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
雖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
唐玄宗諡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鹵莽褻瀆倫聖
道安在宋眞宗加聖諡以至聖似矣然僞作天
書聖道如何臣故曰與其崇聖人之虛名孰若
遵聖人以實理

臣按此後世以顏回配享孔子之始

魏齊王正始七年始以顏回配享孔子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
祀孔子廟堂

臣按唐太宗詔以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於
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丘明
穀梁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
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輔嗣有功於

易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
王肅賈逵則通有功於三傳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
寵則又有功於三傳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
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
享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在從祀之列至開
元七年七十二子始從李元瓘請得從享祀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爲王乃贈顏子爲公
閔子等九人爲侯曾參等七十六人爲伯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爲公侯伯之始
宋眞宗咸平三年追封充公顏回爲兗國公費侯閔
損等九人爲公郕伯曾參等七十六人爲侯伯
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爲伯
臣按此後世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
韓愈從祀
臣按此後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
徽宗大觀二年詔蘧子思從祀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
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豈容一毫
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
翼其惡黨以爲自已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
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徽宗燭理不明而爲姦
黨所蔽罷王安石而不知適所以彰其莫
大之惡而增其極惡之罪也
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
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眞見力踐深探
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
明辯表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
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
奬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爲世罪人並宜從祀
景定二年皇太子詧乾淳間文公朱熹輿寶公張栻
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
學誠有功於聖門三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
栻熹于從祀如栻如祖謙宜升從祀
度宗咸淳三年始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
元文宗加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
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
從祀
臣按自禮經有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唐貞觀

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於聖經以爲
先師從祀先聖廟庭至宋神宗進荀況揚雄韓
愈于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於一經其後
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群姦私意
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
周惇頤等七大儒于從祀後又兼秩司馬光邵
雍蓋以此九儒者重明聖道俾大明于世也夫
自唐人列祀諸儒如荀況之性惡揚雄之詆身
王弼之虛無賈逵之讖緯戴聖之貪殘馬融之
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聖門者其間純正如
董仲舒者顧不得侑食至于元天曆中始秩祀
焉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
從祀吳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列在從
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於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
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
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
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也秩常也節也祭先聖先
師焉

陳澔曰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士擊鼓以徵
召學士蓋警動衆聽使早至也有司教詩書禮樂
之官也

臣按天子之尊不輕舉動惟於學宮時常臨視
雖曰以舉賢俊才而實以崇儒重道也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祖割辟雍之上尊
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
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
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
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
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
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古大防曰祖宗視學非

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
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
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帛之賞後日
何可繼也政恐惜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
論蓋天子視學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為美
觀而已也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
宗萬乘所以必親臨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師
作興人材以為世道之故而或者乃欲望爵祿
之賞金帛之賜何所見之小哉蓋君子之所重
者道義也小人之所嗜者則在於祿利焉苟君
之恩付我以師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稱厥職為
懼賴
主上之寵靈以光貴我學宮崇重乎師道而吾
之所感荷者雖九錫之榮萬鎰之富不足以彷
彿之矣一階半級匹帛銖金焉能為有亡哉萬
一
君恩以吾教訓之有方講論之明切而有錫焉
受之可也我
熙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學
車駕屢臨詔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有衣幣之賜
錫以聖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往往勉
以聖人為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錢于
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
才彙興有由然哉以上視學
以上崇師儒以重道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臣按此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辭孔子答季康子之問其言本諸此風譬則君也

草譬則民也風之爲氣勁而力草之爲物柔而弱以勁而布力之風而加諸柔弱之草其偃什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轉移之勢豈止於風而民之遷下也其隨順之形則甚於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其感孚之妙轉移之易順從之速其猶風之於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遂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其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之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敬其得其典常之道而蓄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

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無惡有善故其有生之初咫尺厚也邇夫有生之後敝於外物誘於習俗於是乎其厚者始變而薄矣然向者其所得於天之本然者則固淳如也在上者誠能敬典而在德於以所謂人倫之常道兢兢焉敬恭之而不忽皆必實而有諸己吾所令於民以爲政教者即吾所好以爲興常者也則吾之一身周旋動履於大道之中由是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莫不遷善而改過變惡以爲美化頑爲仁反薄歸厚蕩蕩平平皆升進于大道之中無反無側矣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沈曰教之本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

臣按此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之詰命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大曰羔羊之皮所以飾素絲五紽以絲數之名退食退朝而公門自公而此

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臣按先儒謂此詩爲文王作美之效鵲巢風和氣所在生育敎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趙之武耒公候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然則人君一身爲風化之本烏可不愼其所自出哉

又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既定如騶虞則仁心仁聞洽於鳥獸而至於蠢動微物則其化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陳鵬飛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人倫正中於羔羊之君子而朝廷治八[illegible]則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而孝於親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鄭玄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葉夢得曰老近於親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

緇衣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大臨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劉彝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上。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爲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呂按上下之分雖殊而人心之理則一上之人有偏心難事也有褊心難事也有私心難事也有慾心難事也有疑心難事也厚貌者難知也。巧言者難知也。令色者難知也。陰私者難知也。隱忍者難知也。藏機者難知也。蓄奸者難知也。爲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權重人敬憚畏避之不暇。必和顏悅色以待人開心見誠以示人。傾心輸意以用人平心易氣以與人。寬仁大度以容人。至誠惻怛以怒人則在我者易於事矣。知人之難知也。推誠以待之因事以試之。如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則人之難知者亦易於知矣。大抵知人則哲雖堯猶以爲難下之人誠不易知也。上之人。苟能一待之以誠而不藏機蓄智以爲牢籠駕馭之術則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難於知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陳沽曰緇衣。鄭國風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

呂大臨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爲天下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陳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

人也深故從其所行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
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
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馬睎孟曰人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己其所行
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
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爲正而不
可以不愼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於君
也林林衆多貌蠢蠢之民無所知識見上之所好
者在此則從而趨赴之倣倣之始雖一二而終
至於千萬始雖涓滴而終至於滔天所謂甚焉
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於一念之偏私頃刻
之順適而不知天下之人從風而靡遂因之而
成風俗或以之而致亂亡然則君人者其好尚
可不謹哉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事先人故民興章志貞
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治其上矣
陳澔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
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
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已之善而
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
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慤曰民以君爲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
爲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
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
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陳祥道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
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
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
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
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爲之則民無
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
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衛君者也民歸
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
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緇衣此節即心體相須以喻君民相資之
意以見肢體之運動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猶人
民之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惡也然肢體之運動

心神固資之以爲榮衛然而運動之極至於廢
廢而瘁焉則人心之神亦因之而傷損矣人
民之役彼人君固資之以爲奉養然而役使之
過至於貧苦而怨叛焉則人君之國亦因之而
喪亡矣所謂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爲
人上者宜常書于座右以爲朝夕之儆以比附
書之戒焉

春秋左氏傳穆子曰吾聞之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

孔穎達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
不有過愆則下民知所適緯言皆知歸於善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
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
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陸贄曰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
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窴明
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雖爲季武子而發然萬世之下
居人上者立法制令必先有諸己然後爲
之夫然則所令無不行所禁無不止矣苟徒知

責人而不知責己是豈大學絜矩之道哉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
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朱熹曰莊謂容貌端莊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
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
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

張栻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
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矣

臣按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謂之使者是有
意於驅使其民也答之以莊孝慈及舉善
教不能而加之勸則之辭蓋謂在上者能如
此臨之以莊孝而慈而舉善教不能則民自
有如此感應初非有所使亦不待於勸然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

范祖禹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臣按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
則影正矣先儒謂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
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

誠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則近而群臣遠
而萬民孰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
恥而不竊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盜也非獨謂貨財凡吾之
所不當有者而有之皆是盜之事康子患人盜
他人所有之貨物而欲弭之聖人告之以不欲。
所謂不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爲

義之不當爲分之不得爲而恃吾之勢以多取
之乘吾之力以强劫之。恣吾之材以妄爲之。皆
是盜也。吾爲大盜而禁小民之不爲小盜豈理
也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朱熹曰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
矣
尹焞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張栻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
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
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
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

臣按人君之於民。如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
也。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天閼
其生。生之理而或至於傷其生。君之於民當體
天地父母之心。庶幾盡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

者亦感發而興起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朱熹曰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

臣按在己者皆盡其道則在下者各以類而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良佐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所好好之民之所好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

臣按先儒謂傳引二詩以明爲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則逆人心之所同而爲天下之所戮矣蓋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賴以平之民有不公賴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

輔廣曰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

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

臣按先儒謂傳引二詩以明爲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則逆人心之所同而爲天下之所戮矣蓋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賴以平之民有不公賴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矣彼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偏也則爲天下僇矣

朱熹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僇矣

臣按先儒傳引二詩以明爲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苟徇一己之偏私焉則逆人心之所同而爲天下之所戮矣蓋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賴以平之民有不公賴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

居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是謂拂人之性。逆人之情。雖其位高勢重。一時無如之何。雖未必至於戮。而有可戮之理。噫。爲人父母者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而爲天下之大戮。亦惟於好惡之公與偏而已。可不謹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朱熹曰。張氏謂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臣按此章卽君道以明感化之機。蓋有堯舜之君。則有紲紂之民。君則有堯舜之民。有桀紂之君。則有紲紂之民。

前所行者紲紂之事。而求堯舜之治。無此理也。人君行仁義而下之人。遵天悖理以不仁不義應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卽淪敗。自古及今。無不然者。是以人君爲治。必存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政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孝文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

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

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下制度未幾。後物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意。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臣按廖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是誠諭治化之體。風化之原者也。是言也。始於成王命君陳曰。爾上所命從厥攸好。大學所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禮記謂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皆此意也。蓋人君一身風化之本原。而京師者又風化始出之地。居人上者。誠能正身齊家。而不爲非禮非義之事。而於京師善之地。於凡事之營爲。物之制造。有不合於禮。不當於義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禮義之是程。苟有違焉。必加以罪。并坐其所領之律令格式。非不嚴而謹也。後世主其所領之官製造之工。不但已然而能行之於暫。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貴近者做做而先犯之。然後天下從風而靡。爲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豈不信哉

第五倫又言于章帝曰。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

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
也

臣按第五倫言以身教者僚以言教者訟是即
大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是
故人君既正身脩德躬行節儉以身示教爲天
下先復立爲制度嚴爲禁令以戒飭夫妃嬪宗
戚之屬左右侍御之臣內而朝著近而京邑使
各安其分守不得越禮踰制則天下靡然從其
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責人而不責己限踈而不
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
而於郡縣之遠閭里之閒乃詳爲之制嚴爲之
法則亦虛費文移徒掛墻壁而已安能戢其迹
迸之心杜其噉嗽之議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謹好尚以率民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之辭夫周公之訓殷頑民而君陳繼其後民習已安成王戒其無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寬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幾其從吾之化以變其舊俗也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忍言事容言德

僕甫曰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求備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不脩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脩者簡別之不使與不脩者混不脩者亦簡別之不使與脩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冀其能脩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者知所愧慕亦必脩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謂君陳繼周公此其策命之辭夫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

可忿疾之率教者亦當奬挍之然不可以求備
必有忍至德乃大卽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脩
至率其或不良卽無求備之意此數言者雖成
王爲君陳治殷民而言是誠萬世人君命官化
民之要道也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殷頑民
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十二年世
父子曰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蔡沈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

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周公左右
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殷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
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
無可虞度之事而子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
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
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
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庶民在洛
邑密邇王室其無虞慶之事而曰四方咸爲之不寧一處有事
肢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寧一處有事而四方爲

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爲之動勤矣民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此古之明君必擇賢臣而付以保釐之任國之賢臣必體君心而盡其謹恕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蔡沈曰對揚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呂祖謙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倹之於人而身之

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返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開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由是以觀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深治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對病之藥以施療之調攝之保養之然後其根可以拔去而永無萌蘖之生矣所謂對病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同然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之藥在有恒之政體要之辭而所以調攝之者則在復其所弗克由之禮焉若夫保養其天和之妙劑則下文所謂惟德惟義是已

又曰資財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卽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舉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鞏之不剛不柔其德

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

臣按畢命一篇可見周家以仁厚立國而慮
之遠愛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寬猛之宜而其
處民也又得剛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順其
性命之正而全其義理之天向之驕蕩悖亂者
皆克由禮心之放者既閑義之滅者復存惡不
終於惡而復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
其以古訓而爲訓也是知化民變俗之良法要
道莫先於古訓古人往矣而其訓戒之辭則具
載於經籍之中是以善於爲治者知古訓爲出
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機設小學以古訓而啓其
發開大學以古訓而明其倫頒布經書俾其讀
誦設立師儒爲之講解責任守令爲之提督無
一處而不立古人之學無一人而不讀古人之
書無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禮如此則普天之下
雖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義可
尊禮教可尚夫然而敖惰之不化習俗之不美
治道之不隆盛運祚之不靈長萬無此理也

鄭子產爲政於鄭鄙鄙有竒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興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臣按子產爲政而爲其民殖田疇誨子弟可謂教養兼舉矣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與嚮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無同）維楫（維以繫舟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臣按爲治而不定經制是猶度江河而無維楫船而無維楫則船必覆國而無經制則國必亂經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時之成法有常道以爲持循之具是則爲治之大體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則後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奏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之[illegible]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俊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瘥也

臣按人民所以俊靡者多見於車馬衣裘宮室飲食四者誠能立爲制度凡所乘之車馬所居之宮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飲食皆有階級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於見聞者熟則其存於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則有餘者不敢恣爲於已不及者不敢慕欲於人衆心安定家給人足而教化行矣

之任也

韓延壽爲頴川太守頴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後入守左馮翊郡中好禮義恥爭訟民有爭訟者輒相與到縣廷自言嘗

臣按延壽與民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此誠得化民之本原蓋民之所以貧窘而流於邪淫其原皆出於昏嫁喪祭之無其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之民禁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官比齊魯焉

臣按天下之風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蓋與圖之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歷之而其所爲

制昏娶喪祭民生之不能無資民間一色昏娶
喪祭富者傾貲以奢貧者舉債以辦流俗之相尚如此誠宜痛革而流於荒
淫邪亂之域固有起爭訟而破家業或有之
漢之時其民之被奇化者亦或有之
世之下而倘遵二教大為斯民之蠹惑非明
古禮以正人心邪說則民性愈迷風俗愈薄吳幸而有朱氏緣禮一書間步可行
教百凡民間有冠昏喪祭一依此書而行有
條教以行民間民知大守之一條約束大子之
意故易於信從及其教化既行下大子聞之又下
於此

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
於民間勸以為善防之慈愛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
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
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寡贍助貧窮
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

禮為最此無可書雖有他異不在褒舉之列
如此則禮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
於此

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
於民間勸以為善防之慈愛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
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
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寡贍助貧窮
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

詔以稱揚之首曰宣布詔令百姓鄉化而歷數
其政績之美且賜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賢
者嗚呼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為治
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為急未聞
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為吏者固
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
增秩賜金徵入朝以榮顯官哉後世有志於教
化之君其尚以宜帝為法有志於教化之吏其
尚以黃霸為法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

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知其自以恩意遺之。非從其求。謂之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故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案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臣按卓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專以禮教民而不以法治。眞古所謂循良之吏。使天下郡縣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緩急輕重。則天下日底於治平矣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求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轗耕相讓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勝而戾心熾也。民間之訟多起於財產兄弟。以之而相殘。皆自此始也。爲守令者苟能爲

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則詞訟不興。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敢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德甚異

許荊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荊爲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臣按荊以郡民兄弟相爭訟爲教化不行而任咎於己。且至上書言狀乞詣廷尉。然非其平昔設爲喪紀昏姻制度。使民知禮禁而遽然而爲此舉。則是矯激好名。非眞實也。君子所不貴

仇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學業。其剽

輕游恣者皆役以田祭歲歲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
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
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宇寡養孤
苦身投老奈何辟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
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共母子飲因爲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寤成孝子

臣按仇覽一亭長耳視今鄉老里長之役而乃
能以敎化民爲事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予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於閭里之間凡爲民之長者皆能以敎化爲務天下有不平治者哉

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門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省息吏民不忍任延爲九眞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風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訖

造立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還鄉授徒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蘇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同住

後魏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宿室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臣按今所謂中州之域漸染金元之風猶有同炕之俗其爲治化之累大矣請痛禁之

清河王勵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無處無之民之祀神雖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見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貲產以備牲牢耳宜爲明禁惟許以鷄豚羔豚有以牛祭者罪至其師巫若疾而必事祈禱誑惑禁犯罪不顧也惟禁其敎誘之人則自然止息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謡彥光
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
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
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
惰業無成皆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
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
改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蒲人俗多惡疾父母
病危殆不肯扶持枕席棄掛食遥以哺之兄弟異財窄
逼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宫吏詣門勸
喻由是感革鄉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
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湖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
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
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
試於有司者人吏自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
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今此州户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
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走德秀才淡雅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僞氏以夷狄入
中國始有之爲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
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韓愈爲湖州刺史能禁之今此
風猶存民習成俗非嚴加禁之不能止請著
爲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幷坐其舉
火之人是亦崇孝道變風俗之一端

陳襄爲仙居令民不知養於正歲者老來賀作文
一篇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
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分災救患相
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

傳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冨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鄉里郎去衙前子弟亟還就學於是耆老相語感德漢翁然從之學者興起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庭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此則禮教興行而畏端不待革自然蠲息

余仲寬幸銜之順良時閭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纔免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諭之纔免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者列坐庭下以俸置醞釀酒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

程瀔子之俗至今浙東爲甚請自今有除爲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更書云自到任之後民並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孝廣教化以變俗臣按洽者君也所以爲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義行之也難教之本雖在於人君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臣按程顥在晉城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於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爲滿

朝廷苟責之以成效其間必有超出倫類而能以明道之德移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上俗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齋會以展慕其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禮教化俗今其所行實

禮我

太宗皇帝已表章頒布天下請命有司舉行并命提學官申督視有不奉行者聞以違制之罪如此則禮教興行而畏端不待革自然蠲息

正身齊家以爲感化之機然地非一方而
遠外者未易以徧達人非一類而疎遠者
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爲治
道之急務則必設學校明禮義立條教以
曉諭而引導之使之皆固於道義之中而
爲淳厚之俗而又必擇守令以分布於其
政教丁寧告戒使其知
朝廷意鄉所在而其爲政必以教化爲先
變不美之俗以爲美化不良之人以爲良
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順由家而邑由
邑而郡民風士習胥出一律則天下之太
其平之基實自此而積累也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慝（善也慝惡也）表厥宅里彰善癉（病也）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沈曰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不善者（病猶言苦之也）使能畏爲惡之禍可成中民之俗然而無所旌別則爲善者不知其可爲而自忘爲惡者不知其不可爲而日肆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慝也

臣按人君爲治在乎明好惡之所在使民知所以嚮方趨於善而不流於惡則俗尚正而治化可成中民之俗然而無所旌別則爲善者不知其可爲而自忘爲惡者不知其不可爲而日肆時而流於遷善將傳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屋帛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訓典殊厥井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改惡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

陳櫟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

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鄉不易其俗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無所旌別則爲善者不知其可爲而自忘爲惡者不知其不可爲而日肆時而流於遷將傳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使經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訓典殊厥井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改惡而卒歸於善而已此矣此康王命畢公以保釐東郊而必告之以旌別淑慝也然其旌之也則表厥宅里使過其居者曰此善人之居君上所以彰而其風聲流及遠邇而況於居其間乎其別之也則殊其井疆使經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訓典殊厥井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改惡而卒歸於善而已此矣此康王命畢公以保釐東郊而必告之以旌別淑慝也然其旌之也則表厥宅里使過其居者曰此善人之居君上所以彰善而癉惡之意愛之深待之厚者何可不爲善

言則有時而已。示之以形。形則終古常存。欲其每覩于目。常儆于心。無時而或已也。或化轉移之幾。括此其一乎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移之國。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閭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六鄉。終身不齒。

孔穎達曰。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黜退惡人

陳澔曰。命鄉簡不帥教以下。言簡不肖以絀惡之事。鄉幾內六鄉也。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鄉大夫。元日所擇之善日。朔日定朋者。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之禮。射以中爲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而又左右對移以漸遠之。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終其人終不可以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臣按古昔先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而使之咸趨於善而不爲惡。則必有崇尚簡別之法焉。蓋天生人。不人人善。亦不人人惡。上之人有以表別之。則善者益進於善。而惡者皆舍其惡。而歸於善。普天之下。人皆善而無惡。則人無不成之才。世無不美之俗。而天下之治。無由人人以表別之也。於是擇其年少而質美者。以漸而進之於學。及其壯而成矣。則於其中賢而有德者上而崇之。以爲秀士俊士焉。由是而進之天子之廷。不肖而惡者簡而絀之。以移之左移之右焉。由是而舉之郊遂之外。則吾之所用者既得。以爲致治之具。而吾之所棄者。又因之以爲董戒之方。如此則既在於學者知所戒懼。而未入於學者。知所感發。而國家得人之用無窮矣

我

朝於凡學校生員。登第者。即進之于上。而有司

為表其門其憂試無成者即黜退為民或充吏是亦治古之遺意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陳祥道曰惟民生厚則性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於惡則惡者其僞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所習然後為惡故為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為為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無貳矣

按章善癉惡之言出於畢命善惡而章之則

表厥宅里惡惡而病之則減厥井疆先儒謂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一歸於義理民情所以不貳也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馬睎孟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為故民不惑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婦則旌表其門而為盜

竊憂犯不悛者則異其門而以為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漢明帝永平三年荊州刺史郭賀有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舄旌教行部去惰惟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於郭賀賜之所不當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聯見而聞之寧不惕然而慄慄然而蒸乎

沛劉長卿楚相氏之孫防遂嫌疑子又夭殁和氏慮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尚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發

臣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發見於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柔順然立節行義必在於貞烈爲柔順仁也貞烈義也於人衆人委順之中而有特然卓立之行旌而表之使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咸知遵理之可尊而一惟禮義之是慕二南之化可復也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紮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以

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眷予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存也幷賜綵二百匹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隋文帝有重書褒之也傳有之曰大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行之一身則一身正行之一家則一家正行之一郡則一郡理行之四海則四海翕然歸化是豈無故而然哉蓋父子既定則長幼有序族屬以和家齊而國治自然之理也先王有見於此雖匹夫匹婦以孝名

通朝廷者皆旌表門閭復賦稅俾州縣以時存問蓋欲砥礪斯世斯民使之厚人倫移風俗以成治化之美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二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木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兢其先世仕唐有為江州長史者益置田

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僧宗嘗詔旌比門（缺）唐為立義門以表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真宗時官其主家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真宗時官其主家者為州助教

臣按天下之大起於一家之積無一家之不理然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焉易不云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鳥獸必相與群於林藪魚鼈必相與群於川澤惟能群然後可以生育物且然而況於人乎人之生也有父子有兄弟有親黨有姻婭必有恩以相親有禮以相接有誠以相孚然後可以久處而至於遠且大也苟連肢體而分爾汝同井宅而割門戶相爭相奪甚而相鬬訟相戕賊不思吾有身體即吾祖考之遺體吾之兄弟即吾父之子也吾之伯叔即吾父之兄弟也吾之子亦且相與為兄弟吾之伯叔即吾父之子之伯叔分而是二推而遠之雖若疎異然原其始初皆出於一人之所生其氣脉本相同也先王有見於斯於凡民之有孝義累世不分居者必旌表焉雖曰為厚人倫移風俗之計而實以隆吾致太平之基也哉

聖祖承元人積弊法弛之餘尤疾棄弃之俗豪家
鉅族往往以失道踰制獲戾獨於浦江鄭氏加
以　恩數或有誣蔑之者輒赦不問既旌其門
又屢擢其子弟爲顯官所指以風切當世
登極之初即制令六品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忘
行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
覆轉達上司旌表門閭
列聖相承率循舊典
申飭有司又於作文月將
是亦先王旌淑別慝之良法深意也
以上嚴旌別以示勸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也惠善也恥名之浮於行也

鄭玄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卽以其行一大善爲謚耳

陳澔曰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是謚三代以來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謚則節其一德以爲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鄭樵曰古無謚謚起於周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爲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

周誥曰古者生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陳澔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設以前大夫以上乃爲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曲禮曰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呂大臨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陳澔曰文王雖爲西伯不爲古公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謚也

臣按元人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雖夷狄之君不知禮亦一時之俗僭不學之過也

既葬以天子之命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孔穎達曰言謚號君請謚也謚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載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公叔文子之聘問之禮而行也

臣按先儒言謚曰類衆爲謀謂謀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屬弟與國之饑者是不忘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寡人亦文乎故謂夫子可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臣按謚法所謂文者非一有所謂經天緯地道德博聞旨勤學好問者禮者錫民爵位者孔文子之得爲文問爲謚公叔文子之得爲文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朱熹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民爵位曰文者

臣按文子卒其子請謚衛君謚以貞惠文子夫於禮記檀弓其辭以得文者以其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得爲文初不以

貞惠文子

陳澔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司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爲謚而惟稱文子者鄭玄文足以該之

臣按自古謚法皆請於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凡人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自上賜云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爲臣同升而得此謚也。夫子因其有知人忘已事君之美而稱之謂其所以得文之謚。不但若其君之所稱而已。而此一事亦合謚法所謂錫民爵位者焉。無憾於文之謚矣。

臣按謚法捐位劉氏曰幽殺幾無辜曰厲二君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宋真曰幽暗厲虐。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尹焞曰謚法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之君子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秦人以爲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

報爲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胡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之心也知本則身立家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亮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恣暴戾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也不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天下之公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莫先於謚法何則。刑雖嚴可警於一時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非善閉邪引之當道於生不能正既亡而又竄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吾父也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不忍爲也

臣按古先哲王所以勵世風也。一時之賞罰而又有百世之榮辱謚是也。合其一生之美加以一字之褒使後

世之人不必考其履歷究其始末聞其謚即知其人其所以勸化人心使之爲善以持已盡忠以事君其激發之機轉移之妙一何至哉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述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臣按謚法不見於五經甘誓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說決有唐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奠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杜佑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法而釋以己說而各爲之法也其說不一有一謚而取義數端臣愚以爲古今異宜請自今節惠定謚者本於古法而參酌以今世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許以舅服終喪今人滅鄧絕父祖之血食開叛逆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臣按充姦回弒逆謚之以荒固爲幸矣而武帝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充爲善人賈模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贈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開門延寇不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討國寧取救爽宜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與實違何以勸沮

臣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外職其於贈典在於可不之間雖以明帝敦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一臣之贈典而群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有贈謚不足以爲勸沮

北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文爲嬪徵爲秘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羲雖風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加謚文靈

唐許敬宗卒哀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

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爲謚者
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雖隱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
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
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
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武后殺忠良
之罪謚之以繆猶爲幸矣當時戴至德謂王福
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一以謚之爲繆對曰昔
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奏秀謚之曰繆
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
謚之曰繆不負許氏矣當咸亨中帝主臨朝而
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
不肯少有假借其謚雖終於改易然載其事於
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
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
薦太常謚不當梁肅議曰蓮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
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愛國忘死曰貞文之義
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
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民接禮曰文。
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併責於一名。則七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
伯。常武子之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
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
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
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
先王制謚之方也。且人無全才能不必備魏徵立言
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瓌封詔沮邪其志明
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
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此魏蘇二公所以爲文貞
也。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故相呂諲卒獨孤及議謚曰肅嚴鄧駁益加以忠肅
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
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文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管重耳一戰而霸諸
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狄之悛德臨事窮俞
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
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
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
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諡何張良霍去病霍
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

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發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則失其謇正褊貞則遺其悾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爲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諡成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

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諡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

臣按說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褒貶一字之褒榮於黼衮一字之貶嚴如斧鉞臣於贈諡之典亦云蓋爵祿所以榮生者與起以建立事功至於贈諡非但以榮死者亦所以激生者焉世之掌斯權者乃懷生前忌克之私當予而不予徇死者子孫之請不當予而予其得罪於名教也大矣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諡文正司馬光言諡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諡正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槩以公議定諡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論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群臣所敢議也今乃諡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諡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實參錯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光又言竦侵奪人田廬發其姦利此諡不知復以何諡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難諡之以傷國家之至公耳竊聞美諡而慕覩惡諡而懼不待一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諡而慕覩惡諡而懼不待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權兵者安可以葬文而廢大典況夫諡法者

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世皆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貶之使忠良儁傑之士家其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

臣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卽唐之文貞宋人避諱易貞爲正蓋謚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謚光上疏以爲竦不足以當此謚因改謚文莊詩所謂從諫弗咈者歟其後光蓋有之仁宗其書所謂從諫弗咈者歟其後光薨卒得是謚其眞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謚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而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用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宜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乃杜門深居謝絶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正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臣按韓維上陳執中謚議而責以其不忠之罪而謚法所爲雖或侵呼使此議行則凡爲臣子者生前所爲雖或侵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議凜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十年耳而不美之謚播於人口錄之史冊始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謚法之行其爲世教之助蓋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昵於所好而自敗其彝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脩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謚李清臣爲謚議曰公惟聖宋賢臣一世學者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濁於末習爲章句誘後生穿鑿傳注之時閒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大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眞可謂文矣考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隕於文而傳之李翺權德輿孫逖宋揚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頭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隕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寧宗慶元六年。京鏜卒。賜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以爲楊億巨儒。既謚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猶且不可。況二字俱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按先正有言。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感否顛倒。不可復振。其爲害可勝道哉。臣惟生者之禍福出於一時之褒貶。褒貶而有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然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蓋棺事則定矣。然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爲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爲謚法。以爲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享之以美謚。惡者享之以惡謚。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皆命於大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之言不自定而俾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自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習君之枉。逆天之理。遠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邪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擬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公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各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 恩賜。然臣竊以謂九重之上於臣不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 賜之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爲榮不當得之者不敢竊託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爲世教之助。豈細哉

以上舉贈謚以勸忠

書禹貢曰冀州

蔡沈曰冀州帝都之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臣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東流入于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爲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於冀州。可知矣。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冀爲幽并營。幽與并營。皆冀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於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營。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重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況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實在東南極處。其間數千里。平原曠野。四無山阜。雖有大風。何從而入。雖有大水。何從而出。此其所以爲風氣之極致也。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兹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於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爲唐。

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滄
然皆非冀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
天下郡國乃有偏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
此。然夷狄雜氣。不足以當中國帝王之統。惟我
朝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書
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
也。荷歟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以北辰爲
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
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則在乎南
焉。今日
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
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
之尊。嚮乎離明之業。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
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
無不在於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
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
今日者也。況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
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收之言曰。保此

天心下不足以來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有可以爲鑒戒者焉。金人之禍在中國在宋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圍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興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斂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

國家如泰山之安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鎬至于豐豐鎬俱三百里古語辭三月惟丙午朏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經營之位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

周公行相視洛邑。召公于豐迎邊而來也。卜宅者用龜卜擇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春秋傳曰士彌牟召大夫名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曉深曰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利用。書傭食糧以今往後於諸侯亦此意。又曰。左傳以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山名北望嶽鄙都鄙之地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洛誥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哉始也生魄月始生明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百官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誡勤乃洪大誥治

呂祖謙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趨役卽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河北黎水交流之內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伻使也來以圖洛之地圖及獻卜之兆辭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食其墨也

蔡沈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嵎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之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明著矣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以治四海

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臣按此古人都洛之始而並建兩京者亦始於是焉夫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卽有宅洛之舉亦猶我

太祖建都于吳而

太宗繼之而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惟我

朝則以南北爲稱蓋跨江南北而各爲一大都會也仰惟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崇作邑(徙都也)于豐(即崇國地在今鄠縣)文王烝(君也)哉其七章曰
考(猶卜維王宅(居也)是鎬京(在豐水東)維龜正(決也)之武王成
之(作邑居也)武王烝哉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宋熹曰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
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
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
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若也又曰武王之遷鎬
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
龜爲能致其決惟武王爲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
臣按儒謂王畿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皆千里
之內爲畿是皆聲明文物之所萃衣冠
禮樂之所會爲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
之比宜願耕於其野商賈出於其塗貿賤藏於
其市咸得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
於至善乎故曾子傳大學首引此詩語以釋在
止於至善之義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整敬)四方之極(表也)赫赫(顯
厥聲濯濯(光明)厥靈(善也)寿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爲四方之儀
表寒微矣竊嘗論之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
至于衰微而遷者未有能復興者也觀諸東周
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
商頌玄鳥之篇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居也)肇(開也)域彼
四海
微也
朱熹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
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嚴粲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
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臣按儒謂王畿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皆千里
也千里之內爲畿是皆聲明文物之所萃衣冠
禮樂之所會爲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
之比宜願耕於其野商賈出於其塗貿賤藏於
其市咸得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
於至善乎故曾子傳大學首引此詩語以釋在
止於至善之義有由然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整敬)四方之極(表也)赫赫(顯
厥聲濯濯(光明)厥靈(善也)寿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朱熹曰商邑王都也言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爲四方之儀
輔廣曰高宗中興之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于平王而東遷則淪于
衰微矣竊嘗論之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時

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
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
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臣按京都爲四方之極亦猶紫宮爲周天之極
也有京師以爲四方之極有帝王以建極皇之
極則其爲所以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者有以徵
萬國之觀瞻爲萬民之儀表傳之於千萬世而
無窮矣

以上都邑之建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六

備規制

都邑之建 下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鄭玄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營邑於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而立國都焉辨別也別東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體猶分也經猶畫也體其方東西南北前後左右於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於此而定制也國焉而體之何者爲內朝何者爲外朝之類野焉而經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類所設之官自六卿至于百執事所分之職自掌邦治至于掌邦土凡若此者雖若以奉君實則爲民而爲之立極也極者何先儒謂極猶北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極立於此是以近而鄉遂遠而侯圖又遠而荒服之外來朝覲者于焉而合瑞封爵土者于焉而合瑞而受命有才能者于焉而獻藝爲政教者于焉而質正有訟獄者于焉而取決所以然者極建於此也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爲君必有所止而示法則於上而施政教於下使天下四方咸向內而環拱之如衆星之於北極焉君建皇極於上所以爲民極於下也所以爲民極者其本在於一人之身然一人之身必有所居止之其所居止必於地大人衆之處四方道里適均之中而建其國都焉國都之建不徒建也必辨其方東西南北前後左右於此而取正也必正其位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於此而定制也國焉而體之何者爲內朝何者爲外朝之類野焉而經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類所設之官分職者謂分辨掌治國者分營其國之宮城門涂猶人身之有四體經野者畫治其野之丘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設官者謂設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職者謂分辨掌治掌教之職爲民極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

業時曰周公所以爲民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

臣按天生民而立之君而君之爲君必有所止

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鄭玄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臣按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度其地而建邦國都鄙蓋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蓋大司徒掌建邦國乃國家之大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其事非一而用土圭以致日景以求地中特其中之一事爾大司徒總其凡土方氏專其事有事之時用其所職以輔相司徒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玄注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南北之道爲經九緯東西之道爲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

鄭玄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積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槷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於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槷必先水地以縣倍於所直之枭必平而直然後

非若偏方僻壤節候不正而時氣之大寒大暑物生不常而收穫之或早或晚也中國皆然矣洛邑乃其要會爲此說耳雖然自三代以前則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廣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荊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動則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
繩垂之而墜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繩取其
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槀也爾雅
曰在地者謂之槀所謂槀則槀也於所平地之中
央立八尺之表以縣正之以眡日景將以正四方
也於晝漏半又參諸日中之景夜又攷之極星以
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又曰左人適之所向右
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者
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
則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
所聚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蓋作而立之謂
建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謂之
營言其終也所謂置槷者疏家謂以水平地於
四角立四柱於四柱畔懸繩以正柱以水望其
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而地乃平
始今世所謂水平也與

春秋桓公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
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臣按穀梁傳亦云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
與大言之也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後世因以天
子所都爲京師焉

周幽王爲犬戎所殺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
王太子宜臼是謂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雒
邑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
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
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
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
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
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
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
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
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
之效也使平王收拾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
政以形勢臨諸侯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
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郡
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
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

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東遷之繆者也

臣按蘇軾謂遷都爲周人失計舉後世遷都數君皆不復振而有亡國之徵是固然矣然此蓋謂衰敗之餘者爾若夫國勢方興之日或依形勢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遠夷狄之害則不可專泥此說也

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有三川河東漢分三川爲河南河內河東號爲三河是三郡者皆濱河之地故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邑皆以河爲運道達于河即達于京師也後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濱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于河道者也我

朝都燕咫尺瀛海則所以通天下之食貨以足國用者莫便於海焉蓋海道以天爲界地界已盡而人之行者不止蓋天造地設以有待而爲今日萬世無窮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桀十二萬户於咸陽

臣按此後世起天下富民塡實京師之始

漢初齊人婁敬過洛陽見漢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埶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

陸賈曰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用之以傾諸侯滅周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外制東夏豫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呂祖謙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而論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東遷始以封秦爾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前言之東周以前全勝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獨非山東人乎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見異矣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爲用武之地比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眞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以者亦有三面而東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鄭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此則彼乎大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今

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控中原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己守己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

高祖八年從齊魏大族豪桀於關中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

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即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民家居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臣按徙民以實京師。必使其衣食用度無不如意。忘其家之徙也。然後賴其用。不然。養生送死有不瞻。方且憂思怨恨之無已。日有逃亡而已。雖有之亦如無焉。何名之爲實哉。必也寬之以力役。優之以恩澤。凡有征斂科賦。視諸民爲減省焉

光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臣撰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爲朝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漢高祖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於長安。光武中興始於此定都焉

諸葛亮至京口。因觀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臣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地。萬若金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於此。蓋自開闢天地以來。所未有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陝西安撫使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臣請陛下脩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脩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歟。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

臣閱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敕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降。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也。若以脩築而不暇顧其失體也。但憂國家之患。

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

臣按宋都於汴去邊地甚遠范仲淹當仁宗之朝乃有宋一代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乃建議脩築京城一時議者皆以爲失體臣竊以爲古之大臣憂國之心每先事而預爲之計惟恐一旦禍機之發有不及措手者不以身在遐外而忘也夫宋與契丹以白溝爲界相去二千里而爲國遠慮者猶脩京城蓋欲固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恐一旦無備而踏後唐石晉之覆轍也矧今

京城與北虜爲鄰疾馳之騎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爲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下而預憂之哉

以上都邑之建臣按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有四偏安於一隅及立國未百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曰洛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幽燕盛時所都也曰汴梁宋

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無足論與夫鄴臺金陵錢唐諸處古固亦有都之者矣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華夏自唐虞之世爲九州或爲十二州長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涿鹿去此僅餘百里而平陽蒲坂去此僅千里蓋近境也是則秦漢以來得國之正統奄有黃帝以來之境土承傳堯舜以來之依號況所以建極以圖四方之治者又在黃帝堯舜之故都則其所以繼志述事以上承

祖宗垂憲作則以貽厥孫謀者爲可但已哉雖然黃帝堯舜固所當法於此體勢尤當飛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頤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矣哉故贊其大端也

吳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爲國者來往也有所拘繫是則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爲之城郭爲之溝池爲之關隘爲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无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脩爲險固之備內焉而爲之垣墉外焉而爲之城池又遠焉而爲之重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譏其往來是則所謂人險也夫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爲之關塞又有當然之人險以爲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貔貅萬旅虎豹九關京師地大而人衆宮闕邃密而深嚴堂之眞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士薄姑都治臨菑計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

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大也彼韓城燕召公之國師眾也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蠻夷國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城也實壑也實畝也實籍收也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朱熹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眾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呂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臣按築城大役也本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須

朝廷命鄰邦合力爲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蓋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變非徒一國之事亦以其事體關係朝廷也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職事辨其守鄙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彝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玄曰固謂所依阻者也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張栻曰孟子謂城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己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爲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職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盡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蓋因地勢以爲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地險者此也夫人君爲治固當本乎內治之脩

而亦不可不爲外患之禦內焉者既本城郭溝
池以爲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澤以爲險因其
自然之勢則易爲力豫爲未然之防則無外患
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險之設也雖然古人所
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是是故遠而有關塞
則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
爲守國之人有六典爲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
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
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
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四者皆出於人
力之所爲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
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國曰程氏謂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
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繁化行風俗美故
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
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
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
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
非人君之心也
吳澂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
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農以足食
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
農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
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
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
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
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爲固則春
秋書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不制役有時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
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
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
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

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昭基址揣厚薄伻溝洫具
餱糧度有司董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
況失農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
之輕重見矣

臣按有國者城池之設固不可無然非爲民生
則不可輕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爲也況可非
其時乎是以善爲國者恒於無事之時而爲先
事之備等之必於其早爲之必以其漸成之必
緩其期不至急遽倉卒苟且爲之也務不
妨民不知勞俾不再舉也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
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
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
國之本務而不知本寫後戒也

臣按因地險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國者
不可廢也但事勢有緩急農務有殷隙方事勢
稍緩農務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勢逼切
而不得已不可發農時也

二十八年冬築鄑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
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人甚博宜有
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寫利於衛人甚博宜有
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詳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臣按諸侯不得專封而書天子之事也人臣
奉命于外凡事必請于人子況遷國築城乎若
非奉專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
幾決於此緩則不及事決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苟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數。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而異物來。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也。人爲之也。自古所以爲天下國家禍患者。盜賊也。夷狄也。人君設險以爲國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禦夷狄。城于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謂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城築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盍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牆。所以防外寇之攘奪者。固在所急。而緘縢扃鐍。所以防家人之竊竊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是豈異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皐。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僖廿八年。晉侯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今陵州。蜀之漢樂。今成固。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亦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臣按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爲守。今天子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塞爲守。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者。人力因而成之。此自然之勢也。亦理之當然也。我國家分天下爲兩畿十三藩。於九交界之處。

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
地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介華陝之間去
京師纔五舍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
聖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爲緝堅水之戒
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其豈不
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豈緝堅水之戒
之命而與其下私營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
宥者也履霜堅冰至所由徙者漸非奉天子
十九年城西郛
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郛
杜預曰魯北郭偪也
臣按先儒謂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
之西郛也大郛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在氏以
在魯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爲是焉
說者多譏漸發於不競疲民以爲城避難而城
其門之郛則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
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
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爾況於郊野
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
用力於藩垣而門窩四壁皆可不修矣
左傳定公十一年楚令尹子西子期城郢
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日也而成
杜預曰不煩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孫
之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備策必先謀慮於其前其
所謀慮之事分財用平板幹以下數事是也既
謀慮矣即量其功而課日以程土物取用於
議遠邇議遠邇均其勞佚略基址廣狹命日
分數作之使封
畚土築實
之

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爲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爲一家惟恐其無所捍蔽而得以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

分也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男女城長安五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閱歲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汉三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二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爲相實何之規模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爲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爲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世宗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侯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各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爲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爲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爲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爲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以爲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就征以代非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情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卒簡曰此囊无城郢計也使虜得

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
以上城池之守

按仲淹欲脩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之欲
城大名爲虜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當虜勢方
張之時而脩京城似若示怯然脩外城而不足
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
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爲之近時而增補之
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似備寇盜也亦以爲
障蔽焉耳夫然則已既得以爲固亦不廢人以
怯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
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
患六曰脩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脩京城昔魏
文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
之術

臣按范仲淹建議脩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
余靖言於仁宗頗合此策別議遠圖之術其意
蓋與呂夷簡同也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
過河北城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
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宮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司馬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建於下。

大壯之象也

蔡淵曰棟宇齊傾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棲取四剛義宇取二柔

義

臣按此人生有宮室之始

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而姓悅之國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其二章曰升彼虛矣以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朱熹曰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之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以正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至於終而果也又曰木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臣按古人作事必順天時察地勢審土宜不徒盡夫人事也而又質之鬼神焉蓋宮室之建不免於勞民傷財可已未嘗不已也萬一不得已而為之必升高以望而審其面勢之可否降下以觀而察其土地之宜否考之日景而驗其方向之正否稽之卜筮而考其兆之吉否曰望曰觀曰景曰卜無一而不善然後興工動衆蓋不暫勞則不可以久安所以然者非但以為人君安佚之計亦以臣民觀瞻之所係也或曰後世測景占卜之法鮮有精者有所營建而選日相地之法亦可用歟曰擇其可者用之而不泥於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彷彿猶存用之以代測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為星乃上天示人以營室之時非其方中農事未隙不可為已之居室而廢農之耕藝也

大雅綿之篇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

朱熹曰傳曰上北郭門曰皐門正之正門曰應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門曰皐曰庫曰雉曰應曰路釋者謂其皆遠也門皆在外故曰皐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居其大也五門各有其義此以應治也路門者則其三門者乎周既為天子之制而在太王時已有之後世遂因之而不改歟是則

雉庫路三者諸侯亦得立之惟此二者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則不得立焉

禮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人有作也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

鄭玄曰上古之時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陳氏道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宮室之具而為宮室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甓之所當先也

臣按聖人有作因民之營窟橧巢之居而為之臺榭以登眺為之宮室以居處為之牖戶以木為之者也然非脩火以范金合土而為之斤斧則無以成其棟宇用水以合土而為之筑杵則無以完其蓋藏蓋天生五材並用之而後民賴之以安居也今日普天之下君臣上下所以安居而無上風旁雨之患者可不知所以

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識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矣僕斯董仕僕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豈敢以殺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棄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臣按禮本孔子之所書及胡氏之所論則國家脩造其前後緩急之序可見矣

春秋僖公二十有四年新作南門

胡安國曰書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

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安國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劉敞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其矣習舊而不知以爲非觀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怪乎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詞至意也

臣按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蓋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兩觀雙植中不爲門魯諸侯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僭舊而新之天示之變尚不知儆聖人所以書之也由是以觀凡宮殿門闕有所災變皆天示之儆也所儆不同天意必有所在人君遇災其必反已自求所以致天怒而召天災者其咎安在而加省察之功則災不爲咎矣

左傳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杜預曰不時失土功之時門戶道路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故隨壞脩者有不待時而脩者蓋居室宴游之所可以有可以無與雖不可無而有他所以暫代者必須農隙之時無事之日然後脩之可也若夫門戶以開閉道橋以往來城郭以衛民牆塹以禦寇不可一日無焉而史記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斵茅茨不翦土階三等此然堯之居雖陋而其仁則如天其智則如神觀乎其有文章煥乎其有功湯湯乎不可得而名也商紂爲傾宮世謂之爲獨夫秦皇爲阿房宮世稱之爲亡道玉然則人君之好尚可不謹哉

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顛以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言

開中四百餘回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
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
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
梲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
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廄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
周身之帛纍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絃管嘔
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
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
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
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遼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
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
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臣按秦始皇於三十五年作阿房宮至三十七
年東巡而崩于沙丘勞七十餘萬人之力費百
千萬億之財營建始成僅二朞而身已下世
嗚呼一身之微歲月幾何何苦勞人費財而爲
此無益之事流毒四海遺臭千載也哉秦始皇
亦愚也已矣不知己之愚而欲出愚黔首嗚呼
愚哉後世人主誦杜牧之賦所謂一人之心千
萬人之心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天下之
人不敢言而敢怒後世哀之而不鑑之等語其
亦知所以省悟也夫

漢高祖五年治長樂宮于長安
呂祖謙曰按史記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然
盧綰傳云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則長安
爲咸陽別名久矣是時高祖雖西入關尚后樂陽
方營宮室於長安謀遷都也

臣按漢建長樂宮始此

七年帝至長安論何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甚怒曰
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
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臣按漢高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其以宮室壞音怪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宮室雖侈何傷於
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爲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
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
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都俞吁咈果孰

臣按蕭何此對所謂槩人以口給也說者乃謂何欲以此堅帝都長安未必然也當以司馬氏之言爲正

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臣按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也內而宮闈外而朝廷遠而至於邊徼下而至于閭閻人情世態無一而不知既知之而又念之不得其所然後能盡父子之道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營室之備自此日盛公孫卿又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臣按人君不可多慾慾心一萌左右窺見其端遂從而從臾之因而疲勞生民空竭府庫天下之民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之人其家固不止十金也中人一家產僅直十金則下者不及十金可知矣其中甚者乃至無一錢之儲隔宿之食立錐之地椓桍而敎而大興工役勞民傷財以爲無益之事慾心既熾而置政治於不問遂致滄海盜賊奄

起一人之欲長生蒐不可得而使千萬人之
速致於死良可悲夫
太初元年柏梁臺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
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東風闕西虎圈北大波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
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轑道相屬
臣按武帝建柏梁臺而天火災之是天以火而
儆君也帝爲此臺本以求神仙神仙有靈必爲
之闢禁而火不得災之矣一旦蕩然於烈焰之
中其心之不神亦可見矣帝於此尚不覺悟而
又大爲宮室以厭勝之帝非獨不燭理蓋亦不
畏天也天怒於上而假火爲災以警人警則君
怒其災而毀其所爲比舊愈加焉君怒之否乎武
帝苟以是反求諸己則必兢惕戒謹以畏天怒
而不敢復有所作矣
太始三年趙健侍居鉏弋宮生身十四月而生子弗
陵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愼發於中
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
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
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
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臣按宮室之門若無甚大關係也而國本因
之而動搖幾至亡宗社是知人君於宮殿之創
建不可輕易則雖命一門之名亦當熟思審處
而不可輕爲也
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免冠
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
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澍豈政有未得應天
心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
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興邪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非苦宮室
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
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誠擾勿謝比上天降旱朕
蹙然憂懼故分布禱請今又教大匠止作諸宮減省
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後應時澍雨馬後
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以鍾離尚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成湯六事之責其一宮室營則是脩造營

建勞民動衆怨懟之氣上干天和此所以不當
天心而來旱燠也鍾離意諫其君而以天心爲
言其知本者歟明帝一聞其言遂策詔答謝救
止作諸宮減省不急不徒謝意而又因之以謝
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納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
言而對衆拯之明帝好諫之誠思賢之切後世
所當法者也

靈帝中平二年庚申詔公卿議加斂天下田畝十
錢以脩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
宣稅畝而蝝災月生哀公增稅而孔門非之豈有聚
斂民銅以營無用之物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內侍諸廏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
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
材木文石黃門侍郎輒令直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
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因强折賤賣
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
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材孝廉
遷除皆責脩宮錢當之若有財貨先至西園謝價然後
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誠直三百萬直遲
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嗚呼太
何其忍哉且稱時求由乎人稱己欲由乎我由
乎我者進止一反掌間耳

魏明帝太和元年營脩宮室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
欲極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句踐欲
廣其槩兒之譽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事以施國漢
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服儉於弋
綈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邺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展游宴
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存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
若且先成象魏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供

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

臣按國家脩營宮室若無預於戎備也而王勗乃謂脩營必須豐年而兼以勤耕農習戎備爲言夫脩營妨農則有矣而亦謂妨於戎備何哉朗所謂邨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是也夫泛用民力於內尚有以簡戎備於外況專用兵力者哉不可也當夫無事之時而殫其力於無益之營造勞其筋骨耗其財力廢其家討而起其怨懟之心一旦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禦强暴豈不難哉

明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群上疏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虡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虡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明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唯百金之費所廢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規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葺以純漆作璇室象廊衍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懷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傾覆危亡之禍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筆

臣按明帝好土功而力役不已其臣陳群高柔楊阜皆上疏諫之明帝不之罪乃爲之少有減省及手筆詔答雖不能盡從其亦異乎愎諫遂非者矣楊阜所謂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臣愚以爲非但營建宮室一事凡恣耳目所欲如崇佛老之屠好珍玩之物未必於此即亡然爲之不已則必馴致於亡有此理也

晉孝武太元二年初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中

興之初即東府爲宮殊爲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治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耶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尅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脩宮室爲能耶

臣按謝安謂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王處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不以脩宮室爲能此就人臣言也若夫人君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凡其所以過於嚴邃況吾祖吾考立國以來皆已安之矣何獨至我必爲宏大壯麗之居乎非夫國計有餘內無水旱之災外無邊防之警不可有所作興以妨民動衆也

北朝魏太武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群臣請增峻京城及脩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臣按觀世祖謂蕭何之對非雅言誠是也若夫易設險以守國之言則有國者不可無險以守也但不可若屈丐蒸土築城以過勞民力耳夫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帝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正無逸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守國以脩德爲本。而設險亦不可無。苟徒恃險而不脩德則險非吾有矣

文成帝還平城。起大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文成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文成納之。

臣按高允謂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而致之一語。是誠公私造作之良方也。大凡爲事。以漸爲之。用民力以遞休。則人不勞擾。以久爲之。聚財用以漸致。則價不踊貴。然非甚不得已。則亦不可爲也。若或見有者。足以居處姑仍舊貫可也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文帝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文帝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竭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皇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

臣按隋文帝之怒楊素是也。而封德彝乃逆知獨孤后之意。豈后豫以告德彝哉。蓋德彝事文帝誠心於愛民也。使帝誠心於愛民。必不忍以役夫之暍死爲娛老之地。而不能以一朝居矣。況聽后言賞素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耶。漢帝用龜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遠與。豈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殘瘵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上中。

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但恐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為君也營一行宮周未必至於亂而張玄素比帝以隋煬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賜以旌其言賢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為百世之法者此類是也後世昏君庸主諫之言未出口。已逆惡之矣此所以甘於為庸主而坐受亂亡之禍

貞觀十一年太宗作飛山宮魏徵上疏以為煬帝特之所以得。擾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諫太宗作飛山宮。其言至切。世主所當深玩

貞觀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遷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營繕不問中外大臣皆所當知。太宗責玄齡等非也。玄齡等謝罪亦非也。使無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內愧之一言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君處仁遷義之機也。由是而上堯舜之道不外是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作飛山宮。魏徵上疏以為煬帝特營一行宮周未必至於亂。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唐太宗之為君也營一行宮周未必至於亂而張玄素比帝以隋煬帝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加賜以旌其言賢哲之君所存所行有可為百世之法者此類是也後世昏君庸主諫之言未出口。已逆惡之矣此所以甘於為庸主而坐受亂亡之禍

貞觀十一年太宗作飛山宮魏徵上疏以為煬帝特之所以得。擾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按魏徵諫太宗作飛山宮。其言至切。世主所當深玩

貞觀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遷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臣按朝廷有所營繕不問中外大臣皆所當知。太宗責玄齡等非也。玄齡等謝罪亦非也。使無魏徵之言何以起太宗之愧哉。太宗不惟不之怒而且內愧之一言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君處仁遷義之機也。由是而上堯舜之道不外是也

穆宗長慶四年。波斯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敬宗雖怒。亦優容之

臣按敬宗雖能優容李漢之言。而未聞其罷香亭而不構。蓋其僅能不加以罪。而侈慾之心終不能遏也

宋太祖開寶二年。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頹毀。及僦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

廨舍有無傾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送相符授幕職
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
選脩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蘇軾曰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
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
務爲險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敝側腐壞轉以相
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

洪邁曰宋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
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小復留意以興仆植僵
爲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指爲妄

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東手諱避忍傾視陋
遠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爲姦
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臣按官吏必有廨宇以爲視事臨民之所衆之
聚集所在下之瞻視所係誠不可無也上而朝
廷則有宮闕下而府則有廨宇非以私奉養
也蓋上之所居必尊嚴則下不敢輕忽上之所
居有定在則下知所趨集上之所居有統會則
下有所瞻承此勢之必然亦自然之理也臣故
附載官吏廨宇於宮闕之末

以上宮闕之居

詩大雅靈臺篇曰經始靈臺經之營（度也始作也）之庶民攻之不日（不浹日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臺下有園域養禽獸）麀鹿攸伏（麀牝鹿伏不驚）麀鹿濯濯（肥澤貌）白鳥鶴鶴（潔白貌）王在靈沼（沼中有沼）於牣（滿也）魚躍（言多而得所）

朱熹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臺者言其候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

鄭玄曰囿游囿之雜宮小苑觀禽獸處也

葉時曰周禮囿人一官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鄭玄曰囿游囿之雜宮小苑觀禽獸處也

葉時曰周禮囿人一官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賓客共

心之嗜好由於左右之慫慂拂民心而勞民力所以亟成者不出於民心之樂趣而由於己意之欲速爽左右之督責夫然則亦異於文王之所以經營者矣臣故願人主有欲為臺囿以為舒暢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憂而又得周

其生獸死獸之物

鄭玄曰囿游囿之雜宮小苑觀禽獸處也

葉時曰周禮囿人一官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賓客共

園若漢之苑游為離宮養獸之處有鳥獸焉嘗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必曰爾其無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設園游以為宴樂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蓋以一人而尊居萬乘富有四海安能盡絕其娛游之樂使之坐legislative束縛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於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慝一開隄防一決則將奔突橫流而不可禦將至於盤游無厭矣豈特園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設

為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成令勿亟而民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而來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靈沼囿之中有沼也

臣按自古人君為治固不可不惕厲其心亦不可不舒暢其情蓋一弛一張非但以施之於民藏脩息遊非但以施之於己而為治亦莫不然也故雖以文王之憂勤至于日中昃而亦必有靈臺囿沼之設焉雖然必有文王之憂勤然後有文王之逸樂苟徒肆情於逸樂出於己

囿游也。惟以刖者而守囿。必不能從王而爲馳逐禽獸之事。惟賓客喪祭。則共其獸物而已。雖名囿游。而無一語及宴游之事。鄭氏以囿比漢苑。以游比漢宮。以獸比漢獸。則周之制果如漢乎。周公之作周禮。其言囿游也。止於牧獸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云

臣按周官囿游蓋謂苑囿游觀之處。即今之海子也。牧者孳養之也。百獸者。獸非止於一甚言其多也。所以然者。爲共祭祀喪紀賓客三者而已。故當政事閑暇之時。而爲游行觀省之樂。百日之暇。緣雖曰游日以適情。然亦非縱欲而敗度。是也。蓋設官以牧百獸。以爲祭祀喪紀賓客之用。因從獸之游而寓省牲之禮。先王因人情而制禮。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廢乎禮節。此類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穀梁赤曰。不正罷。敝民二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胡安國曰。何以書。廣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夫國築臺于境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臣按先儒謂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簫牆之禍至爽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囿

穀梁赤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孫覺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

臣按先儒謂春秋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郟囿。定十有二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譏之。諫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國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

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
有祝禍之本也
杜預曰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
澤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築臺無益之事也而皇國父以無
益妨有益之事固不可妨農
謳也人君有所興作雖有益之謳乃其心中之事爲人
況無益乎築臺口中之謳
上者宜愼興作毋使下之人詛之於心而謳之
於口子罕謂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豈但宋哉則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
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爲用速民其以
勞也
臣按叔孫昭子謂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斯一
言也尤爲緊切有民者將欲舉事恒以其所作
爲者與民相比並權其有無可與不可則知所
輕重緩急而不輕用民力以失其心矣
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
曰臣聞國君服寵謂以貴人爲寵服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

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謂刻
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囂華也庶衆也爲
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
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臺名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
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
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
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同疲爲財用盡焉
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臣不知
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
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於德則不縮取也於財用則匱是
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
之與歟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
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欲民利而有遠心叶離也其爲惡
修欲使民嵩高也焉忘其安樂而有臺榭也榭不過講軍
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度於軍講
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於大夫之君臺度於臨觀
之高其所度也不奪穡地其爲作也不匱財用其事不煩
官業其日不廢時務務疏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
本謂樵於是乎用之
臣按伍舉諫其君之爲臺而必舉其先君之所

爲者以告之。且謂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其君之爲臺沼。而官煩舉國治之數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而厚民也。民實瘠矣。君安得肥。鴻呼伍舉之言。其所以告其君。何其切實而明快也哉。後世所當鑑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朱熹曰。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又引湯誓。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楊時曰。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愛民而勿爲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施於政事。一本於正。則足以擴天理矣

臣按孟子因梁王之問。而舉文王與民偕樂。夏桀結怨奉已。二者並言。使其自擇焉。與民偕樂者。君既得已之樂。而民亦得民之樂。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已。何樂如之。若夫獨樂已

之樂者。奪民衣食之資。以爲之財用。古民耕藝之土。以爲之臺池已。則樂矣。樂而及於鳥獸矣。如民之苦何。苦之不已。則怨怨之不已。則叛。則民之所以苦者。將移於我。而我之所以樂者。將爲他人有矣。爲人上者。盍鑒文王之所以興。而戒桀之所以亡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朱熹曰。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驅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歟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張栻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榮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文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一田囿之設。而公私義利於是乎在。天理人欲於是乎分。爲人上者。盍鑒文王之所以興。而漢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武帝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朱熹曰。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驅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歟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張栻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榮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文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一田囿之設。而公私義利於是乎在。天理人欲於是乎分。爲人上者。盍鑒文王之所以興。而漢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武帝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黍稷。麻竹箭之饒。土宜蘆芋。水多龜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諺曰。一金之地。十金之家。此地之謂也。且盛衛棘之林。虞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舊。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此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

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寵當萬死。武帝乃拜朔爲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臣按武帝使吾丘壽王關地爲上林苑東方朔侍側。上視朔爲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夫聽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帝不受朔之言。徒與之爵以金。是買之使不言也。朔受之不辭而不復言。譬則狗焉。吠十於主人之側。投以一臠。俯首帖耳逝矣

靈帝光和三年作畢。圭門未就。造圍裁足以脩三驅之禮。新采芻牧。名於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肯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平宮露臺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說。遂爲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

經語孟雖存乎世。而穿鑿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誣罔。設或主意違道。則窺言橫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爲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爲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儐侯征義和。而討不附己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因蔡降霍。非爲己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捨克聚。敏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敏耐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興滯用。則置官畜貨而自爲市。依倚外患。幷制人主。以養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行無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詖皆儒術者舉。是以爲笑。曰五經語孟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幷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脩身齊家。道親賢問之

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白吳雅自雅呆日中天單豫畢照辯言妄得而亂吾政利口妄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為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臣按人臣託經義以蔽其君是愚其君也其君聽其言而從之是自愚其身也彼臣而愚其君是欲以求其利也君而自愚豈非快其所欲哉

臣之愚君得罪於君不臣者也君之自愚則得罪於天得罪於聖經得罪於父師之教其不君也哉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帶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以綵為荷芰菱芡隨四時遊幸則去水而加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

恩寵煬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煬帝於元年始即位即為西苑至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弒於江都一時恣情游樂之地今則蕩為荒煙野草莫知其所在矣而書之史冊昔昭昭在人目睫間耳豈非快其所欲哉者如在然嗚呼人生幾何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苦為此不道之事以勞生民之力費天下之財而貽後世之笑哉

以上國游之設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冕服之章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張栻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爲衣。其色玄而象道。製幅爲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像也。日月以下是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蔡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雉。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巳相背。取其辨也。絺。紩也。紩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

臣按舜欲觀古人之象。則是章服在舜之前已有矣。古者自天子以下至于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數。以次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及親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無有也。

周禮。弁師。掌五冕之制。掌王之五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朱裳。（朱裳。表裳也。）延。（延。冕之覆。）紐。（小帶也。）組纓。（四寸以上。）五采繅。

十有二就。以五采練為繩。如纁纊。以貫玉。垂於延之前後。各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相間。玉笄朱紘。以玉為笄。朱為紘。所以繫弁。紘繞五采玉十二也。玉瑱。即五采玉。纊。以新綿為之。所以塞耳。

弁。貶之服。朝會五采。結五采玉為弁。而加環絰。絰纏而不糾。王之皮弁。

王安石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

臣按先儒謂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謂練熟者。冠弁服。凡甸役。冠弁服。凡喪事。冠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大札大荒大故。素服。

吳澂曰。用事。謂祭祀視朝。甸役弔之事。

臣按虞書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為天子十二章服。而其祭祀兼用衮冕之五服者。大章小章俱備十二之數也。

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謂練熟者。冠弁服。凡甸役。冠弁服。凡喪事。弁絰服。大札大荒大故。素服。

吳澂曰。用事。謂祭祀視朝甸役弔之事

臣按虞書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為天子十二章服。而其祭祀兼用衮冕之五服者。大章小章俱備十二之數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吳澂曰。大裘者。黑羊裘。服之祀天。示質也。良裘者。王所服之善裘也。功裘者。謂人功治之者。

臣按用裘以為祭天之服。蓋反古始也。天地生人之初。未有織紝。惟衣鳥獸之皮而已。其後乃有絲枲之事。

龍人掌王之服龔。單預曰龔為赤。鳥曰龔黑。絳青旬。當作絢。素龔。葛鏤。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吳澂曰。言龔必言服。服各有龔也。吉服有九。鳥三辨其名物。名以命之。物以色之。

黃緦。青旬。當作絢。素龔。葛鏤。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物者。絺為龔之頭。以為行戒也。

臣按所謂凡四時之祭祀。以時服之者。若吉祭則用赤絺黑舄。喪祭則用素龔。葛鏤皆隨時之宜。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有上也。龍卷與龔同。於衣龍以祭。

陳澔曰。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

馬睎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卻而前俛。有

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窈遂
臣按玉藻玄端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
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
孔穎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
所以敬養身體
臣按此天子服皮弁之禮
論語子曰服周之冕
何晏曰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
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
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
寸
朱熹曰周冕有五采藻以綴玉蓋因黃帝以來舊
制度儀等至周而後有加焉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
貴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以爲文而得其中也或
問周冕不爲侈何也曰加之一旒而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不爲過也
臣按冕自黃帝以來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
先儒謂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
文之中者也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高九寸正
豎頂少邪却迤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簡爲述
臣集
輿所常服
清志平冕俗所謂平天冠也
臣按晉志云通天冠本秦制前有俛筒冠
金博山述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
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綠裏加於通天冠上前
圓後方垂十二旒又通典謂宋加黑介幘齊加
玉蔽白導梁加冕於上爲平天冕意所謂通天冠
者先戴之於首然後加冕於其上歟至宋通天
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戴此冠則服
絳紗袍
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爲紗帽折上巾六
合鞾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帶十有三環毬唐高祖
以赭黃袍巾帶爲常服
臣按天子服黃始於隋後遂因之以爲常
唐志太宗嘗以幂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北方天下
儻兵採古制爲翼善冠自服之

臣按冀善冠天子始以爲常服後尋廢不用至
宋淳化二年詔檢討翼善冠制度及所用衣服
自是遂常服之
南齊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編
及織成齊建武中乃采畫爲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
爲天衣
臣按此後世袞衣之制
宋志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通天冠
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
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閑服天子之戎

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
臣按此宋朝一代冕服之制其間所謂大裘冕
者用以郊祀當時有司及陸佃何洵直等議論
不一其所製造或以黑羔皮或以黑繒代之或
謂其冕無旒或謂以衮襲之或者又謂衮冕至
大次質明改服大裘而不相戾訖無定論夫祀
天之器物一切以素質故其服亦以質爲今既
不掃地用陶匏則其服獨欲尚質可乎先王制
禮本乎說惟專一其心之誠在乎外者隨時
制宜惟其稱而已矣
英宗治平二年詔孝育上言冕以周爲本凡十二旒
閒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以虞書爲始凡十
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飾蓋明水火粢不
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袞冕之服不
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
宜以珍怪累也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
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當有四海豈乏寶玩
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願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
服周之冕觀古之象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詔禮官
參定奏曰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緻前
世所未嘗有國家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
以肅祀容尊神明也宜如育言參酌通禮一切改造
之
臣按冕服之制點曰華而不實麤費而不及奢
然必有中制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若魏明之
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人之繡龍錦七星紫
雲白舄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況見
師長況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以玉冕服之章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璽節之制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掌節掌邦節以貨賄用璽節

臣按璽之名始見于此然專以出入貨賄蓋上下通用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林堯叟曰璽印也印書追公冶而與之

臣按用璽於文書謂之璽書一字必非子

此然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印章皆名璽故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其制詔謂之璽書臣下不得用也

漢高祖元年尚祖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

顏師古曰符謂諸印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胡寅曰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非一代所用

獻帝時董卓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尋以禪魏魏以禪晉

五胡亂華爲劉石所得後復歸之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於隋隋滅陳蕭后攜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始自突厥奉璽歸於京朱溫篡唐璽入於梁梁亡入後唐廢帝自焚不知所在

臣嘗考之其璽之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以爲受命之符然是璽也乃至日之遂傳以爲眞有受命之符然是璽得是璽也

璽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且命出于天必有德者然後足以受之受命者不于其德而顧區區於一物之用命果在是乎三代有道之長享國皆至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臭聞于沙丘尚袒負于軹道烏在其爲壽且昌哉由是觀之是一亡國不祥之物耳有與無何足爲國重輕哉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之制也

臣按此漢天子璽也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天子信璽凡六璽

臣按此漢朝六璽之制後世率遵而用之

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从土爾聲古籀文從玉

臣按璽古上下通用至秦始專以爲天子印章之稱

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昌邑王受皇帝信璽行璽就次發璽不封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

符節臺

臣按漢之符節臺節今尚寶掌之

漢制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爲符節臺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發

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發

虎符竹符之半有

臣按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則在前漢已有符璽郎矣說者謂符璽令總符璽郎又趙堯爲符璽御史則符璽又不但有郎而已也

北魏太平眞君七年鄴城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刻其旁曰魏所受傳國璽

臣按此文疑乃魏文帝所受於漢獻帝以神位者但其旁所刻文有少異然說者又謂璽至晉爲劉石所得尋復歸東晉傳宋齊梁陳以不于

隋不知孰爲眞物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兵四夷

臣按此唐朝璽制

唐制有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于御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減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以顒賞節以顒殺

臣按此唐人設官掌寶及符節之制

今制爲尚寶司專司

寶璽及金牌牙牌之屬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及宋又製太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爲文寶用玉填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敕用之以金後並改印爲寶

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福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寶（文曰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符）三曰天子之寶（文曰欽崇國祀之寶）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則以發兵）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所謂八寶也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曰定命寶（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作）又作金寶三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臣按此宋朝寶璽之制

哲宗元符元年咸陽縣民段義備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符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子嬰以降漢漢以傳魏晉亂爲劉石二虜所得冉閔篡石氏遣璽于閔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遣兵入鄴助宗因紿得璽以歸晉方共木還也劉石二虜不在晉謂晉爲白板天子晉蓋恥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爲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爲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相與圍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是乎亡矣謂在晉梁紿得之

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鄴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實建德取之建德妻奉以歸唐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燼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眞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寶用者皆此璽也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眞僞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燼不託以爲言矣哲宗紹聖京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亦已灼然著於人口乎秦璽號年爲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高考眞宗之符不亦異哉其後徽宗復製二寶其一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鎭國寶其一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二寶與受命寶爲三已而惡爲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眞其得秦璽責而徽之延禧訴以女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闇軒又爲煨燼則哲宗之所得繼使眞爲秦璽元人亦不得而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蘗元至元三十二年御史中丞崔或得拾得妻所售玉印監察御史楊桓辨之以爲秦璽進之

臣按秦璽者始皇之所作也秦子嬰以降漢自高祖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皆此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劉石之後歸江左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非秦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璽陳復爲隋有隋代者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不知秦璽之亡則已久矣若夫元人所得之璽楊桓考証以爲秦璽考璽在漢爲元后所擲缺角有微玷觀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者明甚豈

死人所得於拾得妻者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之故物乎。臣故詳具其始末如此。皆明明有徵驗。非虛言也。萬一有以秦璽在虜爲言者請以臣斯言折之。以上寶璽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

臣按秦以前民皆以金石爲印。惟其所好。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

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諸侯王黃金璽。橐佗紐。文曰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某侯之印。

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

印制。前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

臣按此漢唐宋群臣印章之制

今制。惟親王用金。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下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

以上。古今臣下印章之制

周書康誥曰。小臣諸節

蔡沈曰。小臣之有符節者

臣按符節小臣皆有之。蓋自周則已然矣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諸侯之國。若用玉節。守都鄙。公卿大夫采地。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上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飾也。竹也。旄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察也。則不達

鄭玄曰。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琥圭瑑圭璋圭也。王有命者執以行爲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

吳澂曰。辨其用者。以玉角金竹爲符契。或用以守。或用以使。皆有牝牡相合以爲驗也。使節者奉使之節。諸侯講信脩睦爲虎龍。人三節。執之以爲行道之信。金爲之鑄象。則有堅而不渝之義。竹爲之。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義。竹符合之。貨賄則門關出入之。侯國之道路。符節以竹符合之。貨賄則王畿及

璽其上者也。旌節者用析羽之旌。彰其所持也。節

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無節則幾之以防姦私。而輕重焉不等也

臣按節者古人爲符契。牝牡二者以相合。各持其一以相驗信者也。凡乘傳者必有節。如今世符驗之類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皆至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鄭玄曰。皆人也。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至關則爲之節與傳以通之

臣按有內外之送令。則必節傳出內之。謂有文書自內於外。後世設人以傳送公

書自外入者。則以節傳納之於內。有文書自內出者。則以節傳出之

文者本此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鄭玄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齎等之也

臣按小行人之所達者。即掌節之所掌也。但掌節所掌者是主天子之節爲言。而小行人之所達者。則雖在朝廷官府居室。皆用焉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使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

臣按此所謂節。蓋用圭玉以爲節爾。非別有一物也。註謂節信也。用圭以表信故謂之節焉

昭公二十九年。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

孔穎達曰。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藩輔之

杜子春謂以函器盛此節。鑄金爲之。玉爲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

臣按以玉爲節。春秋之時。皆用之

史記魏公子無忌用侯生計得虎符以解趙圍
漢高后八年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
北軍

臣按此古人以符節

光祿大夫范昭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則
是古人發兵亦有符又有節也

漢書南粵王傳漢十一年立尉佗爲南越王剖符通
使

臣按說文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其後
唐人給蕃國符十二銙以國名椎者進內雌者

付其國其國朝貢使各齎至不合者勿奏其制
蓋始於漢也
今世蕃國朝貢者皆給以勘合本此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長五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至簡也
呂祖謙曰漢制諸侯不得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

非用銅於此始乎
臣按與郡守爲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
與之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
臣按節之爲制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犛牛尾
爲其眊三重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不可失若
爰盎解節而懷其旄蘇武杖節而旄盡落皆所
謂不失節也
昭帝元始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臣按自後宣帝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

救養民而風德化則是漢世之節不但以發兵
出使外夷則雖巡行郡國亦持節矣
唐初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第符其後改爲
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京城監門
守之所及左右金吾等兵監當給之盛內則左三
右一幾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
一周而復始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
給開門符閉門符
臣按此唐朝符節之制以

虎符驗則文帝以前蓋有

鄭玄曰約剌約也丹圖者雕器簋簋之屬有圖象
者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
券丹書皆此舊典之遺言歟
漢高祖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
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唐代宗廣德元年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
臣按自古封功臣必有鐵券以紀其功我
聖祖得國之初欲依前代作券而不得其製作之
制有言錢鏐之後居浙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
券猶有存者乃遣使求之按其制造之用金塡
其字功臣初封者錫之以王璽節之制
以王璽節之制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輿衛之儀

易坤爲大輿

吳澂曰爲大輿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

坎爲水爲矯輮爲弓輪其於輿也爲多眚

徐幾曰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輮爲弓輪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蓋二十八所以檃其車之輪揉三十六所以載其下

輻皆矯輮之所成也謂有險難而多阻礙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繡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鸞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繡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繡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

呂祖謙曰此非特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寶鎮煒燁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臣按王朝之輅不但巡行以馳於道路之間而已於朝會之間亦陳列之於殿廷以盛彌文而彰

備物焉

周禮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祀以金路以賓以象路以朝以木路以田以革路以戎

常。（接上畫日月）十有二斿。（旗上繡日月）以祀。用祀天地金路。（金飾其末鉤）
（當馬胷金爲之）樊纓九就。建大旂。（畫交龍）以賓同姓。以封象路。
（用象齒飾）朱樊纓七就。建大赤。（通帛爲之）以朝。（用以朝覲）異姓。以
封革路。（鞔之以革而漆）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樊纓五就。建大白。以即
戎。以封四衞。木路。前（讀爲翦淺黑色）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
封蕃國。
劉彝曰。王以比德也。王祭祀乘玉路者。欲王之奉
祭祀。雖在道途。不敢跬步忘乎其德也。
朱熹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
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
聚焉。其爲費也。廣矣。賤物而貴飾之。則易壞。費廣
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爲過歟。
臣按周人尚輿。既於冬官設輿人等官。掌作車
之事。而又設巾車之官。屬於春官。春官掌
邦禮。必乘輅。輅必有其飾。巾者。設飾之物也。
輅而謂之金玉。象者。用以飾其末。猶非純用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不漆者）素車。（白以白土）
（塗以蒼土）藻車。（黑漆而飾）駹車。（雜毛之）
（色如）漆車。（黑漆而飾）
臣按此王有喪所乘不之車
考工記曰。輈人之方也。以象地。蓋之圜也。以象天也。

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鄭玄曰。輪象日月。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
宿。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
賈公彥曰。天之列宿二十有八。而蓋弓之數象之。
王肅禹曰。蓋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體之圓。軫在
下以載乎上。故象地體之方。聖人乘馬以位乎其
中。則三才之道備矣。
鄭樵曰。聖人作車。圜而爲輪。方而爲輿。曲而爲轐。
皆有制度。輪以運。輿以載。轐以服三者。備然後行。
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軹轂以受軸。大穿爲

簨。小穿爲軹。軸近轂爲股。近牙爲菑。股入牙中爲殳。牙之材或謂之渠。或謂之捎。此
輪之制也。兩輢出式者。較較下橫木者。式輢之植
者軹。式之植者轙。輿後橫木曰軫。式前橫木曰軾。
此輿之制也。三馬之軥。適當伏兔。圜在前。持衡爲
頸圜。在後。承軫爲鍵圜。此軥之制也。輪之中有軸。
輿之下有轐。軥之前有衡。軸末在
間橫木曰軫。係木乘輿曰轐。式
軥端曰軏。其制雖考工記無所見。要之。闕一不可。
臣按先儒謂易言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

他也三才之道也備三才之道者莫如車故有六等之數蓋之圜也以象天而天之道有陰陽軫之方也以象地而地之道有剛柔人位乎中而人之道有仁義車六等之數所以法易之三才六畫如此先儒謂一器而工具之蓋以一車之作有輪人有輿人輈人也車之爲制不止三者而必以此三物名官者蓋察車自輪始作車始於輿而造車以輈爲難故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白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鄭玄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繒

陳祥道曰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

朱申曰大常畫日月者取天道之運也旂畫龍者取君德之用也旗用通幅絳帛所謂大赤也物則內轄以絳外幅以白也旗畫熊虎取其猛毅也旟畫鳥隼取其擊速也

臣按司常九旗惟大常者天子所建其餘則自諸侯以下皆得建之所謂月於其上則凡人臣之有功者皆銘書之焉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孤矢上畫以象弧星也

鄭玄曰交龍爲旂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九星鳥隼爲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七星熊虎爲旗伐翼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爲旐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臣按疏家謂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旌旗皆是天子自建非謂臣下以其九七六四不與臣下命數相當故也若臣下則皆依命數然天子之旌旗

十二爲節乃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

禮器曰大路繁纓一就

鄭玄曰繁馬腹繴也鞅也一就五色市曰就次路繁纓七就

陳澔曰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別雕飾謂之大路繁纓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爲屬繁與纓皆以此屬爲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路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輅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

鄭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陳祥道曰禮器與鄭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

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邪

臣按所謂就者言路馬之飾也周禮巾車言樊纓禮記左傳皆作繁纓繁纓有一就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別左傳所謂旂纓昭其數者此也

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乘路周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

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玄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與者也大路不路也

乘路玉路也

孔穎達曰此明四代之車其制各別

臣按車之言路者先儒謂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故車亦謂之路車焉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開塞惡邪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大路昭其儉也旂旌之旒有鸞和在衡鈴旂在旗昭其聲也三辰日月星旂旗之屬昭其明也

杜預曰大路祀天車也

臣按路之大者以木為之則行禮以昭其儉為德於是乎昭人飾以金玉豈所以儉乎儉也然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邪亦不可過於固而陋焉然是乎有繁纓以為之文飾有鸞和以為之音節焉

論語子曰乘殷之輅

朱熹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臣按先儒謂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惟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此聖人所以斟酌其制以答顏子為邦之問也為邦之道大經大法非止一端此特其制度中之一物耳舉此一物為準以例其餘使其推類以盡之蓋為治之道非發政施令之為難政以酌古準今之不易也秦金根車用金為飾謂金根車而約車軫以漆為秦金根車用金為飾謂金根車而約車軫以漆為人君之乘

宋吉曰周則玉路以祀以賓以朝秦漢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

臣按後世人君所乘車謂之輦始于此蓋古以人輦焉秦始皇去其輪而舁之漢代遂焉人
君之乘
漢王居黃屋（以黃繒為蓋）左纛（毛羽也）驚蹕在前鸞車在後翠鳳之旗旌旄旗卓旄頭先驅騰乘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疋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祀天於甘泉用之
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驃騎太僕御鸞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乘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祠天於甘泉備之
葉夢得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禁邏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簿也甲楯之別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導捍蔽其先後皆等之簿籍故曰鹵簿
臣按鹵簿之名始見于此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作重致遠天下知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轉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龍角為帝車於是乃曲其轅衡木車駕馬登險赴難周
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有能上之者也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異代為夏車正建其旂旄
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臣按大壯之象乾剛而震動車之器似之此漢志所以有莫能上之說也其九四又有壯于大輿之輹之象先儒謂輹與輻同車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輻輻壯則車彊矣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蓋以車之為器一器而群工聚焉所以任重致用非壯大而剛健不能進進而不已也
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
蔡邕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各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觀耕籍田乘之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左纛金鉞文方鉞繫綴重
轂副牽
臣按此漢一代車輅之制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鸞皆有衛嚴刑葆羽旗罕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居而不譁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擅鐘鼓庭設樂宮道路有鼓笳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夫儀衛所以

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蹕衛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二曰勳仗三曰翊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

臣按漢制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於庭謂之充庭車唐凡羽葆華蓋旌旗罕車馬之類皆備不止以車充庭而已

凡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飾末金路者饗射祀還飲至所乘也赤質金飾未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黃質象飾未革路者臨邊巡守所乘也白質鞔以革木路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五路者重輿皆有副耕根車者耕籍所乘也青質三重蓋安車者臨幸所乘也金飾重輿四壁車者拜陵臨弔所乘也又有屬車十乘一曰指南車二曰記里鼓車三曰白鷺車四曰鸞旗車五曰辟惡車六曰皮軒車七曰羊車與耕根車四望車安車爲十乘行幸陳于鹵簿則分前後入朝會則分左右後又加黃鉞車豹尾車通爲屬車十二乘

臣按此唐一代車輅之制

唐制輦有七一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太玉輦七曰小玉輦有三一曰五色輦二曰常平輦三曰曜靈輦光五路以行

臣按三代以前車輅皆以馬駕之周有輜車卽輦也古謂人牽爲輦秦始以爲人君之乘而以人舁之至唐其制始大備

天子將出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侍中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諸衛以次陳殿庭既外辦太僕卿升執轡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卿授綏黃門侍郎前奏請發鑾駕鑾動警蹕鼓傳音玉金象木革之五路皆有副

車有指南記里鼓等十二乘輿有相風行漏腰輿輦有大輦方輦小輦以旗計者二十有七有青龍白虎辟邪應龍之類以隊計者七有清游朱雀步甲持戟之目以兵計者自金吾果毅佽飛至衛門左右廂凡大駕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爲二十四隊列爲二百十四行仗則有黃麾仗細仗儀刀仗及仗衛則有纛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寶香燈大繖雉尾障扇花蓋朱畫團扇之屬戈器有鈒戟弓箭橫刀槊稍儀刀班劒黃鉞楯櫜弩黑漆甲之屬服飾有平巾幘緋衲襖大口袴朱綠綾綬紛武弁朱衣革帶赤

秦樸紫鉦帶之屬鼓吹有橫鼓金鉦大鼓長鳴鐃鼓大橫吹笛簫觱篥大角之屬凡五部七十五曲

臣按此唐朝鹵簿之制之大略也

宋志宋初因唐五代之舊其殿廷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用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小仗發冊受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謁祀奏謝用之四曰鸞駕仗親征省方還用之

周必大曰宋承五李搶攘之後鹵簿儀駕為甚於是知制誥范質張昭等正其綜整參定典式而禮儀使陶穀奏言金吾諸衛將軍暨押仗導駕等官服省以紫於禮未講請按開元禮咸用繡袍至若執仗之士舊服五彩補綴無常色今以青赤黃白以次分列用協五行相生之序凡鹵簿步儀仗應用有一千二百二十有二人悉依統緝文代采畫之服稽諸令典始造於乾德四年而普備於開寶三年越明年詔修圜丘實北始用之是夫襟裾前振五路增副里以鼓記車以南指鸞翔鵠舞尾天驕獅

娜公卿執事前導後陪細仗大角非其容儀蓋徼幸備其飾此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也

臣按此宋朝鹵簿之制之大略其用人之數大駕鹵簿總用二萬六十一人法駕三分減一鸞駕又減半黃麾仗又減於鸞駕以上與衛之儀臣按昔人謂恭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戒謂之衛一以防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賁車輅周官旅貢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燦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簿仗根大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踵事增華為尊大而已雖然臣竊以為此豈特為尊大而已哉亦所以為慎重也慎重則威嚴威嚴則肅恭天子之尊肅恭於上則環列乎左右者不敢有怠惰之容拜伏於遠近者不敢興千犯之念所以表一人之尊大而儐萬姓之贍仰端在於此矣

治國平天下之要

脩規制

曆象之法 上

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程順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運改也

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臣按日月星辰。彖之懸於天者也。寒暑陰陽。氣之運於天者也。日月星辰寒暑陰陽。雖若有常也。然亦有時而不常。雖若齊一也。然亦有時而不一。故聖人既運其心目之力。以察其隨時之變。又創爲曆象之器。以定其變動之時

程順曰。水火相息爲革。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革之彖曰。澤中有火。革君子觀變也。君子觀變革之彖。

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天地合其序矣

朱熹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又曰。澤中有火。水能成火。此只是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彖。便有那四時改革的意思。君子觀這彖便去治歷明時

歐陽脩曰。革之彖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聖人必以歷言者。蓋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之事在天下。其最易差者莫如歷。而不可不脩者亦莫如歷

臣按治歷明時爲治之要務。自昔聖帝明王莫不以此爲先焉。蓋時行於天而有自然之運。歷爲於人而有已然之法。然天之運惟其有常也。故一日之間則有晝夜。一月之間則有朔望。一年之間則有分至。然晝不常晝。晝晝革而爲夜。夜不常夜。夜夜革而爲晝。君子觀變革之彖。

胡一桂曰。彖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

臣按天之道不言而信。其於人也。有一氣感通之理。故其於人君也。恒仁愛之而有告戒之道焉。然其所以告之者豈諄諄命之哉。垂彖以示之而已。彖之循度。則有吉之兆。彖之失度。則有

凶之形聖人者心與天通目覩乎天所見之象心悟夫天所示之意因天之象而象之非特以之脩於身敏德而遷善由是而形之天下國家使之趨吉而避凶去惡而從善无非因天之象以神道而設教者也

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朱熹曰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會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

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臣按先儒謂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蓋為治之道在歲周於上而天道以明統正於下而人紀以立苟天道不明則時序錯亂歲月無紀官府脩為失其先後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第之宜所以帝世之命官必先於羲和而羲和之職掌必先於曆象有曆以紀其數有象以觀其運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運於天者有常行驗於人者有常法則官政民庸無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朱熹曰朞猶周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曰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一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臣按先儒謂歲無定為一章也蓋無閏則時不定時不定則歲不成三年不閏則差一月而以正月為二月九年不閏則差三月而以春時為夏時寒暑反易歲序不成矣此治曆之法所以以定閏為先也

在璿玉衡以齊七政

朱熹曰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機所

以象天體之輓運也。謂橫也。以玉衡管
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
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
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舜初攝位。首察
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
臣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辰運行
於天。所謂天文也。然其行也。有遲有速。有順有
逆。豈非其變乎。然其變之不齊。非有器以察之
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齊
也。是以帝世有璣衡之設焉。以璿為機而用以

運轉。是之謂璣以玉為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
衡。運其機軸而使之轉動。窺其簫管而用以測
度。則天文之齊不齊者可得而知矣。是故日月
皆循其軌。五星不失其次。則吾德政之備於此
可見矣。日月之或有薄蝕。五星之或有變動。則
吾德政之闕於此可見矣。因在器之天而觀在
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觀在人之天。則天人合
一。七政不在天而備在人矣

洪範。四曰。協用五紀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孔穎達曰。五者為天之經紀也。歲者序四時也。月
紀一寒一暑以為歲。春夏秋冬之四時統乎歲者
也。一盈一虧以為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月
者也。一晝一夜以為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
者也。一經一緯以為星辰。寒暑之所由推遷。日月
之所由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為曆。則
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
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
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之曆象授
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齊七政之
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

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五紀之謂也乾坤之策所當期卦氣之所直五紀之數該於易矣貫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曆明時五紀之義易備之矣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則協用五紀豈可忽哉

吳澂曰歲有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有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

歷十二辰日躔地一帀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之壞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秭壤一歲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者歲月日星辰所歷者皆於此乎揆所謂數者乃成乎人蓋所謂周

同度同道則月元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臣按曆數之作所以紀日月星辰之行雖然行有常度其間有差忒無由知之惟於日月之食驗焉星官紀日月之食分秒不差而能知其曆數之紀無不當矣而又仰於天而驗其象則有不如此者焉可以知其失職矣今觀朱熹解詩謂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食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之一定應乎是則先儒之論誠然而臣爲此說竊應變於未然之變非常之

慢忽之心者往往以此臣嘗竊觀日者之推祿命而有取焉推祿命者謂災害之作人能脩德即可弭災爲祥有國者遇日月之食亦猶有身者遇祿命之弗順也因天運必然之數盡人道當然之理一遇日食之變則預思所以脩德而正事任賢而去姦使臣子不至背君父妾婦不至乘其夫小人不至陵君子夷狄不至侵中國則吾之陽盛而天之陽亦從而盛陽微之一定應乎是則先儒之論誠然而臣爲此說竊應變於未然之變非

上知不能應將然之變躔中才可勉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於春秋必書者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者其此意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鄭玄曰土圭所以致日景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地中也千里而差一寸賈公彥曰案十二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用未之或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土之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管駭議八尺之表表厚景從古今承用未之或改華元郭守敬所為表亦倍其舊踪施橫梁表下

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昔者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之間各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

臣按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正日景以求地中也而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

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言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也

吳澂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

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左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爲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辰而爲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爲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人事有定序。辯其叙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秋東作。厥民析。則知月之建卯。畢觜參。此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日月會於降婁而爲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秋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於鶉首。而爲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爲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於星紀。而爲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蓋冬至日在牽牛。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夏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爲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臣樓昇氏謂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時序正於上。則人事定於下。此爲治必先治曆明時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識也。日月星。謂三辰也。依。謂一十八宿也。爲十二次。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辨其吉凶。水旱。降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變動辨也。妖祥。五雲之物。也。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候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皆以詔救政。訪序事之法。以星爲主。故鄭玄曰。保。守也。主守天文之變。

吳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爲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

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日有薄蝕朔望蝕在朔望曜日旁耳形黑點也之變月有虧盈朏而月見東方之變五星有贏縮贏出早縮出晚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則爲變動以人事言則爲遷二者相參辨之矣以上辨天星以志日月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九州星土之書雖亡可考者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或祥所應亦皆可證昭十年有星出於婁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爲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此玄枵爲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此釋者曰歲在星紀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越得歲而吳伐越晉史墨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爲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夏虞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爲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此娘轄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

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爲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爲燕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此析木爲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分星以星土而占災祥其應有可徵矣以上辨九州之地以星土而占災祥歲星在木則水爲相之類五星順度爲祥流逆失度爲妖裏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毚棄龍梓愼以爲宋鄭必饑則言其所衝其歲星平所屬裨竈以爲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平

次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謂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存十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可參決妖祥之事以上辨十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與眡祲十煇同義左氏所謂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爲蟲赤爲兵荒白爲喪黃爲豐黑爲水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祲象則亦眡祲叙降之意蓋水旱之降爲荒年荒年之降爲凶年其叙如此以上辨五雲至豐荒之祲象十二風者民爲條風從大呂大蔟之律

震爲明庶風從炎鍾之律巽爲清明風從姑洗仲
呂之律離爲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爲涼風從林鍾
夷則之律兌爲閶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爲不周風
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爲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
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
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
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
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則異別則離此天地
之不和而爲妖祥也故命之使知所邁避（以上論風至乖別之妖祥）

上文五事即敕政叙事之所從出也政

訪叙事

者國之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脩省之道事者
有司之常職訪叙事於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君
臣交脩厥德政事舉而天降祥矣（以上論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事）

臣按所謂五物者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
九州也十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
保章氏之職用此五物以測陰陽之和否察天
地之逆順上以詔之人君使其因災各而救其
政事之乖別下以訪之臣下使其叙稟宜而知
其緩急之次第吳氏論之詳矣凡世之星官所

推步占驗者皆具于是焉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忒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鄭玄曰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方慈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
存乎書故以命太史日循星以進退者也月應日
以死生者也是書之所舍辰者星所次宿言宿於
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忒
忒則司天者之過矣
吳澂曰宿謂所居離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在何
辰何星之第幾度推筭不可差忒毋令失其所躔
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始以求筭
曆之法而不改變也
臣按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即堯典所謂曆
象日月星辰也曆象有一定之法當大國家創
業之初已爲之定制常法然每歲日月星辰之
行則不能無變動焉然其變動也或宿或離其
躔次亦不甚相遠而不能出始初常法之外是
以先王之世每遇歲事更端之初即申命太史
考其行之宿離或進或退皆不可失其常而必

合於初焉後世惟聽司曆者之所自爲而孟春乃命之制不復講矣此亦一闕典也

春秋隱公三年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安國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算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臣按先儒謂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也噫天上之日月有以食之則天下之君亦將有以災之者矣是故人君遇此變也則反諸已乃自咎曰吾德毋乃有失歟吾行毋乃有虧歟吾之左右毋乃有竊威柄者歟吾之臣子毋乃有背君父者歟或者盜賊無乃將於此而窺發歟夷狄無乃將於此而侵陵歟有一于此皆思所以反其事而順於道不其端而折其萌究其歸而閉其途使之必不至於如此也夫然則其過也人皆仰之如日月之復明矣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安國曰穀梁曰既盡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

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社預曰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故曰非禮也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春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跬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四時得所則事無悖禮

孔穎達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末方指

所建之辰。故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臣 按古今論置閏之法。不出乎此。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三言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杜預曰。四時漸差。[illegible]于命事。事不失時。則年豐

臣 按四時[illegible]

[illegible]明

[illegible]時之要。閏正則寒暑不失。而民知耕斂之候。而有有秋之望矣。食者民之天。民得其食。則生養遂而禍亂不作矣。生民之道。豈外是哉

昭公七年。晉平公問六物。伯瑕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孔穎達曰。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李巡曰。載一歲莫不覆載也。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年取年穀一熟。是言歲。卽年也。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

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配日。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臣 按曆象所推步者。不過此六物而已

以上曆象之法上

儲規制

曆象之法下

楊子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庶之耿中丞象之蓋幾近乎臾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李軌曰幾近也落下閎爲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爲武帝筭庶之耿壽昌爲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

朱熹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漸遠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張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而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絡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游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衝平聲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耍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處天度一面加銀釘蓋

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
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
亦以銅釘爲之

臣按自落下閎造渾天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
以爲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
始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靖康之
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
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
及諸儀表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
約爲太半必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

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
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
勒皆古人所未及爲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其儀
表至今遵用之夫自堯曆象之後而有舜璣衡
衡所謂璣衡蓋堯之象也舜璣衡之後而有漢
之渾天儀象所謂儀象蓋舜之璣衡也後世加
以六合三辰四游俞憲精緻歷代相因千載
相承未嘗有改也而改之始自於此其郭守敬
者雖生胡元之世而實吾華夏之人也天欲啓
中國文明之治必豫生知巧之人於數十載之
前而創爲一代觀天之器以待
聖人之生承天而膺曆變夷以爲華夫豈偶然之
故哉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
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
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
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穀也)
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
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依也)物禍災荐至莫盡其氣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

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乘之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
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茂氣至民
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
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
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
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
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
故疇(世世相傳爲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

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衰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音余）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故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眞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爲然。孝文時魯人公孫臣言漢土德。宜更元。改正朔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氣候之早晚。時序之易服色。當有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爲非是。罷之。今上（謂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筭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能審（當作校）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審（當作校）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閎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五行也）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紬繹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遂歲在（甲）攝提格。（寅）在月名畢聚。（音陬）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臣按太史公推原作曆之始。謂神農以前尚矣。黃帝始考定星曆。蓋是時始有曆也。且引堯禪舜之言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蓋見人君繼天而爲之子。則必推明上天所懸之象。所行之慶。其責任在乎君之身。不可忽也。人君知其任之在己。既以中道自持。又必齋七政。建五行。立四時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氣候之早晚。時序之先後。以至於三代。曆數相傳。莫不明時正度。以承天意。而不敢失其紀序。是則有道之世也。惟夫昏君肅主。不畏天命而失其紀序。史不紀時。君不告朔。臣不共其命。諸侯不遵其軌。是以其君不克終而禍亂作矣。由是觀之。則知治曆明時。其有關於治亂之大如此。承上天之曆數而受其任於朞者。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漢志云漢興張蒼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合符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度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陰陽之施化萬物之情可見矣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又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言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言用焉

臣按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律者作樂之法曆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關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曆而後世宗之何以見其然哉朱子曰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畧刻不差由是推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曆二者相資以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又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張蒼正朔以承秦北平侯張蒼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合符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度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陰陽之施化萬物之情可見矣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又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言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言用焉

臣按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律者作樂之法曆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關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曆而後世宗之何以見其然哉朱子曰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畧刻不差由是推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曆二者相資以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又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張蒼正朔以承秦北平侯張蒼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合符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度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陰陽之施化萬物之情可見矣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又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言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言用焉

焉。都分天部而閏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行更以推筭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一分日之四十三。先籍半日名曰陽歷不籍名曰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群臣便迺忽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

使校歷律曆明官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

臣樓。先儒謂深於律曆之術。而作爲律曆之書志自漢而下。太史公一人而已。蓋司馬氏以爲太史故其於曆法也。非徒能言之蓋有所也。說者謂司馬氏律曆書。即太初曆法氏嘗言六律爲萬事根本故太初曆法以律起曆律。先儒謂落下閎筭其法以律起曆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其

儒者不宜專任技術明矣。又曰姓等秦不筭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則知明曆之官通筭術者又明矣。此三事者可以爲後世者之節度

後漢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子終于六旬。日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

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
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
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
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一
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
成萬物畢改撝提運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
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
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
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
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
不

結系於此而稟正焉

臣按自古造曆者必先立元自黃帝甲辰
卯歲項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辛
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
三統用庚戌四分用庚辰史謂四分曆元上得
庚申有近於緯同於禮則或不得於天界之廢
興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也夫孟子謂天之高
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朱子謂必言日至者迎曆者以上十一
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源元也歐陽氏亦謂曆

家之說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史謂曆
之廢興以疏密課蓋以曆之終言也若推原其
始不本於元何所造端乎是以黃帝以來立元
雖若不同而皆準度於甲子也然則曆烏可無
元乎但其假託以同於緯書則不可耳先儒有
言曆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
開闢冥測鴻濛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史公三
紀大備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以千
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
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周髀數術具
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
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圭以
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
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
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四遊下日月旁
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隨天
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之為夜渾天
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列於天後入

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裹
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
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
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
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當高正當天之中
極南五十五度當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
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
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
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
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
臣攀璣衡之參或謂起於宓羲或謂作於帝嚳
或者又云乃羲和舊器非軒轅創為也馬融謂上
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璣
衡即今之渾天儀也王蕃之論亦謂渾儀之制
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游以綴赤道者此
謂璣也置望筒橫簫於儀中以窺七耀之行而
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
四游儀並列為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

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落下閎耿壽昌之法
別為渾象察其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璇璣所
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為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
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之儀載
在宋史者其為論精密有志於復古儀象者可
考也
唐志曰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
正溯為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
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全數其下大一分於

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開合之
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太衍之策則曆述又本於易
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
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
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遊以
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
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
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繫
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

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唐自太初。至麟德曆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亦依倣而已

朱熹曰。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會推得定。只是移來輳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

臣按。漢唐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此嘆乎。古人一定之法。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推移增減以合天運如一行者。亦可以隨時救失而不至於界限密而踰越多矣

五代史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冥冥之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臣按。歐陽脩謂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有國者所重在乎曆。是以堯舜之治。莫不以是爲先務。命官治曆。恒先事而爲之備。惟恐其或不及於差也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曆。其說曰。曆者。歲之積日之積日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妙思。弗能考也。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紛錯而較之至一。必差。況於無形之數哉

臣按自古帝王必先正曆象以前民用授人時也夫聖人之治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立法倚數固宜歷萬世而無忒往往傳之稍久其應輒差何哉蓋天地之數其妙有不可測者常在於秒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贏縮亦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焉積之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然嘗因其差而正之謹按先儒程氏有言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落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鄧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人爲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

臣按古今曆法至於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然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其所以度越前人者非虛言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而其疎密自見也

曆官晷人之外別加詢訪委法必有能明曆理之揚子雲善立差法之鄧堯夫者出焉必爲聖朝了此一大事

元志曰明時治曆自哀帝爲棄典三代之盛王莫不重之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皆凡數十家豈故相爲乖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至元十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成賜名曰授時曆尋詔李謙爲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人爲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

臣按古今曆法至於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然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其所以度越前人者非虛言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而其疎密自見也

衍義補卷第九十七 十八

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筭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曆合者二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此前代諸曆校之授時爲密嗟乎數往所以知來攷古所以驗今今授時曆上而求之千載之前既無不合則下而推之千載之下其必不忒可知矣雖然天時不齊不能以皆同不同而更元立法以同之隨時考驗以合於天不能無望於今日之許平仲郭守敬焉然則更元立法隨時考驗果何從而致力耶杜預曰治曆者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察邕曰以筭爲本以天文爲驗筭之既精驗之皆合則在人之天審而在天之天定矣

以上曆象之法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脩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半已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半已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半已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半已交准分二十六萬二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

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臣於曆數之學素無師傳註

經史所載言及曆象之理者以爲

明時獻若夫推步占驗之法具見諸書者玆不復贅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朱熹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固不可无者。此類是也

徐幾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小大。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風俗渝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

程龍曰。十三卦制器尚象。凡所以爲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无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夫之書契何也。蓋器利用便則巧僞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治百官。察萬民者。皆永賴焉。然萬世之下。所以治萬民以察。聖人作爲書契以垂萬世之用。爲此而已。後世乃至用之以駕虛誕之說。紀浮夸之辭。載怪僻之事。寫淫蕩之情。豈聖人始制文字之意哉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東西爲廣。南北爲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下濕之名物

鄭玄曰。土地之圖。若今郡國輿地圖

臣按此字書之祖。萬世書契之所自出。文學之所由宗者也。豈特一時治百官。察萬民者皆永賴焉已哉。

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大明志永樂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然未成書

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舊脩成一書命曰大明一統志然所輯者皆沿前代之舊載古今事跡紀形勝沿革廣見聞前古所未有也揆之大司徒所掌之圖則倍之矣然所謂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未備焉請於地圖之外依周禮別爲一籍凡天下兩畿十二藩及府州縣皆各爲一圖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合於藩總爲天下圖掌於方部凡其疆域道理山川物產里數戶口錢穀應所有者皆具其中一有取舍斂散按圖而考其實粲然如指諸掌也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玄曰志謂記也春秋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繫世則帝繫世本之屬是也王昭禹曰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

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土列辟各有分民而在其邦國者亦各有其國之私書所謂志者是也志雖作於侯國而籍則掌於王官其事之大者在奠繫世辨昭穆焉後世封建之制廢仕者無世官無分地然魏晉以來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昏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牒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代以來其書散佚不傳非獨官無秘閣左戶之藏而士大夫能通譜牒之學者蓋亦鮮矣

今制惟勳臣武胄有世官者襲替之際具其宗圖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應舉入官者亦一具家狀既仕之後不復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記也）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鄭玄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四方之志若今之春秋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五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向三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

臣按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皆聚此書也今外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類也三皇五帝之書即所謂三墳五典也達其名于四方使天下之人皆知有此書也今世天下郡縣皆有圖經地志藏其副於學校而總收於禮部藏于

內閣

朝廷又頒五經四書於天下學校使校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遺意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所掌者特國而已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所掌非特國也又掌其地焉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則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興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謂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即藏之司馬秘不得見所以弭奪數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籍自漢掌之司公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觀此說則知古人重圖籍有如此者唐人設兵部屬有四一曰職方部我朝因之職方所掌者兵戎邊防之政而沿邊圖本實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爾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

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國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
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
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
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
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程頤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
去之哉若言陰陽四序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

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不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
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
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
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
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
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羲始耳
臣按三墳五典之說始見于此孔安國謂此即
上世帝王遺書則是書之來也久矣周禮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此書之掌於朝廷官職者也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書之
傳於學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存於世
者惟堯舜二典其他如九頭萬龍攝提等十紀
其說荒誕不經其後宋毛漸所得之三墳則又
僞妄顯然斷非古昔聖神之舊典也孔子刪書
始於堯舜所以爲萬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
萬世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無出此者矣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
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古者詩三千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
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二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興
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
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
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叔孫氏車子鉏商獲
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
不出書吾已矣夫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
哀公十四年
孔安國曰孔子生於周末覩史記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王道刪詩爲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討論墳典訓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朱熹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倘春秋贊周易皆傳
先王之舊
臣按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爲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爲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大使其義之不舛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

秦始皇三十四年焼詩書百家語
臣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隆緒可尋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蘊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

累千百人之見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爲飛煙蕩爲寒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爲萬世之罪人歟

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其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雜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諸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漢藏書之始來夫自唐虞三代之書至于孔子而備歷春秋戰國之世至于嬴秦而

欽漢高祖時戰爭未息文景時謙讓未遑武帝
者出於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至于成帝又遣求書之使命校書之官。哀帝又
命官以輯其略焉。夫獻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
書無由上達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
散失欲藏書而無寫之者。則其傳不多既寫書
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既校之矣苟不各以
類聚而目分之則其於檢閱考究者無統矣後
世人主有志於道藝而留心於載籍者尚當以
漢世諸帝爲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

臣按漢以來遺使求書始此夫自秦人焚書之
後書籍散亡多矣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
書官興藏書府稍稍復集至成帝世又頗散失
乃遣謁者求遺書于天下嗚呼書之在天下乃
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頗之以知古後
世頗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難
於聚而易於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而勤

訪之勤安能免於喪失哉不幸而有所喪失明
君良佐咸以斯文興喪爲念設法招求遣使蒐
采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長留天地間
永爲世鑒以毋貽後世之悔尚不趨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

臣按光武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
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
掌焉正依七略而爲書部。明帝幸三雍。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
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臨決如石渠

故事初光武遷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
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
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
剖散其縑帛者以分人或以裹創或以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
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
矣後長安之間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臣按此後漢書籍之始末晉籍自經秦火之後
固已無復先王盛時之舊漢興多方求之至哀
帝時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十九十
卷有禁中外臺之別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

古書漸漸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蓋
秦火之燒有意而燒其禍由於君也漢火之燒
無意而燒其禍由於民也嗚呼書籍之在世猶
天之有日月也天之道廢矣世無書籍人之事泯矣卓於天而往往遭焚燒之禍
哉迨夫光武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古書次第復出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
滅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
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分爲甲乙丙丁四部合
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晉惠之世靡有子遺
東晉搜聚其見存者但爲三千一十四卷而已
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齊之書目凡萬
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萬三千一百六卷隋
之多至三萬七千餘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
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
民間異書往往間出臣竊以爲自
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
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
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屢
膺隋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
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
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文帝納之使
人搜討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臣竊以爲自
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于至正之末其
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禍極而至于五代之末其
爲厄也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萬事萬物禍亂
之時雖或蕩廢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復舊惟
所謂書籍者非於一人之心各爲一家之言言
人人殊其理雖同而其所以爲言者則未必同
其間闡義理著世變紀事蹟莫不各極其至皆
有所取一有失焉則不可復雖復之亦非其眞
與全矣是以古先聖王莫不致謹於斯以爲今
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昔之具珍藏而愛
護之惟恐其損失也講究而討論之惟恐其訛
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求之者惟恐其弗得
雖以偏安尚武衰亂之世莫不知所愛重知重

熙累洽之世好文願治之君哉

唐分書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重複相揉貞觀中魏徵虞世南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德寫藏于內庫玄宗命馬懷素爲脩圖書使褚無量整比參詳脩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十番季給墨三百丁十六九載給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招遺逸士分部討論進士編次之文宗時鄭覃侍講進士編次之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

卻

歐陽脩曰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如聖流出一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之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脩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傳旁方言池里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紬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嗚呼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比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淵雷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書之本末臣嘗謂天下之物雖窒青水碧物外之奇實皆失之

如在冥塗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儲所賴石渠延閣之中儲積之多收藏之密裒綸之固藏貯者有掌固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脩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浥爛散落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　內閣所藏不能什一多歷年所在內者未聞有所稽考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其所關係非止一代一時之事而已也伏望

聖明爲千萬年之遠圖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斯文之幸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衛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胡寅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不意五季之君灸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須之可也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須之曰以監本爲正併郡邑皆傳刊爲

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爲貴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

臣按後世雕印書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鈔寫傳錄而得以誦習考閱誠莫大之利也然書肆刻本往往承訛襲舛有誤學者乞　命翰林儒臣將九經十九史及諸儒先所著述有補於正道名教者嚴加校正字畫行款必須正當歸一命工鋟梓藏於國子監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義咸來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然臣於此又有一見今世學校所誦通人家所收積者皆宋以後之五經唐以前之註疏講學者不復藏尚幸十三經註疏板

本尚存於福州府學。好學之士。猶得以考見秦
漢以來諸儒之說臣頃特敕福建提學憲臣時
加整葺使無損失亦存古之一事也餘如儀禮
經傳通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亦宜時爲脩補
同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
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漸常參官
三十人校讎利正令於秦未署其名銜焉
臣按周世宗當五代撥壞之際尚留心文事如
此況當承平之世而經籍圖書乃其祖宗所以
留者手澤沾溉所存忍使之散軼不全乎館閣
職清務簡不預他務宜委之校讎刊正俾於每
歲之末署其名銜有不究心者坐以曠官之罪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
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為
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為別為
書庫名曰秘閣北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一本置龍
圖閣及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
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祕閣書多興慶宮存者悉
于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
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

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復出而
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
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
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
史臣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
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與其
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
之所為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馳
趨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

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汙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搢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自南渡之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參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鈔裂大道。玩弄聖模。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書之始末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訪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七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秘書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臣按宋朝以文爲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歷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眞宗之時。崇文祕閣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祕閣。其寓意深矣。我

自古藏貯經籍之所，我
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祕書省、祕閣，皆不復置官，惟於翰林大學置此官二員。今翰林院祕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職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於虛設。臣聞永樂中，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及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
內府，其人家所有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存於此，萬一有所疎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
幸
國家無事，政
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為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而泯盡，豈不貽千古之永歎哉！臣請
敕內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於南京內閣及兩監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
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錄，給與人匠紙筆，書寫完日，
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本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

神宗元嚞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祕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經籍圖書，以祕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十七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待制以上，官畢赴臣按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圖書，祕書郎職掌收貯葺理，校書郎正字職在編輯校定，今制不設館閣，併其職於翰林院，夫然，專官則無專任，臣請於典籍之外，其餘撰述，檢討皆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每歲三伏，曾官曬書，如宋制，因閱其數，如此則葺理有官，而編簡不至於脫誤，考校有人，而文義不至於訛舛，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於散亡矣。

徽宗大觀四年，祕書監何志同奏，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祕藏，敘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半，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遺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祕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錄蓋欲將館閣中書目錄出示中外凡目中所無有者借傳以廣其藏也此事關係甚大非惟一時事蓋萬世之事也

以土圖籍之儲固係校人君爲治之道非一朝一夕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蓋以前人所以數遺乎後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而今日不有以脩輯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其咎於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王所以繼天而子民者任萬世世道之責於已莫不以是爲先務焉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而首先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倫未登

寶位也嗚呼大聖人所見所爲自與其他帝王不同其所以爲

聖子神孫之詒謀者至矣踐其阼而承其統者可不思所以繼述其事者乎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權量之謹

舜典同律度量衡

孔穎達曰。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

律

蔡沈曰。律。謂十二律。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既以之制樂。而復以之審度而廣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作合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

臣按。律者。候氣之管。所以作樂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長短。量多寡。稱輕重。所用與律不同。而皆取法於律。於此審之。三者之法制皆出於律。度及於度量衡。何哉。蓋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於度量衡。以度量衡。皆受法於律。於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而與候氣之律同出於一。皆與律同。斯爲同矣。誠以是三物者。其制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聖人制律。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聖人不徒因律以作樂。而用之於郊廟朝廷之上。而又頒之於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爲造作出納交易之則焉。其作於上也有常制。其頒於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與上之所頒者不同。則上取於下者。當短者或長。當少者或多。當輕者或重。下輸於上者。當長者或短。當多者或少。當重者或輕。下虧於民。上損於官。操執者有增減之弊。交易者有欺詐之害。監守出納者。有侵尅陪備之患。其所關係蓋亦不小也。是雖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爲治尚不之遺。而況後世民僞日滋之時乎。乞　敕所司。每正歲申明舊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度斗斛權衡。使凡收受民間租稅器物。不許過則。又於凡市場交易

之處懸掛則標以爲民式在內京尹及五城兵馬司官。在外府州縣官。每月一次校勘憲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驗。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通也石和平也鈞王府則有

蔡沈曰。典則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主府亦有之。其爲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

臣按。聖人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鈞石也。而五子所歌大禹所貽之典則。止言鈞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謂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鈞石言之。蓋夫萬物之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之制非時巡之歲則又設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當是之時。一器之設。一物之用。莫不合於王度。而無有異同。否則非但不可行。且有罪焉。此天下所以一統也歟

典瑞。璧羨以起度

玉人。璧羨度尺好。璧也孔三寸以爲度

鄭玄曰。羨者。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素八尺以起度

蔡元定曰。按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圜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素其兩旁各半寸。以

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爲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爲羨也。兼十寸。廣八寸。所以爲度尺也。以爲度人者。以爲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爲尺矣。陳氏言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十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王昭禹曰。夫度在禮則起於璧。羨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先王以爲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璧羨使天下有考焉

臣按班固漢志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孫子算術。蓋所吐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氂。十氂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則尺固當以十寸爲正。矧天地之數生於一而成於十。十者天地之足數也。以是爲度以定萬物之長短。豈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羨既起十以爲丈。引又起八以爲尋。常。則非一定矣。設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則八也。又何用別爲之制哉。此蓋以爲璧羨雖古人之制。然宜於古。而未必宜於今也。請凡今世所用之尺。壺以人身爲則。謹考許慎說文寸十分。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十分爲寸。則十寸爲尺也。宜敕有司考定古法。尺寸以中人手爲準。鑄銅爲式。以頒行天下。凡所謂八寸六寸之尺。雖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則用度者有定準。製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長。體有肥瘠。烏可據以爲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參黍。或以絲忽。地之生黍。豈皆無小大。蠶之吐絲。豈皆無粗細。何獨致疑於人身哉。且身則人人有之。隨在而在。擬寸以指。擬尺以手。雖不中不遠矣

朱氏爲量改煎（煉也）金錫則不耗。（不復銷鑠以取後不耗）然後權之。然後準之。然後量之。（皆必平而後可）容六十升。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斛。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兩龠爲合十合爲升）重一鈞。（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聲以和平爲善）桑欽所謂（聲也）文德之君。（文德之君恩泰以及物）恩泰以及物。（恩泰以及物）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玆器維則

王昭禹曰。量之爲器。內方而外圜。則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則陰陽奇耦之義也。其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其聲中黃鍾。則律呂之法寓焉。其聲中黃鍾則律呂之法寓

焉。夫黃鍾爲律之本。而宮爲五聲之綱。量之所制。其本起於黃鍾之侖。其成也聲又復中於黃鍾之宮。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非特此也。宮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則以量爲法。則之主。且以立信於天下也。惟其立信於天下。故與天下爲公平而不敢私焉

鄭敬仲曰。量之爲物。其粗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於時文之思索。而歸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莅者也。雖童子適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內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牖石和鈞。下附則有所謂永格厥後。茲器維則者也

臣按先儒謂粟之爲義。使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立天下之信。無敢渝焉。所以名工謂之梟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錫爲之。外圜而內方。以象天地。後世則改用木而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

垂典則於子孫。以示四方信後世者。既有所謂大經大法。而於器物之製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歲久而易壞也。又必鎔煉金錫而鑄爲之器。權其輕重之劑。準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堅。無餘無欠。刻爲銘文。以爲世則。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後世之範。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爲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貸以牟收人心。潛移國祚。如齊陳氏者。然後知古先哲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審權量。非故爲是屑屑也。其爲慮一何遠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陳澔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

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倣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者。治地分田經畫井溝塗封植之界也。後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溝塗封植之界限盡廢。所以經界者不過步其遠近量其廣狹。分其界至。以計其頃畝之數焉耳。然欲計之而無所以經畫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廣野。若欲步算。固亦無難。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險隘。溪澗阻隔。乃欲一一經畫之。使無遺憾。豈非難事哉。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惟王制僅有此文。然正言古今尺步畝里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謂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傳用非一日。未必無所自也。是法也。施於寬廣平衍之地固無不可。惟於地勢傾側紆曲尖邪之處。其折量紐算。爲難小民不人人曉也。是以任事之人易於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首行於平江。然後推及於諸郡。當時亦以爲便。而閩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于朝。力主行之。然竟沮於言者。或曰宋人經界之法。可行否歟。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縣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鄭昭叔斯行矣。雖然猶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見。得君之專。以主之於上。豈能不撓於群議。而終於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鄭玄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斛也。正。猶平也。衡。所以稱上下也。鈞。三十斤也。石。百二十斤也。斗。斛也。甬。狀如今之斛而大。概。平斗斛者

吳澂曰。衡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之也

權衡以平之

吳澂曰。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無爲之用者也

臣按古先盛王。凡有施爲。必順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晝夜各五十刻。於是乎平等。故於此二時審察度量權衡。以驗其同異。或過而短。或過於多。或過於少。或過於重。或過於輕。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一出於平焉。然後事不師古。無復順時之政。雖有度量權衡之頒。頒之後。聽民自爲。無復審察校量之令。固有累

數十年而不經意者矣況一歲而再舉乎民僞所以日滋國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論語謹權量審法度而四方之政行焉

饒魯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當釐正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

臣按饒魯謂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嗚呼豈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他爲多爾凡官府收民貢賦其米麥之類則用斗斛布帛之類則用丈尺金銀之類則用權衡三者之中丈尺爲害較淺惟斗斛之取盈積少成多權衡之按抑以重爲輕民之受害往往積倍蓰以至于千萬多至破家鬻產以淪于死亡用是人不聊生而禍亂以作武王繼商辛壞亂之後即以謹權量爲行仁政之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義分寸尺丈引也所以處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五度審矣夫度者別於分忖也尺者夤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分者可分列也寸者忖也尺者夤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龠者躍也躍躁氣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陡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而五權謹矣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於鈞終於石
臣按以上言權五權之義銖者殊也物繇忽微
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
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
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
異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
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
尺丈存焉惟引則用竹蓋引長十丈高一分廣
六分長而難以收藏故用竹篾爲之爲宜也五
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兩不滿之處焉其
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
似爵夫班志於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製造之
質或用銅或用竹獨於權衡略焉乃於下文總
言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歟後世於
度量二者用木爲之度間有用竹者而衡之
制用銅鮮矣權之爲器非若度量以多取大
小之不同而各自爲用惟權稱之一器則兼衡與
準而參用之所以爲之質者亦各不同準必以

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爲之也後世一
惟用木耳臣請詔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鑄銅爲
度量權衡之式藏在戶部頒行天下藩服郡縣
凡民間有所製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歲月匠
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許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弓祖謙曰自商君爲政平斗甬權衡丈尺其制變
於古矣至是幷天下一之皆命如秦制也然此乃
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至於後世則鮮或
舉之矣

臣按秦事不師古至爲無道而猶知以一衡石
丈尺爲先務況其不爲秦者乎然呂祖謙作大
事記於始皇平六國之初書曰一衡石丈尺而
其解題則云自商君爲政平斗甬權衡丈尺其
所書之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爲石其
始此歟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凡四
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詔有司按前代
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詔曰書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

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額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鍾鉤爲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謹權量爲務史謂比用大稱如百斤者皆懸鈞於架植鎲於衡或偃手或抑按則輕重之際殊爲縣絕於是更鑄新式悉由衆黍而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又令每用大稱必懸以絲繩既並其物則却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好治之君莫不愛民其愛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無不預爲之禁革則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於民民被其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性見利而不見害往往外法以巧取依法以爲姦孰若每事皆立爲一法如宋人之於權衡必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又俾操執者却立以視而不得抑抑噫使凡事事皆準此以立爲之法則官吏無所容其姦而小民不至罹其害矣

程頤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衡按訓法平價皆不可闕

朱熹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平價之類耳

臣按程子謂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皆不可闕朱子謂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之類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綱紀臣竊以謂權衡而謹權量而審之使其長短適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飾之意然於操執之時或鉤錘之轉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際或斛面之加淋旁庇之搖撼則是無綱紀矣是知聖人爲治無一善之徒行無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設雖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雖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鉅細精粗無不畢舉上下四方無不均平也歟

以上權量之謹

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權量而不及度者蓋論語敘武王之行政止言謹權量朱子註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謹權審量而不及度豈忘者權量之用比度爲切歟不然則舉二以包其一也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寶玉之器

書輯(斂也)五瑞。(信也)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朱熹曰公執桓圭侯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

臣按物質之美而貴者莫如玉故天子而下皆執之蓋以至貴之人而執至美之物天子則以是而致敬於天諸侯則用是而盡誠於天子也

禹貢揚州厥貢瑤琨梁州厥貢璆琳琅玕

蔡沈曰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璆玉磬也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

臣按玉之為物自古中國所在而山海經可見矣在堯舜之世以玉為瑞而天下所貢已有玉石在戰國時下氏所獻之玉出於荊山漢之時田皆有玉焉是時西域未通於中國也今中國未聞有出玉之處而所用之玉皆自于闐國來于闐之玉有白玄綠三種皆出於河亦與古人所謂玉蘊石而山輝者異是則中國之玉出於石而必用斲外夷之玉生於水而必用撈也豈古今土地生物有不同歟抑玉乃土石之精粹者其生也有限而取之也有盡耶況古人以玉比德無故不去其身用以為器用雜佩之類不一而足是以制字者如瓊瑤瑄璟之類踰百則玉在古多而為用夥可知矣今世閭閻小民有不識玉者何古如彼之多而今如此之少耶由是推之漢之金以斤計而每以萬為言唐則以兩計而比於漢者少而宋又少於唐今日又少於宋無乃數千年之後中國之金玉將與玉同耶為世道遠慮者未可不為之限節也

詩鄘風君子偕老曰副(祭服首飾)笄六珈(以玉加於笄為飾)

臣按先儒謂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以玉為之今之髻也紐如條上屬於衡頭以玉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懸瑱

爲之以繽縛之而屬於統懸之當耳似今之珥
也
衛風淇奧曰充耳琇瑩
朱熹曰充耳瑱也天子玉瑱諸侯以
石
鄭風之女曰鷄鳴曰雜佩以贈之
朱熹曰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
貫以蟾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
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
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
璲左右奉之其制在內亦有趣向之意蓋盛
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璜而有聲也
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齊風之著曰尚之以瓊華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朱熹曰瓊華美石似玉者卽所以爲瑱也瓊瑩瓊
英亦皆美石似玉者
秦風之渭陽曰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孔穎達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
名
小雅之采芑曰朱芾斯皇有玱葱珩
朱熹曰玱葱青白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
珩上繫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
衛風淇奧曰充耳琇瑩
朱熹曰充耳瑱也天子玉瑱諸侯以
石
鄭風之女曰鷄鳴曰雜佩以贈之
朱熹曰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
貫以蟾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
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
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
璲左右奉之其制在內亦有趣向之意蓋盛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朱熹曰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
璋瓚左右奉之其制在內亦有趣向之意蓋盛
追琢玉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畢羅曰琱飾也鈒玉瓚黃流在中
朱熹曰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
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
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禮之也
韓奕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
朱熹曰介圭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於王也
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朱熹曰釐賜腸卣尊也
商頌之長發曰受小球大球

鄭玄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

臣按。以上皆三百篇詩中所言及玉者。大抵先王之世所用以爲首飾佩服。祭器貢贄者。皆玉也。後世乃啗中國。比德之玉。而寶遠夷無用之石。以爲用甚至傾帑藏以易之。此何見也

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含玉。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受而藏之

吳澂曰。金玉。人所寶者。服玉。大圭之類。佩玉。珩璜衝牙之類。珠玉。則珠以飾冠冕也。含玉。所以養之類。珠玉則琢玉爲珠以飾冠冕也。食玉。所以養至陽之氣。含玉。所以爲死者口實。合諸侯。謂諸侯會同則爲壇三成。割牛耳取血。以歃之。珠槃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

臣按。玉之爲用。古先帝王必以之爲服佩之用者。以其色有黃白黑蒼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義禮樂道德忠信之備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劉彝曰。舜受堯禪。執天下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執玉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班瑞于群后。是玉作六瑞。古有之矣

臣按。此卽所謂典所謂輯五瑞者。蓋自帝世已有之矣。先儒謂六瑞之制。其形有圭之銳。璧之圓。以象天之體用。其名有鎮桓。信躬。穀蒲。以別君德之隆殺。信躬之名。則取諸身而象之也。古人制器。莫不各有取象。矧此乃天子所以合信於諸侯者乎。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吳澂曰。禮神者。始告神時薦於神坐也。薦之在於作樂迎神之後。鄭氏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是也。蒼璧禮天。蒼象天之色。圓象天之形。黃琮禮地。黃象地之色。琮八方亦象地。其制每角各刻出一寸。長六寸。厚八寸。青圭禮東方。圭剡上左右各半寸。其銳以象春物初生。長九寸。厚一寸。博三寸。禮東方以立春。赤璋禮南方。半圭曰璋。禮夏者陰陽各居其半。故用璋。禮南方以立夏。白

琥禮西方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狀虎形高三寸禮西方以立秋玄璜禮北方亦居其半故用璜禮北方以立冬六玉各象其方色而牲幣又象六玉之色

臣按先儒謂玉者純陽之精氣而聖人之至寶也將禮於天地四方而無以歸其誠乃以玉作六器既象天地四方之色又擬其形以琮之而柴燔禋燎埋瘞之所以答神之降饗也後世惟祀天地有琮璧而於其他之祭則無焉豈非缺典乎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

鄭玄曰祖廟始祖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瑞玉器之美者

王大弓者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而掌其禁令

王昭禹曰左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則所謂王鎮者美王之可以為鎮者也記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蓍也所謂大寶器者亦類此鄭康成曰出於祀事設其服飾繅藉之物以奉玉采色五就一卡為朝日繅藉之物以奉其用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而掌其禁令以貯辨之事設其服飾繅藉之物以奉其用

鎮國家以貽雲仍不可失墜焉者也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璋半圭為邸璧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出於兩旁以祀地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

先王以禋祀祀昊天旅四望肆師立大祭祀則以牲入牲事亦如之

大祭祀者亦類此鄭康成曰望曰大喪大祭則出而陳之胡安定曰告終易代陳列先王所寶非直為美觀也以見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也夫以一器一

卽折於瑑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王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瑑圭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

鄭玄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

臣按先儒謂璧羨以起度者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鍾在禮則起於璧羨璧之圓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羨其上下則橫徑八寸而羨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寸爲尋倍尋爲常倍常爲度或不存天下後世因璧羨而可考則玉者之全純色

臣按玉人之所造卽典瑞之所掌也然其間或有詳略多寡同異者互相備也不然其有缺文逸簡歟抑觀成周之世所以爲玉瑞玉器者無非爲祭神行禮致四時贈賓客邦凶荒起軍旅而作後世所以造作者多以爲服飾玩好其者以爲戲具求其爲禮而作者蓋鮮矣夫以古人比德之玉所以事天享帝之具而用以爲褻玩於床策之間其不恭甚矣

禮記曰禮玉曰嘉玉

陳澔曰無瑕之玉也

臣按禮神以玉取其清潔無瑕以爲璧或以爲琮或圭以青或璋以白或赤而全純色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以其柄與繅同四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三尺杼上終葵椎上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瑤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鄭玄曰天子名玉口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全純色

臣按玉人之所造卽典瑞之所掌也然其間或有詳略多寡同異者互相備也不然其有缺文逸簡歟抑觀成周之世所以爲玉瑞玉器者無非爲祭神行禮致四時贈賓客邦凶荒起軍旅而作後世所以造作者多以爲服飾玩好其者以爲戲具求其爲禮而作者蓋鮮矣夫以古人比德之玉所以事天享帝之具而用以爲褻玩於床策之間其不恭甚矣

禮記曰禮玉曰嘉玉

陳澔曰無瑕之玉也

臣按禮神以玉取其清潔無瑕以爲璧或以爲琮或圭以青或璋以白或赤而

五度信矣由是觀之則先王命典瑞之職掌玉瑞玉器之藏非但備物以爲當世之用而又制禮樂之用備於上非但掌之者有其人而製之者亦有其人而典刑亦此類歟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伯守之天子執冒

為虎形或玄而為半璧或兩圭而有邸或四圭而有邸苟有瑕而不純則非全矣攻純而全然後謂之嘉瑞者美也然是玉也或琮焉或璜焉考周禮鄭氏註謂禋祀煙祀燔之作煙以報陽也此琮玉之證也天府若大祭祀訖事而藏之此收之證也是何也蓋用玉於神有禮神者禮神者首訖事即收祀神者與牲俱瘞也若夫郊特牲所謂未嘗臭而已

玉藻天子搢笏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

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

陳澔曰詘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挺然無所詘故謂之詘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荼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諸侯之笏前詘者同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子故殺而圜示無所不讓也下有已君故笏之下角亦殺而圜示無所不讓也大夫以上有大子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鄭玄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魚須文

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

孔穎達曰魚須文竹謂以魚須文飾其竹也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可者通許之辭

臣按以上圭笏之制惟天子得用玉諸侯則用象大夫士皆用竹但用魚須文飾之

今制則五品以下皆用象六品以下皆用木簡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陳澔曰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君羽為物若道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事之方也不言商宜靜物道宜精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

有戒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道之歟

方慤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

臣按佩之制見於詩雜佩其制有琚瑀珩璜衝牙五者其所以為聲者在兩旁與衝乎相觸擊而動之際鏘然以鳴在右者必中徵角在左者必中宮羽古之玉人所以製造之者必有其度然後能使聲之所中協於角徵宮羽之音其大

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後世之無傳也

今制朝祭服皆有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

藥玉近乃有鑄銅爲之者殊失古制蓋玉之中

商聲者以其有肅殺之聲尚不可用況用金聲

乎切宜禁革

凡帶必用佩玉惟喪否衡牙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賈公彥曰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

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也以栗堅也知也廉而不劌傷也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

之其聲清越揚也以長其終詘絕也止然樂也瑕玉病也

不揜瑜玉美中者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

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

不貴者道也

賈公彥曰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

通達不加飾弊也

馬睎孟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

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發兵

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琥以璜等以璧用其

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王節信

信也琥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

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有邸祀天蒼璧禮天

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

聘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而用玉

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

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曰玉振終條理曰瑾瑜匿

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

也

臣按圭者天下莫不貴君子之德似之是以君

子無故玉不去身右徵角左宮羽於玉比德蓋

求所以稱夫仁義知禮樂忠信之德而比之於

玉也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得寶玉大弓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也子孫世守周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

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凡之

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

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

政陪臣擅構雖先公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
公宮其能國乎故失
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
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臣按人君於先代所藏之重器手澤之所存心
神之所寓有事於宗廟則陳之以示其能守臨
終而顧命則列之以見其全歸非細故小事也
中庸以此表繼述之能孝周書以此見傳守之
不失爲人子孫踐祖宗之位守祖宗之業而不
能守祖宗之遺物豈得爲孝乎

臣按自古中國所謂寶者必可以爲器用之飾上可
以鎮國家下可以詒後俾非徒用以爲觀翫戲
弄而已也元人之所謂寶者則異於是不生於
華夏而生於夷落史傳之所不載前代之所無
有形不如珠之圓瑩色不如玉之溫潤質不如
金之從革蓋與沙礫無異焉烏足以爲寶哉西
域賈胡以無用之物而眩惑元君以取有用之
財彼夷狄之君固無足道也
以上寶玉之器

唐玄宗天寶十載詔曰禮神以玉取其精潔潤溫今
有司並用珉自今禮神六器宗廟實玉並用眞玉諸
祀用珉如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眞
臣按祀神當以誠以僞代眞則非誠矣
肅宗寶應元年楚州言尼眞如忧惚登天見上帝賜
以寶五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
范祖禹曰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惡巫覡矯妄而
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躭翫人
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妄僞得
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觀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徐幾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爲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惟聖人爲大

臣按天下之物无一不起於聖人是雖一耒耜之末一門戶之機凡所以爲利於天下者皆有所取象而非无所本也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朱熹曰若稽其理而治之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

臣按工而謂之若若者順其理而治之也先儒謂守法信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所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爲之行其所無事之智焉耳後世之工作不經巧以蕩上心豈所謂若哉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鄭玄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之君或行之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或飭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商旅飭力以通貨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

臣按聖人制器尚象凡十三卦此特舉其三卦者工作之器爾

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成之謂之婦功

鄭玄曰審曲面埶謂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五材金木皮革上王昭禹曰飭五材若飭木而爲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爲鼎鬵鼓鑿鉏鎒之屬飭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

臣按國有六職者即所謂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也所謂職者通上下言猶所謂職業云非專言官職之職也作記者述百工之事因舉其通功易事者凡有六焉蓋無是五者則百工所飭之五材所辨之民器亦無所用之也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吳澂曰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考工述之刃之以金爲體者以火爲用故於金言爍器之以上爲體者以水爲用故於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濟不通陸行乘車以任重致遠則木之爲用無往不利

時寒温也氣剛柔也考工者舉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窮夫理也

王昭禹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寓焉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梓氏之子常爲鍾桃氏之子常爲劒函人之子常爲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之工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授之子況可得而世耶

臣按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則天下之器用無一而非聖人之所爲之而巧造始也智者於其間特因其類而

者又從而述之耳。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有一器之作。則有一器之用。則有一器之利。不徒作也。苟有器而無用。有用而無利。耗材物於無用。費民力於無益。聖人所不作者。則知者必不創巧。巧者必不述也。苟肆其私意而作淫巧於用器。常度之外。此聖王之法所必誅而無赦者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輿車為車輪輿上之車輿弓為弓庾盧為盧器戈柲之類戹為營宮室溝洫車為車材為耒耜之屬攻

金之工築為削冶為戟鳧為鐘臯為鐶段為鞮鞻之屬桃為刮摩之屬攻皮之工函為甲鮑治革韗為鼓韋熟皮為柔設色之工畫繢雜五色之工雕琢文飾之屬鍾氏染羽帤明也幄綠色之屬刮摩之工玉治玉為圭璧之屬雕鏤為文搏埴之工陶為瓦甗旋為甑

鄭玄曰。事官之屬六十。此三十工。略記其事。將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

賈公彥曰。此言工之多少總數

臣按先儒謂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

是也。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成之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鄭玄曰。官各有所尊主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雖大厄惙是也

王昭禹曰。聖人立成器為天下利者。亦審所尚而已。四代所尚。亦因時而已。夏后氏繼舜猶以質為尚。卑宮室而盡力溝洫。而尚匠人之職焉。商王興禮樂而尚文。以梓人為俑。為筍簴。飲器故尚棧至周而文大備矣。以輿人為車。其材至備。其工至多。故尚輿

臣按疏謂此一段。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遂專據周所尚言之。直至篇終。一車之作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又有輈人。是車之工最多。以周所尚在此也。夫歷代各有所尚。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後之所尚者。乃所以矯前代之失也。然矯其失而或過於專一。而其流之弊又不能無偏焉。此聖人為制。所以必因時制宜。損過以就中非但施於禮樂政事者為然。則雖一器之末。亦莫不寓意於其中也。此先王之世。所以事半而功倍

中而無過舉歟

禮記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與制六材

鄭玄曰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栗鎩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

臣按曲禮所記六工與考工記大同小異先儒謂此為殷制然所稱之名雖異而所治之事則同土工即搏埴之工金工即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也木之工也獸工攻皮之工也草工蓋設色之工歟

月令孟春之月其器疏以達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中央土其器圜以閑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閉以奄

方慤曰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深故其器廉以深深則刻故也冬主收藏故其器閉以奄閉則藏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若物之是以為旋圜若物之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臣按月令於四時所用之器各有不同蓋王者承天以出治凡其身體之所居處被服食用一皆順天時以奉天不敢苟也是以非四時之正味不敢食非五方之正色不敢服凡一器用之微亦必隨時而為之制所以範一身於禮法之中身所被服口所飲啖日所肸蠁手所執持無一事而非順天時合天理也彼雖欲作淫巧以蕩上心烏可得哉

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守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陳皓曰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此時百工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如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

也。二。是不二侍爲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機同）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必窮其情

孔穎達曰。於是之時。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此器舊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之心。而生奢侈。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緻爲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方慤曰。工。罔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前則因其作而戒之。後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是則工師之官。所掌之事。雖若輕而小。而其所以關係者君心之收斂放蕩存焉。嗚呼國家之患。孰有大於君心之蕩者哉。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靈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間耳。使其常固於禮法之中。則必不肯輕費民財。輕勞民力。財不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焉出於禮法之外。宮室之奉必欲其壯麗。飾之奉必欲其華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緻。則必費財而勞民。而人有不堪者矣。然是心也。一放之則難收。蕩之則易。其始也未嘗不起於細微。終也乃至於滔天。而不可救止焉。此箕子所以於紂之用象箸知其必爲玉杯。意玉杯尚可。其後乃至於瓊宮瑤臺而無已焉。由是以觀。古人防未然之微。深矣其慮遠矣

漢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大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

臣瓚曰。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

續志。少府有尚方令。兵百石。掌工作御刀劒諸好器物

顏師古曰。主作禁器物

臣按此漢典工作之官。以能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宣帝時王吉上言。周之所以

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宜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減和帝時樊準上言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籞諸官寶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四方人勞有息

臣按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蓋古者先王尚象以制器以爲民生日用之具並有五材以脩六府有不備者又因其材而飭化之使之利其用而不至於闕乏無非有益於人生日用者也是故分爲六官而專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後世乃於官常之外別於禁籞之內立爲尚方之官聚奇巧之工製珍異之器嗚呼器之爲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材當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貨財於無用用工力於無益何爲也哉夫人之所以爲奇巧精緻之物者欲以誇耀於人也貴爲天子當有四海之內其尊無對富無倫欲誰誇哉況宮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朝夕左右得於觀視之間者宮妾而已彼生深宮之中執使令之役固無外交亦無遠識亦何用誇彼爲哉爲人上者何苦竭生民之膏血奪生民之衣食勞生民之筋力以爲此無益之事哉張蘊古云瓊其宮而瑤其臺所居不過容膝立而酒其池所食不過適口而已愚謂於器用亦有然

南宋明帝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璧倖用事貨賂公行

臣按人君之於器用取其足用而已明帝之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事人生幾何一生能着幾輛屐犯天下無事府庫盈溢且不可暴殄天物而過於自奉況兵外用而財內竭百官月俸皆不繼而乃多爲器用而已苟無用之地何爲也哉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皿后妃服飾凡文錯彩之物

臣按此唐掌工作之官夫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造天子所用器皿后妃服飾凡文錯彩之物

服飾雕文錯綵之制豈其倫哉毋乃近於褻乎
宋太祖收僞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孟昶
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遠命碎之曰自奉
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乘輿服用皆尚質素
臣按亡國之君與興王之主自然奢儉不同
太宗淳化二年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
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上曰
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卒皆毀之
臣按金銀器皿之屬雖極精巧然其質猶不費
損也一旦毀之本質固在上下通得用之惟所
謂珍異寶石之類裒工於無益毀壞則無用上
好之則貴一旦棄之與瓦礫等耳太宗於金銀
器之精巧者且毀之況肯聚工以爲寶石奇玩
也哉所謂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大哉
王言可爲百世師法
淳化四年有司言油衣帝幕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
上令煮溲染以雜色刺爲旗幟數千以示宰相宰相
李昉等奏曰陛下萬幾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大小咸
出意表天生五材兼而出之物有萬殊博而通之雖
有細微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

臣按太宗於油衣帝幕之損者尚不忍棄遺則
其於物之成用者其肯棄遺之乎仁明之君其
愛惜微物如此其視裂帛以爲樂翦綵綺以爲
花而鋪於水者其壽命短長國祚久近皆分於
此也
以土工作之用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章服之辨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功庸互）

孔穎達曰。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是也。

程頤曰。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以車服旌異之。

臣按。賜服以表功。自唐虞之世已有之。

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也。尊卑異制也。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謂之同者。各隨其等而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謂之同者。各隨其等而爲之服。士與庶人同。庶人同。不得自爲異制也。

鄭玄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賈公彥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謂之同者。各隨其等而爲之服。士與庶人同。庶人同。不得自爲異制也。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服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而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無章

皐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國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各異所以命有德

臣按。先儒謂天命有德之人。則以五等之服以彰顯之。蓋爵之以名。服錫之以器。皆所以彰顯夫人之德也。人有是德。契合於天。人君承天命以彰顯之。爵而必與服俱。不過承天之意而已。苟以命德之服而加諸無德之人。豈不逆天意哉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六曰同衣服

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鷩為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鷩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為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時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各有章數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謂朝祭之服無復有章數矣

臣按先儒謂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鷩為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鷩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為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時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各有章數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謂朝祭之服無復有章數矣

弁師諸侯（後既有諸侯此當作諸公之繅藻同雜文之名）放九就（成也）繅（玉藉也）其餘如王之事繅旂皆就（謂皆三采也）玉瑱（以玉為之貫青纊）以玉笄（以玉為之貫青纊）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章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不得相踰越）

劉彝曰尊卑貴賤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踰於尊賤不可踰於貴弁師掌其禁令則禮行於九服矣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於大夫皆謂之冕冕後世惟天子得謂之冕而下至於大夫士皆命數多寡服之制上下同用之但有命數多寡之異皆古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者姑存古制以示後世便後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然幾有以為復古之漸）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衣纁裳）與其五旒（每旒十二就）五采繅（每就五采）五彩（每彩五玉）十有二就之旒（每旒十二就）以朱白蒼（蒼青也）玄黃（以玉為之貫青纊）五采五玉（每采五玉）三就之繅（每就三玉）以為飾（以繅為飾）

王之弁飾（以繅為飾）皮弁（以白鹿皮為弁）會五采玉（每采五玉）十二就（每就十二玉）如王之冕（每就五采）

王之皮弁（以白鹿皮為弁）會五采玉（每采五玉）十二就（每就十二玉）如王之冕（每就五采）

王之弁絰（以麻為之）大如環（以麻為之）其中（弁絰之中）空（空以受髻）以黑繩（以黑繩）纏之（纏弁絰）

王之弁絰（以麻為之）大如環（以麻為之）其中（弁絰之中）空（空以受髻）以黑繩（以黑繩）纏之（纏弁絰）

王之吉服（祭祀之服）弁（以白鹿皮為弁）而已（無冕）

臣按先儒謂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鷩為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鷩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為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時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各有章數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謂朝祭之服無復有章數矣

王之皮弁（以白鹿皮為弁）素積（素裳）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

王之皮弁（以白鹿皮為弁）素積（素裳）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

王之弁絰（以麻為之）大如環（以麻為之）其中（弁絰之中）空（空以受髻）以黑繩（以黑繩）纏之（纏弁絰）

王之吉服（祭祀之服）弁（以白鹿皮為弁）而已（無冕）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於大夫皆謂之冕冕後世惟天子得謂之冕而下至於大夫士皆命數多寡服之制上下同用之但有命數多寡之異皆古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者姑存古制以示後世便後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然幾有以為復古之漸）

以私智更改之也以周家紗幞一事論之此後世
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
有宜紗幞既行諸冠由此盡廢棄之法象果何所
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哉為治莫大於禮禮莫明
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
臣按此後世幞頭之始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
胡寅曰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
民莫尊乎天子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亂由
此而生矣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服可
也與庶人同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為法
矣
呂祖謙衣服者身之章名器之所寓也君子正其
衣冠則民望而畏之苟上下同服則泯而無別
何以聳下人之觀視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
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元年敕文
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
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鍮石帶庶人黃銅鐵帶
徽二年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所內
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賜
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
具武后時都督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佩魚皆
為遐尋復舊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
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謂金紫者金謂
魚袋之飾紫謂衣也與漢所謂金紫名同而實
異矣
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賜或
半歲不用其當時以緋紫為榮
臣按唐自中葉以後品服太濫每朝會朱紫滿
庭而少衣綠者當時視金紫如韋布宣宗稍加
重惜人遂以為榮蓋朝廷之所以尊而天下之
人所以奔走而趨赴之者求名與器也朝廷章
服乃名器之所寓人君必自貴然後人貴之人
人可得則不足貴矣
宋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
朱衣朱紫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
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御史臺內品
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

獬豸角。兩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無中單。無劒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

臣按此宋初朝服之制一品至九品其冠之塗金銀花頒皆同所不同者其簪導五梁則璵璠三梁兩梁則犀也其服並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銀革帶白綾襪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則王劒佩畢錦綬三玉環冠三梁者則劒佩以銀綬以獅子錦環以銀冠兩梁者則劒佩以銅綬以練鵲錦環以銅而已

今朝之制因之而有不同者惟公侯駙馬伯有立筆而加以籠巾貂蟬而文武臣僚皆不得用方心曲領惟加之祭服而朝服亦無焉其餘皆同惟不佩劒若夫今日侍祠之祭服則與唐宋皆不同矣唐宋皆略準周禮服冕有旒

今制皆與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領耳臣嘗因是而通考之宋朝服之冠雖曰有三然皆進賢冠也加以貂蟬豸角肉梁其名爾其製作始於漢卽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晉加爲五梁唐之梁數如漢宋初有五梁三梁兩梁而無一梁其後又加以七梁六梁凡七等我

朝則加至八焉公八梁侯伯駙馬及一品皆七梁二品六三品五四品四五品三六品七品二八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別貴賤之等級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後二十四梁以應氣旒前後之數人臣之數則自八而下以至於一而不及於九者九者陽數之極也至是不可復加矣

宋因唐制爲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襴束以革帶幞頭烏皮鞾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朱熹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義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綠後世遂爲朝服

馬端臨曰用紫綠青爲命服昉於隋煬帝而其制遂定於唐然漢夏侯勝謂士明經取青紫如拾芥楊子雲亦言衿青拖紫西漢服章無所考見史言

祭服用袀純色玄東漢則百官之服皆袀玄而青紫乃其時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所可服歟

臣按孔子曰紅紫不以爲褻服朱子謂紅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爲朝祭之服可知嗚呼五胡亂華以來極於元魏之世凡中國之衣冠禮服皆爲所變一切趨於苟簡是雖華夏之域其所以爲身一章者無復上衣下裳之制豈但其服色之不正而已哉自晉以來以紫爲大臣之服我

朝始復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謂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復用一洗唐宋以來之夷習

太宗雍熙元年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銜

黃霞翁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所以譏其無德焉。嘗觀唐初之所辭受宋朝之所予奪其意猶古也。溫璋爲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爲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越等不北也陽城以勵士節無謂也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所以旌逸德也李泌所以旌逸德也乃偏賜之歲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群臣

將校皆給焉

臣按此宋朝歲時賜服之制

太祖建隆三年給中書門下樞密宣徽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counter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內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使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龍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防禦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塗毛細錦counter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檢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 ㄉㄨㄛ 獅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袍者皆五事

臣按此宋朝給賜錦袍之制錦凡數樣皆爲鳥獸之形我

聖朝立爲定制凡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絁縐熟民止用紬絹紗布及凡官員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玄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嗟乎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必由於耳目之所見聞身體之所被服自其顯著者而禁革之所以潛銷其非分之望密遏其過求之心於隱微之中此先王制禮之深意杜亂之微權彼夷狄爲足以知此

以上章服之辨

以僭上百年以來文武率循舊制非敢僭差惟武臣多有不遵舊制往往專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熙甯以下至於海馬非獨服者鮮而造者幾於絕焉伏請申明舊制違者治之如律蓋

本朝無金紫之賜所以辨章服者實有在於斯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蒙古不在禁限

臣按元朝服色無別當時雖禁不許服龍鳳文然所謂龍者五爪一角者爾其四爪者上下通用不禁此夷狄之俗無足怪也

聖朝立爲定制凡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絲縐熟民止用紬絹紗布及凡官員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玄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嗟乎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必由於耳目之所見聞身體之所被服自其顯著者而禁革之所以潛銷其非分之望密遏其過求之心於隱微之中此先王制禮之深意杜亂之微權彼夷狄爲足以知此

以上章服之辨

備規制

胥隸之役

周禮宰夫掌百官之徵（上所召令下所）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吳澂曰府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官契謂要書藏謂所蓄藏者史主理文辭而述事者官書謂史所述者贊治若今文書起草也胥治文書之次敘謂才智爲什長者官敘即胥所治者治敘謂應所治之先後也徒趨走以應呼召者官令謂官府之令徵令即上所召也四者皆庶人之在官者

（下）按宰夫八職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在官者耳府如今世掌庫藏之吏史若今吏典掌文案者也胥若今之都吏所謂一胥則十徒才智爲什長者也徒若今隸卒之屬

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分或爲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鄭玄曰農夫皆受田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賈公彥曰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李覯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蓋以農夫而制祿則治於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於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祿足以代耕而又受其田所以責其廉也

方慤曰以食九人者爲上農夫食五人者爲下農夫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者爲中農矣可知矣其詳有五等之別其大略不過三等而已言其祿以農夫爲差則多者不得過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

（臣）按先儒謂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是其衆而下吏止若此其所以省吏員者至矣史省則其祿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祿者無非賢德之人而漢猶倣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

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爲膠東相更迫
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
吏皆差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間有得於
先王遺意心後世不然上至朝廷下至州縣每一
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夫官
之不勝吏蚤也明矣天下何從而治哉由是言
之則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直欲夫祿之易給
也吏之所以必給其祿者直欲人人知自愛也
雖然周人所以多其官而少其吏者固是使其
祿之易給而人知自愛然亦所以省事也蓋爲
治之道當委任責成而歲終考其殿最必使案
不重疊文不煩悉然後易以考校而無紛更蒙
蔽之患苟一事而數人主之則甲可乙否此是
彼非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錯雜難防是豈
御簡舉要之道哉大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
事之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則事體歸一而上之
人得所據而不煩矣

孟子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
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方慤曰王制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蓋分
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糞以治之之力出乎下互相
備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之說與王制不同然皆是說
庶人在官之祿必視農夫之上下以爲多寡也
王制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
孟子謂小國之下士與庶人之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則王制所謂下士視上農夫食九
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孟子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蓋亦與王
制之意同也但周禮所謂府史胥徒胥雖列於
府史之下然十徒而後一胥乃衆人之中有
材自爲什長者則其祿當比三者稍加優而賈
氏特序而顧推之以爲多於徒而少於史恐未
必然也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屬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
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
之事邦國有大事紀察衆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
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王昭禹曰五隸罪隸與四夷之隸也掌五隸之法則其役使之差等各有度數存焉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也掌其政令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多寡之數隨其品級以爲等差此則役常民而已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之未獲者則司隸帥而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以五隸之屬冬有百二十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吳澂曰條除也狼道上之狼扈也趙謂疾行隸謂人也

辟除行人也

臣撩先儒謂條狼氏掌執鞭以辟道路之穢惡及車馬人物之壅塞不通者即今制職官出而隸人引路以傳呼者也

左傳昭公七年芊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馬有圉牛有牧

孔穎達曰環齊要略云自營爲厶八爲公背正無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

禁暴司隸帥之也

臣按隸謂給勞辱之役者設官以掌之謂之司隸而司隸又統其屬有五焉曰罪隸曰蠻隸曰閩隸曰夷隸曰貉隸先王之世設爲百官百執事各有其職所以奉上而臨下者禮節事爲舉其大者而已若夫勞苦之役卑瑣之務汚辱之事必有卑賤者以代之此司隸之官所由設也

所謂帥其民而爲之也罪隸者有罪而役之也蠻閩夷貉則俘虜而用之者也然不徒供使令也守廬禁搏盜賊養鳥獸牧

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此皆以意言之

臣按人有十等自王公而下數而至於臺極矣以士齊隸之役諸所謂一階服事一階即此意也以上言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郵傳之置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
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賈公彥曰國有大事故恐有姦寇故使民徼令出
入往來皆須得旌節輔此徼令文書乃得通達
節則不得通
臣按旌以彰之節以驗之有旌節文書乃得
達後世給符驗以傳文書始此
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
旅凡宿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委積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
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鄭玄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
其餘共之以曰委多曰積
賈公彥曰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
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
物瓜瓠葵芋藥冬之具也
賈公彥曰以三百里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
待羈旅過客之等
臣按遺人所掌者餼廩之資而委人所斂者凡
新芻果菜之屬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于四畿比宿賓客所止之廬息所止之舍井樹井以供飲樹以為蔭
王昭禹曰達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

有滄滄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臣按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蓋是時周禮盡廢而野廬氏之職不脩而所謂達國之道路至于四畿而比其宿息并樹者不復有矣

鄭玄曰行夫邦國使之小禮者也傳遽若今時乘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

傳騎驛而使者也

臣按後世乘傳騎驛其原蓋出於此

環人掬取局匾保之義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積與併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及疆

王昭禹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於賓客者也令聚積令野廬氏也賓客有任用之器則亦令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出入門關無幾也謂送之去而送之皆及郊

環人以路節達之故門關無幾也謂送之去而送之皆及郊

臣按環之為言圜也主賓客往來為之守衛賓客有隨行之任器則周圜保護若環之無隙焉可見先王之於賓旅非徒饒廩以給之而又有兵仗以衛之此所以來通四方之情而懷柔之者至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士高曰臺墜樹木曰樹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塗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寘從有代代役容巾車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圉各瞻視也其無寧寧也猶言豈不足寘至如歸

臣按子產之言可見古人所以設館以舍賓客者具備預之完具情文之兼至有如此者楚雖列國相待之禮而大之所以字小之所以奉大皆不可加之意可見矣

國語單子曰周之秩官周常官名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吏也以節瑞節也逆迎也之候人為導舟出郊勞門尹除掃也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役也司空

視塗(補易也)司寇詰姦虜人入材(庭燎)水師監濯膳夫致餐(餼牢)廩人獻餼(牲曰餼)(飼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其傷敗)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

臣按古人所以待賓之禮如此其至所以賓至如歸也國語所述者雖敵國之禮而大之於小亦可以類推矣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朱熹曰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許謙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也如今驛館

臣按置即漢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即漢時之郵亭今之鋪舍也騎置以飛報機務郵亭以遞送文書

漢高祖五年田橫乘傳詣雒陽

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十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顏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平帝時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實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

顏師古曰郵亭書舍也言爲書以付郵吏令送至宗伯也

臣按郵亭即今之鋪舍因郵亭書言宗伯即今

漢舊儀曰璽書使者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馬

官文書入遞也

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程

臣按此即後日詔書一日行三百里之制

唐制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令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開二寸半長五寸面隸五字曰敕走馬銀牌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中因有詐乘驛者詔罷樞密院券乘驛者復置銀牌端拱中又罷之復給券

臣按此唐宋牌券之制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

臣按此宋朝驛券之制竊惟今制凡天下水馬驛遞船車人夫必因情轉運軍需之類沿途設馬驢船車人夫必因地里要衝偏僻量宜設置其衝要處或設馬八十疋六十疋三十疋其次或二十疋十疋五疋大率小馬一疋該糧一百石中馬八十下馬六十其僉點人夫先儘驛所近民如不及數取於鄰郡民戶糧不及數者衆內僉人民於常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務日多而民力亦或因之以罷弊乞如宋仁宗命張方平編

驛券俾所司將事務之當給驛者定其等第次爲一書須行天下藩方非此例發下天下驛遞非此例也不許應付

以上郵傳之置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道塗之備

易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張栻曰川涂之險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栻目覩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刳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末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下坎蒙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臣按渙之卦有乘木濟川之象水在天地間爲利最大爲性最險故聖人於易要以涉與否爲言而又制器以爲利涉之具[illegible]之勢蓋矣而人行也不止地之形[illegible]也不絕由是極天所覆地所載[illegible]

所以來遠人於无外廣
王化於无窮也
詩大明篇曰親迎于渭造舟爲梁
張載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
之禮
臣按造舟謂聯比其船而加版於其上以爲橋
杜預所謂河橋是也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
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
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固而止行者
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鄭玄曰達道路者山川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
則橋梁之也樹之林作藩落也國有故喪災及兵
也閉絶要害之道備姦寇也
王昭禹曰所謂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若職方
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
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所謂國之五溝
五涂則是遂人所謂遂溝洫澮川之謂五溝也徑
畛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王昭禹曰國中曰經涂統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
軌廣八尺經涂所由者衆故九軌環涂所由者少
故七軌野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軌此內外廣狹之
制異也
臣按太平之治非止政教流行於王朝國都之
內則雖道涂往來之所無一而不合於軌迹之
廣然後爲天下一統焉苟有一之或窒閉阻滯
焉則有所不行者矣豈所謂車同軌哉

史記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孔穎達曰通九州之道路

臣按左傳禹經啓九道即此

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奔晉造舟于河

臣按初學記公子鍼造舟處在蒲坂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也

禮記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邑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玄曰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方慤曰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爲障塞言窒虛以爲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臣按先王當季春之月恐自時厥後大雨時行水潦將至或至於淹沒道路而成淖濘有妨車行故先時而爲之備水患也如此

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病涉也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方橋可通徒行者成十二月輿梁可通車者成民未病涉也

朱熹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爾雅路旅途也路場猷道也

臣按此八術道之異名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郭璞曰造舟比船爲橋維者維連四船方者併兩船特單船也泭併木以渡

渡船泭即今簰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於楚火心星也朝覿謂晨見也矣道路也茀蔽也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曰夫辰角大蒼龍之角星名也見而雨畢天根亢氐之間見而雨畢天根之間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臣按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病涉也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方橋可通徒行者成十二月輿梁可通車者成民未病涉也

朱熹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四達謂之衢交四出道

七達謂之劇驟一道交復有一道交出者

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臣按此八術道之異名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郭璞曰造舟比船爲橋維者維連四船方者併兩船特單船也泭併木以渡

渡船泭即今簰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於楚火心星也朝覿謂晨見也矣道路也茀蔽也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曰夫辰角大蒼龍之角星名也見而雨畢天根亢氐之間見而雨畢天根之間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臣按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病涉也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方橋可通徒行者成十二月輿梁可通車者成民未病涉也

朱熹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涸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又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人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

臣按先王之治非獨其大綱大法無有偏而不舉之處則雖一道徑之微一津河之小民之所以經行之處亦必委曲而爲之處置焉惟恐其行步之齟齬足脛之癰瘇也聖人仁民之政無

往而不存其小者尚如此況其關係之大者哉漢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

臣按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譏其不知爲政陳國道弗不可行而川不梁單襄公知其必亡蓋道路橋梁雖於政治無大干繫然王道至大而全備一有所闕雖若無甚害者然而一人不遂其欲一事不當其理一物不得其濟亦足以爲大段之累全體之虧政雖受一命居一邑亦無不盡其心焉若薛宣

於見其子之爲邑橋梁不脩而知其無所能由是推而大之知夫覩人之國者因其涂不治川不梁則知其國之不振也豈不然哉是以君子欲成其大乃於其小欲成其全惟恐其一之或有虧長以此夫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臣按元和志云河陽浮橋架黃河爲之以船爲脚竹絚亙之初預造橋時議者多謂殷周無有作橋於河者預引詩大明造舟爲梁爲証然詩不言其所造之處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初作河橋蓋橋作於河也然是時秦未有孟津之地而所作之橋不在此爾唐開元九年復作於蒲津

唐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爲牛鐵人以維舟兩岸人間鐵牛各四鐵人各二牛各跨二柱柱間相去一丈牛下臥石各重數千斤傍鑿石爲龍鳳以鐵鎖貫牛尾鐵人臂以維舟舟皆連鎖貫牛尾鐵人臂以維舟舟皆連

張說曰河有三橋蒲津居其一焉制橫絙百丈連船千艘辮脩竿以維之繫圌木以距之開元十二

載俾鐵代竹取堅易脆結為連鏁絡以為伏牛僕立於兩岸禁連於河中潴鏁以持舡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翼浮梁

臣按凡於水必用鐵非徒以其堅亦以其能厭水物也

以上道涂之備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上

易噬嗑亨利用獄

程頤曰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彊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

又曰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僞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朱熹曰卦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

臣按先儒有言噬嗑震上離下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爲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摧之聖人治天下有爲生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所謂梗者即有間之謂也物有間於吾頤之中必齧斷之而後口可閉合口不能合則有所窒礙而氣有不通矣人有梗於吾治之間必斷制之而後民得以安則有所訐優而生有不寧矣然二所以梗吾治而使民之不安者必有其情焉有其情故有其

獄也所以治斯獄也非明不能致其察非威不能致其決明以燭之必如電之光然而照使人不知所以爲蔽威以決之必如雷之震然而擊拇使人不知所以爲振明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然其施於外者用其剛如此可爾若夫存於中者則又以柔爲本而其柔也非專用柔用柔以處剛无太過焉无不及焉夫是之謂中夫是之謂利苟偏於一而或過與不及則非中矣則爲不利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程頤曰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

吳澂曰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勅者整飭嚴警之意明象電光勅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一時所用之允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勅其法

臣按制定於平昔者謂之法施用於臨時者謂之罰法者罰之體罰者法之用其實一而已矣先王以明罰飭法蓋電之光非如日星之明有恒而不息欻然而爲光於時頃之間如人之有罪者或犯於有司則當隨其事而用其明察以定其罰焉或輕或重必當其情不可掩蔽也否則非明矣雷之威歲歲有常號號之聲震驚百里如國家有律令之制違其式而犯其禁必有常刑或輕或重皆有定制不可變渝也否則非勅矣夫法有定制而人之犯也不常則隨其所犯而施之以責罰必明必允使吾所罰者與其一定之法无或出入无相背矣常整飭而嚴謹焉用獄如此无不利者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屨加於校木械滅沒其趾傷及其趾无咎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

朱熹曰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臣按噬嗑初九爻倶以刑獄言而聖人於大傳特論初九上九二爻蓋初與上无位爲受刑之人。而其中四爻則用刑之人也。然下之人。必犯於刑而後受之者由上之人用之也。用刑以治人將使人不敢爲惡而務於爲善。然後吾刑不用矣上无所用。則下无所受下无何校滅耳之苦上无滅鼻遇毒之勞所以然者聖人明罰勅法懲之於早。故也。天生聖人爲民造福既敘彝倫而錫君子以考終命之福復明刑罰而養小人以全身命之福蓋小人不以不仁爲恥見利而後勸於爲仁。不以不義爲畏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懲之於小。所以誡其大。懲之於初所以誡其終使其知善不在大而皆有所益惡雖甚小而必有所傷不以善小而弗爲。不以惡小而爲之不至於罪大而不可解以傷其膚殞其身亡其宗其爲小人之福也則亦何以異於鈇君子者哉

程頤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无敢折獄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於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愼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飭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朱熹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程頤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愼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愼明而止。亦愼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之也

臣按朱熹謂賁與旅卦皆說刑獄事。但事良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及。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甚覆囚服念五六日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快便是敢於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丕蔽要因周禮秋官亦有此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留獄也由是觀之賁旅二卦蓋交相成而互相用也獄之未具則不敢折故獄得其情而人不冤獄之已具則無或留故獄不停因而人不滯治獄之道備於此矣治獄君子必象離之明以燭之體象山之止以爲之用明矣而猶不敢折獄明矣而猶必愼而不留皆止之象也獄不難於治而難於用故噬嗑卦辭曰利用獄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頤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必威於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朱熹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定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留待是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賁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程子之意其說極好

洪邁曰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耶

臣按豐之爲卦盛大之義也明足以照動足以享然後能致豐大之功苟天下之人有以梗吾之教化犯吾之禁令而吾之明不足以照之吾之威不足以折之何以成其豐享盛大之治哉是以君子必體電之明以折斷獄情體雷之威以致用刑殺威至而明不至不可也明至而威不至不可也必明威並用雷電俱至之擊也必與電雷並明威於威斷之中則其威也非肆暴虐而灼然有以燭奸察之下則其明也非作聰明而毅然有以正其罪威明並用容光之隙无不照雷霆之下无不折无一人而敢隱其情无一地而敢負其固則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豈裕而享通矣

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頤曰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

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朱熹曰風火家人之象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楊萬里曰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故君子以之議獄緩死蓋好生治民舜之中乎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乎也天下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乎於鳥耳使无

誠慤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為海上之鷗矣議獄者求其死中之生若无惡意存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无惡意存求其入中之出緩死是典故凶无義法少正卯无綏理大蔡不在是典故凶无義法少正卯无綏理

按書舜言刑獄者五卿掌邦刑之禁詰四方之姦慝曰嗟爾衆庶爾有善則相告爾有惡則相糾爾有衷能改厥德永保爾位爾有罪過相為隱匿不以告爾罪惟鈞上下其罰無有攸赦又曰嗟爾有衆予誕以爾衆士奸宄殺越人于貨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惟曰未有逸罰又曰嗟爾有衆予誓告爾衆士惟戡乃功明賞罰又曰嗟爾有衆予誓告爾衆士惟克果毅以正厥事乃其有獲罪戾無時于予一人又曰嗟爾有衆予誓告爾衆士惟克果毅以正厥事乃其有獲罪戾無時于予一人

書舜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朱熹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懸刑魏闕宣大號令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寘畀之類是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死而情可矜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貰之也鞭作官刑者未末垂華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

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捨。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又曰。敬以其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官。於皆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合罪。則加以刑。所犯合剛。則加以剛。柔犬辟。皆然。流宥五刑。若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合其肢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弊之遠方。不與同處。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史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夏楚。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撻記之撻。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夫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之刑。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即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秋忽之差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敎無知而抵冒至此也。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捨之際。亦已審矣。雖其事有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嘗有如是之哀矜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嘵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其慘而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濫而不得不用。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

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還鄉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肢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至小而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眞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尊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尊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雖

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及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其自與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始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忍倫理乎蓋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還鄉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肢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至小而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眞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尊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尊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雖

已明矣

臣按舜典此章萬世論刑之祖象以典刑以下七句凡二十八字萬世聖人制刑之常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二句凡九字萬世聖人恤刑之常心堯舜之經典其論刑者千言萬語不出乎此帝王之治法其制刑者千條萬貫亦不外乎此後世帝王所當準則而體法焉者也此章眞氏衍義既已載於審治體篇以見德刑輕重之分而此又備詳之者蓋刑統言其理禁以致

其知故宜略此編載其事所以見於行故不得不詳蓋互相備也他倣此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三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熹曰服服其罪也若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五流三等之當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之當有宅者也

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腐宮餘刑亦就弄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惡誤而至死罪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衆刑之當有宅三居者流雖

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大槩當略近之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臣按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非明不足以盡人情不允不足以當人罪帝舜告皐陶而戒之以惟明克允謂之惟者此外別無他術謂之克者如此然後能信大禹謨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犯也予正政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輔也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朱熹曰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弼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

朱熹又曰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

臣按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萬古聖人制刑之本意也可見刑之制非專用之以治人罪蓋恐世之人不能循夫五倫之教使其爲子皆孝爲臣皆忠爲兄弟皆友爲上者則必慈與人者則必信夫必守義婦必守禮有一不然則入於法而刑辟之所必加也天下之人有見於此其資質之美者有所畏而一於爲善氣稟之偏者有所懲而不敢爲惡則彝倫爲之益敘而刑罰可以不用矣皐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朱熹曰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忍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

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

朱熹曰觀皐陶所言帝德洽於民心而帝舜所以爲舜也人之心涵育發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怨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其寃而發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臣按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帝舜所以爲舜也蓋天地生人而人得以爲生是人之生也莫不皆欲其生然彼知己之欲生而不知人之亦莫不欲其生之理人君爲生人之主體天地之大德爲生靈之父母於凡天下之人無不欲其生於其生之具者無不爲之處置營謀俾之相安相樂以全其生生之天苟凡有生者苟可以爲其養生之具者無不爲之除去此所以有司法之官非欲全民之生而已聖人欲全民之生而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言以敝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一

大德曰行仁者好生之謂也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用也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偶也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沈曰此慎罰之書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爲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辟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辟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一言盡之矣

臣按康誥此言可見刑無大小皆上天所以討有罪者也爲人上者苟以私意刑戮人則非天討矣一人殺人有限而下之人效之其殺戮滋多爲人上者奈何不謹於刑戮上拂天意下失人心皆自此始衰世之君往往任意恣殺享年所以不永國祚所以不長其以此夫

王曰汝陳時臬法也爲準之意事罰蔽殷彝用其義皆刑義殺勿庸以次舍之次汝封乃汝盡遜順也時曰時義伐曰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蔡沈曰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明之也

朱熹曰康叔爲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呂氏說非汝封刑人殺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又曰非未有遜事

蔡沈曰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歟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罰之所由不中也

臣按此武王封康叔於衛告以謹罰之意蓋衛是殷故都周承殷之後康叔往殷故都而治

其遷民故欲其敷陳是刑法之事其有所罰者一斷以前哉之常法矣然殷之刑殺不必皆是也有合義者焉有不合義者焉惟取其合於義者而用之然所謂合義與否又不可專用以就己意也夫既介、我又不徇已則刑罰當其罪矣設使刑殺濫於義雖曰是有次敘而汝亦惟曰未有順義之事焉蓋刑殺關乎人之性命一人負冤天地為之變色和氣為之戚傷人心為之喪失烏可以輕忽哉武王告康叔之心當亦不遜而惟曰未遜事蓋欲康叔之心當亦不足已

遜而猶曰未遜已盡而常如未盡則不敢輕視人命而苟具獄辭則問刑之人與受刑之人兩無所憾焉刑罰無不中者矣人君命臣以治民而欲其慎罰擧擧告教如此為之臣者安敢不盡其心哉

立政曰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又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庶慎國之禁戒備也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言有所職者為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慎時惟當職之人又曰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惟正是乂則勿有間始言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之至是獨以其勿誤于庶獄惟正是乂者天下之重事擧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呂祖謙曰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擧其尤重獨舉之獄曷為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

臣按先儒謂立政周公說不可誤于庶獄庶慎又說獄者蓋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罰收聚人心感召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大抵事最重處只在於獄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殺人秦之所以亡

亦只是獄不謹。惟是以用獄之際養得一好生之德自此發將去方能盡得君德所謂事最重處只在於獄最爲切要人君爲治眞誠知獄之爲重則必調和均齊夫獄愼之事擇人以用而不問以小人委心以司而不誤以已私惟在內之獄專任之以司刑之職在外之獄分命之以牧守之任用命者則申敕之使益虔違命者則戒約之使不肆非惟不敢誤且不敢褻之也

以上總論制刑之義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下

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蔡沈曰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

蘇軾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

吳澂曰自上教下曰降伯夷教民以禮民入於禮而不入於刑折絕斯民入刑之路也

至按虞廷九官伯夷作秩宗典禮皐陶作士師掌刑而此則云伯夷折民惟刑蔡沈謂捨皐陶而言伯夷探本之論也蓋禮與刑二者出此則入彼立典於此而示民以禮節之所當然而又象刑於彼而示民以法禁之所必然所當然者有司之成法降下其典祀典之常制所必然者有司之檢其心而敬以祇德也

於民使其知必如此則為合於禮不如此則為犯於刑啓其善端遏其邪念折而轉之使不入於刑而入於禮焉所以然者蓋以禍亂之興多起於民之干犯禮典神雜揉妖誕肆興則人心不正而禍亂作矣伯夷作秩宗降下祀天神

事人鬼祭地祇之三典祈告之備著為格令使天虫蚩蠢蠢之民皆知人各有所當祭之鬼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祭非祭者有禁犯禁者輕則有罰重則有誅是以各安其分而不敢瀆祭盖行僭禮褻淫祀習妖術由是常道明而人心正所以不犯于有司定則自夷折降之與其禮義等級雖非一端而折絕斯民之邪心妄念惟在於刑焉耳所謂折民惟刑蔡沈或任此歟又按班固漢書刑法志引此言祈作惡下文即繼之以言制禮以止刑解者謂惡知也言伯夷降下

禮法以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其刑也其言亦有理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蔡沈曰舜命皐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敬以祇德也

吳澂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蓋容之也是後世來禍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命之稱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

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

臣按呂刑雖周穆王所作然必有所傳授非虛言也夫伯夷禮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皐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教民祇德可見有虞爲治專以禮教爲主而刑辟特以輔其所不及焉耳禮典之降而折以刑所以遏其邪妄之念而止刑辟於未然刑罰之制而教以德所以啓其祇敬之心而制刑辟於已然禮教刑辟之相爲用如此帝世之制所以本末兼舉而民協于中其容著於外天下之人咸賴其福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其惟聖人之德之至乎

臣按虞廷君臣其德存於中其容著於外天下之人咸賴其福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其惟聖人之德之至乎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蔡沈曰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之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呂祖謙曰當時承蚩尤之弊妖誕怪幻人心重黎絕地天通固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凡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于刑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穀若所急而降典可緩抑不知人心不正胥爲禽夷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自伯夷之典迄皐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至率乂于民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

臣按虞廷君臣其德存於中其容著於外天下之人咸賴其福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其惟聖人之德之至乎

之令瞻而望之見其明白顯著於上者灼然而明在下者曉然而喻無有回護掩蔽之私幽深隱僻之事是以當世之民耳聞而心孚目擊而意契固無有不化者而無待於刑罰之加然聖人之心則自以爲吾之君臣固勤矣然吾民之生生無窮安能皆保如今日乎故命士師明於刑之中制爲一定之制以曉天下之人如是則爲太過如是則爲不及必如是而後爲無過不及而中矣所以然者率乂于民輔其常性使其常循乎矩度之中而不出乎防範之外而天然

自有之中本然不易之性常全而不失矣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
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蔡沈曰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
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卽康誥大罪非終之
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卽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
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作在天人
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
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

以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
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
久而不替矣
臣按刑天討也天以是而齊亂民不得已而爲
一日之用爾非常用以爲治之具也人君奉天
道以出治所以爲治者德也刑非所先也民有
不齊者不得已而用刑以治之始以爲
民之用也所以爲治者不顯在是也故獄之
官必當敬逆天之命以奉承乎君過之當宥者
則承天之命以宥之不當宥者君雖宥之
也故之當辟者則奉天之命以辟之不當辟者
君雖辟之不順天之理所以敬天也奉君之法而不奉
君之意則是能敬迎天命矣所以敬天命者
敬五刑以成三德而已矣敬五刑以爲一日之
用成三德以立萬世之則刑用而卽已德立而
無窮所以爲國家之慶者容有既乎兆民以之
而永賴國祚由是而延長三代有道之長用此
道也秦人恃刑罰以爲一世之用二世卽亡豈非永鑒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蔡沈曰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
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
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克其所當逮者
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
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吳澂曰刑而曰祥蓋慈良惻怛靜審謹重主之
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欲
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

當樸戾非及乎。人謂用刑之人。及謂刑之所加猶罰及爾身之及

臣按叅錯訊鞫極天下之至勞者莫若獄。割斷箠擊極天下之至慘者莫若刑。是乃不祥之器也。而古人謂之以刑者。蓋除去不善以安夫善。使天下之不善者有所畏而全其命。天下之善者有所恃而安其身。其爲器也。固若不祥而其意則至善大祥之所在也。苟用人而不擇用刑而不敬。逮人而妄及非辜。其爲不祥之器也宜哉。蘇軾謂罪非己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

之逮。獄吏必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噫。漢獄之逮最多者。皆在末造之世。使當高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張釋之于定國輩爲廷尉。無此也。穆王設爲三問而三答之。其妄尤在於擇人。得其人必能敬刑。能敬刑則不妄。遽矣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一。蔡沈曰。罰之輕重。亦皆有權。權者。適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一。有倫有要。其輕重之宜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益

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

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一。所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一。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爲齊。至其倫要所在。截然而不可紊者。天

臣按先儒論情之輕重。世之治亂不同。則刑罰之用當異而欲爲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則齊矣。惟齊非一。所者法之謂也。先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所謂法之經也。經一定而不可紊。權則因時而制宜。

穆王年雖耄荒。而其訓刑也。惓惓猶有唐虞之遺意。此夫子所以取之也

王曰。嗚呼。嗣孫世孫子孫今往何監。視也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善也師衆也監于茲祥刑

蔡沈曰。此詔來世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益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諸侯受天子良民

呂祖謙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末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譽欲以德名而不足（缺）所以爲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

夏僎曰民之生未嘗不善其陷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究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故刑曰祥刑嘗爲之說曰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能以惡爲嘉以不祥爲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

臣按帝王之道莫大於中中也者在心則不倚不倚在事則無過不及帝王傳授心法以此爲出治之則書始於虞書允執厥中大舜以之而傳道書終於周書咸中有慶穆王以之而訓刑聖人之心不偏不倚而施之事爲者無過不及非獨德禮樂政爲然而施於刑者亦然蓋民不幸犯于有司所以罪之者皆彼所自取也吾固無容心於其間不偏於此亦不倚於彼一惟其情實焉既得其情則權其罪之輕重而施以其刑其刑上下不悖無不及過大是之謂中夫是之謂祥刑

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玄曰秋官司寇若秋所立之官也寇害也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禮而輔之以刑政故司寇掌刑而屬於秋官秋者天氣肅殺而刑以義爲主也刑官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

臣按小宰言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而此言掌邦禁蓋禁者戒之於未然刑者治之於已然先王之心惟恐民愚而誤入於刑罰故諄諄爲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惡必罹如是之辟明威立義俾知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必不得已而後刑之禁之所以爲仁刑之所以爲義禁之不已猶有犯焉於是乎以義斷仁焉此其所以立民極也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林之奇曰司寇刑新國用輕典者以其舊染汙習不可遽正姑以教之宜以柔克之義也刑平國用中罰者以其已安已治已明習俗已成宜以正直之義也刑亂國用重典者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滅彊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此之謂乎

臣按典者常也民失其常則爲權時之制本三德以趣時分三典以典治使之復其常焉聖人於此何容心哉伏惟我

聖祖承元人斁敗彝倫之後所謂大亂之世也當是之時以夷狄之人爲中國之主天地於是乎混殽易置華夷於是乎混殽自有天地以來所未有也三綱五常之道詩書禮樂之教一切墜地彼其同類固無足責而我中國之人或帝王之苗裔或聖賢之子孫或前代之臣子一旦舍我衣冠服其氈毳染其腥膻之化習其無倫之俗甚至爲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以爲吾中國之害受其爵祿爲之輔翼嚮導感其煦嫗之恩日新月盛口其語言家其倫類淪膚入髓知有胡人而不知有吾中國帝王正統之傳綱常倫理之懿子承其父孫襲其祖習知其故以爲當然蓋已百年矣是真所謂大亂之世也難以新國待之苟不痛絕其根源加之以重典何以洗滌其腥膻臭穢而復還我中國之綱常倫理也哉雖然隆冬之後必有陽春是以我

聖祖作爲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歷法其中姦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蠲挫姦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劓剕割之刑庶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由是觀之可見

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用重刑蓋非得已也

文子文孫當承平之時守

祖宗之訓一用平典以安兆民敷仁恩於四海延

國祚於萬年臣不勝至願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察也野謂不軌於命糾守部伍也三曰鄉刑上德糾力勤也二

糾孝謂每事父母也糾察也
刑上愿謂能糾察其職也
劉瑾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
不懲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是刑不可已也
亂不除則民不安而家破國傾矣是刑不可已
也孝不盡則忠不純而政衰俗薄矣是官刑不
已也職不舉則治不成而君弱臣彊矣是國刑
可已也禮不行則中不建而君弱臣彊矣是國刑
不可已也天地四時者六官之序聖人體其序而
化成天下之道也野軍鄉官國者五刑之序聖人
不得已而即其序以措萬民於中和之道也

臣按先儒謂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爲民
極也是故六卿各職於其官而建之使必行於
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
也是故野刑不立則事功不成功之所以成者
役民以作事咸赴工以致其力也野刑之用專
以糾不致力之人則凡國家之溝涂隄防城邑
樹藝野無不闢而功無不成矣則是冬官所建
之事典待刑而立也軍刑不立則軍令不行令
之所以行者設民以立政威用命以死守也軍
刑之用專以糾不死守之人凡國家師旅芻舍
校閱征戍軍無不振而命無不用矣則是憂官
所建之政典待刑而立也考不盡則德不純設
爲鄉刑以糾不孝之人則民皆上德而無不孝
之矣凡同徒八刑所糾者孝友睦婣任恤之行
備矣是教典資於刑也職不舉則能不見設爲
官刑以糾不職之人則吏皆上能而無不治之
職凡家宰百官所建者官聯府史胥徒之職舉
矣是治典有資於刑也禮典之建所以和邦國
也國必有禮禮之所行以愿慤爲上而不恭則
不足以爲禮矣設爲國刑專糾夫不恭之人使
之皆愿慤爲上焉是禮典有資於刑也由是觀
之則刑之爲屬於秋官而五官不得不治
焉蓋治也教也政也禮也事也聖人治天下之
具也然所以致其功之立而化之成舍刑以糾
之安能保其終不忿而久不廢哉

大戴禮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車舍銜勒無以
制馬舍刑罰無以制人人夫不可以不畏天子
御者內史太史左史手也占者以法爲銜勒以
刑爲箠以人爲手而御天下公家不言而人人夫不
養士遇之途不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

政不欲生之故也

戶按古者待刑人。其嚴如此。非故絶之也。欲人知所懲而不敢為惡也。絶其所已然。以懲其所未然。所絶者少。而所全者衆。聖人大公至仁之心也

禮記凡制五刑必即天倫。天理也。與尤同也。郵罰麗於事

陳澔曰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以測之。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方慤曰。父子之親。不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為法之經哉。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

陳澔曰父子君臣人倫之重者。故特舉以言之。亦承上文天倫之意。所犯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者。不可槩論也。故別之。所以盡心於詞色之閒。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亦心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

陳櫟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歟

臣按刑法之制。所以弼教。而教之本在乎天倫而天倫之重者。父子君臣也。父子主仁。君臣主義。一切輕重之罪。淺深之情。皆主於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必原其本然之心。必立其當然之義。意而論之。慎以測之。序有先後。而必循其次。量有大小。而不過其劑。所以分而別之者。用以合其權度也。既別之而又盡之。則理無遺矣。不徒盡之而又成之。則獄斯備矣。君子之盡心於刑。如此。天下豈有冤民哉。彝倫又豈有或斁哉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鄭玄曰例是刑體

焉聽孟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惟其當刑必刑輕且不赦而況於重者乎故君子不容不盡心焉蓋刑之所以爲刑者猶人之有佩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爲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爲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者也

臣按先儒謂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臣按刑以弼教教之大者倫理也人君者生民之主父母者生身之主親爲一家之主孝其親則人道以立君爲一世之主忠其君則治道以成聖人爲萬世之主尊聖人則世教以明先王制爲刑法以弼世教世教之本在此三者人人孝其親忠其君尊人聖人則天下大治矣否則大亂之道焉然是三者其根本起於一家家積而國國積而世故尤嚴於不孝之罪以爲天下事無有不起於近而後及於遠始於微而後至於著也故律文著不孝之罪而所謂要君非聖人者則略焉非略之也不可言也著其可言者以示微意萬一有是獄焉準此以權度之也

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祖禹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禮樂事得其序則爲禮金聲祥曰事有條理則有禮樂事既不成則何以能有禮樂無禮則無序而施之也乖繆無樂則無和而行之也事得其和則爲樂忿戾乖繆忿戾則刑罰安能中理刑罰不中理則民難於避就

臣按禮樂刑政其致一也必有禮樂以爲刑政之本則政事之行刑罰之施皆本於自然之理以立爲當然之制使民知所避而不敢違是以民生日用之間心志有所主耳目有所加舉動

云爲有所制是以不犯於有司有犯焉者然後施之以刑罰苟爲不然蚩蚩蠢蠢之民一舉手一動足皆罹於憲網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生者矣民不知所以爲生之路求之不得則捨死以求禍亂之作往往以此秦隋之暴亦皆所以爲生人爲耳蓋死而不怨殺者

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而不怨殺者

程頤曰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必不輕致人於死

荀子曰世俗之爲說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菲草履也純緣也加緣以飾之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耶豈獨無肉刑哉亦待象刑矣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及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亟起於亂今也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惟此之謂也

朱熹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其衆而厲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

亦何怨之有

張栻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先王明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趨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於法則不得已而加辟焉固將以過止其流也是亦生道而已又況哀矜忠厚之意藹然存乎其間其爲生意未嘗有間斷也若後世嚴刑重法固不足道而其得情而喜與夫有果於疾惡之意一毫之萌亦爲失所謂生道者矣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以爲生莫不好生聖人體天地之德以爲生人之生故其德亦惟在於好生也惟其好人之生故其心治政莫不以生人爲本人見其德教之施恩澤之布以爲生人也而不知其刑罰之加兵戈之舉亦皆所以爲生人爲耳蓋死之所以生之也苟非其人實有害於生人決不忍致之於死地死一人所以生千萬人也是故無益於生人

洪邁曰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云唐虞盡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盡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其髕犯宮者屨犯罪草履也大辟者布衣無領

臣按虞書一象以典刑即繼以流宥五刑及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若如畫衣冠之說象以典刑爲之象設可也若夫流與鞭扑若何而爲之制耶意者當時有犯者其人在可議可宥之辟偶爲此制耳不然古無此制而好事者見後世之

漢刑法志曰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初至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裁千餘口而一人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鄰而悲戚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室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愍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不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蕩滌民之貪穢寡務私姦不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貪穢寡務私姦不軌得獄輒幷不平之所致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礕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蒙棄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恩罔誖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

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臣按班固此言非獨漢世治獄之失後世之獄類此亦多矣所謂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深得帝王爲治禮刑先後之序其間向陽悲泣之喻鬻棺利死之譬皆痛切人情深中事理

人主萬幾之暇以其言與前書所載路溫舒之疏並觀寧能不惕然於心乎其所謂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請合而言之曰聽獄者當於殺之中而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殺之有可生之路則請以讞焉罪疑從輕可也不疑然後殺之如是則獄無

不得之情世無究死之鬼矣

光武建武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今令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防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監失得破矩爲圜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瘢誅欺無限巢桃棘蒂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臣按卓茂有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恥情之契禮俗之交也若一切繩之以法凡歲時交際皆以爲贓舉動皆坐以罪爲獸不可與同群而人之與人舉動以相聚處而禮義何自而興哉杜林之議所謂集以爲贓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非惟漢世後世亦有此弊乞定爲明制饋送之贓不許算計其小事無妨於義者雖若於法不應然於大義無害者亦不以爲罪如此則刑辟不多而動居於厚矣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定律令之制上

雜典曰象以典刑

孔穎達曰易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倣法故爲法也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

朱熹曰畫象而示民以墨劓鼻宮大辟五等肉刑如何爲象曰此正言法之常法也或問象以典刑如何爲象曰此正言法

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

王昭禹曰刑雖先王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亦當因時而爲之變通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爲是故也蓋先王之治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若匿爲物而愚不識其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象者亦使知所避而已

臣按成周刑典之設既布于邦國都鄙又縣之象魏惟恐民之不知而誤犯也夫設法令以待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顧乃深藏於理官法家自典正職掌之官猶不能徧知其所有洞睨其所謂況愚夫細民哉閭閻之下望朝廷之禁寧知九地之於九天莫測其意嚮之所在又豈聖王同民出治陰乎罪能而刑之是罔民也豈聖王同民出治之意乎是以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各布其典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決日斷訖而敘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府禁三曰國中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卷門閭曰閭

象如懸象魏之象

臣按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惟作五虐之刑則肉刑在蚩尤之世已有之非起自虞世也

夏作禹刑

湯制官刑儆于有位

蔡沈曰官刑官府之刑也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縣刑象之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決日斷訖而敘之

鄭玄曰象魏闕也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

鄭玄曰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野有田律軍有罰讙夜行之制賈公彥曰凡設五刑者刑期于無刑於刑外豫設禁禁民使其不犯於刑是左右助刑罰無使罪麗于民也

臣按三代未有律之名而所謂禁者即是豫為法制以禁之於未然雖無律之名而律之意已具于此矣違乎禁則入于刑入于刑則犯于法犯于法則加以罰焉然非徇之以木鐸書之于門閭則蚩蚩蠢蠢之民何以知其為禁而不犯邦令五曰擯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諜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汐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擯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諜

鄭衆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

吳澂曰汐讀如斟酌之酌謂刺探邦之機密而泄於外者賊謂潛謀險詐將為逆亂者謀謂敵國行間誑惑虛實者令謂故違慢狠以干號令者盜謂詐為矯竊以行號令若盜竊取國之寶藏若財謂私黨相阿使亂政者誣謂誣罔造妖以惑衆者

臣按先儒謂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法也

士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權法也

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恵夫姦人之為禍

於邦家也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使其知有犯於此者必刑之而無赦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以防其萌檗者豈不豫哉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附也萬民之罪墨刻鑿而黥之劓割鼻截耳罪五百宮丈夫割勢女子幽閉罪五百刖截足罪五百殺死也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詛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臣按五刑之名始見于虞書然未有其目也著其目始于此司刑所掌者以五刑之灋麗民之罪司寇斷獄弊訟則詔之處其所應否或輕或重之格式也

禁殺戮舘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

臣按人君為生民之主必使之相安養以全其生彼其相斬相殺及傷人見血而不以告則必殺傷人者之強衆而被殺傷者之寡弱也與夫獄已具而攘奪之訟將興而過止之則民之情將鬱而不伸下之惡將長而叅賊國之法將格而不行苟不設官以掌之使有如是者則以告之於其長則民寡弱者舍冤而莫訴強衆

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相殺戮者傷人見血乃為傷人耳

臣按人君為生民之主必使之相安養以全其生彼其相斬相殺及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則必殺傷人者之強衆而被殺傷者之寡弱也與夫獄已具而攘奪之訟將興而過止之則民之情將鬱而不伸下之惡將長而叅賊國之法將格而不行苟不設官以掌之使有如是者則民寡弱者舍冤而莫訴強衆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

鄭玄曰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

吳澂曰約言語之約束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群望及祖宗也民約謂征稅遷移及仇讎既和之類也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爵賞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

者。稔亟心而不悛。氣久鬱則無聊。力不敵則捨死而亂由是生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鄭玄曰。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譸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者。以力强得正也

吳澂曰。禁止也。亂悖於人倫。暴謂敢作威怒。力正。謂恊衆從已以邪爲正也。撟誣。謂矯曲爲直。誣善爲惡。以冒犯禁也

臣按成周之世。未有律令之書。凡秋官司寇所設之官屬所掌之刑禁。凡所當禁約施行者。即後世法律之條件也。說者謂秋官自禁殺戮至

陳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倘不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增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强比附。如漢長安獄吏人與渾邪王市者罪死。之罰三百。大辟之罰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蔡沈曰。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減也。此哀矜之意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亂辭。詖淫之辭。可聽者。不可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弗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

呂祖謙曰。墨劓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也。刑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爲主辭若憒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是說雖以解經然而萬世之下律文所不該載者比附之法莫切於此所謂察之情求之法比之上刑不重比之下刑不輕而參酌於輕重之間必允當乎人情法意可謂得審克之意矣

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遺也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皆叔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辟以求徵幸如此則紛亂之獄訟愈益豐盛或以賄賂文致人罪或以賄賂幸脫刑辟鄭國必有禍敗也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

孔穎達曰范宣子制作刑書施於晉國自使朝廷承用未嘗宣示下民今荀寅謂宣子之書可爲國法故鑄鼎而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鼎仲尼譏之其意與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又曰子產鑄刑書叔向譏子產同

臣按鄭晉鑄刑書蓋以其前世所用以斷獄者之法比而鑄於器以示民於久遠也考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縣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挾旬而敛夫國之常刑而又歲歲布之于邦國都鄙何哉刑雖有常亦當量時而爲之輕重然恐民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既布其制又懸其象所以曉天下之人使其知朝廷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其故如是也皆知所畏避而不敢犯爲非謂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先儒謂詳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以爲范宣子所爲非善耳非謂聖王制法可使人知也或曰鄭晉二國所謂刑書皆先世所有臨時處置者固已載于方策至是子產范鞅始鑄于鼎

尼譏之如此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繭何哉雖有常亦當量時而爲之輕重然恐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不可一日無也蓋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爲我土衆實我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預以告民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爲殘負彊猛則爲稱職且疆域闊遠户口滋多大郡境餘千里小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跨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遠衆用已至有積骸滿窖流血丹野若復信其殺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竟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衆以令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謂觀民設教遺時制宜謂此道也

則爲一定之制無復古人酌量之制故仲尼叙向讖之非謂刑書不可有特謂不可鑄耳後世以律令鋟于木必須行天下其亦鑄之之意歟但是時未有律之名而謂之書耳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臣按刑之著爲書始于此成周之時雖有禁法著于冏官然皆官守之事分繫於其所職實未有成書也然五刑之目其爲各有多少五等之刑各以類而相從焉著之編章分其事類以爲收帑孥也朕甚弗取其議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臣按廷罰不及嗣周室罪人不孥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仁暴之心既殊國祚所以有長短之異也文帝即位之初即除去秦人之苛刑漢祚之延幾於三代未必不基於斯

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其除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攈興廐户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臣按律之名始見於此春秋之時子產所鑄者謂之刑書戰國之世李悝所著者謂之法經未以律爲名也禮記雖有加地進律之文析言破律雖以法律之誅解者謂進律爲爵命之等破律雖以法

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免為庶人）具為令

馬端臨曰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言孝文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貳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臣按後世以笞箠為刑始此夫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至漢初僅有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緹縈之言始下詔除之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斷支體刻肌膚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者文帝之德大矣

以上定律令之制上

景帝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孝武即位徵發頻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吏相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

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十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比以例相況也　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廣為九篇叔孫通又增為十八篇自高帝至武帝時僅五十六年間爾乃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大辟乃有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其決事比乃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何禁網之密一至此哉觀呂步舒治淮南獄死者數萬人由是推之則當時死者不知凡幾千百萬也意其當世之民舉手動足即陷刑辟大者可誅小者可論其不聊生也甚矣國之不亡蓋亦幸爾我

聖祖定律之後百有餘年律條之中存而不用者亦或有之未嘗敢有擅增一條者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我

列聖有焉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臣按聖人制刑以弼教輔治而使之不至於衰亂有虞之刑必得皐陶以為士有周之刑必得蘇公以敬獄蓋為政在人人必與法而兼用也鄭昌乃謂刑法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明王垂聽不必置廷平無律令而有廷平政衰聽怠平將招權而為亂首是乃一偏之見也夫治國而無律令固不可有律令而無掌用之人亦不可人君雖有聰明之資亦無不用人用法而自

垂聽之理

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臣按律令之設蓋懸法以示人使人知所避而不犯非故欲爲天下之罪人也如人設網羅以待禽獸也後世之律往往文深而義晦比擬之際彼此可以旁通下人不知所守而舞智之吏得以輕重其罪誠有如此詔所謂令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者所謂不逮言意識所不及也噫蚩蚩之民不能皆讀律令及其讀之又有所不逮者則其不幸而陷於罪者豈非上之人之過哉然則後世有制律者當何如亦曰淺易其語顯明其義使人易曉知所避而不犯可也

今之律文蒙唐之舊文以時異讀者容或有所不逮者伏乞

聖明簡命儒臣之通法意者爲之解釋必使人人易曉不待愚案考究而自有以得於言意之表則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擅法矣斯世斯民不勝大幸

成帝河平中詔曰吏刑二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厥將盡心覽焉

臣按漢之律百有餘篇言可謂煩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視成周時蓋數倍焉元成之世奇請它比又日益滋多成帝下詔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可謂知所務矣所謂奇請它比之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條妄生端緒舞弄文法巧詆文致意所欲生即援輕比意欲其死即引重例上不知下莫測其故此民所以無所措手足網密而姦不盡刑繁而犯愈多也我

朝律文。比前代爲省約。其條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用之餘百年于茲。其中固有不用者矣。未聞有所增加也。特所謂例者。出於一時之建請權宜以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日多

朝廷未聞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猶得以意爲出入。於刑法律令者。刑法禮義法律兩無歉焉。本以酌生民之情。無間然止通經術而不知法意。後惠文冠而冠章甫衣非獨不知經意。而其所之所謂者矣。漢世去古未遠。通行者節其繁文。載其要語。分類列條。以爲一書。頒布中外。與大明律並行。其成化丁未以後有建請者或救時弊或達民情。則別爲一書以俟他日之裁釐。如此則民知所遵守。吏不能爲姦矣

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入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法律者。校定科比。以類相從。以易萬人視聽。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冤濫矣

臣按。漢帝之詔。令博士平議。請亦欲令通義理明法律者也。經者。禮義之所自入於刑法。律令者。刑法禮義法律兩無歉焉。本以酌生民之情。無間然止通經術而不知法意。後惠文冠而冠章甫衣非獨不知經意。而其所之所謂者矣。漢世去古

和帝時。廷尉陳寵鉤校律令。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未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未除

所當取法者也

罪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

寫未及施行。及寵免其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煩。又上除鬻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毋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臣按漢去古未遠。論事往往主於經義。而言刑者必與禮並。其原蓋出于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陳寵論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以合於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應經合義者。則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至其子忠爲決事比。請除鬻室刑。解贓吏八百。并爲三千。以合於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應經合義者。則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至其子忠爲決事比。請除鬻室刑。解贓吏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安業。先因風落朝闕屋瓦數枚。免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其後主者懲之作。動關盛衰。頻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正以宗等爾。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興怨讞。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臣按人君所舉。即以爲法。故凡事謀始事苟不可繼於後。即必不可創於前也

元康中。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群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表言。先王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安業。先因風落朝闕屋瓦數枚。免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其後主者懲前事。雖知小事。而按劾難測。掾屬馳騁各競免負。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爲過當。恐姦吏因緣得爲深淺。劉頌上疏言近世法多門。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汙獄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跸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徙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非此類不得偷同之貪獸耶。今聽宗等比而不求贖父者。豈不損絕人

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毋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蓋有補於世教。可謂克肖其父矣晉武帝時有邵廣者。坐盜官物當棄市。其二幼子。宗雲。揭登聞鼓。乞恩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議者欲特聽滅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自淳朴既散。刑辟乃加。刑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之所以止殺。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不損絕人倫同之禽獸耶。今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

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
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臣按裴頠謂刑書之文有限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劉頌謂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請人主權斷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法令從事二臣之言可以爲後世議處刑獄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參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illegible]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

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臣按十惡之名非古也起於齊而著於隋唐因之所謂謀及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者有犯於君臣之大義所謂惡逆不孝不睦內亂四者有犯於人道之大倫所謂不道不義二者有犯於生人之大義是皆天理之所不容人道之所不齒王法之所必誅者也故常赦在所不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梟斬裂而流徒之刑鞭答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答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

臣按答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也始於隋而用於唐以至于今日萬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

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箠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者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圜土而教之聖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流者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餘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

二歲半者悉爲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卽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玄齡等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流爲徒者七十一。以爲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爲令。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爲七百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衞計帳以爲式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爲九章。後世作律者本以爲宗。劉劭衍漢律爲魏賈充參魏律爲晉。唐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自名例至斷獄是也。

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胥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於唐之舊。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二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爲

叠正。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爲二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爲四百六十。析戶昏以爲戶役。昏姻。分鬬訟以爲鬬毆。訴訟。廐庫一也。則分廐牧於兵。倉庫於戶焉。職制一也。則分公式於吏。受贓於刑焉。名例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順時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準繩。爲百王之憲度。自有法律以來。所未有也。且又分爲六部。各有攸司。備天下之事情。該朝廷之治典。統宗有綱。支節不紊。無比附之勞。有歸一之體。吏知所守。而不眩於煩文。民知所避。而不犯於罪戾。誠一代之良法。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者也。然臣於此竊有見焉。蓋刑法雖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則有世輕世重之異。方天下初定之時。人稀事簡。因襲前代之後。政亂人頑。今則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事久則弊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隨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芻狗。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

於律文之中往往有不盡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斷罪者如彼。罪無定科。民心疑惑。請下
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援之時宜。
凡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
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規避。遂爲
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勅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
司斷獄。一遵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
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重罪。如
此。則法令畫一。情罪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唐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

變改。高宗時。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敕。其曹司常
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其後武后時有垂
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敕。文宗有
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爲門
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
歐陽脩曰。書曰。慎乃出令。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
久。久則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
喜爲變革。至其繁積。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
吏得上下以爲姦。此刑書之弊也
臣按。我

朝之律。僅四百六十條。頒行中外用之。餘百年
于茲。
列聖相承。未嘗有所增損。而於律之外。未嘗他有
所編類。如唐宋格敕者。所謂簡而明。久而信。眞
誠有如歐陽氏所云者。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高宗時。趙冬曦言。隋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
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
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
由乎法律。輕重必因夫愛憎。蓋立法貴乎下人盡知。
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

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
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法吏得便。則比附而
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請律令格式。直書其事。無
假文飾。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
爲而爲之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
相率而遠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故曰。法明則人
信法。一則主尊
臣按。冬曦之言。謂立法貴乎下人盡知。何必飾
其文義。簡其科條。請更定科條。直書其事。毋假
文飾。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

愚婦聞之必悟。切中後世律文之弊。臣愚以爲今之律文多蒙於唐。唐之律則蒙隋也。冬曦所論者雖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于今。古今一律切考

今律爲卷三十爲條四百六十。必欲不簡其科條不飾其文義惟直書其事顯明其義用世俗淺近之言備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准加減等文皆即實以書明白著其文曰。該得某罪該杖幾十。所加者何罪所減者幾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即了然於見聞之頃則民知所趨避。未陷于戮。并矣其義不待思索議擬而皆瞭然於心目之間昭

說者若謂

祖宗成憲不敢有所更變。臣非敢欲有所更變也。特欲於本文之下分書其所犯之罪所當用之刑或輕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減皆定正名。皆著實數使讀律者不用講解用律者不致差誤。臣僭以臣言爲可采乞 命法官集會儒臣同加解釋標註其於四百六十之條不敢一毫有所加減惟於卷帙稍加增耳。夫制爲

一代之律以司萬人之命。垂萬世之憲。非他書比。今天下書籍支辭蔓語。費楮何啻千萬。嶺於律書簡約如此。無乃詳於古而略於今。重乎詞而輕乎法哉。迂儒過慮。死罪死罪。伏惟

聖明矜察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仍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謂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罪刑名輕重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爲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

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我

聖祖於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位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

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啟之於先
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
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
犯哉民既難知是故吏得因緣為姦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
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
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
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斯今也蓋
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
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
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
與夫
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制律令
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二舊名
爾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決之意也決其則意
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
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制
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決讀
祖訓訓告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
誥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

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
詰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
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
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徽宗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所不
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
所用例以類編脩與法妨者去之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
一時之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
何用例為若夫其間世異勢殊人情所宜十俗
所異因時救弊不得不然有不得違如法者則
引法與例取裁於
上可也宋之臣僚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脩與
法妨者去之在
今日亦宜然
以上定律令之制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制刑獄之具

易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程頤曰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

臣按桎梏刑具也六經言刑具始於蒙之初六經言刑罰始於訟之初六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程頤曰訟極乎爭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上九以剛處訟極乎爭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丘富曰初上无位爲受刑之人初過小而在下故以屨校滅趾爲象上惡極而怙終故以何校滅耳爲象

臣按易之作以道陰陽而於天下之事無不備爲用獄之終故以何校滅耳爲象

刑之用非爲政之先務而易之於蒙之初六以發蒙言之

非徒言其理而刑之具亦無不有焉蒙之初六以往言

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程頤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如繫縛之以徽纆囚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

臣按坎爲刑獄荀九家易坎爲叢棘傳曰叢棘爲用獄之終故以何校滅耳爲象

臣按易之作以道陰陽而於天下之事無不備刑之用非爲政之先務而易之於蒙之初六以發蒙言之非徒言其理而刑之具亦無不有焉蒙之初六以往言其手足者也坎之上六以徽纆言

繫縛其身者也嗑嗑盍之初與上以校言械其頸
與足者也是知天下之物人世之用無一不出
於陰陽之理非但十三卦之制器尚象也
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孔穎達曰刑用鞭久矣周禮條狼氏掌大夫曰敢
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子玉使鞭
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治官事之刑有不治者鞭
之量狀加之未必有數也夏楚二物可以扑撻重
者鞭之輕者撻之
益稷曰撻以記之
蔡沈曰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
忘也
臣按後世笞刑蓋始于此
學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鄭玄曰夏楸也楚荊也
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五之圜
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
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鄭玄曰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
善也民不慜作勞有似於罷害人謂其邪惡已有
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
庶其困悔而能改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
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於背反于中國謂舍之還
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
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謂不得以年次列於
平民出謂逃亡也
臣按鄭氏謂圜土獄城也牢獄之見于經典者
始此夫古之置獄所以聚罷懲之人而教之夜
則禁之以困苦其心晝則役之以困苦其身使
之因患以思往咎而生善念也非若後世置獄
恐人之逸而禁錮之比也圜土而為大司寇所
親掌則亦今世刑部自置獄焉
掌囚注拘繫者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
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猶斷
罪
鄭玄曰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拲者
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在手曰梏
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
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
賈公彥曰五刑之人三木之囚重者三木俱著次

者二下者一王之同族及有爵祿重罪亦蕃一而已以其尊之故也

臣按三木者桎梏也重囚兼用其三輕者惟一桎而已三者之木皆加于手足者也易所謂何校滅耳凶校之在頸者故謂之何焉夫刑獄之具加諸囚者恐其亡逸也校以滅其耳使其無所聽聞梏以繫其手使其不能執持桎以繫其足使其不能行履先王豈故爲是以苦夫人哉懲夫已犯者所以戒夫未犯者而使之不再犯也

漢高后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

臣按詔獄之名始于此然其獄猶屬之廷尉則典其獄者猶刑官也其後乃有上林詔獄則是置獄于廷中若盧詔獄則是置獄于少府之屬不復典于刑官矣夫人君奉天討以誅有罪乃承天意以安生人非一己之私也有罪者當與衆棄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焉何至別爲詔獄以繫罪人哉後世因之往往於法獄之外別爲詔獄加罪人以非法之刑非天討之公奚亦豈所謂與衆棄之者哉

漢景帝中六年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請行杖者不得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如淳曰當笞者笞臀然則先時笞背也

臣按後世用竹爲刑具始此蓋虞時所用以爲扑者夏楚也景帝於即位之初即減笞法然其數猶多或笞未畢而人已死矣至是又下詔減三百爲二百二百爲一百因是定箠令而用二臣之請更笞背爲笞臀自是笞者得全嗚呼自

廢肉刑之後易刀鋸以竹箠所以全人之身也景帝定爲令凡笞所用之箠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處皆詳悉具著以示天下後世以此爲防後世猶有巧爲之具倍爲之度用所不可用之人施所不當施之處其慘固有甚於肉刑者此在

仁聖之朝所當禁革是亦不忍之政之一端也

章帝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捶者唯得擊臂腨（立而考訊之）又今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辟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云

鞫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臣按。章帝居安富尊榮之地。而慮念及于犛扞之苦。且云念其毒痛怵然動心。仁人之言也

獻帝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古者淳庞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汝曰大辟之後有議欲復之者。仁人君子必痛止之。夫於人之有罪者尚不忍戕其生。絶其世。及乃有一毛悖天無親之徒。自宮其身以求進。以利其宗百世之脉。雲仍萬世之傳。而易一身之富。寵歲月如流人生幾何。胡不思之甚邪。愚民無知而自落陷穽上之人亦恬然視之而不加禁止。何哉。茲亦之政之大者也

唐制。囚二十日一訊。三訊而止。數不過二百。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死罪絞而加紐。官品勳階第七者鎖禁之。輕罪。及十歲以下八十以上者。廢疾侏儒。皆頌繫以待斷

宋太祖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奢杖二十。配

臣按。自文帝廢肉刑至是。蓋三百年一旦欲復之難矣。孔融之議專爲惜人。是即所謂雖欲改

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啓人學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白起。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大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飽食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其言

役三年。流三千里。笞杖二十。二千五百里。笞杖十八。二千里。笞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笞杖十八。二年半。笞杖十七。一年半。笞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

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供用肉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用笞。其原蓋權輿於鞭扑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爲笞令所筆之具。無常物。所筆之處無定在。景帝定筆令。所筆之制始用竹。受笞之處專在臀。魏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慈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爲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大棒束杖。車輻鞭底之屬。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爲刑具各有等第。

本朝於

大明律卷首作爲橫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土黃色。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土皆以荊爲之。長俱三尺五寸。拗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以下有差。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鐵索長一丈。鐐重二斤。凡爲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板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用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略等。比宋則尤爲輕焉。

祖宗好生之仁。雖爲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仁恩厚德。沃于民心。百年于茲。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

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

聖明申明舊制。凡內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棄毀。然禁之必自內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製者加之庶使

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于律文者。萬世之下。恒如一日。所以恢

皇仁於九有矣

國祚于萬年者端在於斯

宋之詔獄本以糾大姦慝故共事不常見初群臣悉
法體大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鞫治
焉神宗以來凡一時承詔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出
中書則曰推勘院獄已乃罷自熙寧二年命都官郎
中沈衡鞫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內侍乘驛追逮自
是詔獄屢興南渡後秦檜屢興大獄以中異已者名
曰詔獄實非詔旨也

臣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天下之法當出于一帝王之心無偏無黨犯于
有絞斬二者至元人又加之以淩遲處死前代慘刻之刑死罪惟
焉所謂淩遲處死即前代所謂罔也前代雖於
法外有用之者然不著于刑書著于刑書始於

元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
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為
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鎖之遼陽
迤北之地北人遷于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
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淩遲處死之法焉

臣按自隋唐以來除去前代慘刻之刑死罪惟
有絞斬二者至元人又加之以淩遲處死之法
焉所謂罔也前代雖於
法外有用之者然不著于刑書著于刑書始於

元焉其笞杖每十數必加以七者其初本欲減
以輕刑也其後承誤反以為加焉大德閒王約
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杖一百者宜
止九十七又不當加十也則其立法之始意可
見矣

本朝之制凡受罪者有
大詰減一等事與之同而意與之異然彼但減
杖數爾我

聖祖之意蓋憫夫臣民之受罪者不知天理之不
可違王法之不可犯故罹于刑憲而不自知也

俾其因
天書之一帙減罪名之一等。咸知所感發而益
加懲創不至于再犯也。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
信乎其然哉然歷歲既久名存實亡。殊失
聖祖垂訓仁民之意乞勑
天下凡法司有犯罪者俱要親寫一本送官收
貯。無者加一等。如
聖諭所諭法司積之既多給與兩監監生俾其
熟讀以為鑒戒是亦因刑弼教之一也
以上制刑獄之具

舜典曰流宥五刑　孔穎達曰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據狀合刑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則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用是寬縱之也

臣按流宥而謂之五刑者言流而宥之者五刑皆有也

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之地）放驩兜于崇山（南裔之地）竄三苗（國名恃險爲亂）于三危（西裔之地）殛鯀于羽山（東裔之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朱熹曰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使不得自通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檮杌爲鯀饕餮爲三苗蔡沈從程頤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

臣按舜之流放竄殛四凶者即所謂流宥五刑也當時雖有惡念之人在堯時已化其惡念然感聖德也深蒙聖化也久苟舉厥職成厥事堯亦不得遽棄其未然之惡而豫加之刑也舜以匹夫禪堯之位彼或者因有輕視之心而恣其爲惡之迹如左傳所言者也然惡雖極而未沐帝舜之化不可以不教而殺也此其所以流之遠方竄於絕域驅逐而禁錮之拘囚而困苦之使之俛仰而思改過以遷善歟

帝曰皐陶汝作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孔安國曰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臣按後世之律犯流罪者或三千里或二千里或千里有遠近之差者其原蓋出于此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文石也）平（成也）罷民（罷民之有罪過而未罷也）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在手）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九

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保之則宥而舍之

吳澂曰嘉石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也民有罪而未罷於法謂罪輕未入於法也役諸司空謂坐嘉石之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之月訖又使州里之人保任其不可再犯然後寬而釋之也

王安石曰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則無任者終不舍焉是通使州里相安也先王善是法以爲其刑後世徒罪有年限本此然惟限其年而已限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傜平民而苦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爲利也

臣按此後世役罪人以工庸而里正相保任者其原出于此

司圜館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獄城）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王昭禹曰其刑人也不虧體而加之以明刑而已異於五刑之刑也其罰人也不虧財則罰之以職事之勞而已異於五罰之出鏡者也此謂收教歟

臣按弗使冠飾後世犯罪者去冠衣其原始此先王之於惡人不徒威之以刑而又愧之以禮去衣冠以恥之加明刑以警之任事役以勞之凡此欲其省已愆以興善念也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以罪之輕重而爲之遠近之期能改即止不能改然後加之以刑後世徒罪有年限本此然惟限其年而已限滿即出以爲平人而無復古人雖出不齒之教矣

掌戮（官名）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圃髡者使守積

吳澂曰黥者無妨於禁禦故可守門截鼻者不以貌惡遠之故可守關宮刑則人道絕矣故使守內斷足者驅禽獸無急行故可守圃貨財藏於隱處故使髡者守之

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於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

使也故掌戮所掌者如此蓋刑餘之人形體不全雖其犯罪之重然亦王之民也聖人恥一物之不遂其生雖以刑人亦使之有所養以全其生刑之所以爲義全之所以爲仁

漢文帝除肉刑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城旦舂（城旦舂人舂作米也）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

臣按虞廷五刑之下有流而無徒漢世除肉刑完爲城旦舂鬼薪白粲之類皆徒刑也而無流所謂隸臣妾後世罰囚徒爲皁隸臕者亦此意

元武建武二十九年詔罪囚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輸作有差

臣按漢世輸作有司寇左校右校若鬻所謂輸作者罰其工作于此諸司也後世有罪罰工亦此意

明帝永平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諭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後世詔囚徙戍邊始此

晉武帝時劉頌上疏曰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縣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況其本性姦凶徒亡日滋賊盜日繁其有亡者得輒加刑日益一歲終身爲徒自顧反善無期而苦困逼身其志士思益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臣按後世之亂多出自盜賊盜賊多起自囚徒劉頌之言先事防患不可不爲之慮也請自今凡罪囚之坐徒者不許群聚各散處於一處則其爲患亦不甚矣

隋定新律曰流刑三有千里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二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改爲三年

臣按古者流罪無定刑惟入于五刑者有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臨時權其輕重差其遠近所以從寬而宥也後世有罪罰工亦制爲成法則惟論其罪而不復究其情矣

唐高祖更撰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

臣按舜典惟有流而無徒隋唐之制既流而又
居作則是兼徒矣
宋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
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七並
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
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
十三
臣按舜典入於五刑者情輕法重故爲流以宥
之則是流者不復刑也唐之流刑既定里數又
於此外有所謂加役流者於衆流之上宋因唐
方因而爲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
況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
法日衆其終必至殺戮是欲輕反重也
臣按近制有誣告人十人以上者發口外爲民
制每流各加以杖而又配役則是五刑之中兼
用徒流杖三者矣
本朝流罪惟有杖而不配役比宋爲輕矣
流配舊制止於遠徙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爲
戰姦重典宋因其法
臣按自漢除肉刑古刑不用久矣而五代中晉
復創刺面之刑是肉刑皆廢而黥刑復用於數
百年之後彼衰世庸君固無足責宋太祖以仁
厚立國迺因之而不革其後迺至以刺無罪之
士卒其爲仁政累大矣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
臣按後世發囚徒煎鹽本此
神宗熙寧中曾布言律令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
劓剕宮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
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
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
方因而爲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
況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
法日衆其終必至殺戮是欲輕反重也
臣按近制有誣告人十人以上者發口外爲民
蓋欲以止囂訟之風也然此法行而天下之頑
民皆知所儆獨江右之民略不以爲患乃有如
布所言者蓋其地陋民貧遊食四方迺其素業
乞下法官集議別爲法以處之今詔使從前代用刑
江右爲甚此風不息良善不安異日將有意外
之變
孝宗淳熙中羅點言本朝刺配之法視前代用刑爲
重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鈐遏亡之辛欲銷亡之
幸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
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

臣按舜典象以典刑五刑也於五刑之外有流有鞭有扑有贖是爲九刑宋人承五代爲刺配之法既杖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宋人以忠厚立國其後子孫受禍最慘意者以其刑法太過杖人以脊刺人之面皆漢唐所無者歟故其末世子孫生者有繫累之苦死者遭暴露之禍後世用刑者宜以爲戒

淳熙十四年臣僚言刺配之法考之祥符止四十六條至慶曆已一百七十六條今淳熙配法元百七十條今淳熙十四年臣僚言刺配之法考之祥符止四十六條至慶曆已一百七十六條今淳熙配法元百七十條

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

臣按自發肉刑之後惟宮一刑尚存然多取反叛餘孽爲之亦或有生而隱宮及自宮以求進者官府不以爲刑也唐初雖斷右趾太宗以爲肉刑久除不忍復而房玄齡亦謂今肉刑既廢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又刖人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宋人於今五刑之外又爲刺配之法豈非所謂六刑乎聚罪廢無聊之人於牢城之中使之合群以搆怨其憤憤不平之心無所於洩心中之意雖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爲盜挺起爲亂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迄不能制之是皆刺配之徒在在而有以爲之耳目故也以上徒流

舜典曰金作贖刑

朱熹曰金作贖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鞭扑之刑而情又輕者也

或問朱熹曰贖刑非古法歟曰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而冠者勝九人髡則冠者慕而髡者勝

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人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舜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惟倍二百鍰也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蔡沈曰皐陶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刑劓墨之不復有是法以為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迺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救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而馬融臨迺謂熟讀此書降等用矣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遂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夏僎曰每條必言閱實其罪恐聽者或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貴辭也

董鼎曰舜既以五流而省五刑之鞭扑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恥之心而開以自新之路曰眚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務主通以刑為致罪以罰為贖金既謂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罰若干錢則雖在疑赦皆不免於罰贖五刑盡贖非鬻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而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

臣按呂刑之贖法蔡氏本朱子意謂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法以為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迺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救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而馬融臨迺謂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為之感動且拳拳拳乞富惟貨之戒其不為聚斂征求設也審矣且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其意罪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也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又曰財者人之所甚欲故奪其欲以病之使其不為惡耳豈利其貨乎此書大槩所言哀民之罹于法懼有司不能審克而輕用之此意蓋期于無刑而非作刑也臣竊以謂馬氏之言謂穆王以罰為贖金既謂

之贖法非利其貨入蓋因後世禁網深密犯罪者多閔其實有可疑者則罰其所甚欲之金以貸其罪也夫罪入五刑而可疑者使富而有金者出金以贖其罪可矣若夫無立錐之民而犯大辟之罪何從而得金千錢乎如是則罪之疑者富者得生貧者坐死是豈聖人之刑哉然則罪之有疑者如之何則可曰壽固自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即虞書罪疑惟輕也奚用贖爲哉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貨泉布也罰罰工直也故曰金作贖刑

賈公彥曰掌受士之金罰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使出贖既言金罰又言貨罰者出貨以當金也即出貨以當金也

臣按周禮職金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蓋因人之有罪犯于士師者當罰金與貨以贖罪不復死矣其他雜犯贖之可也若夫殺人者而亦得贖焉則死者何辜而其冤妻孤子何以洩其憤哉死者抱千載不報之冤生者含沒齒不平之氣以此感傷天地之和致災異之變或馴

者所不取也必不得已而救一時之急非甚不得已不可也事已則已可矣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人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

臣按辟以止辟此二帝三王立法之初意也若死者而可以利贖則犯法死者皆貧民而富者不復死矣其他雜犯贖之可也若夫殺人者而亦得贖焉則死者何辜而其冤妻孤子何以洩其憤哉死者抱千載不報之冤生者含沒齒不平之氣以此感傷天地之和致災異之變或馴之贖法非利其貨入蓋因後世禁網深密犯罪者多閔其實有可疑者則罰其所甚欲之金以貸其罪也夫罪入五刑而可疑者使富而有金者出金以贖其罪可矣若夫無立錐之民而犯大辟之罪何從而得金千錢乎如是則罪之疑者富者得生貧者坐死是豈聖人之刑哉然則罪之有疑者如之何則可曰壽固自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即虞書罪疑惟輕也奚用贖爲哉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貨泉布也罰罰工直也故曰金作贖刑

賈公彥曰掌受士之金罰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使出贖既言金罰又言貨罰者出貨以當金也即出貨以當金也

臣按周禮職金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蓋因人之有罪犯于士師者當罰金與貨以贖罪不復死矣其他雜犯贖之可也若夫殺人者而亦得贖焉則死者何辜而其冤妻孤子何以洩其憤哉死者抱千載不報之冤生者含沒齒不平之氣以此感傷天地之和致災異之變或馴之贖法非利其貨入蓋因後世禁網深密犯罪者多閔其實有可疑者則罰其所甚欲之金以貸其罪也夫罪入五刑而可疑者使富而有金者出金以贖其罪可矣若夫無立錐之民而犯大辟之罪何從而得金千錢乎如是則罪之疑者富者得生貧者坐死是豈聖人之刑哉然則罪之有疑者如之何則可曰壽固自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即虞書罪疑惟輕也奚用贖爲哉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貨泉布也罰罰工直也故曰金作贖刑

賈公彥曰掌受士之金罰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使出贖既言金罰又言貨罰者出貨以當金也即出貨以當金也

臣按周禮職金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蓋因人之有罪犯于士師者當罰金與貨以贖罪不復死矣其他雜犯贖之可也若夫殺人者而亦得贖焉則死者何辜而其冤妻孤子何以洩其憤哉死者抱千載不報之冤生者含沒齒不平之氣以此感傷天地之和致災異之變或馴

致禍亂者。亦或有之。寫天地生民主者。不可不
以武帝爲戒
宣帝時。西羌反。張敞以兵食不足。請令各諸有罪。非
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以贖
罪。事下有司。蕭望之等。言。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
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刑不壹也。恐開
利路。以傷既成之化
蔡沈曰。敝之議。初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望
之等猶以爲恐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曾謂唐虞
之世而有是贖法哉

宋制。凡用官蔭得減贖。太祖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
申言。刑統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
各有等第減贖。恐久時先蔭不畏刑章。今犯罪身無
官者。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級等。乃得減贖。如仕
于前代。須有功德及民。爲時所推。乃得請從之
太祖又定流內品官任流外職。準律文徒罪以下。依
當贖法
仁宗至和初。詔前代帝王後。當任本朝官不及七品
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合流以下。聽贖
臣按宋朝贖法。惟以待輕刑。非獨以優士大夫
臣。凡其親屬亦皆
前代之臣。其子孫
太宗淳化四年。詔諸州
情而輕用之。自今不得
臣按贖刑。所以
惟用之學校。以宥尤鞭扑之刑。所以養士大夫之
廉恥也。後世乃一槩用之。以爲常法。遇有邊防
之警。則俾之納粟於邊。遇有荒歉之年。則俾之
納金於官。此猶不得已而爲之。是亦職斂余納金
貨于司兵之意也。若當夫無事之時。而定以爲
常制。則是聿民之犯。以爲國之利。可乎。然此猶
爲國也。今之藩臬州邑。往往假以繕造公宇。脩
理學校爲名。隨意輕重而取之。名雖爲公。實則
爲己
朝廷雖有明禁。公然爲之。恬無所畏。
敕法司申明舊比。再有犯者。坐以枉法。終身不
齒。庶幾姦弊少息乎
以上。明流贖之意
臣按宋朝贖法。惟以待輕刑。非獨以優士大夫
流所以宥夫疑獄。及不可加刑之人。贖所以宥夫輕罪。及以養士大夫
之下有贖

廉恥之節然未有徒刑也而徒之刑始見于周官然亦未明言其爲徒也而有徒之意焉所以爲此刑者蓋亦流宥之意而其罪視流爲輕矣

本朝因隋唐舊制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所謂流者率從寬減以爲徒眞用以流者蓋無幾也至於贖刑

國初雖因唐制而贖以錢五刑一十九等自六百文以至四十二貫第立制以爲備而不盡用也其後或隨時以應用而有罰米贖罪之比然皆以貸輕刑爾而眞犯死罪者則否是以一世之人得以安其室家之樂而無流徙之苦役作於外者會不幾時限滿而歸者即復如舊富者不以財而幸免貧者不以貫而獨死其制刑視前代爲輕其用刑視前代爲省民心之親戴國祚之綿長豈無所自哉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詳聽斷之法

易訟之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程頤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難阻窒塞而有惕懼則得中而吉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盛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程頤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

朱熹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理決鼠牙雀角之誠僞必欲見召伯故其訟之理明爲聽訟之大人不尚中正可乎

毛璞曰使小民無爭安用有司使諸侯無爭委裘可也然則天下不能無爭者勢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於訟之大者如刑獄亦豈得不聽歿之王制周官蓋可見矣

臣按刑獄之原皆起於爭訟民生有欲不能無爭爭則必有訟苟非聽訟者中而聽不偏正而斷合理則以是爲非以曲作直者有矣民心是以不平初則相爭次則相鬬終則至於相殺而禍亂之作由此始也是以爲治者必擇牧民之官典獄之吏非獨以清刑獄之具亦所以遏爭鬬之源而防禍亂之生也

噬嗑九四噬乾胏肉之帶骨者與載同得金矢利艱貞吉

朱熹曰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貞吉

臣按金取其堅矣取其直言訟者必堅必直然

後聽之。彼其辭理不直。而執意不堅者不聽也。
乾脆亦取其堅。言聽訟者。亦必剛直而堅固於
事之有梗者。能決斷而無難。然後得聽訟之宜
也。要必訟者難於訟。非不得已不訟也。而所訟
者必據理直而執辭堅。聽者難於聽。非得其情
不但已也。而所聽者皆存心正而守理固。如是
則得聽訟之道。亦於是乎得矣
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
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
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
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蔡沈曰。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爲
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
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
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
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
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
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亞
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彝
我民彝必大泯滅而不可紀矣。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戛
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
弟也。獨不念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
獸。稍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
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
得罪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皆不知
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
疾。至於賊殺而後已。雖大戛擊痛傷之。民不率也
臣按蘇氏此說與蔡傳微異。先儒謂其實有補
於世教。昔魯有父子訟者。孔子竇之。猶幷三

月。俟其悔而出之。其意正與此合。蓋聽父子兄弟之訟。不與凡民同。當有教化以感動之。使自悔悟。知其出於天性可也。後之聽訟者。遇有關乎倫理之事。一以蘇氏斯言爲法。方其搆訟也。則痛以[illegible]之於其初。及其不從也。則緩以感之於其後。則人之善心。油然以生。世之風俗。淳然以厚矣

呂刑曰簡(核也)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俱也)嚴天威

蔡沈曰。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

禮所謂色聽是也。然獄訟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夏傑曰。簡孚有衆。即前所聽五辭簡孚之意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有虧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遁矣。苟無可簡核。則疑獄明矣。此所以不必聽。竟捨之可也

詩序行露。召伯聽訟也。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其三章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

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朱熹曰。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彊暴所汙者。自述己意。作此詩言貞女之自守。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又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臣按民有血氣之爭。有利欲之嗜。所以不能無訟。雖以文王之化。召公之教。當時之民。猶有不會禮聘而詐爲聘。女之訟。況後世民僞日滋之後乎。然當是時也。上有文王之聖以爲之君。下有召公之賢以爲之方伯。民欲爲詐而詐卒不行。此易之訟所以尚乎九五中正之大人也。後世詞訟之興多起於戶婚田土。然成周盛時田有井。授故無爭者。而所爭者婚姻耳。此蓋訟之最小者。然天下事何嘗不起於細微。聖人刪詩所以存之以爲世戒

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賈公彥曰六鄉之民有爭訟之事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其正斷其訟若民於疆界之上橫相侵削者則以邦國本圖正之蓋凡量地以制邑初封量之時即有地圖在於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

臣按民生有欲不能無爭有爭不能無訟人各執已見官或徇已私非有所質證稽考未易以平斷之也是以周官於民之訟則正之以比鄰於地之訟則正之以此正之則訟平而民心用印鈐蓋發下民間執照此事雖若煩瑣然十年一度各作於縣使民自爲亦不爲擾噫官府文冊凡四等各有等第縣冊必須詳悉府次之布政司又次之其進呈者略舉大綱如舊可也所謂縣冊除戶口外其田地必須明白開具地名畝段四界價直租稅畫爲圖本備細塡注不許踈略如此則異日爭競有所稽考矣又請如國初戶部給散民間戶由之制每戶給與戶由一紙略倣前元砧基遺製將戶口人丁田產一一備細開具無遺縣爲校勘申府府申布政司用印鈐蓋發下民間執照此事雖若煩瑣然十年一度各作於縣使民自爲亦不爲擾噫官府

稽其圖冊民庶執其憑由地訟庶其息乎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三十斤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鄭玄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人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二造俱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以其堅也

或問朱熹曰如此則不問曲直例出金矣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此須是大切要事若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劑石之類

臣按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至於獄方其爭至於公以兩造聽之而訟之初彼此有辨而皆不已必至於訟訟自禁矣及其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及其成獄之際彼此各具券書而質于公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束矢然後聽之矣以自明其直而矢之爲利多

直行者也入鈞金然後聽之金以自明其不可變而金之爲物則堅剛而不變者也既受三十斤之金又延三日之久取其所甚愛使民因惜物以致思不即聽而待三日使民因遲滯而自省古昔先王不輕受民之訟致民於刑也非特以全民之生亦所以厚民之俗歟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鄭玄曰辭聽謂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謂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聽謂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則眊然

王安石曰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僞故皆謂之聲焉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其僞可知也然皆以辭爲主辭窮而情得矣故五聲以辭爲先色氣耳目次之

臣按王氏之言深得聽獄訟求民情僞之要

士師之職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爲約劑

朱申曰聽稱責以傅別聽買賣以約劑二者皆券書之名所以正實僞者也

臣按凡民之爭多起於財貨之彼此取予分數多少其初也必有書契期約以相質正故有以財致訟起獄者一以是正之苟無質正及有所欺僞則惟正之以公理罔有偏私焉民知上之以正實僞者在此則其有所授受取與不敢苟簡於其始則獄訟由之而省矣易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始之不謀訟所以興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朱熹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

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金履祥曰。聽訟固新民之一事。使無訟。則新民之至善。曾子爲世之爲政者。其於新民。但知以聽訟爲事。而不知其本。故引夫子之言。蓋已德既明。民志自新。故又以此謂知本結之。言有本者固如是也。

臣按大易有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所謂理財則分別各人之所當有者。正辭則明正各人之所當言者。禁民爲非。則禁華各人之所不當爲者。此三者。守宰之寶位之義也。而治爭之大柄在焉。夫守位固在乎仁。而所以行仁而使之各得其宜者。則在乎義。及乎義。則不仁。而刑法之所以必加也。刑生於獄。獄起於訟。訟之所以起者。由乎財之不均。言之不順爲之不循乎理也。吾能仁以存心。義以制事。非所有者不敢取。非所言者不敢道。非所爲者不敢作。則感其德者心孚。聞其風者意銷。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而伏其意氣矣。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大學此章蓋

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

馬以生。斷獄訟。

蔡沈曰。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

蘇軾曰。服念。爲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時而終無生道。乃可殺。

臣按此即易所謂緩死也。唐太宗謂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要囚至于旬時之意。

呂刑王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

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蔡沈曰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疑於刑則質於罰也不簡不服之疑者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之疑有赦五過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也口才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蔡沈曰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湛深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從惟從哀敬折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

臣按先儒謂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哀則不忍之者如此則人之入于刑者必當其罪而罪不可入者則必得其情矣謂之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此一言者呂刑凡四見焉其丁寧諄複忠厚之意詳愼之心所以警戒于刑官者至矣一時典獄之臣又豈有移情以就法者哉

敬則不忽。人君存哀敬以折獄。則典獄之官不敢不盡其心。人臣存哀敬以典獄。則受刑之人不敢不服其罪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蔡沈曰。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汙。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

呂祖謙曰。不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家云者。

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爲囊橐窟穴者也

臣按。私家之家。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楊王以此訓刑。蓋欲其於獄訟之單辭者。則以中聽之。蓋獄辭之於獄訟之兩辭者。則以中人之情各偏

初造者必單。單者。人之一面之辭也。其見各執其是。各掩其非。俗所謂一面之辭也。又夫兩造具備。則獄有兩辭矣。即其兩者之辭而折之以中道。用吾前日清明之心。行吾今日

中正之道。不於獄辭之間有所偏徇而假之以爲私家之囊橐窟穴焉。則民之憤僞得而國之

憲典正矣

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鄭玄曰。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邦灋。八灋也。以八灋待官府之治。邦成。八成也。以八成待萬民之治。弊之斷其獄訟也

臣按。六典。八灋。八成。皆太宰所掌者也。而定之斷之。弊之。則在司寇焉。蓋治邦國以六典。諸侯所當守者也。有戾於其典者。則司寇以刑法定之。定之者。定其罪也。治官府以八灋。卿大夫所當遵者也。有違於其灋者。則司寇以刑法斷之。斷之者。斷其罪也。經邦治以八成。庶民所當行者也。有犯於其成者。則司寇以刑灋弊之。弊之者。弊其罪也。訟興于下。獄成于上。斷罪雖在掌邦禁之司寇。而憲度則本於掌邦治之冢宰焉。可見王道備於同民心出治道之禮樂。政刑而刑又所以輔禮樂政之所不及。斷獄者一以輔治爲先。則刑行而治道立矣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

鄭玄曰附猶著也以情理訊之冀其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

賈公彥曰以囚所犯罪附于五刑恐有枉濫故用情實問之使得眞實

臣按此聖人斷獄欽愼之意即大易所謂緩獄

庶詰所謂服念也既得其罪附于刑矣恐其非心服也又從而用情以訊之又恐迫急而不盡其明也必至旬時之久乃敢斷之旣斷之矣又以其所犯之刑書讀之於囚審之而弗變乃用灋焉其謹之又謹如此先王之世天下所以無冤民也歟

士師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賈公彥曰致邦令者以法報之也

丘葵曰官中之政令秋官之屬所行政令也察獄訟之辭者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于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其獄弊其訟獄訟旣審合于邦令而致之於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此此獄訟之所以得其中也

士之治獄者皆有其期以地之遠近爲之差在期內者則聽而治之出于期之外則不聽也蓋民有急遽之患速達則受患不深而證法易見遲遠不多苟遷延歲月則必有爲之委曲掩蔽而負累及人多矣世有不逞之徒往往攜拾人家數十年前之事以興詞訟而司政典獄者不以爲非而反因之而入人之罪自喜以爲能睊於周官期外不聽之旨也

凡有責債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遠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

其辭

鄭玄曰詔刑罰者歲終其所應否如今律家所署法

舊積多時收斂之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踊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漢世加貴取息坐贓

賈公彥曰財主出責與生利還主則同有貨賄者也今以國服之法爲之息利犯令者違國法也故刑罰之

吳澂曰屬責謂轉責使人而歸之而本主死亡若其親屬貸還貸財則多寡之數或相抵冒必以其

地之人相比近而能爲證者乃受其辭而治之否則不聽也

臣按借債取息三代以前已有之但必有券書而不可多取息耳雖有死亡苟有證佐亦必追償先王體悉民情爲之通有無以相資助使不至于匱乏固不以爲非也近世乃有惡富人冒利者一切禁革民間私債往往必本欲抑富濟貧而不知貧民無所假貸多至死亡多矣

鄭玄曰詔刑罰者歲終其所應否如今律家所署法

賈公彥曰司寇斷律之時司刑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刑罰並言者刑疑則入于罰故也

臣按後世於刑部問擬罪囚而以大理寺平允亦此意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

陸佃曰聽訟若無簡書可書之實狀可據則不聽也

陳澔曰有發露之旨意無簡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矣

臣按周禮三刺註謂刺殺也考之韻書刺又訓訶司刺掌三刺之法刺之爲義當如刺舉之刺蓋與訊同義也若如註言則是周人設官以殺戮爲事方其聽獄之初已懷殺戮之意而豫爲此官以待之三代以前恐無此制況所謂三刺之法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上以刺言下即言訊尤爲可見漢人設官以察舉郡國而謂之刺史蓋亦以訊察爲言

辨罪之輕重

司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

若如註言則謂之殺史可乎

成獄辭史掌文書者以獄成告於正士師之屬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聽之棘木外朝之位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又命三有司如三公參聽之然後制刑

陳澔曰成獄辭者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完也又當作宥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天子猶必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上而下咸無異辭而天子猶必以三宥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有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方慤曰獄正特刑官之屬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長而已專以一官之聽猶慮不能無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參聽之而獄之辭又成矣於是以獄成告於王若是以五刑治之可矣然以三宥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宥然後制刑也

臣按

本朝之制凡有刑獄皆掌于法司而平允于理寺理寺具成獄上諸 朝及秋後將處決乃集

文武大臣會審于

外廷即此制也

孟氏使陽膚曾子弟子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熹曰民散謂情義垂離不相維繫

謝良佐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

則哀矜而勿喜

輔廣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素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素故其情

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其意逸懈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刻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惟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

臣按曾子教陽膚以斷獄理刑之道未言刑罰而民散謂情義垂離而民至於情義垂離而不相維繫噫爲國而使民至於不相維繫則其國之亡也無日矣蓋君之於民相

須而成所以維繫之以相安者以情相孚而義相結也所以使之至垂違離解而不相維繫者夫豈一日之故哉蓋民之所以聚而尊君親上者以上之人養之教之治之既有其道又有其素故也是以先王之於民既分田授井以養之立學讀法以教之又制爲禁令刑罰以治之焉生業既厚禮義復明內有尊君親上之心外遂仰事俯育之願有比閭以聚其族有井邑以聚其人有室家以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親戚歡然有恩以相愛秩然有義以相予驅之使散不肯

也況肯自散哉後世民之所以易於散者以上無聚之之道故也飢寒迫身則散繇役煩擾則散賦斂重多則散散則無情無情則無義無義則健訟之風起而爭奪之禍作矣此治獄者得獄之情必加之哀矜而不可喜也哀者悲民之不幸矜者憐民之無知勿喜者勿喜已之有能也嗚呼聖門教人不以聽訟爲能而必以使民無訟爲至故曾子之於陽膚不以得其情爲喜而以失道民散爲憂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豫思所以保養斯民使其恒有聚處之樂而無至於一旦情義乖離而不相維繫也哉

唐德宗時李巽以私怨奏竇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言參朝廷大臣訴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恠叛臣得以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屬曖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

臣按王者之刑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刑之可也唐殺劉晏不以其罪天下爲之憤恠叛臣藉以稱兵然則人主之於刑戮其可輕哉

陸贄言於德宗曰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也任辨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棄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總聽不作教化以興

臣按陸贄此言可以爲聽訟斷獄之法而辨讒誇之法亦具焉人君之聞讒誇人臣之獻訟皆當以是書于座右

宋仁宗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三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

莫忿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敎化未能導其所善與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臣按天下之治亂驗於風俗之厚薄衣食之有無骨肉相殘者多其風俗之偷也可見盜賊之劫掠者衆其人之窮也可知李綱欲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上朝廷以助觀省人主於此誠留心觀省於斯二者之間風俗之偷則明禮義以化之衣食之關則省徭賦以寬之如此則上和下睦家給人足非特刑罰以之而清而民風亦

因之而厚矣

孝宗時臣僚上言在律言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推尋愆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連禁繫乞申明法令自今獄事無得於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于法

臣按古人制律不許于狀外求罪唐宋以來皆然以上獄

以上詳聽斷之法

議當原之辟

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玄曰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爲治獄吏褻尊者也不躬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

王安石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

以教天下之人愛其親族厚其故舊國之賢能不可與庶常同科有罪議之所以教天下之人尚乎德行崇乎道藝有功者則可以折過失有罪議之則天下知上厚於報功而皆知所懲有位者不可以輕摧辱有罪議之則天下知上之重於貴爵而皆知所敬有勤勞者不可以沮抑有罪則議之使天下知上之人不忘人之勞爲國賓者宜在所優異於有罪則議之使天下知上之人有敬客之禮先儒謂八者天下之人教非天子私親故而撓其法也人倫之美典斯爲大

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鄭玄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又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

子則孥戮汝

臣按先王之制刑其貴貴老老幼幼有如此者非獨不忍加之以刑辟而亦不忍致之於卑辱

仁義兼盡矣

掌囚凡囚者王之同族拲木其手有爵者桎木其足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

臣安曰二親交不可與共天司刑有罪義之所

而刑殺之凡有無罪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臣按刑以弼教先王之刑無不寓教之意焉夫有罪之人制爲獄具以拘囚之宜若無所恤矣而於王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罪或拳或梏而已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者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後世刑人書其罪以爲招狀揭之於其首蓋本諸此

掌戮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李覯曰先王之時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爲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爲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爲民也慶賞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於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爲其人恥毋使人見之也

臣按王之同族者與有爵者殺之甸師氏既言於掌囚北面之者蓋以刑人必於市惟同族親者也有爵貴者也親親而貴貴故有犯者乃國家德化之不行不幸犯者出於親責之中其人雖可惡而其惡則不可揚故就隱處以施刑焉聖人之處刑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夫

禮記曲禮曰刑不上大夫

陳澔曰大夫或有罪以八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周官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而此云不上大夫者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

胡寅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以論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王安石反此義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

用刑不可以大夫為上而不施其意非為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已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懸鎛之也）于甸人其刑罪則纖（音箴劉昌宗讀為劉劉殺也）剸（劉制也亦告讀為劉）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議獄也）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

臣按大戴禮此段與賈誼疏同蓋古有此制誼疏之以告文帝戴德集禮記以為此篇其弟聖又刪去之止存其首句耳人君觀此可以得待

喪無服親哭之

鄭玄曰甸人掌郊野之官不於市朝者隱之也

陳澔曰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也殺牲盛饌曰舉素服不舉為之變其常禮示憫惻也如其親疎之倫而不為平服者以不親往故也親哭之者為佐於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也

臣按先王之於公族有罪者有司在辟曰三公宥之曰三臣盡執法之義君有睦族之仁

大戴禮曰刑不上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烝亂男女無別者則曰惟薄不飾

臣之禮而人臣觀此其有罪者亦知所以自處也

春秋左氏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歟

臣按此即周禮八辟之議能也由是觀之凡有益於世有功於國者其人之子若孫以及於旹玄皆將十世宥之不止免其一身而已也

漢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謂仕宦而皇帝知其名）有罪當盜（此也）械者皆頌（音繫）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免之
馬廷鸞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天漢之侍公卿大夫與士庶無等級皆習秦氣象蕭嘗秦吏習見不知改而何亦身自當之惠帝雖去立條式然特以為恩惠不著法令文帝時絳侯下獄賈生極言以諫然終不能變也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改容而禮之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被僇辱者不

泰迫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退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按元時丞相初免就獄人有告謀反者逮繫之安獄恐不知置辭吏稍辱使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書牘背示曰以公主為證勃子尚公主故吏教以為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文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並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窮成始
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亂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異殊死上以請廷尉以聞
按律文親屬得相為容隱始此然宣帝詔所匿者止許父子夫婦祖孫而於凡弟及從子之於世父季父閒焉必若今律文凡有親屬除謀反大逆外雖奴婢雇工人為家長亦在勿論之限深得先王以刑弼教之意元康四年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朕甚憐之自今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按周禮十議所議者皆國家之勳戚貴任也而老者不與焉臣竊以為年之貴於天下久矣虞夏商周未有遺年齒者也禮以貴貴尊賢敬老三者並言周官有議貴議賢之辟而無議老之辟所謂老耄之赦僅見於三刺伯與幼弱憊愚並稱蓋憐之耳非尊之也此詔可以補周官之闕
武帝時二千石有罪先請官帝時又詔六百石位大

夫有罪先請

臣按後世人臣有罪先請然後逮治始此

成帝時梁王立相禹奏立怨望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舅不欲見外也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病狂始以惡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主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辠斷獄無公於治道汙曠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不治

臣按昔三代盛時其於公族皆教之有法養之有道而又擇人以夾輔之使之不至於違理傷化不幸而有敗倫悖德之卑於其萌芽之初豫遏絕之俾不至於彰布以爲宗室之羞非所以重宗廟社稷不輕致于理也

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四海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坐爲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按嘉等罪惡雖著犬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

臣按王嘉之罪徒以薦廷尉梁相及封還董賢尸事拂哀帝意故召詣尚書責問而猛等上此言所謂嘉罪名應法蓋巽與之言欲救之而姑爲是辭耳非謂嘉實有罪也其言聖王重大臣之禮可見古者之於大臣其敬重之重而下之世有慢於古多矣小獨上之人不人亦不知所以自重也

臣按唐制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莊之或賜死於家疾病職事俊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入侍唐爲此制猶有古意

唐太宗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時引因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當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爲伍乃詔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

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胡寅曰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 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恥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詔陷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於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素以往謁東宮譴之朝堂雖近天子之居至是遠於萬里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諸囚同引別引可也

玄宗開元十年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言決杖張說進言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者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亦不可輕不宜決罰上然其言

洪邁曰唐太宗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治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年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察堂杖人輕脫賊刺史姚崇爲宰相弗能止盧懷慎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臣按武臣至大將軍文臣至御史大夫皆朝廷文武大臣也而使之任胥隸之役豈但失政刑而已哉蓋虧國體輕名爵也

以上議當原之辟

治國平天下之要

愼刑憲

順天時之令

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臣按象魏即雉門兩觀也以秋官刑法畫之爲象而縣於象魏即後世於國門張掛榜文之制也古昔先王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既有定制而又於正月之吉調和而布行之於邦國都鄙焉蓋因歲月之更新起民心之觀視以儆省之也然其藏於府史者衆庶不能以悉知於是乎縣象於兩觀之間以縱萬民之視蓋先王之法若江河然貴乎易避而難犯其制嗨其言愚民不知而陷入焉

也象法示民所以啓其心志竦其觀視使知刑之慘毒法之謹嚴有所避而不至於誤入有所

懲而不至於故犯
小司寇之職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孚用濛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臣按周官大司寇於正月既縣濛於象魏小司寇於正歲復申令以木鐸說者謂正月用周之正建子之月也正歲仍夏之正建寅之月也布之象魏使有目者所共觀欲其接於日而謹於身令之木鐸使有耳者所共聞欲其入於耳而以達于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四方詰其違警於心然象魏之布繼以使民觀刑象則專以

古之刑所以難犯而後世之刑所以易犯也歟

布憲表刑禁者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之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也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劉彝曰必書其刑禁之憲于民者以達于州伯州伯以達于卒正卒正以達于連帥連帥以達于屬長屬長以達于諸侯諸侯則以達于都鄙而要服以達于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四方詰其違於禁令者蓋乎其無所不及也

臣按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歲正月之吉則執旌節巡行以宣布其憲令于四方蓋邦之刑禁正月既布於象魏縣於門閭都鄙邦國然恐其奉行之者不必謹或有廢格而懈弛者於是設布憲之官每歲自正月始徧巡天下自內而至於外由近而至於遠內而方國外而海隅無不至焉既布之以書復表之以人所以詳諄於國家之刑禁朝廷之號令使民知所遵守而不至有所違犯焉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成周盛時所以先事防

民者其嚴且密如此。上無不教之殺。下無誤犯之罪。此所以刑措不用也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

在手曰桎。陳澔曰。桎梏。治止獄訟之械也。周曰囹圄。上說反。夏曰鈞臺。囹圄。秦獄名也。方慤曰。囹圄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事而已

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

陳澔曰。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

馬睎孟曰。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屬不忍人之政也

臣按。仲春之月。乃陽氣發生之候。故於上文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是雖草木之微。亦加安養之仁。孤幼之子。咸致存養之惠。若夫人之不幸而入於囹圄。雖其自取之罪。然皆吾之赤子也。當此陽和之時。而存惻怛之心。天地之德。父母之心也

孟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陳澔曰。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人以小罪相告者。即決遣之。不收繫也。其有輕罪而在繫者。則直縱出之也

臣按。孟夏之月。天氣始炎。將馴至於大暑也。恐罪人之繫於囹圄者。氣相鬱蒸。或致疾疫。故於是時也。於刑之薄者。即結斷之。不使久繫。罪之小者。即決遣之。不使收繫。繫之輕者。即繼出之。不使復繫。先王恤獄之仁也。或者謂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施設。失先王之意矣

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

陳澔曰。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

馬睎孟曰。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屬不忍人之政也

臣按。時至仲夏。天氣之炎煥極矣。囚雖有罪。然其刑之也。亦必肆諸市朝。以爲世儆。恐其或因炎蒸而遽殞。故於是時。挺而拔出於清涼之地。而加以飲食之味。以待秋後處決焉。先王之用刑。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夫

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

搏執。物也。執物。理治也。陰氣同。視折獄。詳斷。審斷。皆肉刑。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鄭玄曰順秋氣當嚴也理治獄官也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

吳澂曰姦未發露而藏於內者止之止之而曰禁則非慢令也邪已發露而顯於外者罪之罪之而曰慎則非濫刑也命有司至務持執順天之義也命理至端平愛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戮有罪嚴斷刑蓋雖命有司以搏執然所戮者有罪之人未嘗及無辜也則慈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以端平然苟或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故失出也則仁之中有義焉大槩此時所尚以順天之義爲主特以愛人之仁行乎其間爾所以然者天地之氣始嚴急故順天者亦當嚴急而不可以寬緩也蓋有寬緩之意

臣按刑者陰事也陰道殫義人君奉天出治當順天道肅殺之威而施刑宜殺戮之事所以法天時行義道也然秋之爲秋所以成乎春義之爲義所以全乎仁有春而無秋則生物不成有仁而無義則生民不安方天地始肅之時則不可以縱也迨乎天地之氣始和之時不可以殺也迨於不容已而實不容已也聖人之用刑雖若不得已而實不容已者上天討罪之義不得已者聖人恤刑之仁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不當及受其殃

方慤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焉且酉爲陰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揆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碩尤人所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伸使斬殺不當則以或枉撓焉是逆天也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臣按月令雖作於呂不韋然皆述先王之舊典也凡事爲無不順適天時而於刑尤加意焉不韋當秦人慘刻之世而述先王仁義之典宜其不見用也幸而是篇見入於禮記之中以與天地始和之時不可以縱也迨則主誠能按時而布之以爲常憲是亦施仁政之

一助其毋以人而廢其書

季秋之月乃趣(促)獄刑毋留有罪

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陳澔曰獄吏治獄寧無阿私黨比其人而掩蔽其罪幾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臣按自古斷決死刑皆以孟冬之月凡有罪入於死刑者必先訊問詳讞之至於是純陰之月乃施刑焉苟獄吏阿私黨比其人而掩蔽其罪未幾則陽生而刑不可施行矣且使囚者又將有期月之禁焉此先王於季秋之月既有毋留之令而於孟冬之月又申明是察之令也歟

漢章帝元和二年旱詔公卿上疏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旱災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芸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冬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鵲巢以為正殷以為春卜三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

人之罪根連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臣愚以為今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臣按先王制刑雖曰防民姦實所以順承天道以安民生也苟逆天之時防民之業則天道有不順民生有不安矣

隋文帝乘怒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蔬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胡寅曰則天而行人君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盛

由此而已文帝所言王言也而其事則非也憲天者以慶賞法春夏以刑威法秋冬雨露猶人君之惠澤雷霆猶人君之號令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棄怒殺人其達天多矣

臣按隋文帝以陰謀得天下而性尤猜忌往往欲殺人以立威殺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劒之不齊者諫臣諫并殺之至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課麥麵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察而知之並親臨斬決嗚呼天立君以主生人申明是詔以誡官吏歲以為常

臣按宋朝以仁厚立國此亦其仁政之一端

宋太宗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禁繫日數以聞刑部專意糾察

臣按史太宗閱諸州所奏囚簿有禁繫至三百人者乃下詔申嚴淹獄之戒令今後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即店養疾人等並準禁囚例件析以聞其淹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繫者有司奏駁之噫太宗以萬乘之君處崇高之位於凡諸州所奏囚簿亦閱及之不憚煩瑣目且動於心既動於心即形於言而有申嚴淹獄之戒且令所司件析其事目以聞嗚呼太宗欲其則天道以為治使天所生得全其生今為天之子不能奉天道以養天民反假天之威以害之使天無知已天道有知其肯容之耶卒之不得其死而其子若孫自相魚肉至於殞宗絕祀孰謂天道無知耶

唐制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雪夜未明假日斷屠月皆停死刑京師決死洎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涖之諸徼囚病給醫藥重者釋械一處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

之盡心獄事如此當世之民豈有無罪而就死地者哉

以上順天時之令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謹詳讞之議

舜典肇災肆赦怙終賊刑

孔頴達曰此二句承上文典刑之言總言用刑之罪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姑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

臣按舜典此二言萬世讞刑之權度也蓋無心失理爲過肇災是也人之有過誤或不幸而入于罪者讞之知其非故也當五刑者則減而流當鞭扑者則減而贖知其無心而誤犯也非故也有心失理爲惡怙終是也人之有所恃而又再犯者讞之知其非過也當典刑者則坐以鞭扑知其有心而故犯也刑當鞭扑者則坐以鞭扑知其非過也世之讞刑者以堅經二字爲權度則讞獄道盡而所處無不當之罪而人自以爲不冤矣

大禹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孔安國曰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也

臣按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二言即舜典肇災肆赦怙終賊刑也後世讞疑獄者以舜典二言及大禹謨此六言爲主以權度天下之疑獄而又以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一言恒存諸心焉則天下無冤獄矣夫所謂不可殺者不辜者爾而其有辜者亦自不苟免也蓋以人有罪犯在乎可殺不可殺之間殺之則若無罪不殺則失常刑皐陶亦爲此言蓋採大舜之心而代爲之辭也夫子刪書存之以示萬世使斷疑獄者以此爲予奪輕重之權度雖曰一時之下人賴之以全其生者多矣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者也誰謂皐陶無後哉

君陳王曰辟以止辟乃辟紐習也于姦宄敗常典亂俗三細不宥

蔡沈曰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紐于

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

臣按聖人之制為刑辟，非故用此以張其威，固其民也，蓋立為刑辟，使人知所避而不犯，則無犯刑辟者矣，此所謂辟以止辟也，詳讞之際，人之真有所犯者，則必決然而不宥焉，其罪雖小，不可不為之懲，不為之懲，則必有倣而為者，於其後矣，吁，懲之於細，則大者不作，戒之於先，則後者不繼，懲一人以懼千萬人，戒一事以遏千萬事，聖人之慮遠矣，聖人之心仁矣，彼以姑息

為仁者，真不仁者也

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蔡沈曰，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辭之有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辭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

臣按穆王訓刑，此二句，實近之典，近法，乎武王之誥，非無徵之，詳以為罪莫大乎殺人，然所殺奴婢也，非適輕乎，罪莫輕於詬詈，然所詈父祖也，非適重乎，是故原情以定罪，而不拘於一定之法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蔡沈曰，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

臣按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

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旄，音毛，同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鄭司農曰，不識，謂不審也，若今報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之類，過失，謂舉刃欲斫伐而誤中人之類，遺忘，謂若問惟幔而忘有人在焉，以失誤投射之之類，幼弱者，老耄，漢律年未滿八歲及八十以上，非手殺人者，他皆不坐，惷愚，謂生而癡騃，童昏者

吳澂曰，上服情重者，墨劓及死刑，是也，下服情輕

臣按三刺之訊群臣群吏萬民即孟子所謂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之意也訊於群臣群吏萬民皆以可殺則罪有可殺之辟矣而猶原之以三宥恐其所以犯此者其不識乎或過失遺忘乎三者皆無之然猶審之以三赦若其人果幼弱老耄憃愚也則又在所釋焉以此三法參酌民情而求其實斷制罪獄而折其中情之重者服以上刑輕者服以下刑然後刑之殺之則所刑者乃求其所以免不可得而後刑之所殺者乃求其所以生不可得而後殺之則刑與不刑殺與不殺皆合乎中道矣論獄者恒以是存心則死者與我俱無憾而朝廷無冤獄天下無冤民矣

王制附從輕赦從重

孔穎達曰附從輕者猶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為而入重罪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書曰肆災肆赦是也

臣按犯罪者有重有輕定罪者或附或赦附入者當從其輕赦出者當從其重

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方慤曰汜與汜愛之汜同可信則斷之以已可疑則資之於衆也衆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有所釋必察其罪小大辟則比於大辟小辟以成其獄大辟則比於小辟以成其獄

臣按疑獄與衆共之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是也衆疑赦之呂刑所謂哀矜折獄是也

梁人有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子曰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昔文姜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以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殺母而論為通也梁相從其言

臣按此事與漢武帝為太子時所論訪年殺繼母之獄同武帝謂繼母無狀手殺其父謂之賊之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後世遇有獄如此比者宜以為準

漢高帝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臣按此漢人讞獄之制

景帝中五年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服也）者輒讞之

臣按文致於法。謂原情定罪。本不至於死而以律文傅致之也。傅致於法而於人心有不服者則必讞之使必服於人心而後加之以刑否則從輕典焉

後元年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臣按治獄者必先寬。此一語古帝王之存心也

武帝時兒寬爲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時上方向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

臣按漢人去古未遠其斷大獄。猶必傅古義不顓顓於律也。後世但知有律令爾不復有言及古義者矣

宣帝置廷平。季秋後請讞。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臣按宣帝於季秋後幸宣室齋居而決事。蓋知獄事乃死生之所繫不敢輕也。齋居則心清而慮專燭理明而情僞易見

成帝時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等議欲坐之。廷尉孔光駮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當罪大逆。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臣按婦人從夫者也。在室之女當從父母已嫁之婦則當從夫家。況夫婢妾之屬事未發前已離主家豈有從坐之理哉。孔光之議誠是也

哀帝時丞相薛宣不持後母服給事中申咸毀之不得封侯。宣子況令楊明斫傷咸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衆等議奏曰。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當棄

市。廷尉直駁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詆欺。雖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非法意。不可施行。謂當以城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以其官完爲城旦。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

臣按漢人有疑獄既下法官議議上又以問公卿大臣此疑獄所以卒無疑也獄不疑則人不冤矣

章帝時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雨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對曰。法令有故誤。今章傳令之繆。於是爲誤。誤者於文則輕。當罰金。帝以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臣按郭躬謂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斯言也。可以爲讞獄者之格式

魏夷毋丘儉族。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廷尉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原。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

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雨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對曰。法令有故誤。今章傳令之繆。於是爲誤。誤者於文則輕。當罰金。帝以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臣按郭躬謂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斯言也。可以爲讞獄者之格式

魏夷毋丘儉族。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廷尉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原。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

不過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則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著於律令

臣按有虞之世。罪人不孥。知女之適異姓者乎。程咸之議。魏人著於律令。後世宜準以爲法

晉元帝爲左丞相時。熊遠上書。以爲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爲政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

臣按熊遠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此可以爲後世法。官駁正獻疑者之法。又謂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此言深明於君臣之義。蓋人臣當官處事。凡有所見。自當敷陳上聞。以須進止。不可任意直行。非但駁疑獄一事然也

唐制。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之。疑獄尚書省衆議之。錄可爲法者。送秘書奏報

臣按唐制。凡大理寺所不能決之疑獄。尚書省

會衆議定錄可爲法者送秘書省秘書省者文
學侍從之臣所聚之處欲其引古義況經史以
證之因一時之疑立百世之法本一人之事爲
衆人之則臣請自今遇三法司有疑獄會衆詳
讞有可爲法者亦乞送翰林院纂集爲帙以示
天下

眞觀中大理卿孫演進月囚帳太宗曰其間有可矜
者豈宜以一律斷因詔凡大辟罪命尚書九卿議之

臣按罪至大辟罪之大者也人命至重死者不
可復生今憑一吏之見據一簡之書致一人於
不可復生之地安能保其皆當罪而無冤哉太
宗詔凡大辟罪不以一律斷而必令尚書九卿
同議之重人命也

太宗嘗因錄囚見同州人李弘泰强以弟謀反當從坐謂
侍臣曰反逆有一與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
重固異而約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宜法耶

臣按此言後世斷反逆獄者宜以爲準

太宗欲止姦遣人以財物試撝之有、命史受賕
絹一匹上怒將殺之裴矩諫曰此人受賕誠合重誅
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於死恐非道

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

臣按太宗餌人以物而坐以贓罪非人君以誠
待人之道然裴矩諫之而即納其言其亦異諸
偏執不回者歟

太宗以爲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
九卿即其職也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
書平議之

臣按今制命文武大臣議死囚與此同然當秋
後會議之時大臣一時會集法司承行官吏雖
即其犯由當衆宣讀然成案或有文致具成文
理一時猝急未易詳究乞爲 明制每歲會議
重囚先期法司備將會議罪囚所犯事由及其
招擬通行知會中間若有可疑可矜者詳具明
白當衆辨訪明名以 聞如此則會議不爲虛
應故事而民之犯罪死者無冤矣

玄宗時武强令裴景儁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上怒令
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儁犯贓罪不至
死其曾祖寂締構元勳其家負陷非辜請許贖罪
獨存宜入議條且一門綿祀未可永絕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

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據法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因乞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

臣按今律有枉法贓求索贓受財雖同其所以得財者則異此罪所以有輕重也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身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宗元上狀桂管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申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論

臣按刑以弼教論罪者必當以教爲主

敬宗寶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至死者參詳斷以償死刑部尚書郎公綽議尊歐畢非鬪也比之子在

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於律宜無赦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臣按部民犯法情有可矜爲守令者不宜之伸理則非所以爲父母矣宗元上狀帥府請減莫誠之罪亦刺史職分之所當爲也

穆宗長慶中羽林官騎康寶男買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能角觝有人張滂所拉氣將絕持不鍾擊其首父難非暴擊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

五代晉天福中刑部員外郎李象奏據獄未見本贓推勘因而致死者故者以故殺論故者減一等又據斷獄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數拷決而避迫致死者勿論避迫謂不則致死而死且彼言考決尚許勿論此云無故部令坐罪事理相背請今後推勘之時致死者若實無故請依避迫勿論之義

馬端臨曰有罪者拘滯囹圄不時科決而令其瘐死此誠有國者之所宜矜閔然既曰盜賊則大者可殺小者可刑其推勘流聽而不即引伏者大猾巨蠹也避治一致死而以故殺論矣

臣按人之至惡者盜賊也大則害人之命小則攫人之財誠無足矜閔者而古之制法律者推勘盜賊不見本賊而死者尚為故與無故之刑非邂逅近身加之至惡者也無他盜賊之名天下顯跡者不可也欲知其實情顯跡必須鞫其黨與索其贓仗焉蓋為劫盜必有黨與必持器仗家家有也黨與必得貨財貨財物物同也器仗家家有也黨與人人可指也今獲盜焉併與其黨與器械貨財而得之其真邪偽邪吾不得而知也欲加人以惡名而致之於死地烏可以輕易乎哉是故不可以盛怒臨之俾之得以輸其情也不可以嚴刑加之俾之得以欠其生也輸其情則真偽可得而見欠其生則是非可因而知是以鞫其黨與必歷審其家世居止性習之異離合衆散圖謀之由驗其贓仗必詳究其製造物色形狀之殊小大新陳利鈍之實某物因某而得某人因某而來某執某器械某得某貨財所經由也何處所證見也何人既訪諸其鄰保又質諸其親屬及其追贓也必俾失主先具其所失之物其形狀如何其色樣如何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新或陳某物乃某工所製某物從某人而得所失之物與所得之贓較勘皆同必須無一之參錯互異然後坐以罪焉則我心盡而彼心服矣

仰惟我

祖宗朝儀最嚴雖犯反逆大罪亦不當朝引見惟於所獲强盜則連贓仗引赴御前非無意也蓋恐不逞之徒誣執平人以陞賞使有冤者得以對

天顏告不至為人所隔絶也嗚呼

聖祖之心天地之心也為臣子者所當深體

宋太宗端拱中廣安軍民安崇緒告其繼母馮為父知逸所離今馮奪父貲產欲與已子大理定崇緒訟毋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議徐鉉議謂崇緒詞理雖繁但當定其毋馮曾離與不曾離右僕射李昉等議曰崇緒為馮强占田業親毋阿蒲衣食不充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葬而絶嗣阿蒲無地而托身臣等參詳田業並合歸崇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閒馮不得來主崇緒

家務如是。則男雖爲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亦不乏養。詔從之。

一月俸

臣按徐鉉謂但當定其母馮曾離與不曾離斷此獄者當以此言爲主。若是馮氏已離異。則與安氏義絶。不當得其田業。況其所生之子乎。崇緒訟之宜也。若本不曾離異。則是崇緒以庶子而訟嫡母。當以死罪。又何可疑。觀崇緒訟馮占父貲產。欲與己子。而李昉等亦謂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不乏養。不知所謂己子者。果知逸所生乎。或前夫之子乎。抑知逸死。而阿馮再嫁所生乎。審是前子。則固不當有二氏田業。若是再嫁有所生。則馮於安氏決無可復歸之理。允若該。則似與昉所議皆未必爲得。然則斷是獄也。奈何。曰若安知逸本不曾離阿馮。而崇緒妄以爲離。非但得罪於母且得罪於父。以子告母。倫理何在。坐以死宜也。官司原情定罪。閔知逸之絶祀。而崇緒爲親母之養。而訴嫡母。情非爲己。亦有可矜。詔從輕減可也

仁宗天聖四年。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勿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讞者。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爲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讞者多得減死

臣按罪而至於死。死則不可復生矣。法官明知其人之不應死。而其所犯者罹于死之刑。遂加以死刑焉。是何也。拘於文而恐爲有司舉駁故也。仁宗此詔。可爲後世法

神宗熙寧初。登州有婦阿丟。毋服中嫁韋氏。（一作聘）韋氏其夫陋。謀殺不死。捕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爲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爲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而御史中丞滕甫請再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詔可。法官齊恢等皆以公著所議爲不當。又

詔安石與法官集議恢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詔今
後謀殺人自首并奏聽裁判刑部劉述奏詔書未
盡封還中書王安石時為參知政事又奏與唐介等
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
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文
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
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
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辭絳議與安石略同
司馬光曰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獄者
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
所取也阿云之事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
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
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
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為棄百代之常典悖
三綱之大義使良善銜冤無告姦兇得志豈徇其私棄
而忘其本根之致邪

臣按宋朝制刑有律有敕而又繼以翰林中書樞密院臣如司馬光
審刑刑部又繼以翰林中書樞密院臣如司馬光
王安石呂公著公弼文彥博唐介法官如劉述
呂誨劉琦錢顗齊恢王師元蔡冠卿議論紛紜
迄無定說推原所自皆是爭律教之文謀與殺
為一事為二事有所因無所因而已由是以觀
國家制為刑書當有一定之制其立文之初當
須斟酌穩當必不可以移易然後著於簡牘使
執其文而施之用者如持衡量然輕重多寡不
可因人而上下斯為得矣然則阿云之獄何以
處之曰司馬氏固已分爭辨訟非禮不決臣請
決之以禮夫夫婦三綱之一天倫之大者阿云
既嫁與韋乃阿云之天也天可背乎使韋
有惡逆之罪尚在所容隱今徒以其貌之醜陋
之故而欲謀殺之其得罪於天而悖於禮也甚
矣且妻之於夫存其將之之心固不可況又有
傷之之迹乎諸人之論未有及此者司馬氏始
是刑部其後有棄常典悖三綱之說然隱而未
彰也臣故推衍其義以斷斯獄

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
兄子而強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
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欲貸其死上曰罪人
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一口不足以定罪且下
民雖為無知抵法冒禁固宜亡赦然以妻子之愛既

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母有逆天理傷害人倫宜
以毆兄至死律論

臣按刑者弼教之具教以天理人倫爲本苟背
逆天理傷害人倫則得罪於名教大矣宜之於
死夫復何疑神宗而爲此言可謂至明也已矣
壽州民有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者州司以不道緣
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況是
謀殺不當坐其妻
又莆田民楊訟其子婦不孝官爲逮問則婦之父爲
入毆死楊亦與焉坐徙未竟遇赦免婦仍在其家判
官姚瑤以爲婦雖有父讎然既仍爲婦則當盡婦禮
欲併科罪攝守陳振孫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
者恩義有虧則已在法諸離異皆許還合獨於義絕
不許者謂此類也況兩下相殺元義絕之大者乎初
問楊罪時合勒其婦休離當離不離則是違法且律
文違律爲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並同凡人今此婦
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

臣按刑以弼教刑言其法教言其理一惟制之
以義而已義所不當然則入于法義所當然則
原于理故法雖有明禁然原其情而於理不悖
則當制之以義而不可泥於法焉夫父子夫婦
皆人倫之大綱然原其初終是生身之恩重於
仇儷之義蓋女子受命於父母而後有夫因夫而
有舅姑既所以相合者義也義既絕矣恩從
而亡無恩無義人理安在哉此法所以必原於
理而所以爲理法之權者義而已矣
哲宗元符中刑部言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
刑紹聖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則是一歲之
中偶失出罪死三人即抵重譴夫失出臣子之小過
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
之詳右正言淩哲上疏言法令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殺
人者實君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
敢致治竊見諸路州軍斷刻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

以爲可憫奏裁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爲吏者有放意鬻獄之事從重辟之道也欲望特降睿旨應今後死愈衆殺人愈多非辟以止委實疑慮方得具奏若將別無疑慮情非可憫奏案輒引例減貸以破正條並許臺官彈劾嚴寘憲典上覽奏曰但恐諸路減裂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

臣按洪邁有言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仁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爲壞法雖然人心所見不同而其所議獄之獄未必皆當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苟非取裁於上焉能決斷必欲立爲一定之法不許輕易奏讞則所失入者多矣高宗曰但恐諸路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仁者之言哉

孝宗乾道四年臣僚言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鍛鍊時何可盡examples獨在聚錄之際官吏聚於一堂引囚而詰示之死生之分決於頃刻而獄吏憚於平反猶縱疾讀離絶其文嘈嘖其語故爲不可曉之音造次而畢哗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此

臣請於聚錄時委長吏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占實狀一通覆視獄案果無差殊然後亦點無干礙吏人依句宣讀務要詳明令囚通曉庶幾伏辜者無冤枉者獲伸

臣按民之有罪固有明知而故犯者然而愚騃不審而冒抵刑禁者亦往往有之鞫問之際彼既不能自直聚錄之頃而官司又不與之辨明則合冤於地下矣

以上謹詳讞之議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愼刑憲

伸冤抑之情

周禮大司寇以（赤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無兄弟）獨（無子）孫老幼之欲有復（讎報也）於上而罪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無告者

鄭玄曰。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王安石曰。立三日然後聽之。則又惡民之瀆其上。則上瞶眊而不潔。雖誠無告。反不暇治矣

臣按先儒謂肺者氣之府。而外達乎皮毛。惸獨老幼天民之窮無告者其微弱也。猶國之皮毛為心之氣靡不通之也。不達則疾病生焉。故用之達窮民。其有取於是乎立於肺石三日者。審究考核得其情實然後以其辭告於上。罪其長焉。先王之時。民之窮困無告者皆得達於上。牧司寇掌之。而聽之者朝士也。朝士見有立肺石者則以達司寇。以復諸王。路鼓在門外。大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也。御僕聞鼓聲以聞。諸王。虓於朝。士掌外朝之灋。左嘉石（文石平）罷民焉。右肺石（赤石）達窮民焉。凡萬民之自強於善

朱申曰。嘉石。設於左。平罷急之民使之自強於善。肺石設於右。達窮困之民使之申其情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此下疑有脫文）御庶子

鄭玄曰。大寢（此下疑有脫文）門外。則內朝之中。窮謂窮失職。以達于王。遽傳也

王安石曰。路鼓四面。示欲四方無所不達。大寢之門外。自外至者莫近焉。則欲其聞之速也

臣按吏治不能以皆善。民情未易以上達。是以成周盛時。思所以通幽隱之情。防壅隔之患。於是有肺石路鼓之設。焉民之窮困者則俾之立肺石之上。使人人得而見焉。見之。斯知其為窮矣。民之冤抑者。則俾之擊路門之鼓。使人人得而聞焉。聞之。斯知其為冤矣。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掌之。而聽之者朝士也。朝士見有立肺石者則以達司寇。以復諸王。路鼓在門外。大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也。御僕聞鼓聲以聞。諸王。虓於朝。士掌外朝之灋。左嘉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凡萬民之自強於善者。則以達大僕。大僕以聞。諸王。虓於朝。著之簡。無不見者。朝士雖欲不達。司寇司

冤雖欲不達諸王不可也填然其聲鳴諸路寢之中。無不聞者。僕御雖欲不聞大僕大僕雖欲不聞天子不能也。是以閭閻之幽。悉達於殿陛之上。旷庶之賤。咸通乎冕旒之前。民無窮而不達。士無冤而不伸。此和氣所以暢達而天地以之而交泰也歟

漢明帝時。鄧汜楚王英謀逆。獄者累年。繫獄者數千人。其人多引列侯皆所素。幷相見者侍御史寒朗上書言其誣。帝曰。郎如是何故引之。對曰。其人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郎如是何不早奏。怒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曰。臣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不可無後責。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及公卿相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冤。無敢爲陛下言者。臣今所言。誠死無悔。帝意解。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臣按寒朗所言。囚人多引貴顯者。冀以自明。及出之不如入。可無後責與。夫公卿相會。口不言而歸。仰屋竊嘆。非但漢時爲然。而後世典獄之吏。執事之臣。往往皆然

明主所宜深察也

唐高宗時。唐臨爲大理卿。帝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惟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臣按前代帝王皆躬自錄囚。蓋以人命至重。故也。雖以高宗之賢。制於悍后。猶不廢此制。後世一惟法司是信。而有冤者無由得見。上而訴之。此獄所以不清。冤氣鬱而和氣爲之感傷。有由然也

武后時。告密者誘人奴告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謀妻龐有奴。妄爲妖異。恐之。請夜祠禱解。奴因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誣奏以爲德妃同祝詛。龐入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付法司。法司窮有功罪當絞。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皆不死。邪既食

死

臣按武后雖稱好殺然獨容徐有功後世人主其臣一拂其意即不知其善矣有功謂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可為人主斷刑之鑑又曰豈我獨死諸人皆不死可為人臣陷人之戒

以上伸冤抑之情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慎眚災之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程頤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張清子曰雷雨交作則為解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宥也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蓋言易卦之象如此爾人君於人之有過者而赦之有罪者而宥之亦猶易之有是象也然過有小大事體所關則之小者固不必問若事雖過失而事體所關則大如失火延燒陵廟射箭誤中親長之類其罪有不可釋者原其情則非故也故因時赦其罪以宥之宥如流宥五刑之宥也所謂罪者過失而入於罪者耳若夫大憝極惡之罪殺人不死則死者何辜雷雨作解豈為如是之人哉

舜典曰眚災肆赦

朱熹曰眚災肆赦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此法外意也

臣按此萬世言赦罪者之始夫帝舜之世所謂赦者蓋因其所犯之罪或出於過誤或出於不幸非其本心固欲為是事也而適有如是之罪焉非特不可以入常刑則雖流宥金贖亦不可也故直赦之蓋就一人一事而言耳非若後世槩為一札併凡天下之罪人不問其過誤故犯一切除之也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孔頴達曰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
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
蔡沈曰疑於刑則贖于罰也疑於罰則贖于過而
宥免之也

臣按此所謂有赦者其一疑者其非若後世
不問有疑無疑一槩蠲除之也

臣按赦有二者之義程子謂赦釋之宥惟寬之
而已蓋就其所犯之人品原其所犯之情實而
赦之宥之也其與後世所頒之赦異矣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焚咸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
胡安國曰肆者謂赦宥之令五刑
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言用五刑
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蓋同刺掌赦宥之法
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當肆天討爲國典縱有
罪虐無藝惡人幸以免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
恩宥惠姦軌賊良民而治益紊識流於此故諸
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簡肆

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
大眚譏失刑也

臣按後世大赦天下其原蓋出於此夫曾所肆
者一國之中而謂之眚則其所赦者過失焉耳
眚而謂之大意者魯國內有所肆皆小眚也今
則併其大者而肆之然於罪惡猶未赦也聖人
書之以垂戒萬世以此爲坊後世赦文乃至徧
赦天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
小咸赦除之甚至十惡之罪常赦所不原者亦
或赦焉惠姦宄賊良民怙終得志善良喑啞失

天討之公縱人欲之私皆春秋之罪人也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難而後易久而
不勝其禍法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
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
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
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熾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馬端臨曰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事可疑以其在三赦八議之列然後
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爲之非所謂議事以制者
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

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遂為偏枯之物。長姦之門。今觀管仲所言。及史記所載陶朱公救子之事。則知春秋戰國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秦二世初即位。大赦天下

臣按赦之為言始見於虞書。然所肆赦者眚災而已。未嘗泛及於有罪者焉。管子之書雖云赦者小利而大害。然僅行於其國中。未嘗及於天下。赦而加之以大。始見於史。後世遂以為故事。一遇國家有變。輒亟赦之。畢竟形於王言。頒之天下。不問情之故誤。罪之當否。一切施以曠蕩之恩。嗚呼。是何三代之後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多幸哉

漢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陶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下幸甚。臣切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利其宜。故動之而和。縱之而安。今天下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修靡靡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不疏。而赦以救之。是猶以手障溝瀆。以土塞洪水。其勢必不止矣。臣愚以為宜少隆其防。而重其堤。使百姓改行自新。下幸甚

章帝元和二年。以祀明堂。大赦天下。繫囚在赦前減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奏曰。聖恩所以滅死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毋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

臣按西漢之世。赦令最頻。數高帝在位十九年。凡九赦。蓋漢初得天下。人之染秦俗者深。事之襲秦弊者久。不可不赦。赦之所以與民更始也。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文帝承呂后之後。蓋亦有不得已焉者。若夫景帝十六年而五赦。武帝五十五年而十八赦。昭帝十三年而七赦。宣帝二十五年而十赦。成帝二十六年而九赦。哀帝六年而四赦。大約計之。未有過三年而不赦者。數赦如此。何其為良民計也。恒不足而為姦民地也。恒有餘哉

光武建武二十年。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臣按吳漢武將也。猶欲其君以慎無赦。赦不可以輕而數也明矣

章帝元和二年。以祀明堂。大赦天下。繫囚在赦前減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來捕得甚眾。郭躬奏曰。聖恩所以滅死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毋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

當重論伏惟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
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罪死。而繫在赦後者可皆
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帝善之。卽下詔赦
焉

臣按。赦固非國家之美事。然死罪既赦而獨不
及亡命。不可也。蓋自古所以起禍亂者多犯罪
亡命之徒也。朝廷一持以法而無所貸。彼固無
辭而甘心焉。苟施曠蕩之恩而彼獨不與焉。能
無觖望乎。郭躬之慮可謂遠矣

王符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
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謹飭之人身不踰非又
有爲吏正直不避疆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告。皆
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陷而能至闕庭自
明萬無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
書而全遣去者。復十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犯罪法。
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憤而反一概不悉蒙赦釋。
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賊而過門。孝子見讎而
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可取。殲良甚焉。夫養狼莠
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
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數懲惡除人害也。古者
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
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
養姦活罪。故縱大賊也。夫性惡之民。之野。雖得
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論者
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赦以解散之。
此不昭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臣按。此王符述赦論也。觀此。則赦之無益於治
可見矣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弊。革
之後。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海濱機流

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
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考景之時。七國皆亂。與心並
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群盜並起。加以
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擾亂之
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

臣按。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則姦宄得志而
良民不安。當危疑之時。赦不可無。無則反側不
安而禍亂不絕。荀氏謂赦爲權時之宜。而後世
乃以之爲常典。何哉

漢帝禪延熙六年。立后大赦。孟光責禕曰。夫赦者

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軌之惡。禕謝之初。丞相亮爲相十四年。纔兩赦。時有言公大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陳壽曰。諸葛亮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胡寅曰。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吉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須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二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啓亂之世。則赦數而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

臣按赦之爲言釋其罪之謂也。後世之赦。乃以蠲逋負舉隱逸蔭子孫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禁令。皆於赦令行焉。失古人眚災肆赦。赦過宥罪之意矣。臣愚以爲赦令之頒。宜有罪之外。蠲逋負必蠲也。減稅省刑。已責弛工。罷役寬征。招亡。凡寬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屬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條件之初擬也。必須會集執政大臣。各擬所司合行條貫。從公計議。必於律例無礙。必於事體無違。必於人情不拂。斷然必可行。的然必無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已。後除後決不至於復追。如寬征也。其事必可已。後決不至於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兩通。其前後必不至言而相戾。既處置其事宜。復講解其文理。明白切當。然後著於赦文。行於天下。則上之所須者無虛文。下之所沐者皆實惠矣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曰。郊祀天地。脩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

哉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書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四海安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赦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即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臣按三代以下稱賢君者必曰唐太宗太宗之於赦也其慎也如此則赦無益於治道也明矣

宣宗大中元年以旱故命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怨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

臣按五代晉天福中張允進駁赦論曰以水旱降德音宥過放囚冀感天心以救災非也假有二人訟過變災爲福定則天助惡人也

行寬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含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飢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錄囚或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

臣按五代晉天福中張允進駁赦論曰以水旱觀於此言則赦無益於救災明矣

五代時溫韜發唐諸陵唐莊宗時入洛賜妊名曰李紹沖韜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旬日遣還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誚我何莊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將何處少於未赦之前擬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怨之人則一舉而

臣按事幾多端變故不一人之所爲所徇具者豈能一一該盡之哉然閭閻之幽部邑之遠事出於一時或有反常殊異者上之人固無由周知而豫料之著在干紀亂常之事關於大倫入於大惡昭昭於天下耳目者豈可用事乘筆之人無一人知哉如溫韜發諸陵竊取寶玉雖婦人走卒亦或知之若群臣計議詔條之前明舉某人某事決不可赦豫有以處之使吾詔條頒布天下有司奉行之無有妨礙不至犯萬世之義失一時之信則得

之矣

宋自祖宗以來三歲遇郊則赦。此常制也。世謂三歲一赦。於古無有。景祐中言者以爲三王歲祀圜丘未嘗輒赦。自唐兵興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爲惡。不能無怨將悔爲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或謂未可盡廢。卽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州縣須詔到做此

臣按人君爲天之子。奉天之祀。則當體天之心以惠天之民。天之民不得已而誤入於罪。赦之可也。不幸而爲人所害焉。爲天子者不能恭行天討。使天之民冤苦莫伸。豈天意所欲哉。蓋赦之初設。爲眚災也。後世相承。既久不能復古。然曠蕩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時而作。使人莫可測知。可也。宋人爲之常制。而有定時。則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獨刑法不足以致人懼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仁宗嘉祐中。學士張方平言。中外官多發人積年罪狀。數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輒請不以赦原減。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類此者。以故違制書坐之。御史呂誨亦以爲言。乃下詔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過失。外賊公言。內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赦前事。殆非慎命。重刑罰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及言赦前事者。訊之

臣按無事而赦。固非國家美事。有事而赦而又不能守使失信於人。尤非國家善治也。蓋國寶於民。民寶於信。上之出令一有不信於民。異時再有所言。則民不信之矣。是以善爲治者。必不輕於出令。令既出矣。而必守之以信。非但欲其令之必行。蓋欲其事之可繼也

元。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姦。宪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

臣按赦宥出於上。識治體者猶以爲非。元人信胡僧之言。每作佛事。輒縱罪囚以希福報。恩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人不感帝之恩而感乎僧。是以每遇將作佛事之先。有罪在繫者輒賂僧以求免。遂使兇頑席僧勢以恣惡。善良抱冤屈而

莫訴胡俗所爲無足責也中國之治烏可效而尤之哉

以上慎眚災之赦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明復讎之義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讎（讎謂相與讎仇讎而諧（諧謂調也）和之凡過（謂無本意也）而殺傷人者以民成（平也）之為（為猶與也）兄弟之讎辟（辟讀如辟諸千里之外）從和讎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眡（眡讀如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君之讎眡從君之讎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鄭玄曰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吳澂曰為親復讎者人之私情敝因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無公法則已如有公法則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唯欲斯民之和協也如其不從教則不睦之刑從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屬乃掌萬民之難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之公法不復可行於世與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曰從人之私情則父之讎辟諸海外亦未為得蓋亦使之弗共戴天而後可也又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君之讎眡從君之讎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則死果如是殆將使天下以力（力讀如陵）交相屠戮往來報復無有已時聖王令典決不若此之繆

臣按調人之和難蓋謂過而殺傷人者也如律文所謂誤殺戲殺過失殺之類以其本無殺而殺人而或致其人於死事雖可惡而情則可矜然死者不可復生孝子忠臣義士其於父兄師主之死不以其天年彼雖無故殺之心而其父兄師主實因之而死其人或在十議之辟及有益於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調人之官以和其難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氏謂過無本意也成平也以鄉里之民共和之蓋以謂報讎天下之公義肯過聖人之微權若施之以法則傷孝子之心姑避之於他少舒報者之情先王治世不專以法法之中有情不專以仁仁之中有義如此夫我

聖祖作爲教民榜文。頒示閭里。有曰。民間除犯十惡及强盜殺人外。其有犯姦盜詐僞人命。本鄉本里內自能舍忍省事不願告官。繫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身遭刑禍。止於老人處決斷者聽。嗚呼。

聖祖之意。其與周禮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者。不約而同也

朝士。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鄭玄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

臣按所謂士者。非謂朝士也。凡書於鄉士縣士方士。皆是也。既書於士而上於朝士而掌之

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呂大鈞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官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復讎之文雜見於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勢盛緩則不能執。故過則殺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讎。仰無以視乎皇天矣。報之之意。誓不與讎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

馬睎孟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義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爲讎則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將死之。而恥與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將遠之。而惡其比也。嗚呼。聖人之備也。或不同國。將遠之而惡其比也。嗚呼。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復則失於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

游桂曰。聖人之治天下。於暴亂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於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謂讎皆王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因禮而爲之法曰某讎也。是其子與弗共戴天者也。某讎也。是其兄弟所必報而不反兵者也。某讎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國者也。三讎皆以殺人而言人之子弟交游。皆得報而殺之。弗共戴天。則世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自

秦以來私讎皆不許報復下之私相殘死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子報仇而以其獄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處之至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議起陳之議報父仇者誅之而旌其閭柳固已闢之雖闢之而初無一定之論韓之言曰子報父母仇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此說粗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所以為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何休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若父受誅子復讎則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今欲依古許人復讎則為有司者遵法交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定公四年）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此說粗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所以為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何休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若父受誅子復讎則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今欲依古許人復讎則為有司者遵法交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定公四年）

人挾王命以矯殺讎人子之至恨然城孤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為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儻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搆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人挾王命以矯殺讎人子之至恨然城孤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為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儻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搆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有所不備不許復讎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

顧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報讎之事然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如父母出於道忽被彊寇劫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鬬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寃故不與共戴天也然讎亦非一端又看輕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為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為心或被

韓愈曰誅者上施於下之辭

臣按公羊因論伍子胥為闔廬而言此蓋謂列國爭殺報復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誅其臣民無報復之理若有司用法以致人於死則當赴愬於君以正其罪亦不當私自報之

唐武后時下詔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韜所殺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武后欲赦死右拾遺陳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枉戈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

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貳元慶宜伏棄傳
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敬之不苟元慶宜赦臣
聞刑所以止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
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
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
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儉所
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及於德也若釋罪以利
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
之節也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
也請編之令永爲國典

柳宗元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亂
也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然謂濫旌其
可誅玆謂僭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世趨義者
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不可究典蓋聖人之
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繫於一而已矣
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而師韞之誅獨以其私
怨奮其吏氣虐于無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
上下蒙冒額號不閉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以
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囚人之俾即死無憾
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

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
怨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
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淩上也執而
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憲宗時富平人梁悅父爲秦隶所殺悅殺仇詣縣請
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
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
韓愈曰子復父仇見於春秋禮記又見周官及諸
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
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
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人將倚法爭殺無
以禁止其端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
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
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
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
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
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上施
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

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階有司之守
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竊以爲複讎
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
可識於人或爲官所殺如公羊所稱不可門於
今者又如律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
孤稚顛狷抱微伺而刺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
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
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
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
其指也

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忽宜付河南府杖殺士
民皆憐之

胡寅曰復讎雖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雖
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讎不與
共戴天君之讎視父張齊桓未嘗反爲人妄告楊
汪受命往按遂以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瑾
與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志固欲止殺然
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意非爲此乎而
裴李降勅之言何其戾哉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
子志不伸豈所以爲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忽
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讎之義也楊汪
非理殺張審素而瑾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理
寇而抱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
若直殺之是榜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
亦頗乎

按復讎之義乃生民秉彝之天也自然之
理事雖若發憤變而不失正所謂常矣以五行
之理論之如金生水金爲火所克水必報之火土三行皆然
生木水爲土所克木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然
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
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鄧州都督張審素人有告其罪
者詔監察御史楊汪按之告者復告審素與總管董
元禮謀反元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及其家將審素
子瑾琇俱幼坐流嶺表汪於都城繫表
於斧言父冤狀爲有司所得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
其孝烈宜貸死楚毒卿李林甫等陳不可帝亦謂然
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
不可啓也乃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咎繇爲予
之志誰非徇孝之人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

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
敢相戕殺非但畏公法亦畏私義非但念天理
亦念人情此人所以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
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
到之處天理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
其罪泯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
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
無我也我何以生焉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
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
者也而人殺之是賤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

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若弟不為報吾謂
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不為報吾謂之何天下之人凡
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
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
而我交好游從不為報吾謂之何天下之人凡
有生者皆相為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
敢起殺人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
弟若交好若游從將必上告于官方伯赴
愬於有司聲冤於鼓石也然而王法雖公刑官
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冤亦不能以上達此聖

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為人子為人兄若弟有父
母兄弟之讎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
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為之伸理
焉苟愬於公而公不為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
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舊其義而報之
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
不同國蓋謂為人子為人兄若弟為人交游恒
各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
吾交游不然吾不與殺吾父者同戴此天殺吾
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
必不同居此國甚言必殺之以報所仇不但已
也解禮者乃卑以為私報所仇俾夫禮荒蔑公
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
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以極建而公道
明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托死之人非
獨無不報之讎而亦無讎可報然先王以好
生為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成有以戕其
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
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
人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已之親交者必

報而皆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容忍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時所以人無冤聲天無盜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讎之義世不復講至於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始因適有報復父仇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謹按周官朝士凡報仇讎者非謂爲人子若弟者親手剚刃於所仇之人凡具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之由遠於官而其所仇者或隱匿逃竄或負固而報仇之人能肆殺之以報其所親之仇則無罪焉蓋人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許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報吾所親交之仇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誤互相報復無已時又烏用國法爲哉孟子曰殺士師則可以殺人也朝廷當明爲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爲人所殺者除誤殺戲殺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屬鄰保即爲之護持其子若孫及凡應報復之人赴官告訴如無親屬其鄰里交游皆許之赴官告訴若不赴官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闕庭徑赴者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延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爲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氣報殺所仇者所在即以上聞特勅理官鞫審若其被殺者委有冤狀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獄即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贓罪除名而報仇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遷延即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至死焉若不告官司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勾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其親屬鄰保以知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辟果係可殺則減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致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訴著屢不理而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任大臣鞫審如果被殺者有冤而所司不爲伸理則免報仇者五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朝廷當明爲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爲人所殺

所以擴張理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遺憾人知讎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輒專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窓之事

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讎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宋高宗紹興末盜發王公衮母家有司釋之公衮手殺盜事聞兄佐爲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衮之罪詔令給舍議楊椿等謂發冢開棺者事當絞公衮始獲盜不敢殺而歸之官獄成而吏出之使揚揚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人子者尚當自比於人公衮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罪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詔公衮降一官依舊供職

臣按戕人之死與其身雖有死生之異子愛親之心則不以死生而異也王公衮訴發冢之盜於官官不爲之理而殺之蓋所殺者發冢應死之罪是也而降公衮一官豈所以爲訓乎夫公衮不聞之官而擅殺之罪固故縱失刑罪有所歸矣

以上明復讎之義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簡典獄之官

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鄭玄曰猾亂也刦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

臣按此萬世命官掌刑之始蓋帝世兵刑合而爲一所謂蠻夷猾夏三代以後則屬之兵官而刑官所掌者寇賊姦宄而已而後世群行攻劫之寇則亦以屬兵焉

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詰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臣謹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姦慝刑強梁作亂蔡沈曰秋官刑士寇賊法禁於未然也

臣按司寇六卿之一在虞謂之司寇在漢謂之廷尉唐宋以來刑部尚書侍郎是也

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玆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蔡沈曰此周公因言慎罰之道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幷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以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詩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陳櫟曰蘇公所以爲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爲後之司獄者慮尤爲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則用否則

斥

臣按蘇公一獄官也敬其所由之獄謂其能使天下無冤獄可矣而周公乃謂之能長我王國且使太史書之以爲後世司獄之法然則治天下豈無他道而必以刑獄培植國家之本哉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之效及於天下非百年而不改之效一日行之則有一年之害蓋不終朝而已逮於亡者固出於其君之心而所以虐君之虐於天下

者則其臣爲之也觀諸秦隋以來可見已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事而末舉蘇公敬獄爲言且欲以爲式於天下後世然不謂之治獄而謂之敬獄而又欲後人取法而有愼焉所謂敬所謂愼敬則存於心者不敢忽愼則見於事者不敢肆雖則以告太史而實以之而告於王也使爲獄官者能用敬愼以治獄而用獄官者又能擇敬愼之人而用之則凡所以治獄者無非仁而不仁之事則有所不行矣所行無非仁是能重民命矣能重民命則足以延國命矣民命之有末乃天命之所由永也

君陳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宥惟厥中

蔡沈曰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予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陳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決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苟非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臣按成王以是告君陳即周公告成王以文王周兼庶獄及不誤于庶獄之意也後世人主惟恐其臣之不徇己有不徇己者或怒或斥其人之成王之告君陳惟恐其臣之或徇乎己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是固其得於家庭之傳輔弼之訓然其天資之美亦於是乎見之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也

呂刑王曰典獄非訖盡乎威權勢也惟訖于富賄也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蔡沈曰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自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

呂祖謙曰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則爲利誘欲威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又曰典獄之官民之死生繫焉須是無一毫私意所言無非公理方可分付以民之死生天德

所謂至公無私之德到自作元命地位命是命令
所制刑之命皆是元善不可復加之命方可後世
多以典獄爲法家賤士民之死生寄於不學無知
之人和氣不召乖氣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
蓋掌刑之官代天行罰天討有罪天所以整齊天
下之民元不是自家專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敬五
刑是專敬天理三德是或當用正直或當用剛克
或當用柔克各得其當若不敬天命爲害所逼爲
利所誘用刑必差須是置福福於度外專敬天命
刑無不得其當則民有所措手足此所以培養根
本故三代得天下以仁

臣按刑獄之事實關於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不徇乎人欲之私權勢不能移財利不能動如此用刑者無愧於受刑者允當其罪吾之心合天之心矣然非在我者一於敬而不敢忽一於忌而不敢肆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只無一事而不可對人言者不能也允若茲則吾之所存者合乎天心而吾之所得者純乎天德矣彼其生死壽夭之命乃天所以制斯人者今我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命在我矣夫天高而在上所以制人之命者也典獄者雖在於下而其所典之職亦以制人之命焉豈非配享之重如此膺天命而制多以典獄爲法家賤士民之死生寄於不學無知之人和氣不召乖氣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蓋掌刑之官代天行罰天討有罪天所以整齊天下之民元不是自家專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敬五刑是專敬天理三德是或當用正直或當用剛克或當用柔克各得其當若不敬天命爲害所逼爲利所誘用刑必差須是置福福於度外專敬天命心敬畏秉性剛直之人用之則法不至於私濫者又必得夫存心敬畏秉性剛直之人而法使有罪者不以賄免戚飭在右之人使掌法者得以執奏而所用以歷是官

蔡沈曰司政典獄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皐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貨亂政富者以貨奪法

臣按刑者天所以討有罪所以安無罪之民也司政典獄並言者以諸侯安天下之命。以爲一方之主既司夫民政復典夫刑獄也政所以安民生獄所以治民罪皆奉天子之命以牧養其民然天子之命卽天命也天子之民卽天民也安民生固所以全其天命治民罪亦所以全其天命也有罪者治之則不敢復爲惡而無罪之民皆得遂其生而全其天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暨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何不由慰日勤爾何或戒不勤

蔡沈曰此告同姓諸侯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

問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何或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

臣按三代之世封建之法行故穆王所戒者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其同姓諸侯也蓋天下有天下之刑一國有一國之刑則天下之有罪者繫累於其獄一國之有罪者禁錮於其獄人非一人也五木具於身百憂嬰其心度一日有如三秋者矣而爲邦國之君典刑獄之政置其身於安逸之地忘其人在困阨之中則有不得其死者矣吾何惜夫頃刻之勞而不盡吾心焉而使斯人無罪而就死地哉一息或忽而致數人之死命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吾心何由而安哉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慰者必以日勤然後職舉而刑當也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蔡沈曰佞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

林之奇曰佞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詣廷尉責

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伐折獄也

臣按折獄之官人命所係是以自古典獄之官必用明德之厚仁長者以任之蓋以審悉之下何求不得和顏悅色以御之猶恐畏威懼刑而不敢盡其情況棰楚之以口給乎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典獄非人惟良折獄罔非人即今左右侍郎鄉士以下鄭註謂主六鄉之獄賈公彥曰刑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臣按大司寇一人即今刑部尚書小司寇二人即今十三司分掌各道刑獄是也自唐以來分為六部而刑部分四屬曰憲部曰比部曰司門曰都官部

國初因之至洪武二十三年始改為十三部後又加以貴州交阯為十四其後廢交阯惟存十三部焉蓋有合於周官刑官之屬鄉士掌六鄉之獄之制可見

前聖後聖之心其揆一也

小司寇之職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上其所斷獄訟之數鄭玄曰登中上其所斷獄訟之數

見取於孔子也歟

周禮刑官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玄曰鄉士主六鄉之獄

賈公彥曰刑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賈公彥曰群士謂鄉士遂士以下

臣按登中于天府說者謂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也必登于天府者以刑所以致天討故登于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書而有謹於用之意臣竊以爲所謂中者意者取其所計弊獄訟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爲法比後有罪犯有合於是者則援引以爲質也如此庶於之法爲順

鄉士掌國中遂士掌野各掌其鄉之民數遂士掌其鄉之民數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遂士各以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縣士皆同縣士縣士皆同惟旬而職聽于朝遂士縣士皆同惟旬而職聽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附也其瀆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乃宥其瀆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乃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其縣係其縣係其鄉會其期

是謂曰掌國中謂國中至百里郊也凡六鄉之獄訟之成也協日刑殺謂可刑殺之日也其之謂陳尸期謂王欲赦其人則鄉士職聽於朝司寇聽之之日則王以此時親往議之也

臣按刑官而以士名則自虞廷已然其在朝者謂之士師布列於外者在六鄉謂之鄉士在各縣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數遂謂之遂士在各縣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數而糾戒之令聽獄訟察虛實辨曲直異死刑其所以糾戒令聽獄訟察虛實辨曲直異死刑而爲其要辭以職事而聽于朝而司寇聽之三士皆同也而其日數則不同焉鄉士則旬日也遂士則二旬也縣士則三旬也及夫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群士與司刑之官皆在焉各以其所犯罪附之於法合衆所麗之法而參議之士師乃受其成獄協之於司馬之日始加以刑殺而陳其尸者三日三士皆同也惟所肆之處則不同焉鄉則市朝也遂則於其遂也縣則於其縣也若其人之罪有可矜而可疑王欲免之六鄉則王自會於司寇而自爲之期六遂則王命三公會其期各縣則王命六鄉會其期三士之地不同而皆掌民數其糾戒令聽獄訟則同也而皆謂之士焉夫謂之士者理官也士居四民之一列官分職不皆理官也士而理之士而列五爵之一獨謂之士者蓋以此官民命所繫矣討所寓

國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於此故非明義理備道德通經學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皐陶爲士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內外掌刑之官皆以士名蓋以示後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雜以他流也

本朝定制風憲官不以吏員爲之深得虞周之意

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治釋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以法奏之豈以天下而輕易高帝之法乎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平允法司刑獄其原蓋出於此
本朝設大理寺卿一人少卿寺丞各二人又分
其屬爲左右二寺設正副評事凡刑部都察院
所問罪獄必俟平允然後法司定罪若罪名不
當駁回再問
魏明帝時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
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所卑下
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博士轉相教授事遂
施行
胡寅曰懷天下者當以仁理天下者當以義律令
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爲治也惟明於
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
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業儒之侮經者尚
多有之況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
而二五耆如是爲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
世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
者豈係於律令之煩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
猷也
臣按衛覬欲立律博士是欲以國家弼教輔治
之大典付之不通經之吏胥也胡氏非之誠是
矣夫吏胥之不通經固不可以掌律令矣於律
之名例條貫猶其所習也而後世乃至以獄事
付之武夫嬖倖則併法比之不知焉則是誤爲
刑獄以立威制人非以弼教輔治也固非聖人
制刑之意亦豈天討有罪之
唐太宗初即位盛開選舉或有詐爲資蔭者上令自
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
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
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
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
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
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而不可而實之於流
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
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愚也
臣按胄謂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其失正與
張釋之同其所謂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
言者一時喜怒之所發陛下發一朝之忿而欲
殺之既而不可而實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
大信則名言也太宗不徒不怒而且嘉之真
好治納諫之主也後王宜法焉臣嘗因是而論

之。國家之法固不可以不守而人君之言。亦不可以失信。言一失信後雖有言人莫之信矣然而欲存人君之信而於祖宗之法則有妨焉。如之何則可曰為人上者當熟思審處而後發於言前有所違後難於繼斷然不出諸口也為人臣者則當遏絶之於發言之初不待其形見於事為之著如此則是能致其君於無過之地矣

貞觀初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青州謀反獄仁師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大理丞張元濟惟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衆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盡心。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為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中。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

臣按崔仁師謂治獄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為伸後世治獄者往往自規免己之罪不復顧人之死生皆仁師之罪人也

太宗時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定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獄者欲歲之疫。誰欲害人。利欲售棺。故爾。今法司覆理一獄。心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僞自息。上善之

臣按欲得獄平允。王珪為選良善平恕斷獄允當者賞之。固欲選良善平恕者然其本則在人君焉。人君苟存好生之心。欽哉欽哉。惟刑之恤。雖不賞之。彼亦不敢深刻矣

太宗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梢涉疑。似悉令斬之。凡二十餘人。大理丞張元濟惟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太宗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成之

臣按太宗無事時與群臣論獄。魏徵論及隋煬之無道殺人。而太宗責臣之不忠且曰君臣如此何得不亡。意隋之君臣如此所以亡。唐之君臣如此所以興。後世人主不可不知也

武后時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五經三覆之奏比有敕推按反者得實即行斷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亦族誅無辜。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不如生疑慎臣望

絶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爨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

臣按徐堅謂推按反者即行斬決不足爾姦逆而明典刑而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非獨於反獄一事爲然凡人君用人糾察人過咎委任之專而信任之不疑皆有此弊

武后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

臣按當武后酷吏滛虐之時而徐有功杜景儉獨存仁恕是知人心之天理雖以暴虐之君無不有之但掌刑之臣不能執正守法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始用儒士爲司理判官

臣按州郡設官理刑亦猶周官鄉士縣士之比然謂之士者以刑獄人命所繫不可專委之吏胥士讀書知義理不徒能守法而又能於法外推情察理而不忍致人無罪而就死地名重於

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投之遠近聞者相賀

臣按有功當酷吏告密羅織之秋獨能以平恕爲心可謂特立不倚者武后雖女主然亦知雅重其人當死而生之既廢而起之固辭而授之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泯特人君之志不堅見理不明過於徇人而切於爲己耳後世人主一廢其人即不復用不復問往事之如何顧反出一女主下哉

利吏胥雖曰深於法比然彼能知法也而不知有法外意苟獄文具而罪責不及已足矣而人之冤否不恤也宋太宗始用士人爲司理判官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罪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公遣鞫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斷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滛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爲定令

臣按宋於法司常員之外專置官以閱天下所

上案牘交推勘大獄臨遣必諭旨優賜竣事又召見詰問久君留心獄事如此奉命以推治者其有不盡心者乎

二年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命常參官主之凡管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未決者即馳傳往視之州郡敢稽留大獄久而不解及以偏辭按讞情不得實并官吏用情者悉以聞

臣按後世於藩方設官司刑本比在宋爲提點刑獄司在元爲肅政廉訪司。

本朝於藩方各置提刑按察司凡十有三處是年始置審刑院於禁中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復以聞乃下審刑詳議申覆裁決訖必以付中書省當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如命論決

臣按宋制既有刑部大理寺而又立審刑院於禁中事雖詳審然不無重複。

本朝有獄事先由刑部都察院鞫問然後送大理寺有不允者駁回再問既允然後 聞奏取

眞宗景德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帝出筆

文墨者然後曉之凡有目者粗知文義無不曉然也如此何用設官教訓立法考試設科取用爲哉惟用士人之通經術知道誼者爲之遇有刑獄按律處罪律所不載及有可疑者引經斷獄取裁於上可也

以上簡典獄之官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存欽恤之心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孔穎達曰此一言之義某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天下百官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朱熹曰多有人經恤字作寬恤之義某之意不然若作寬恤之說殺者不得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又曰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豈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只要殺者莫不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則大率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

臣按帝舜之心無所不用其敬而於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欽而又曰哉者贊歎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丁寧反覆之意也是敬也蓋自帝堯欽明中來帝舜居堯之位體堯之心於凡天下之事天下之民無有不敬謹者矣若夫刑者帝堯所付之民不幸而入其中肢體將於是乎殘性命將於是乎殞於此尤在所當敬謹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惓惓不已惟刑之憂念顧顧之惟者顧顧之謂耳謂之惟者顧顧乎此而不及乎他切切乎此而無或間也恤字蔡傳無解朱子謂恤不是寬恤然朱子之前孔氏正義已解爲憂念可謂得帝舜之心於千載之下也

漢孝文帝禁網疏闊選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措)之風焉

臣按文帝用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定以刑罰太省幾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張釋之而幾致於刑措三代以下稱仁厚之君必歸焉中庸

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董必有禁網疏闊之者。然後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乎民。故曰有是君。則有是臣

宣帝地節四年

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咪殺最以聞

臣按漢世人君。宣帝最爲苛急。然猶下此詔。且謂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以爲殺最噫。居宮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苦。處清閑之地。而念困阨之人。君宅心如是。上天豈不祐之哉。漢去古不遠。所行多仁政。然當是時趙廣漢楊之不得其死。人皆歸咎於帝之苛急。又觀是年及元康四年念潛抵之詔。則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國不能稱元其善心而引之當道。豈不可惜哉

明帝時楚王英以謀逆死。窮治獄。繫年坐徙者甚衆。寒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爲言。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降宥

臣按史言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夫人君爲治貴於用得其人。臣之能。卽君之能也。政不必自己出也。明帝善刑理。不足貴也。然能幽枉必達。及聞楚獄之寃。夜起彷徨。則先王不忍人之仁也。是則可貴耳。人君苟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以恤刑獄。雖不必自善刑理。而能委任得人。而不爲左右之所蒙蔽。則幽枉無不達矣

章帝元和三年。詔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屬。不得仕宦王朝。固非聖世罪人不孥之意。宋徽宗時有黨人子孫不許內仕之禁。其視章帝此詔。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於京城之東外壙。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臣按此亦唐人仁恕之政
太宗親錄囚徒縱死罪三百九十人歸家期以明年
秋即刑如期皆來乃赦之
歐陽脩曰信義加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
于死者乃[illegible]極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
死不苟幸[illegible]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太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
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
也其囚及期而自歸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
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
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以知爲恩
德之致爾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其來歸而赦之
事偶一爲之耳若屢爲之則殺人皆不死是可爲
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
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
情以干譽
胡寅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
閒寧無殺人償死者乎[illegible]倘被殺者之不幸
而蒙赦者之幸也況[illegible]一年之期必[illegible]約以
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
之頻也然不敢違遠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
者縱之過也
臣按刑者天討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無
罪者固不可刑有罪者亦不敢縱也人君不循
天理而以己意操縱乎人亦猶人臣不奉國法
而以己意操縱乎囚也可乎哉人臣如此君必
誅之無赦臣畏國法必不敢如此人君以己意
縱罪人而又以己意舍之獨不畏天乎
太宗掌覽明堂鍼灸圖見五臟皆近背俞穴所則
其宮致死歎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
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太宗詔罪人毋鞭背其心仁矣非獨見其
有覽刑之仁而實可驗其有愛民之心隨所觸
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廣之以致之民
也其致刑措而庶幾於三代也宜哉後世稱宋
人以仁厚立國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猶
有杖脊之法何也豈太祖太宗不問唐太宗此
言而當時輔弼諫諍之臣亦無以此言進所歎
我
朝定令凡笞杖人於臀腿受刑之處非此則爲

酷刑仁恩之及於人人也博矣

太宗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即決皆三覆奏欠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近有府史取賕不多朕殺之是恩之不審也決因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疏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

臣按張蘊古奏請不以實其情有故誤設使其故猶當權其輕重而加以刑況蘊古曾上大寶箴其言切至有益於君身治道斯人而能爲斯以爲人上苟能存寬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毋露其好惡之幾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觀望也

玄宗開元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胡寅曰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仲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若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惛怓民孔易苟欲刑措不用雖圄圉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遁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善爲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爲人所問也

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

鵲巢其樹百官以為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馬端臨曰是時李林甫方用事崇獎姦邪斥忠
直御史周子諒以彈牛僊客杖死殿廡太子瑛鄂
王瑤光王琚以失寵被讒無罪同日賜死皆是年
事也其為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為刑措
之祥何耶
臣按人君之為治貴乎有其實耳名不患其無
也名實如形與影有形則影隨之無形而強欲
為之影萬無此理也玄宗之世刑部為此奏承
玄宗好名之意欲以欺天下後世耳然而數百
年之後馬氏尚為此論則當世之臣民日覩其
實者其能欺之乎是蓋慕刑措不用之名而為
此舉其後李林甫為相又奏野無遺賢皆無其
實而欲強為之名者也卒之名不可得而貽譏
於天下後世胡氏華實之論萬世人主所當服
膺者也
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為相言治天下必任賞罰
陛下類降赦令蠲逋逐飢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
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不甚亂乃古
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
之世乃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為然司空于
頔亦諷帝用刑嘗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
也
臣按刑者所以輔政弼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用以輔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取非專恃
此以為治也憲宗然李絳之言非于頔之請其
知帝王治道之要者歟
宋太祖開寶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貸死罪凡
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書數
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寬綱之密
耶蓋有意於刑措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
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讀虞書而知近世憲網之密亦猶
唐太宗讀明堂圖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讀書
每每得之於心而見於施行如此則帝王之盛
德可以企及唐虞之德化亦可以卒復矣此二
君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讀書之法
太宗在御嘗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每能
燭隱微掌親錄繫囚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
曰憒憒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

遺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萬極自居則下情不能自達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霜沍輒親錄繫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為常後世遵行不廢

臣按太宗謂若以萬極自居下情不能自達非但刑獄一事為然也

高宗紹興四年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

臣按人君立法司以斷庶獄人之有罪一斷以祖宗成法無自處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奉承之不暇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高宗此詔可為世法

以上存欽恤之心

周書呂刑曰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地)罔擇吉人(善)爰(於)制百姓于刑之中(間)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罪)上帝(天)監民罔有馨香德刑(政)發聞惟腥(聲)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苗)虐威庶戮(殺)方告無辜于上(天)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臣按呂刑之書所以著苗民之罪而深戒後王之失也蓋以人之為人在於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恣為深刻而施威虐以亂政富者以貨奪貧者以獄貸獄貸既行

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其輕重以為取舍焉苟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欲之徇至用刑誅以快其志則凡所惡者大者可誅小者可論而人無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乎人心上逆於天道人雖無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衛鞅變法令全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始皇并吞六國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

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臣按秦不師古專用刑法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潰叛後世所當以為鑒戒者也

漢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極於大辟死一身之外無餘刑也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於妻子同產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無罪也況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氣脉之相傳且徧及一女子之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而累及其一家一族無事而至於絕祀若推其類而至於義之盡則生女可以不舉矣使家家皆懲之而不舉則人類不幾於絕乎所謂妖言之令尤為無形迹也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況其家族乎有國者恐其搖民惑衆或致姦宄之生禍亂之作必明立禁條須必見於手書著於簡牘成夫文理質証對驗明白無疑然後坐之不然且將有如賈生之論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非徒不能禁亂且因以生亂而至於亡矣洪承

秦後而一切禁之其享國至四百餘年宜哉

武帝即位之後用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腹誹之獄興用湯奏頗異九卿九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姦臣未有不惡謗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來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誹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塞及

也監之而後險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爲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一據証反是爲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指孝子曰爾欲弒父指忠臣曰爾欲弒君指廉人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爾雖不言不爲吾知爾之心迺然則凡所嫉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嗚呼而死皆湯落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公卿大夫自是諂諛取容大求合者不待是而諛訣也況立法以詔之乎

臣按腹誹之法與切至矣張湯今年殺顏異明年卽自殺大抵姦邪遷彰如此爲

掩蔽而盜賊益甚是一舉而二失焉由是而馴致大亂不難也呂刑云民之亂罔不中是則治民之道無有過於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則無過無不及可以常用而無弊不過而嚴則民有不堪而相率爲僞以避罪不及而寬則民無所畏而群聚競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詐轉相比況禁網浸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駭不曉其意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弄法市買之交易財若議所欲陷則予死比例也議者咸寬陽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貧耗窮民犯法乃使酷吏條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網羅之嗚呼盡亦其求民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徵發煩數百姓貧耗民之所以窮而至於犯法者有由也始也既用桑羊孔僅以徵發煩數而致民於法徙終也又用張湯趙禹以律令煩苛而陷民於死地武帝何不仁之甚哉然則欲民之不犯法其道在簡繇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必也制節謹度薄稅斂寬力役使其家給人足則民不窮而自不犯于有司矣

宣帝時廷尉史路温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終有曰鳥窮之卜不啄而後鳳凰集謀諫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詬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來復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臣按温舒之疏真氏已載於前書且謂筆削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庶幾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煅鍊而周納之言愈婉而意愈切成雖忤旨疏聽之過有餘罪何則成聊於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蓋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十餘言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狀可謂盡矣然觀其疏始言秦之時正言考謂之誹謗過

皆鬱於胷虛美薰心實禍敝蓋乃秦之所以亡繼言昏吏慘刻獄吏慘刻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結二大意謂秦之所以亡由刑獄慘刻刑獄慘刻由言路不開言路所以不開者由以正言遏過者爲誹謗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詔立廷平然當時楊惲之死正坐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之言于定國爲廷尉乃奏以爲妖惡言大逆無道則是溫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爲言耳胡氏謂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而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之哉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心而亡人心而亡國一旦苟有華君之酷刑皆足以善其後惟殺諫者則無不亡之理觀諸漢唐末世之君可見矣有國家者尚鑒之哉

章帝時陳寵上疏曰陛下即位數詔群僚弘崇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箠格酷烈之痛執憲者忘於哀欵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鍛諸慘酷之科解

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徙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臣按文致謂其人無罪文飾致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九年中常侍侯覽等奏牢脩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部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縣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上書極諫帝怒策免之自後無敢復言者竇武竇誧復以爲言帝意稍解乃詔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及靈帝即位陳竇用事復舉按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未並上書告儉等共爲部黨圖危社稷時上年十四問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天下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遠引收考布徧天下宗戚並皆殘滅郡縣爲之殘破

馬端臨曰黨錮之獄出於宦官之惡直醜正然欲

加之罪。則必從而爲之辭。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善哉問也。帝時方童幼。未知姦佞。容悅之可親。忠賢鯁直之可惡。故發此問。至於失人心促國脉。趣於亟亡者。皆莫甚於誹謗妖言之令也。古語云。殺諫臣者其國必亡。然殺諫臣猶有定名。不諫者未必殺也。惟用誹謗妖言坐人之罪。則不分在朝在野。有官無官。一切誅之。以鉗天下之口。其國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漏從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蒙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其母族妻族。馬崔挺茲言其仁人之言哉

秦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爲北朝大族。至于唐初。猶盛不可謂天無意也

魏元丕與陸俟李沖于烈俱受不死之詔。俟沖烈詔曰。俟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前言。聽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終而彼自亲絕其禁。然溫舒上蹴於宜帝。始終以誹謗爲言。則是雖除之實。則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孫習見以爲當然。左右兇邪。遂襲用之。以除異己之制。雖有八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

可勝計。雖曰主昏政亂。凶瑞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蓋漢家之法。以殊死爲輕典。而治獄之吏則以深竟黨與爲能。非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傳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臣以爲治獄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其最大者則誹謗妖言之禁焉。呂后時雖除去其禁。然溫舒上蹴於宜帝。始終以誹謗爲言。則是雖除之實。則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孫習見以爲當然。左右兇邪。遂襲用之。以除異己之

之下。可宥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於勳貴之臣。往往陳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臣按人君爲治大要在仁義。所以持仁義者信也。不當死而死之。非仁。許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爲國

梁武帝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

臣按大禹泣囚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已之福也。洒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實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爲智。變惡爲良。徼福而泣。雖若免之於死。然而法廢日弛。姦惡日起。卒致白晝殺人。公行剽掠。本欲徼福於已。而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哉

隋文帝素不悅學。既任智而攬大柄。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惠令史賦汙使人以錢帛道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怒甚則令斬之。高熲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處。罰之地。帝不納。又於殿庭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竟於殿廷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無事。愚者爲所惑於智者爲其蠹也。文帝既以任智而殺大位。故凡事皆以所謂智者處之。欲人莫測吾之所爲而知所畏懼。將以得其情而攝其心也。嗚呼。聖人之智。與仁是耶。彼蓋自智其智。非吾聖人之智也。智與仁勇爲天下之三達德。缺一不可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本於誠焉。誠以用智。則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惠脩文用其奏謀。詐以爲智。天之未定。則因之以奸。天位。天之已定。則因之以滅宗祀。後世人君脩飭私智。查問文帝之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

即時行決有數人扣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盜一錢棄市之法

臣按先王立法如衡之於輕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權之也盜一錢者則心待之隨其多少大小而衡之也盜一錢者則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爲盜者不爲盜則已如必爲盜則爲其大而毋爲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謂辟以止辟者耶

唐武后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謹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禮胡人索元禮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搆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索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完百脉突地吼死豬狗名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

胡寅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至閻立本圖地獄變相形於繪畫則人之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眞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臣按先王制刑本以制民使之不敢爲惡爲惡者乃以刑爲行惡之具其慘酷有如武后時酷吏之所爲者蓋思曰吾人也彼亦人也人以是加我我能堪之乎天道好還吾害人以保己之富貴人雖不奈我何其如天道何吁可畏哉實彼雖卑賤同一知識蠢動也我與彼均一性賦形於天地間天生我亦生彼也不畏于人獨不畏于天乎

武后長壽元年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狄仁傑等謀反先是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仁

傑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即不反是實俊臣乃少
寬之仁傑等下獄未嘗褫其巾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
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
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俊臣詐為仁傑等謝
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數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
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
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
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
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
之乃知其詐

臣按路溫舒言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箠楚刑
具之輕者也人之肌膚尚有所不堪者況用非
法之重刑乎後世人主觀武后時來俊臣治獄
仁傑謀反之獄及詳樂思晦幼男之言與仁傑
召見之對則酷吏害人之情狀罪人承罪之因
由灼然見矣
武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
云其謀反中間疑有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
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與俊臣乃少寬之仁傑等下獄未嘗褫其巾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俊臣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數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
千緡

臣按武后雖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嘗無
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
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
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交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證懼
遭慘毒不若速死賴陛下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
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
請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悅曰鄉時宰相皆順成其
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鄉所言深合朕心嗚呼元崇錢
也雖以一時酷吏逢其惡用淫刑以逞彼雖快
於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過而善心生卒亦
永寧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坐誅如當時
掌按順成之者亦各其所已於淫刑為後世人
主觀仁傑之對及元崇此言凡有大獄必須自
引所犯者於前躬自詰問而毋為所蔽為刑官
者毋逢君之惡為大臣者不陷君之失毋使他
日其君之悔悟而誅戮之及各怨之歸也
武后時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以深刻為功
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猶謂後不驗反耳

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繼
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
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
須反豈被害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
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
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

臣按人主所深惡者反逆而小人之欲求富
貴者往往假是誣人以求爵賞人主不之察而
聽之其致人於死地輒至十百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絶人之宗祀其爲仁政之累和氣之蠹也
大矣遇有斯獄必須隔別而問證佐既明必須
得其反具引起御前躬爲詰問許其面辯不付
其獄於所執之人必察其詳於外廷之訊如此
則姦狀無不見矣

玄宗天寶初李林甫爲相起大獄以誣譖異己者寵
任吉温羅希奭爲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煅
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臣按國家置爲刑獄有一定之名有一定之所
祖宗成法子孫當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漢
唐以來乃有詔獄之名及有起大獄者是於常
憲之外而更爲之異名以羅人於死地所以張
姦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後世人臣有
請於祖宗常獄之外別起獄者必姦邪也人主
宜痛斥之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
羞用磚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賈至上疏曰易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
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
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能亦堅守乎陛下若
以磚石一能即免誅死今諸軍技藝絶倫者其徒寔
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
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
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未亦其傷益
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
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下
其事令百官議常帛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
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
主也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
無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
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

縣令列於十惡。此陛下寬之。主法不行。人倫虧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乎。今陝郡雖要。忘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臣按肅宗之於一王去榮殺縣令而不正其罪。賈至既言之。韋見素等文言之。諄復明切如此。而肅宗竟不悟焉。其後卒至法令廢弛。士卒桀驁。終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出諸此也

懿宗問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殺醫官韓宗邵等二十餘人。收捕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平章事劉瞻言以為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邵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道路嗟嘆。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

臣按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喬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殺醫者二十餘人。而收捕親族至三百餘人。知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獨不可痛哉。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亦愛其父與子。人吾愛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不愛其父與子。人有貴賤。而痛戚之情則一也。吾女之死。非其故若出於誤。亦在所宥。況醫所能生者。不死者蓋數之盡者。醫豈能延哉。劉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非獨不仁。蓋不智也

宋至和中。大常博士吳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絕人之世也。今則官官之家。競求他子。勒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多矣。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疾與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八。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官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伏望遵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祖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莫先於此

臣按五刑之中。宮刑最重。四刑惟殘人之肌體。宮刑則絕人之種類。故雖死辟之大。不若宮刑

之慘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關先傳下絕後繼非止一人一世焉今世無古宮刑亦無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宮以爲嗣之例

祖宗以來凡入侍掖庭者多取軍旅中不得已所繫累之人稱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恩也近年乃有軍民之家自宮其子以求進者而在近旬尤多惟我

國家都燕切近邊鄙民之生于是者比諸他境尤當加意愛惜而保養之使其蕃息以壯實根本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爲君也而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矣爲之禁且不可也況又爲不稱其罪之重刑哉常同謂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深得先王制刑之意後世法令所以禁愈嚴而本一人失其生固在所惜況千百人絕其後代乎伏願體天地好生之德嚴爲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者罪其父母及其主户全家戍邊鄰保知情重加罰贖其主使下手之人問以死罪被宮者分送藩府以給使令永不許進入掖庭如此則不禁自絕矣是亦

聖朝體天恤民命錫民類莫大之仁政也

高宗紹興中殿中侍御史常同論私鹽刑名太重主議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理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姦臣之所爲也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

犯愈多者以不稱其罪也夫立法者君也而導君而爲是法者左右之臣也而行法者未必皆無仁心未必皆欲從君之欲彼見法之過於嚴而民之愚而貪無知而冒法不得已而犯禁不肯盡行其法故法雖行於暫而不能行之於久而卒歸於廢弛此非獨人心之不然而天理亦不之然也後世大盜多起於鹽徒正以鹽禁太

嚴有國者不可不知

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紹[illegible]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

之人皆肆行威福以
所欲賺則入其當賺之
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
制獄具非法殘酷新為杖擊手足名曰棹柴
或木索并施夾
棨名曰腦箍或
卒跳踉於上謂之
家稍有貲動籍其貲又以赴辦月樁及助成帳
為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升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
其百州縣往往專殺拘鎖罪人死而後已甚至戶婚
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饑餓而死者有無力請
求陵虐而死皆有焉兩浙路遭苦楚而死者懼其發
覺先以病申名曰監斃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
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臣按宋至理宗時土地已蹙窮民殘喘待日而
斃多方以遁乳之猶恐不足以存而一時監司
守令乃為嚴刑苛法以箝民財以殘民命理宗
在位方以崇尚道學為事務虛名而喪實政當
是之時為監司守令者並無學道學之流乎然
之皆趨時好名之士非真有心於居敬窮理以
濟人利物者也卒至於感天地之和促國家之一
脉而有裔夷之禍也嗚呼豈無所自哉今去宋
季不遠其淫刑之具猶所在有臿箍超棍之類世
猶有襲而用之者伏惟
國家以仁立國乞勑有司痛加禁革敢有於律
文杻杖之外巧意用刑者坐以違制之律造之
者重罰用之者除名是亦順天心壽
國脉之一大事也

以上戒濫縱之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上

易師之彖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頤曰師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也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卦德言之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故爲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朱熹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臣按先儒謂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比衆容之即此民也容之則保愛而不傷畜之則聚處而不散有以容之故无事之時易於召集以相衛國家之有衆亦猶土地之有險也地有險則人不敢犯然兵雖險而用之又必以順焉不順不動也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頤曰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呂祖謙曰師以二爲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比以五爲主以一陽而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陰之所聽命者比以五爲主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

雜卦曰比樂師憂

蘇軾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衆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師之憂也

臣按師之爲卦萬世論行師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間凡事於之后所謂出師駐師將兵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有先儒謂

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且所論
者王者之師比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爲天
下者制師以立武立武以衛國衛國以安民爲
可舍此而他求哉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
伐征不服也
程頤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爲能聚人五以君位
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
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人君而
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
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
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征不服
者征其文德謙遜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
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
過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爲不富而
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
以征之而於它事亦无不利
楊萬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苗
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則正之
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輒興師以征
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其謙
下之人適員固不服桀驁不馴其不正甚矣上
之人專尚文德而不奮威武以正之則流於姑
息失之寬縱適謙之過非謙之益也又豈所謂

豫利建侯行師
程頤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
夫建侯樹昇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
稱物平施者哉
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豫悅之
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
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
從也
朱熹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又曰建
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臣按兵師之興所以爲民也興師而民心不悅
則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也是以人
君舉事既揆之已復詢之衆衆心和悅然後從
而順之苟有不悅必中止焉寧失勢於他人不

失心於已衆
夫史象曰夫揚于王庭孚乃信志也號命衆之在中誠意也號令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尚武也利有攸往
程頤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道今既小人衆從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羣衆故云揚于王庭也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理而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之戒之意深矣揚于王庭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不專恃威武則利有攸往也皆戒之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頤曰內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不

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謂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興兵以寇君子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則君子未必有加於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則所謂君子勝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之養之以善而橫逆自若也則含悔俟時以冀其機之可乘仗義執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誠信以孚衆心申號令以竦衆聽相與同心以除害協力以敵愾兢兢焉戒備雖有寇至而遂安肆也業業焉益盡自治之道不恃己彊而事威武也惕乎兢惕外嚴乎戒備雖有莫夜之戎亦无所憂矣然後以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舉无敵之師而加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決之勇而求大快於吾心則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再人於天下而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頤曰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簡而聚之之謂又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爲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纔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爲之防也
丘富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宋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全躬兵黷武以事四夷又忘戒不虞之義乎
王樵曰民生於世猶潛在地中澤潤乎地而不攀地登乎澤而不溢相與合聚而不覺其爲多也澤一出乎地上則日積月累其出未已勢盡非流也无歸宿則必有奔放漂決之患矣聖人之民馬當夫國初民少之際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然彼此相安上下甘足安上而重遷惜身而保類馴致承平之後生齒日繁種類日多地狹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給於是起而相爭相奪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聖王隨其時而爲之制既爲之足食以順其生又爲之足兵以防其變所謂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獨以戎器言蓋兵與農皆出於民農所以別於兵者則所執之器異也執耒耜鎒鍤者則謂之農手戈弋擐甲冑者則謂之兵其實皆民也言器則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於治安而不知戒也蓋事久則必弊除其舊而新之則宿弊爲之一新人聚則必散牧其散而聚之則洋溢有所拘束夫然則爭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繇惟我
聖祖承元政廢弛之後民俗凋弊之餘大振威武以立國內而畿甸外而邊方設立衛所每衛五所每所千軍錯峙郡邑之中以爲民生之衛蓋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後戒其不虞也
聖祖思患豫防之心遠矣今承平百餘年生齒之繁比
國初幾於倍蓰而兵戎之衆反不及什二三焉足以供其食穴故彼此相安上下甘足安上而

豈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義哉伏乞
聖明留心武事。明 敕所司。通將洪武年間原設
衛所軍士隊伍。并見在數目。以
聞下執政大臣。俾其詳究軍伍前後所以多寡
之數。必欲復
祖宗之舊其道何繇或別有它策具疏備陳然後
集議除其舊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斷斷乎必
有益於國必無損於民然後行之庶幾合乎大
易萃卦之象以爲
國家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宗社生靈不
勝大幸。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
不殺者夫

朱熹曰聖人之德元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
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神武不殺
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又曰武雖是殺人的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
也

臣按神武不殺四字雖聖人以發揚卦之用然
武而謂之神。神武而謂之不殺。神武而不殺之
一言是誠聖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陰
陽生殺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來
也。運其神妙之機。而測度之於幾微眹兆之先。
及其事之既往也。攷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於
幽微陰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則變化而莫測。運
用而无方。仁厚而不傷。廣大而无間。是卽帝堯
廣運之武成湯天錫之勇也。伏惟
聖人在上。體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殺之心。民
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運神智。仗道
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爲殺也。則聖武布昭於
天下。則其所謂乃武者不獨並稱於乃文而且
與乃聖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蕩蕩乎與帝堯之
德同一廣運矣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
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
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益贊堯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廣運
不徒曰廣運而繼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謂之

乃者以見帝德之所以廣運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爲聖神文武者乃以時而出之也。本神聖以爲文武此聖人之文。所以爲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爲神武而不殺也歟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蔡沈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臣按先儒謂不徒武而謂之聖武以見其出於

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

朱熹曰武王載旆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此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象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李樗曰楚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伐之武乙勝者蓋繼朱熹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之則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能無愧於爲湯之孫矣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之事之至難者也然詩人頌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爲湯之緒以見高宗所以用武遠伐暴亂者不過承其先世仁恕以孫而成祖之功緒而已然則後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緒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爲天命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道之極至處文王之辭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國名徂往共之阮國也之地密人姓也國名

也

嚴粲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爲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言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也崇墉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續也獲醜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輕暴也是類是禡祭上帝是禡祭始造法者以致其至是附使之來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疆盛貌崇墉仡仡疆壯貌是伐是肆縱兵也是絕是忽滅也四方以無拂矣也是伐是肆縱兵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臣按先儒謂文王之伐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師詩人於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緩攻徐戰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終不服從而後縱兵討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爲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言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發語駿大也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即崇國之地

孔穎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邦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迺作邑也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先儒謂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于成耳蓋以既爲人君則當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於是乎奉天命以討其罪使之不敢厲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爲安集生聚之者不可無所居故又爲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貪功以立威也

非廣地以附衆也盡吾爲君之道以無負上天付託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自殷商之旅。甚會如林。言衆也矢陳也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紂之一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武王而臨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詩可見武王之伐紂蓋承上帝之命有與上帝赫赫然在上而臨督之者矣此衆所以勸之無貳其心也。蓋人之心。卽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卽帝命之所臨苟拂人心而肆行已志則是上帝不臨矣上帝不臨則其心既疑。則雖有師旅之衆。將帥之賢亦豈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興師動衆恒反求諸心。曰。上帝臨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則帝命在是矣夫然後決然爲之而不疑不然則矻矻然而不敢少安也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鑠盛也王師。遵循也養時晦時純熙光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謂我龍寵也受之。蹻蹻武貌王之造爲也載則也用有嗣實維爾公允信也師

朱熹曰。此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也一時紂衆會集如林。以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而已

臣按先儒謂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皆晦不見其有迹直至其時之至。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卽其所以嗣之者矣

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爲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動。不豫不留因時而動。其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所殺者之左耳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所獲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頌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善也桓桓于征狄也遏
彼東南謂淮夷烝烝皇盛也不吳音話不揚也肅也不告于訥
訥也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觩健貌束矢其搜矢聲搜搜戎車孔
博大侯既抗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逆命也式固
爾猶淮夷

司馬光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
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
勇而無義爲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
義奚所不爲矣

臣按朱熹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
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爲頌禱之
辭則是時所謂獻馘獻功者則未必有是
事也然其事雖未必有但味其辭意而謂之既
既者已然之辭也春秋僖公十一年晉侯
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桓十六年
桓會于淮爲淮夷而
僖公從焉作頌者以公亦嘗效齊之會故揚齊
之美者以頌魯歟其事之有無固不可必
之於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于學非但禮

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上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中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吳澂曰班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臨涖官府各有職守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有威嚴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當以嚴威嚴為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其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縱其兵車圍逼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社廢祀曰滅讒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抵冒而踰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伐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尊討卑誅其罪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入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興師以討人之罪者必先審其大小遠近彊弱虛實以定其名然後隨其勢因其機而決其謀則於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彊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舍甲散於士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得以專來政在私門發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

昭公失國定公撫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臣按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爲鑒魯一國也尚不可失兵權而況天下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遏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徼幸取勝胡氏所謂後世誅討亂臣者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此數語者可以爲世之人君誅亂臣安反側者之鑑戒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甯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爲師衆素嚴不須權卓列陳上兵伐謀何遇至陳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貨攻虛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臣按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爲國一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未嘗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雖用師旅之衆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法而不施於戰鬬戰鬬有其備遇敵可

以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說者以一言爲一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臣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臣按鄭莊公會齊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許叛討貳存亡繼絕之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臣按鄭莊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臣按鄭莊公會齊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許叛討貳存亡繼絕之禮所謂無刑

可以戰。惟察獄以其情是爲盡心之忠。如是而後可戰。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懼其有伏。必其轍亂旗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終納人之問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誠天下後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祿而不能謀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樂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斃

孔穎達曰。體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蒍既言其目。更以其義釋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樂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臣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爲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未有如襄公之

欺於後世者也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爲古道之累是猶瞶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幷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豺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迺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曰殄殲迺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illegible]的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縱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

臣按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節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其言蓋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學聖人者當師其心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迹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鄫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預曰責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

臣按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爲言可見惟禮可以已亂苟伐人之國而不以禮則是以亂平亂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illegible]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illegible]也民焉用之楚歸桓子[illegible]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illegible]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illegible]伐鄭不後[illegible]後時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罪也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彖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與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制征伐者爲有罪者耳不爲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

臣按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歷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刑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爲治之要也爲國而有六

者不可變易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者無以敵我矣

楚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謂楚王）盍筑（築軍營以）武（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土）臣聞克敵必于（其）上（臣）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武（夫武禁暴）（武之）定功（四）安民（五）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安）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蓋古語也使凡天下之興兵動衆者皆必本於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焉非此七者不舉則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師旅所至民望之猶知以德義爲言後世則人主馬之欲窮彊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爲戰則不同也此然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至）也其誰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二玄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戰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者猶知以德義爲言後世則人主馬之欲窮彊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爲戰則不同也此然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

士馬之衆寡彊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爲戰則不同也此然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

眞如大旱之得雲霓矣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

戎有受脤

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皆國之大事也

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與祥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逸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厚）庬（大）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絕其好（謂不利讀）齊盟（謂不犯）神而食話言（謂不守）棄時（不順時）而動（謂不）疲民以逞（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至）其誰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二玄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戰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者猶知以德義爲言後世則人主馬之欲窮彊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爲戰則不同也此然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

士馬之衆寡彊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爲戰則不同也此然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

眞如大旱之得雲霓矣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

戎有受脤

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皆國之大事也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十六年）

臣按范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懼
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而國
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
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
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
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林堯叟曰宋向戌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
宋君欲賞之邑以示子罕罕謂凡諸侯之與小
國皆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懼而後大小
上下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
以聽大國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
縱易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小
大所以至滅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
之民並舉而用之五者不可闕一兵是五材之金
豈可去哉古人設兵其來已久所以威服不遵執
法之徒而昭明國家文德之盛湯武弔民伐罪以
兵威而興桀紂身弒國亡以兵威而廢蓋明君善
於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術之善也昏主不
善用兵則以之而廢以之而亡術之不善也所以
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戌求去兵以安諸侯不
亦誣罔之甚乎

臣按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而不
可以無金也蓋立國有文必有武施治有實必
有罰徒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弱有賞
而無罰則法不行而人心縱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地名使棄疾爲蔡公王
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
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
不在外嬖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子游在莊二十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
出獻公在僖二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

杜預曰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

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穎達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賴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翼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己。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求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

臣按求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

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以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雖之於牛馬。處暑之既生蚤虱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明盡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為保與仁而已。國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為心。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又安有爭鬬侯奪之患哉

臣按景伯言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所謂德者信而已。不可先王雖明也

孤寡而北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寒熱燥濕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舍。甘寢陂池焉。宿有妃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所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其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土地之廣。徒之多。寡士卒之彊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所脩所為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以彊兵之要。孰有先於脩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為保與仁而已。國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為心。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又安有爭鬬侯奪之患哉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兵戢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耀也。觀示也。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先王耀德而厚其性。阜財用。擇不取貴。細雜也。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貴。細雜也。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

大也其財求（不歸也）而利其器（兵甲之屬也）用（素報之屬）明利害之鄉方（也）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兵也）于商牧。誓（誓師）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痛也）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指）有不祭則脩言（令）有不享則脩文（典法）有不貢則脩名（名器）有不王則脩德。（文德序）成（謂上五者）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法也）有征討之兵。有征討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乎。必以不享征之。且觀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黷（見也）文不可匿（隱也）黷武無烈。匿文不昭。

胡安國曰。古者黷文匿武。於是乎有攻伐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讓之令。陳文告之辭。而又不至焉。亦惟增脩其德而已。不勤兵於遠也。所以然者。豈不可黷武。不可匿。不當尚武。隱文乎。

衛靈公問陳（軍師行伍之列）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未之學也。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尹焞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張栻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彊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而力一心。

尊君親上。其彊孰禦。為不然。三綱淪廢。人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脩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

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靈公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

臣按文武非二道益之贊堯曰乃武乃文孔子道全德備固無所不能亦豈有不知也哉而曰未學蓋以戰國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列國君臣知有軍旅而不知有俎豆況其所謂武者以權謀譎詐相尚窮兵耗財而毒及於生民輕敵寡謀而禍延其宗社故因衛君之問陳而答之以未學蓋不待學亦不屑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朱熹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張栻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

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九伐之法掌之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周室之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魯之三家以雍徹而八佾舞於季氏之庭其禮樂之

權已失是以列國紛爭干戈日以相尋訖無寧歲天下無道至是極矣聖人言此以示訓於萬世使君人上者恒以道自居謹身正法必使權綱在己而威福不至於下移則禮樂征伐咸自已出而為有道之世矣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中

總論威武之道下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朱熹曰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若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明義理之教之以施仁政於民則民之親其上死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孔文仲曰惠王之志在　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代之蓋孟子之本意也天下一家萬國一君豈無堅甲利兵哉然孟子乃

臣按惠王之問孟子蓋欲藉兵以報怨孟子乃教之以施仁政於民以得天下莫敵之策徐觀其策不過使民深耕易耨養其父兄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挺而撻秦楚之兵去甲投之以當秦楚之強乃欲制挺以撻之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哉然觀戰國之時其國有大其後皆亡於秦國以秦之強而有堅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過起於折竿斬木之匹夫當是時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怒目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天下之民皆以安矣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
(諸作亂也)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熹曰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詩大雅皇
矣篇此文王之大勇也書周書泰誓之篇也言武
王亦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
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極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
不好勇耳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
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
下

張拭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
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
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也怒與喜對聖人之情發
皆中節其喜也則爲慶賞天下莫不仰其澤其
怒也則爲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陰阨阻
兵二國之人塗炭極矣文王一怒而二國之人
得其安商辛橫行於天下天下之人榮榮甚矣
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則當世之民

惟恐吾君之不怒也若夫漢武帝之出師塞北
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斯民
生于元狩太初之間大業至元之世者何不幸
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
君之怒上怒後世人君尚知所鑒戒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熹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
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運
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轉轉而望救於他人
矣

趙岐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尚書仲虺之誥下同)曰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虹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動也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待也后來其蘇。復生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也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寶玉之類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老人倪小兒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其發而止之也也

朱熹曰。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慶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臣按燕齊皆列國也。燕雖不道。齊非天子而擅興師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當討者。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說也。況燕之與齊。地醜德齊。無甚相遠。然燕之君。不當以先君之位而予諸人。而其臣亦不當受其君之位而不辭。是時周室微弱。不能執九代之權。燕齊接壤而鄰國有變亂。爲之救正。亦不爲過。然是時燕民無罪而爲亂者。在子噲子之。齊人既勝燕之後。即當如孟子所言。速出令而返其民之老小。置其國之寶器。謀其君臣之作亂者。然後謀於燕之世臣。若賢。別立君而去其於燕之土地人民。無所利之。如此。則是爲鄰國定亂。非取而有之也。齊王雖非天吏。然存興滅繼絕之心。誅亂安人之意。亦庶幾乎湯武之師矣。先儒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母。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是滅絕其國矣。安能逆止諸侯之兵哉。此孟子爲齊人畫爲區處取燕之策。可以爲後世用兵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外城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兵戈戟)非不堅利也米粟(穀)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朱熹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類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矣粟穀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張栻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之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畔雖城深池(城下有水)固兵(甲兵)多粟(穀)足亦孤且殆哉雖有高

臣按孟子言之要也然就地不如人用地不如人得天時地利之險得民心而已得民心則地利之險為之乘先王之政則固以得道得道之末也夫用牧人心而使在乎平日省刑先王之政以此天吏矣則雖守矣況又得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彼此皆征下也敵國不相征朱熹曰春秋所書其禮與之罪無其禮與之罪無以正人也諸侯

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朱熹曰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上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朱熹曰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張栻曰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

許謙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於其他國之民愛慕於君者必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哉

臣按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者紂之時無義戰之兵二章言武王仁義之師無血流漂杵之事三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義為戰之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荊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諺

臣按人臣之佐君當以道勝天下之臣應皆出於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勝而恃以兵強焉則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勝者必遇其敵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知此戈一興農業必廢殺戮既盛天和必傷在此則生剿殺在天則召水旱在人則致疾疫雖不可用亦不能不

用是以善於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決其所行也所以除殘暴戡禍亂不果則民害不除而無有已時如是用兵斯之謂善非用之以取強於天下也用之取強則非善矣然所謂果者若矜伐自驕得已而不已恃強以陵人則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驕勿強不得已焉恒於果敢之中而存抑謹之意如是則吾之兵不至於過壯而老矣蓋兵直爲壯曲爲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壯則老苟用兵而矜伐驕強可以已而不已則必過壯而老矣如此則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無爲惟以道德爲樂不以兵戎爲佳豈肯處其身於不祥之地而樂殺人以爲樂哉後世人主如以用兵爲佳殺人爲樂本欲求以得志於天下卒之殫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臣按老氏此三章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與聖人之道無以異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說者謂奇爲詐術臣竊以爲不然蓋所謂奇者若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乘機設覆非所謂攻以道佐主則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偏邪不正也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臣按佳之爲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爲佳美是乃世間一種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不得已也在物無不惡之然人爲不祥之器是以君子不處之惡之者無乃反以兵爲佳亦或有以爲佳美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無爲惟以道德爲樂不以兵戎爲佳豈肯處其身於不祥之地而樂殺人以爲樂哉後世人主如以用兵爲佳殺人爲樂本欲求以得志於天下也卒之殫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臣按老氏此三章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與聖人之道無以異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說者謂奇爲詐術臣竊以爲不然蓋所謂奇者若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乘機設覆非所謂攻

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臣按老氏所謂用兵有言謂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動而惟應人是謂不敢爲主而爲客我之進也固寸步不敢若其退也雖至於尺亦不計焉行然後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敵仍之吾所因者敵而若無敵執持必以兵吾所執者兵而若無兵若是者蓋以不爭爲德也然爭固不可而輕敵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禍輕敵爲最大輕敵而忽之不以爲哀而反以爲喜則吾所以爲國之寶幾何而不爲所喪乎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者常勝哀者不以用兵爲喜恒戚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於用兵其心恒有哀矜之意惟恐或至失悞以喪吾所恃之寶也則寶常爲我所有矣寶者何國寶於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異乎以兵爲佳者矣不以兵爲佳而以爲哀非不得已不用焉則必不至於敗衂而喪吾之所寶之矣

荀子曰觀國之彊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將率與帥不能則兵弱

臣按國之彊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觀之是故上隆禮則兵彊矣下愛民則兵彊矣已諾而能信則兵彊矣慶賞以其漸則兵彊矣將率能其任則兵彊矣觀人之國者不必觀乎其卒伍觀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則其彊弱可知也

已

臨武君蓋楚將不知其姓名與孫卿議兵於趙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以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微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力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也悠闇也遠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力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相須曰上下不相救）路暴亹（暴一作曝亹一作爲）者也君臣之間滑（亂也）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投一作擲）也沸（一作拂）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二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一作蔽）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論也所謂兵要在附民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若權謀勢力以行詐施之於其敵猶有工拙若遇仁義之主民親附而將用命何所用哉

陳置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之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一作悅）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見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輕舉所以爲仁義之師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測所過者融化而無迹此其所以爲王道而

上下與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補蹔間際之可比又豈非因小忿爭小利者所可同年語哉

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又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計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擿（一作投）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

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略之書或謂爲太公之書然其中所引軍讖及所謂英雄侵盜縣官等語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漢光武嘗引其言以爲詔則此書之傳亦已遠矣其中可取者鮮然此數言者庶幾不悖於聖賢之旨故錄之不以人而廢言也

司馬穰苴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情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

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兵以討不義。禮與法表裏也。

文與武左右

陳師道曰

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濃附以先齊大司馬兵濃國之政典也所謂穰苴兵濃夫所謂古者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典之用舍興壞係焉。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卑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濃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濃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安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比先王之政。何所難哉

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於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典之用舍興壞係焉。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卑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濃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濃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安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比先王之政。何所難哉

臣按宋人輯兵濃樽其切要者爲七書。而司馬濃比諸家爲優。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數言。其尤者者。古者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兵以討不義。禮與法表裏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益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又曰。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以文而成。又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養兵也。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

臣按先儒謂尉繚子雖未能純王政。亦可謂窺本統矣。而此數言。庶幾古人仁義之師。可取也。至其他篇以殺垂教。棄而不用可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

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蠆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亂興。迺發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皆用舅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中間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秦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語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皆以大較法也。不權輕重。徼云德化。不貴用兵。大至危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迫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假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夫桀殷紂手搏狡獸。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侯嬴攝伏櫜。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禍於越男。非窮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奮臂布衣。誅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馬遷此於律書言兵。而先王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德。秋戰國善戰之士。以交衆約一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此爲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否之決也。臣以爲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於是非。則以理決之。爲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賢稱之。其言僅八字。古今爲治。所以立國本。成國治。延國祚。誠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遺一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臣按陸賈此言。雖一時爲陳平畫計以誅諸呂。然而國家有變。未有將相乖異而能安定者。此則百世之所同也。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應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

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忿兵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兵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兵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主乃天道也

臣按孫武相論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聞之爲言蓋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爲宣帝告也後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敵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於茲五者果何當無必合於義而王應而勝然後不得已而興師動衆苟或有類於所謂忿貪驕者則亟止之而不使其終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臣按歐陽脩當仁宗時上此疏其言雖爲宋而發然而天下後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誠能謹號令之頒明賞罰之施責功實之効則用兵將財用不患其無任用有其臣衆我有其衆矣內脩外攘百事具舉威武豈有不振也哉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隍廣儲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爲安邊捍寇之切務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帖伏而保不爲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安安之逸樂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既平外憂自息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去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臣按爲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脩而武事不備猶天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

有仁而無義也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爲治而所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嘗不資於武事焉然武之爲用不以用之爲功而以不用爲大故武之爲文以止戈爲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先事而爲之備無事而爲之防所以遏禍亂於將萌衛治安於長久不待乎臨事而始爲之有事而後備之也不然則無及矣故歷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備載之而舉韓琦先治內患之說終焉昔人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謂自治之策立紀綱分忠佞明賞罰愼號令節浮費罷橫賜省逸游禁奢靡絕干請抑僥倖能行此數者則內無患矣內既無患則威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庸何憂哉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奸宄捕盜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

臣按此即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爲家七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二家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竝作也盡行也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悲思秦漢以來萬里長戍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縈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斯盡善矣此料酌之得宜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丁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强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制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怨懟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則起之以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遇有盜賊則比之使與追捕

遇夫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爲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於行陳。不用則收斂而歸之田里。此萬世無弊之軍政也。後世舍無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復可慨也夫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五卒爲旅。旅帥皆下大夫。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軍將皆命卿。二軍則萬人。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人。爲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雖欲僭後其人亦窘於無人而不得騁矣。王綱上舉。侯度下脩。大不侵小。彊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

吳澂曰。伍一比也。兩一閭也。卒一族也。旅一黨也。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其師史者也。成周寓兵於農。方其無事。爲農則萬二千五百家而爲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爲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軍將皆命卿。卽鄉大夫之卿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比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伏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食。無糜給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無羣兵之患。外足威四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劉敞曰魯不務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稅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爲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

循襲玆久。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求不可復。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稅田有賦有賦謂發賦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二十國爲州。州有牧。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薛氏季宣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慮患遠。固未嘗好戰。亦未嘗忘戰。制爲立武足兵之法。凡七

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發振旅秋以獮治兵習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疇也四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天下大國莫能敵後世之兵動以十百萬計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敗此無他所以什伍之者無定制所以教養之者無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衞者無常心此兵所以雖多而不得其用也內政之寓軍令焉故卒伍後有作者於兵農既分之後略放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漢志天下既定蹟秦而制郡縣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之戍時講肄備武備不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校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分南北兩軍實

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衛卒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即衛也。如衛士今永巷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其非衛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掌於皐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紲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抑考古制。王前朝後市。而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士。二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略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與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軍一人。既而復之。軍置府一。統之。六年廢十二軍。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罷諸衛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杜牧曰爲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可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歐陽脩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趨利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蓄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臣按史謂府兵之遺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於亡後之世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而於兵尤當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檛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家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

臣按歐陽脩謂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屢變其制馴致于天子弱而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以爲措置之勢使然嗚呼豈獨勢之使哉蓋亦人謀之不臧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緩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卑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下教習不精者一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鎭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爲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書則苦役夜則繫於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白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僅見者也蓋有恒產者有恒心有所顧惜者然後不敢恣肆有所係累者然後不肯棄捨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廢而兵農遂分而不可復合惟唐府兵之制稍近於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廢李泌當一陵下替之時思欲復之然終不能復可慨也

高宗之初立也兩

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鎭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寧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集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臣按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無兵備雖備而無用不可欲用而無人此國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鎭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蕃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衛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叛者而無所施於其間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弛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群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臣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其制簡略不可為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為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司為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為一百戶所。衛分屬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

本朝軍伍之制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更加減。惟今日立制一定。世不易。蓋前代之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餘糧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蠭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騷動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縣官。輸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

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夫天下之財近自淮
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
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
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
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
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
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衰兵之
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
其月糧歲給之外又日供其錫糧三歲而一遷往者

紛紛來者累累雖不過數百爲輩而數其歸無以異
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出農夫之力安得而
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
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
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
霸之所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
種本兵矣他不能蕩者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
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
後鞏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
之若回鶻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嘉
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
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彼

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唐之戍卒
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復

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
王師況居
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勝之便者哉
文皇建都于此凡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
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
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特加整飭遣御史分部清句而法
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臣愚過爲遠慮切恐自茲以後日甚
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于今矣請於
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
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
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
天保定眞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
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
兵則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孰手豢養之徒
蓋有間矣萬一臣言有可採者請

敕大臣集議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
拂即委有心計知治體之臣專主其事講求利
害的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
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
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
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立一總甲
（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
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千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
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戶仍舊爲伍凡民差役如
皁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

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
籍十年一造如舊制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
不以戶而以丁千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
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
不如度及頓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
八免役庶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
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
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
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擇
平衍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

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又見京輔之七條）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所謂騍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為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菜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頒為倉場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為牧養之費民無地者給之凡境中原額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苴（疑騶）騶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以為駕車遷運之用（此）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疫損者畀（見牧馬之政條）即俵散壯丁（俾）其人（或以五）罪如此則

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

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融損有餘以補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穰

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其他鹽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費以寬今日幾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

國勢以張

國威內以固

京師外以攘夷狄其於

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

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
戍邊夫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
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
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
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
人保甲之頻數也農隙教戰
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爲兵不
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渠
築堤引水以備旱潦或脩築京城以爲緩急之
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關除此之外不許
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況此五郡之民差役
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閑如出湯火
以就清爽之地上感
國恩論肌徹髓其懽欣鼓舞銘刻思報爲何如
哉此法儻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費內可
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攝外夷之心立法既定
行之久而成俗隨時制宜補偏起廢又有待於
他日之良臣賢輔焉

以上軍伍之制

宮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長官。常任。任事之臣。準人。守法有司。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悳難哉。蔡沈曰。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吳澂曰。宮正。宮中長也。戒令糾禁者戒其怠忽糾其縵放。令之使有爲禁之使勿爲也。宮正時比之法者爲之版以待則籍其名之多少。夕擊柝而比之則計其人之在否。國有祭祀兵戎喪紀之故則其比亦然。王宮有內外。內外嚴密不可不辨啓閉之際。以時而禁然後爲之稽其功之見於緒者糾其德之見於行者。幾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稍食。或有奇衺淫怠之人。則斥而去之。然後會其人使之什伍相聯。則勉於道藝而教成矣。又曰。季春季秋。火星出入之時。以木鐸警衆。使脩夫火政。蹕止人清道之具。出擯警入言蹕。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

又曰。宮庭內事。固非執政大臣所當與。而屬之天官。何耶。自古國家危亡之患。多生於房闥。否則生

於閣寺夏商之亡漢唐之衰其禍以此夫婦人女子與夫刑餘之人政肆其姦以敗人之國者必其無所制而得以逞其不軌之心一旦禍變孰得而禦除之哉如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是也果羈於冢宰則小大受制於執政大臣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陞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楹或環以椎埋鬬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臣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

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爲勳衛蓋亦此意臣竊以爲今日宜廣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德於國家者之子若孫皆授此職使之番上宿衛如此則不徒宿直宮禁得肺腑之臣而勳戚子孫亦得俸祿之養蓋一舉而兩得焉

閽人主啓閉者掌守王宮之中門雉門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之禁喪服凶器王內之臣公器公家之器賓客諸侯之臣賓客為賓客者無帥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闔開左右行者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呼呂反門

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賈公彥曰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外命夫卿士大夫在朝者外命婦總卿大夫之妻也內命婦三夫人以下也

王安石曰潛服則衷甲之類賊器器之可以賊人者奇服非法服也怪民怪行者也

臣按成周以官掌門禁其嚴也如此我

朝禁僧道非朝見由前門不許入皇城門及無牌面并凶服異服有持寸鐵者皆不許入禁門亦周人意也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舉旅會同亦如之舍王則守王宮爲衛也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車喪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徵役之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鄭玄曰不言徒而曰虎士者徒之選勇力者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

臣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兵也

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所練專以扈從宿衛爲職即此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在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甲冑而趨之屬

王安石曰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玉戎服則亦戎服

吳澂曰旅者主膂力而衛王者夾王車者下士十六人分居左右而中士爲之帥服而趨亦謂夾王車也

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膂力而言亦猶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臣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由是觀之者尤則虎賁士非天子不得用受者固非賜之者尤非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被曰。即衛兵衛均爲宿衛之職。而即中令衛尉
所掌皆宮門內外之事。武帝更秦。即中令爲光祿
勳。前秦光祿勳掌宮門戶。衛尉掌宮殿門。又殿外
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其職實有相關
者。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
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
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
其後又以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臣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即衛兵。是即周
官宮正宮伯之職。宮伯。則領貴游子弟而宮正
則領宮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記武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
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即。亦周人
虎賁之遺意。蓋王出與王出也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即。更直執戟。
宿衛門戶。五官中即將。五官侍即。五官即
中。凡即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
左右僕射主虎賁即習射。左右陛長主直虎賁朝會

在殿中。虎賁中即侍即即中節從皆羽林中即將
林即皆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
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林駟曰。東漢以來。舉五官即將羽林虎賁以職屬
大夫。議即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
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即不與執戟
惟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
之流。而即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
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
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柰何禁之。與
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
臣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
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以爲一
代之禍。說者歸咎於光武之不任三公。誠是也。
夫自亡國家危亡之禍皆出於房闥宦寺之中。
何也。婦人女子。與夫刑餘之人。所以敢肆其姦
者。以其處夫人君肘腋之間。幽隱深邃。而人不
得以制之也。誠能如周人以內宰小臣閽人寺

人女御女史之職皆屬之大宰以受其節制焉
則彼雖欲逞其不軌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
敢爲矣矧夫後世宿直執戟之臣實有兵權以
寓其間苟無有以制之者而使之得以自肆豈
不貽國家之禍哉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衣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
祖初起亦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
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尋改爲羽林玄宗時有供奉官代宗
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
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
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
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
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駉曰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
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
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樂天羽
林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
軍其知之矣又曰自六軍禁衛率又兼工部
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
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既橫之後外
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
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
者爲患至是也

臣按

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之
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徼監門禁而
錦衣所掌者乃內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
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
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
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
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佚二惟
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

天子御座則侠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
詔獄所寄人之死生係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
人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
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

宿衛得酣臥

臣按

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而無有折衝禦侮之責故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飛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他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子弟亦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

臣按秀實此疏百獸畏虎之譬最切人主所當玩繹焉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駐蹕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鑒前代之失萃精銳於京師雖曰增損舊制其規模宏遠矣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林駉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宋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始於周之驍德宋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臣按宋人禁軍不獨內衛京師而往往使之屯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蓋太祖懲唐末以來方鎮兵彊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蓋欲以內而制外也其謀雖深而其

勢則不順史臣謂其規模宏遠臣不敢以爲然也夫立國規模在簡近而舉遠居重以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湊以爲吾扞蔽也既爲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使之就糧于外禁士獨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嗚呼宋人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說者謂其聲容盛而武備弱也

觀於此尤信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閽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郭悝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郭悝而貶中東門候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僞輒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宮城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勘劾詔公主宅都監六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門幷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敕而擅開閉出入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伏望陛下深慮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急切大事勿後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必親降手敕加以御寶受敕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眾共驗敕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鎖進納門鑰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宮門之禁我

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無所不至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兎石之隊一鳥之落詰旦早朝即令給事中引赴御前奏知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狀可開城門以出入以望申明祖宗之法嚴謹門禁一切外人不許闌入以敦

聖朝之家教以立禮義之大防非但以備敕宂杜禍亂而已也

至和元年有樸被入直內藏劒者御史馬遵言律於御用舟船飲食之類有不如法皆不痛誤所以許世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

予止。則不嘗藥。春秋加以大惡之名。唐長孫無忌之議。所責者重。所慮者深。法令於宮城門禁尤爲謹嚴。今麥昭吉僕被入直中有劒器。歷諸門。抵便殿。會無檢察。略不覺悟。若姦盜包藏而爲之。何由而露哉。今昭吉雖已具獄。而諸門監官守卒。乞於常法之外重行。用謹大防。庶弭來患

徽宗非左正言任伯雨言。風聞內苑作工匠。盜所結盜捕獲。有旨不復推經由門戶。中外聞之。莫不撫髀而嘆。願足寒心。皆謂陛下誤以此爲小事。切以監官之設。本爲監臨主守。司門之設。本爲譏察出入。今珠璣至貴之物。失之數萬匹夫挾刃入數重門。如涉無人之境。皆非小事。乃一切赦之。後來更有犯者。不赦之。則非同罰異人。人皆怨。又赦之。則事事廢法紀綱。遂壞。雖有監官司閽將何用也。且宮禁之門。法最嚴密。蓋聖人防慮。纖微謹備不測。以嚴衛一人。若左右恃恩廢弛。積日累月。事體陵遲。忽有不測之虞。誰復知所職守。陛下豈不爲宗廟社稷自重乎

臣按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　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帶一物。況敢有撲械藏劒盜出眞珠之事哉

祖宗所以防微杜漸爲

聖子神孫計者。其嚴密如此。繼體守成者。勿徇一時之欲。勿聽小人之言。將奬將卒之守法。受臺諫之進言。如此。則永無意外之變而

宗社奠安矣。臣不勝惓惓

胡安國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知其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新立。太保率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重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今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等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勳舊之胄。三代之制也

以王宮禁之衛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

禹貢五百里甸服

蔡沈曰甸服畿內之地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則是方千里矣

臣按傳謂王城之外四面五百里也

臣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鄉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而爲士卒旅軍師者即其居而爲比閭黨族州鄉者也甸服千里之間其所賦之兵而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饋內足以衛王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若後世發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於消耗列軍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後世有志於三代之盛者壯根本安國家以爲千萬世不拔之基者尚有考於斯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易被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

益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爲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臣按史謂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軍而謂之北對南言也南軍衛宮城之郡國北軍衛京畿之三輔說者有防微杜漸之意臣竊以爲衛京之兵取之近輔極足於軍旅之制條已節約漢唐遺意妥爲朝廷處置矣若夫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爲得策夫以疎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上執戟以衛王宮無事則已一有非常安能保其無外顧之心乎我

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矣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屬中尉易祓曰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夫中尉乃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郎扶風右郎馮翊京郎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

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國比都尉比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國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坐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也

臣按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主南軍都尉者不同

士以三百人爲團。團上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布槽鍾。鑿鑿碓。簁斧斤鉗鑪皆一。甲牀二。鍮二。隊具火鑽一。胄馬繩一。首鞮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將麾幢徼裝行纏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幷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

林駉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而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宿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臣按。三代以下之兵制。惟唐府兵最爲近古。臣既略倣其制之一二。具於軍伍之制條下。而此復詳其制如此。以見京畿之屯。莫良於府兵也

聖明留神審察所以爲

聖子神孫立萬年不拔之基者。未必不在茲焉

宋徽宗政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環畿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歲輸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歲輸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

則中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㠯國江南於鳳陽中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
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輔
屏之意。
太宗自㠯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此其初猶
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
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
半以來扞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
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
甸之間猶未有補那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

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
害爲重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遠
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
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
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肉其舊而加以番
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
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抵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
州爲輔或無定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
清爲輔坐鎮衛河而總抵河南山東之衝又自

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
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
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
京師之羽翼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
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警則人之家
各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堂室堅固內呼而外應
若設關扼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
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
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
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

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
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
近屯守則軍士遂宅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
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
宗社尊安矣萬一 臣言可采見之施行其於
國計不爲無補
以上京輔之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即秦漢以來之郡。名制雖異而其實則同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漏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十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即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屬有長。十國爲連帥。二十國爲卒。卒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蓋以小大相維。階級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統其異也。唐中葉郡國皆有兵。然皆散而無統。惟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爲都指揮使司以統之。蓋有得於周人連帥州牧之意。尚待漢世而後可發

臣按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也。我

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惟給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之意。尚待漢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爲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校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

十道關內十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劒南道置府十。嶺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

臣按此唐朝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而天下十道凡州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爲方鎮

臣按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彙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守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變。豈有是哉。史臣謂方鎮之兵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流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地。而不能庇非類子宗族以至亡滅。噫。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毋輕變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備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雖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使副。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焉。下州及軍監

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戶也。所以勞苦其身。遠離其妻子。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變。豈有是哉。史臣謂方鎮之兵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流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地。而不能庇。非類子宗族以至亡滅。噫。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毋輕變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

（注牡城兵作院各置指揮。於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爲禁軍。元豐於廂軍內）

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闕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

祖宗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藩源二縣民丁城壕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戎寨能自選丁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

陳傅良曰此所謂義兵也熙祐有志於民兵矣成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其後寖有點差之令韓琦為相剌陝西義勇司馬光六上疏爭之不聽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要之皆以剌配為事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復也

臣　按前代州兵皆無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選自戶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團結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隨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廢或置不惟無常制亦無常數惟我

國家自平定之初則立為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為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百有餘年其視漢唐宋之制可謂大備矣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所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失於是用意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揩御史所勾之數以為點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監臨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為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為軍伍也內地多是抽丁發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籍或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彼此相隱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難清挨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為今之計乞　敕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

州開具各州添軍戶若干。已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女部類以奏　聞。會本武夫愚豪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復

國初之舊。必須不拂民情而致其生怨。不爲民害而激其生變。講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後見之施行。如此則衆論之中必有良法善計。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舊而壞者又爲之新。制度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今而不爲之製。吾恐日甚一日。積而至於無餘。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倉卒之際。實將嗟臂無及矣。國家大事莫大於戍國步之安危所係。運祚之脩短所關。誠不可不加之意也。彼爲具臣者不爲遠慮。其意只欲苟具目前以貽其責於後人。蓋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聖明之主承

列聖之鴻業以傳之萬萬世之

聖子神孫。烏可不爲之萬萬世之遠慮哉。唐人有言。凡此功惟斷乃成。彼淮蔡之土宇。州耳。固不可無斷。矧此丕丕之基。萬方之廣。億萬年之久。其所以軫當宁之深念。決乾浩之椎斷者。又當何如哉。臣不勝惓惓

仁宗慶曆元年。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爲兵者。不唯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終身於親愛宗族永相隔絕也。今若番休遞戍。終是不斷。人以爲鄉兵事漸寧。即息肩安業。昔太宗籍兩河。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亦悼其失業。蓋不若因兩河頭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糜。食不食糜。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又曰

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相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糜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矣。而今所言者。而今

臣按。民之不願爲兵。誠有如方平所言者。而南方之人。解以世北方之人。脩有樂爲之者。而南方之人解以痛伍。有如棄市。然今天下衛所兵伍已失太半。必欲如立國之初。簽民爲軍。必致生變。苟因循不已。則日甚一日。則恐所失者不止太半而已也。比年以來。遇有徵發點民丁貼助官軍守

備其禦已已有成規民之耳目既已慣熟是亦備禦一良法也今後無事之時不須點集倘遇荒歉災變必不得已然後起集必須依舊以民壯爲名名之以民則民心不疑不許巧立名稱另外差役遠方調發稍覺無事即便休息決不可失信於民敢有因而科斂差占事已不休者坐以風憲犯贓之罪合干上司及分巡官不爲覺察者罪亦如之

眞宗景德三年鎭戎軍曹瑋言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做叅以爲正兵而官無資粮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臣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絶者其人居宅田產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外行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查有願代其役者即給以本軍絶戶之田若是邊軍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沒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棟爲義勇盡刺其後議者謂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粟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東於列郡遺其大川止以爲城守之備誠令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則翔集利害未揚朝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眞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番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餘既無粟食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棟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敵寇不可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

臣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震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濱死又防其爲盜遂募其仇健者以爲廂兵既而選充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糜而得禁軍之用可使效死戰鬬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詔分置青萊濰徐沂密淮揚七州

臣按此前代因飢荒募民爲兵之明效臣謹載
其事宜於固邦本恤民之慮條下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
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卽日邊防事勢三五年間
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
應變。臣已飭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輒復
用龐籍舊奏。團結弓箭社法。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
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勸懲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
而邊備脩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臣攷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攻。前此知定州
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
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
加以束約而爲之法也。竊惟司馬光於英宗時
言。太祖之時。兵一而今十之。將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則是國
初。兵一而今十之。今日去
太祖時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開寶也。而我之內
外兵數不及
國初之什三四。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於冗
而儲蓄不足以供。而我今日則惟恐其少而至
於弱。緩急無以爲用。考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
無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紛如。我之所
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數。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絕
之無已。況今承平日久。百年之中。年以後。血氣漸衰。肢體困
而其勢則駸駸將至矣。此正居安思危之日。思
患豫防之時也。因事之勢。察民之情。隨時之宜
以綿我
國家靈長之祚。端有待於
今日也。先儒有言。水未至而虛爲之防。水雖
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旦
水至。則防無所及矣。今日天下之事。最難處者
莫此爲難。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於郡圖之
守之下。既略序漢唐宋之事。而備載曹瑋以下
數事。以爲
明時。若其守或有宜於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幾
有所補云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
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爲四
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

出粟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充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夫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欲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為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聚而教之

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又言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而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悼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為辭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體國者自不至大擾矣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既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此等之議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以上郡國之守

治國平天下之要

飭武備

本兵之柄

帝與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董鼎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皐陶

臣按帝舜命皐陶作士。刑官也而以蠻夷猾夏

爲言是則後世兵官所掌之事也。豈不以兵乃刑罰之大者乎。班固作漢書志刑罰而不志兵乃雜兵於刑罰之中言之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堯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啟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

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固有以見于此也。由是觀之有虞九官之命惟言刑而不言兵而兵在其中矣

傔征曰惟仲康太康之弟肇位四海傔侯之傔命掌六師

蔡沈曰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傔侯以掌六師次年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能繼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傔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

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

臣按唐虞之世兵政兼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傔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以來雖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廢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爲五軍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任府事者官與爵並入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某府事某侯若伯非舊制也

周官曰。司馬掌邦畧統六師。平邦國
呂祖謙曰。自夏命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警則邦
政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我政謂
之政。何也。天下無事當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
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
不可不得其人。自非兼資文武通達古今有思
患豫防之心。有隨機應變之智。不足以當司馬
之任。毋徒循資取以充位。以貽誤國之禍也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
鄭玄曰。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夏
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
正天下
呂祖謙曰。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
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
貪忿而黷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臣按周禮六官之設。皆所以佐王以治邦國也。
於天官曰均地。官曰擾春。官曰和。秋官曰刑。而
於夏官則曰平焉。大學之道。其大用歸於平天
下。謂之平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無一人之
不得其所。然有
者在兵而政之爲政。莫急於兵。可見矣。噫。於此
可以觀世變矣。然在周之世。兵猶出於農。秦漢
以來。兵農遂分。不可復合。世變愈趨而愈下。爲
治者當隨時以制宜。則今日本兵衛之大臣。尤
不可不得其人。自非兼資文武通達古今有思
患豫防之心。有隨機應變之智。不足以當司馬
之任。毋徒循資取以充位。以貽誤國之禍也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
鄭玄曰。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夏
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
正天下
呂祖謙曰。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
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
貪忿而黷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臣按周禮六官之設。皆所以佐王以治邦國也。
於天官曰均地。官曰擾春。官曰和。秋官曰刑。而
於夏官則曰平焉。大學之道。其大用歸於平天
下。謂之平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無一人之
不得其所。然有

不皆然者必有以糸錯乖戾侵犯之者也有以糸錯乖戾侵犯之則不平矣故凡設官分職所以均之撥之和之刑之也其間有均之撥之和之刑之而猶有不平焉者然後屬之於司馬焉先儒謂司馬者武也五官所掌者皆文事文事有所不及於是乎治之以武焉司馬所掌者邦政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外服之諸侯邊方之夷狄有所不正而有以悖吾之治敎干吾之刑憲則聲其罪以正之正其不正所以平其不平也

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乘也陵弱犯寡則眚削其

於同名也歟

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乘也陵弱犯寡則眚削其

而夏官大司馬小司馬外又有軍司馬與司馬與夫都司馬家司馬焉意者大司馬與其貳掌邦政以平邦國在天子之左右總其大綱以佐天子所謂國司馬公司馬者也若其用以主軍賦者則謂之輿主征行者則謂之行曰爾曰都官家則各司其兩及都家者其職任有大小而其所掌之軍賦皆同非若他官所掌者各異其事此其所以不嫌於同名也歟

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乘也陵弱犯寡則眚削其

四方之賊賢害民則伐聲其罪以討之暴內陵外諸侯則壇置之空地之野荒民散則削其地侵其兵加其地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逐也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違棄上命陵政陵蔑王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時其所封建以爲諸侯者莫非賢也邦國之君又安有罪惡如九伐之灋所正者乎蓋先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爲九伐之灋其灋雖具嘗嘗試之哉設之使知懼而已是以當時之列爵分土者咸知九伐之灋其嚴如此世祿承襲莫保

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意脩職述守者務善其禮不爲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田王自出也）則掌其戒令（治也）大卜（占凶）帥執事（龜也）泚鑿（改鑿也）以主（置龜之主）及軍器及致建太常（太常之旗）比校也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聽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聽軍中者）右秉鉞（伐者）以先惟（與攀同）出軍（田也）帥（龜也）執事（龍也）而奉主車

鄭玄曰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賈公彥曰大師主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太常致衆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司馬當戰對陳之時巡軍陳眡其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

臣按王者之師非救無辜伐有罪不輕出蓋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人義者循理故惡人之悖理天下之大兆民之衆奉一人以爲君所以安止其所事事合乎理然後若人之無罪而爲人所害人之有罪而逆理以行爲人上者必命將興師以救之伐之或人之衆勢之大而臣下力有不及然後親出師以救之伐之焉

小司馬之職掌

鄭玄曰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王次點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達於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司馬號司馬濛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臣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掌不悉備而軍輿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其令貢賦則爲之丘甸以四起其數其會卒伍則爲之伍兩以五起其數其調車徒則立通成以十起其數同此民而易其名異其數何其不憚煩也夫軍旅一事也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設其財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蔑易其軍伍之名變化出

入。使民不知。蓋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爭爭之習所以爲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焉慮微也。我

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

國營之設何居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朱熹曰。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臣按先儒謂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爲將必

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

整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夫惟將帥皆嚴敬

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朱熹曰。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謝枋得曰。漢唐而下。縉紳介胄分爲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之法則者也

臣按。所謂文者。附衆安民之謂。非辭章藻繪也。武者。戡定禍亂之謂。非膂力技能也。有撫御之才足以附衆。有制勝之術足以威敵。國家得如是之人以爲將帥。尚何國威之不振。而外侮之敢肆哉。夫然非但可以爲一時之用。凡其所以建立設施。端可以示法於四方。而貽範於來世矣

服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安國曰。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公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莒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

臣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繫。承之天子。傳之祖宗者也。今魯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爲其君者無與焉。國非其國矣。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防微杜漸。毋使兵權爲人所持哉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臣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志。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

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敕書。然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下待敕。衛士番直。歲一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戚儀部導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卓掌兵戎之政。其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爲宰相之屬。至我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於上。蓋事前代樞府之權。而尚書兵部之政似如故

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諸房。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爲二。司如是之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

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百年以來。政舉而武備有以也夫

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名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分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議其出入。制爲國用

臣按今制與宋以三司主財。樞密主兵。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三省分班稟奏事。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駉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益於永泰。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僉書有同知院。有知院事

臣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尚書之職。說者謂密院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密院與中書對立。止如參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僉書。又既備然後師旅出焉。如是則足食足兵而軍威無有不振。武備無有不脩者矣

神宗熙寧中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近命趙卨爲
安南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議皆云不自二府又曰
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夫王
言之出尤在謹微其初少不留神其後遂爲故事弊
便實於一時忘幾微於後日一啓其端寖難改更況
於邊庭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
戚者也至煩莫如其任者必皆自辟莫敢安其處
預焉則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辟莫敢安其處
矣既不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亡矣大臣之罷
軟者必曰勢位已極矣上已爲之而又以力爭則獲
爭權之名也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出於聖旨
我何預哉是與其能者爲自疑之端不才者爲容身
之地積此以往豈國家之利耶臣欲事無鉅細非經
二府者不得施行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攬
其威斷其可否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臣無
諉上之弊

臣按命將國家之大事必責成於本兵柄之大
臣使之廣詢博訪必得其人果可當大事者然
後用之人若於凡百司衆職猶不可任其已意
用其私人夠出師命將人之生死所係國之安

危所關而可以輕用其人乎夫用其人且不可
而又惟其言之是信而使之得假上語以行之
尤不可也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
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涼師之兵總於將
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
此所以無兵變也

臣按我
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兵權
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
一歸於兵部爲所謂上下相維文武相制處置
之善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以上本兵之柄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戢武備

器械之利 上

易繫辭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朱熹曰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吳澂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爲長兵威天下者武也而武之爲用又使之畏也

臣按人君爲治所以威天下者武也而武之所有事也防微威遠之具莫先焉且兵戎之器所及者不過丈尺之間惟弓矢則有百步之威鋒不待交而威已先至折其勢於未至挫其銳於尚遠兵戎之利誠莫有先之者也竊惟今日隊伍之制以長用長兵無短用故也臣愚以爲凡今日隊伍之法宜如科舉取士式每一器如士之專一經而各經皆兼習四書其義本經弓矢則其四書也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非力而能力由巧所致巧者得於心而應之於手是蓋可學而能也學斯巧巧斯中一人學射教成十人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萬人則是全隊之中無非善射之士敵在遠則用弓矢之利敵在近則用刀鎗之鋒

用以器爲威而其所以爲器不一也易之制器尚象而獨以威天下之器而歸之弧矢之利何哉蓋男子生而有懸弧之義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防微威遠之具莫先焉且兵戎之器所及者不過丈尺之間惟弓矢則有百步之威鋒不待交而威已先至折其勢於未至挫其銳於尚遠兵戎之利誠莫有先之者也竊惟今日隊伍之制以長用長兵無短用故也臣愚以爲凡今日隊伍之法宜如科舉取士式每一器如士之專一經而各經皆兼習四書其義本經弓矢則其四書也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非力而能力由巧所致巧者得於心而應之於手是蓋可學而能也學斯巧巧斯中一人學射教成十人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萬人則是全隊之中無非善射之士敵在遠則用弓矢之利敵在近則用刀鎗之鋒

說卦離爲火爲甲胄爲戈兵

張栻曰甲胄外堅所以象離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

臣按天下之物無一而不本於陰陽者甲胄戈兵雖曰戰陳之用然皆有所本焉戰陳之用然皆有所本焉甲胄服於身惟恐人之傷已戈兵施於人惟恐已不傷人其用雖有仁暴之殊而比之象而周官皆取象於離明之火也先儒謂離有甲胄戈兵之象而周官

司馬之職列於夏官夏官離之時也
書禹貢荊州厥貢桔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蔡沈曰桔木似樲而可爲弓幹砮者中矢鏃之用
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
臣按魯語肅愼貢楛矢石砮註砮鏃也蓋肅愼氏之矢以楛木爲笴以石爲鏃也由是以觀則木亦可以爲笴不但竹也石亦可以爲鏃不但鐵也
說命曰惟甲胄起戎
朱熹曰甲胄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之
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獻兵器受而藏之
漢以來用鐵鎧鍪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也穀謂穿徹之甲繩有斷絕當使穀理密而小繁紛於楯以爲飾存焉百矢弓十矢爲束臨戰則用五十矢爲束凡金數備足五十矢爲束臨戰則用五十矢平使其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但戈矛其文互相通也
蔡沈曰甲胄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朱申曰兵則兌之戈和之弓之類
內府掌受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謂諸侯所獻謂諸侯貢物之兵器入焉
臣按此天官玉府既掌王之兵器內府又受良兵兵器入焉則是兵器之府備於天官矣而秋官又曰入於金錫于爲兵器之府蓋王府內府所藏兵器之府也職金入金錫于內府內府之府也謂之爲者製作之謂也
夏官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起戎
蔡沈曰甲胄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
臣按五兵皆傷人之器也惟甲胄乃衛人之服焉則甲胄之用在人爲仁歟
贊誓曰善穀繕完也乃甲胄敽擊之也乃干盾也無敢不弔音的至也備具也乃弓矢鍛冶也乃戈矛礪磨也乃鋒刃無敢不善
孔穎達曰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漢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

鄭玄曰甲今之鎧也

臣按先儒謂書之費誓言穀乃甲胄敵乃干無敢不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蓋甲胄與干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言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廣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吳澂曰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者干櫓之屬有五等辨其物則其用各有所宜辨其等則其制有長短大小也兵輸謂師旅而納兵器也用兵謂出給衛守也祭祀授兵授以朱干玉戚也歌五兵謂陳明器之五兵車之五兵即前之五兵也若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呂祖謙曰去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歸而歛至以見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亦此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公治兵楚武王授師子之類此是

春秋之初其制尚存

臣按辨其物者常利其器以待用也與其等者常類其聚以待授也

劉戈盾官名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鄭玄曰戈今之句子戟也

王昭禹曰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謂祭祀軍旅會同之時頒之以給用也

臣按古者旬出革車一乘凡田戈盾弓矢與夫旗物鼓鐸之屬悉備焉鄉遂之官以時簡其兵器及有調發則各具之而行官府不與知也司兵司戈盾之鄉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兵則自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

朱申曰六弓謂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也四弩謂夾庾唐大也八矢謂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庳矢也灋謂曲直長短之數也名

以命之物以色之守之則有人藏之則有府出則頒之入則授之簭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弓弩成於陰氣將堅之時故仲秋獻之矢與簭成於陽氣方和之時故仲春獻之

臣按先儒謂中春陽氣方堅之時故獻矢簭秋陰氣方堅之時故獻弓弩中春陽氣方和之時故仲秋獻之而又試之試之而物有成理先王以道制器不違乎時之序物之理與造化同其功矣是以器之成也既完且美而天下之利用於是乎出矣

冬官攷工記卷第二十二

七

冬官攷工記卷第二十二

案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此入其金于司兵

鄭玄曰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

賈公彥曰入兵器之府言爲者攻金之工須造作之成功也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則又賞之其否反此

臣按案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此入其金于司弓矢給治弓矢及工直也

鄭玄曰箭幹謂之箘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箘人

吳澂曰齎其工資給市財用之直也弓六物其斗力強約分爲上下中三等人各有所宜弩四物矢八物皆分三等盛矢之簭亦如之弓弩簭春作而秋成故春獻其胎材及秋方獻其成器其工拙之等降以制其享食之厚薄也乘其事謂計其事

貨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

賈公彥曰入兵器之府言爲者攻金之工須造作之成功也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則又賞之其否反此

臣按案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此入其金于司弓矢給治弓矢及工直也

鄭玄曰箭幹謂之箘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箘人

吳澂曰齎其工資給市財用之直也弓六物其斗力強約分爲上下中三等人各有所宜弩四物矢八物皆分三等盛矢之簭亦如之弓弩簭春作而秋成故春獻其胎材及秋方獻其成器其工拙之等降以制其享食之厚薄也乘其事謂計其事

賈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

賈公彥曰入兵器之府言爲者攻金之工須造作之成功也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則又賞之其否反此

臣按案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此入其金于司弓矢給治弓矢及工直也

鄭玄曰箭幹謂之箘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箘人

吳澂曰齎其工資給市財用之直也弓六物其斗力強約分爲上下中三等人各有所宜弩四物矢八物皆分三等盛矢之簭亦如之弓弩簭春作而秋成故春獻其胎材及秋方獻其成器其工拙之等降以制其享食之厚薄也乘其事謂計其事

明犯法之人所當罰之金貨以爲製造兵器之用故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賣而揭之入于司兵

鄭興曰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官也

賈公彥曰入于司兵者其任器多是金刃所盜財貨雖非金刃亦入司兵給治兵刃之用

臣按此可見古者造兵器不取於民而取之於盜賊之任器贓物後世舉而行之是亦寬民力之一助也

考工記曰函人爲甲鼻甲七屬[鼻甲之屬謂]鞮瞿之屬[鞮瞿下革之屬]兜甲二屬合甲五屬犀甲[犀甲之屬]之六屬合甲五屬犀甲[犀甲之屬]之六屬合甲五屬犀甲[犀甲之屬]之六

過爽而易曲也若夫察眡之際其鑽孔以受線縫小而不寬緩則其革堅實而難壞可知矣其革之柔和易而不敗藏則其材堅久而難敝可知矣其革之制條直而不撓曲則其制作之善不於是而可知乎橐而藏則約束而易收舉而視之豐厚而寬大衣之於身則方正周全而無參錯不齊之患周旋而無不齊舉動而無不便則是甲也雖極天下之銛鋒利鏑皆莫能傷之矣孟子稱函人爲仁術也亦窃以謂甲胄爲仁器也蓋五兵皆主於殺傷而甲胄獨專於敵衛謂之爲仁不亦宜乎古人於一甲之製而詳悉周全如此其慎重於戰陣之際可知矣後世之甲多用銅鐵而少用革其重而易於流漏若用革爲甲而制之眡之誠如函人之詳且周焉則其輕而眡視銅鐵之重而易於綴裂豈不優哉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冀讀爲冬析幹則冰澌也春液則冰澌消也夏治筋則不煩亂也秋合三材則合不流物稽也冰析澌則審定也環春秋之事謂暮年乃可用

鄭玄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

王昭禹曰弓所以及遠者其力在幹弓所以疾發者其勢在角角幹資筋以爲堅勒以射則中深三者得膠然後相合以爲和結而固之在絲飾而堅之在漆六材雖取以其時尚其質不美則不足相資以爲用故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也夫材美工巧不得天時則不可以爲良故弓有六材而治之各以其時也是故幹欲堅而正因故冬析之於幹堅之時而斫之則其勁和易也角欲和而温柔故春液之於角和之時而漬液之則其氣浹洽也筋欲散而解緩故夏治之於筋散之時而治之則其理不煩亂也膠漆絲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實故秋合之於成材之時而合之則其質不相離而相合也至冬寒時膠堅納之檠中檠弓柢也以定其往來之體故體已完張之不復有流移也又

於大寒氷堅時下於鑿中析其漆瀝後復納之則漆瀝欲其不動故也其漆之瀝已盡則審定後不復鼓動也

按考工記於弓人一事取材既各以其時而凡析幹濕角合膠與筋用漆與絲又莫不各有其法焉嗚呼古者於一器之小而委曲詳盡也如此此其器所以無不良而用無不効功無不成也況五兵之同用之以威天下者惟弧矢之利爲大上而天文戈矛皆無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懸於穹蒼之上易之制器尚象五兵之中獨言弧矢是兵莫大於弓矢也臣於前既言凡軍伍人欲各執夫一器而皆象夫弓矢蓋以人之始生必懸弧矢此男子生而所有事也有事之大者莫大於軍旅故敵王之慮以衛國家委質之義盡忠之節誠莫大焉必有所事於此然後盡其爲男子之事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皆然況戰陳乃國家安危人命死生所係者乎尤不可不利其器也

今制弓矢造自州縣然地勢燥濕異氣人力巧拙異能官吏勤怠異心往往備物以塞責取之不以其時造之不得其法造完而進於內幣苟具其數不求其良積以歲月費損而體變一旦有事出以爲用多有不堪因而誤事也多矣臣請自今以後凡造弓州縣計其歲所當造之數俾其具物料工費解官

朝委有巧計臣僚專督製造仍行下出產弓材之處俾其取材必以時擇材必以良而司工者又必依倣古法順天之時隨物之性用人之能如此則弓無不良矣雖然人力有不齊弓矢亦不可一例而造必以斗石爲量度漆書其上曰二石以下至於六斗凡數等仍行教閱將官於凡軍士皆較量其力之所勝者爲石斗之數藏弓之日按名如其數給之如此則不徒費民財而所造之弓皆有實用器良而與人力相稱所向無有不成功者矣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參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幹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設其比（備也）然後設其比（備也）然後夾其陰陽以均（淨之於水以沈辨之）其幹（矢幹）其厚爲之羽（羽當作翮）其陰陽（淨之於水以沈辨之）

處夾（夾之使輕重均）其比（比三分之一）以設其羽（羽謂箭之尺八寸中者）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謂箭之鏃）到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十鋌（鋌名）前弱則俛（俛低也）後弱則翔（翔飛揚也）豐則遲（羽豐則遲）羽殺則趮（趮勞捽也）中弱則紓（紓曲也）中強則揚（揚飛也）豐殺之節也（橈揉其幹也）夾而射之（夾夾矢以指）以眡其豐殺之稱也（凡相擇也）筍欲生（謂無點處）而摶（摶欲其同）重（同重節欲疏。同重欲其節之疏）

吳澂曰。鋌矢三分之一在前。謂箭菆中鐵差居參分殺前弟矢弟當爲殺。一在前也。弟矢也。

同疏欲棄（同疏欲其疏）而摶（同摶欲其堅）同重欲棄（同重欲其重）

一之前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殺矢。殺當爲弟。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短小矣。殺其一者。謂矢菆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箴。讀爲菆。菆。幹也。陰沈而陽浮。犬其陰陽者。弓矢。此在菆兩旁。弩矢。此在上下。設羽於四角也。參分其羽。以設其刃。謂刃二寸也。前弱則俛。以下。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也。

臣接古人之爲矢。其愼重周密如此。此所以射無不中也。五兵之用。弓矢爲長。弓良而矢不合度。雖其人巧力俱全。而亦不能以命中矣。觀考工記於矢人爲矢。則可見古人之學無所不該而小物之不盡。（盡。猶於此三代盛時。某事武備後世皆所不能及也。大抵矢之爲矢。不出乎幹羽二者而已。幹之強弱。則欲適其節。前弱則矢行而俛。後弱則矢行而翔。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直。羽太多。則矢重。其行必失於急。此豐殺之失節也。欲少。則矢輕。其行必失於緩。羽太少。則矢輕。其行必失於急。此豐殺之失節也。欲眡其豐殺之節。宜以指夾矢而搖之。以約其輕重。欲眡其鴻殺。鴻。強也。殺之稱。宜以指橈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其劑矢既有其量。其眡矢又有其法。此其器所以無不良。而用之所以無不宜也。

桃氏爲劒。臘（謂刃）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賈公彥曰。臘謂兩刃。兩面各有刃也。劒脊中高兩面趨鋒鍔。即鋒也。莖。（納於夾中者）在夾（人所握）中者圍二寸半長五寸

臣接鄭名。劒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蓋防身之器。項羽學之以爲一人之敵者也。司劒之官

而謂之桃氏。劒所以禦暴除惡。以桃之爲桃能
辟除不祥故也
廬人爲廬器。戈二刃。柲也。六尺有六寸。殳如戈無刃。長尋八尺有四尺。車戰三倍尋曰常。酋矛亦倍尋曰常。酋矛句兵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欲飽。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飢。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參分其長。而殺其一。茇長二尋。
吳澂曰。兵無過三其身者。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猶曰不徒止言其大長也。夫兵莫短於戈。戈二刃。戟三刃。殳擊兵也。於矛戟故守國者用之。大要欲便於人也
臣按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擊兵也。如杖而無刃。矛句兵也。上銳而旁句。酋矛夷矛。特因長短而取名爾。矛用以句。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長二丈四尺。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多。而得一用。僅半。請命臣僚之兼通文武者講求之。兵器見於

周禮考司兵註。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說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劒。有刀。有盾。有弩。戈戟主於刺。而殳用以擊。矛用以句。其矛之謂夷者。意即詩小戎之矛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叉然。則又不專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車戰之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施擊以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劒。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與步。其制兵之法。亦惟以步爲主。

今制五十單爲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無古之所謂戈戟。殳矛。與弩。僅見用於廣右之猺獞。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卽古人之矛。

聖祖之得天下。其經營惟在於中國。故其制兵亦惟以中國爲法。然而承平之後。中國無事。故爲民害者。往往在於夷狄邊陲之地。多險阻崎嶇。而吾之隊伍不可以盡施。且吾器械長短相制。卒然遇敵。長兵無短用。短兵無長用。故上卒雖

其故加用弩與弓二器以爲兵用而仍下湖廣二藩選其精於二技者津遣赴京俾其教習若夫殳之爲殳略如今俗所謂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備此一器以擊虜廣馬之足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札刀也考古之殳長丈二而無刃禮書作八瓣形蓋八稜也古人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單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八稜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畫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四稜或加鐵於稜中云

執人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賈公彥曰弧旌者弧弓也旌旗上有弓所以張縿幅枉矢者就旌旗張縿弓上亦畫枉焉以象弧星也

臣按天文志云觜觿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鄭氏所謂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考史陳球守零陵製爲飛矛者其形之大如矛數今火藥有火箭若倣漢人飛矛之法而傳以今之火藥使之射遠而流行是亦驚敵之一具也

嚴武備

器械之利下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帶劒。嬴縢三日之糧。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脛繳一。凡三屬。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負矢而置戈其上。是蓋長短之兵兼用也。

司馬溫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利。又曰。弓矢御。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兵物與俱是謂兩之。

臣按所謂兵不雜則不利。與夫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古今制隊伍用兵器。其法不出此數言。

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青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青莖白羽。以銅爲首。

臣按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參連云者。謂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考吳越春秋有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後漢書亦云。弩射以參連爲奇。夫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已學射藝。而教以參連之法。自幼及長。習熟其事。故仕而爲將。不仕而爲卒。無不能射者。今世古法盡廢。有能射疏及遠者。已爲奇矣。若夫參連之法。少有知者。誠能以古參連法教士卒。使當矢石之間。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胡騎四萬之圍。所謂大黃。即六韜所謂大黃參連乎。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臣按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王。註。謂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則前此邊郡各有庫。庫有令以掌兵器。舊矣。然地理志於南陽郡宛下註。有工官鐵官。則不獨邊郡有武庫。而內地亦有之矣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臣按漢志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則是時既立武

庫以藏兵器而設令以司之屬之中尉
武置武庫令主兵器則以屬執金吾考工令主
作兵器弓弩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
遵其制蓋始于此也
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更名執金吾屬官有武庫令
丞一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臣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
治造作皆慶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下式亦顧與臨菑
人亦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
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
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下式亦顧與臨菑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也
兵器以弩爲尚將軍有彊弩積弩之名而其用
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矛大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
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
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
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臣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以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臣按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
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備繕治造作皆慶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駉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
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簡盛
箭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
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
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
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
不可偏廢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
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
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
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矢
武帝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

王粲四萬騎圍廣廣爲圜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
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
殺數人
服虔曰黃有弩也晉灼曰大黃其
大者也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臣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張弩二角弓弩三
木單弩四大木單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
伏遠弩擘張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騎兵所用木
單竹竿伏遠等其力益大所及瀚遠今世官兵

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聞有長矛者惟廣右猶往
用之然其弩不可施於騎跖古所謂擘張者歟
矣數子曰夷狄牛羊角弓馬上用之則是角弓弩
刀可用於騎者今不得其制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而自漢以來而弩
卻家萬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以意會
而爲之者歟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發共一臂
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臣按魏氏春秋云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
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
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前蓋有
此弩至亮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魏司馬
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唐
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盧毓節度四川爲
大檛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
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
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群鴉一矢
謂之飛鎗通呼爲摧山弩即孔明所謂元戎也
今具其法如此萬一有巧思者出因其名而想

其意度以復古人之制是亦攻守之一助也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而自漢以來而弩
之取勝者比弓爲多虞詡守武都遇有急攻使
二十彊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弩而弓
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此即俗所謂攢射也宜
申諭軍中習爲攢射法臨戰之際寇中有驍勇
出掠陳者攢矢而射之蔑不中矣
陳琳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遂能

千步

臣按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爲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爲戊己校尉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變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

臣按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胡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傳矢蓋此類也又聞

已

臣按此唐人府兵所執之器械也我

朝制兵每一百戶轄百軍分爲二隊每隊銃手五名刀牌手十名弓箭手十五名鎗手二十名

臣愚以爲今每隊之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

或曰

國家承平于今百年內外懈伏何用變更爲

非敢變亂成法也亦惟循而用之特於定制隊伍中執短兵者加以長兵執長兵者加以短兵

廣西猺獞所用弩矢皆傳以蠱中人瀦濊即死

北虜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爲毒箭是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浦城豈非江寒之地耶

唐初置軍器監後併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爲監領弩甲二坊

臣按此唐人造軍器之所

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皆藏于庫有所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而

已

臣按此唐人府兵所執之器械也我

朝制兵每一百戶轄百軍分爲二隊每隊銃手五名刀牌手十名弓箭手十五名鎗手二十名

臣愚以爲今每隊之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

或曰

國家承平于今百年內外懈伏何用變更爲

非敢變亂成法也亦惟循而用之特於定制隊伍中執短兵者加以長兵執長兵者加以短兵

臣按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八牛變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堅及遠擘險守隘愁聲動勞渴衝制突者非弩不克

馬遂爲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當便於進趨

臣按馬燧所造之甲可以爲後世法則

宋太祖開寶二年鴻義軍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束帛

真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箭以木爲筓爲鋼長尺餘入鎧甲則幹去而箭留牢不可拔五年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筓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爲之硝之名

見于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註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硫黃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鑄爲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裹其口勞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着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洮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冊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於何時肪於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煙火者同至

中國歟

天祐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於四夷者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之避就着亦不能無也何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咎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兩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

其三四人者互爲賓主番迭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爆其聲與火銃等者每發一銃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書生不經戰陣以意消息而爲此說乞下曾經戰陣者議其可否以聞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遷以方略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引陳著爲攻擊之狀刺射之法且命多設強弩及賊布陳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纔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臣按此前代用弩取勝之效

真宗景德元年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擾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契丹覽

臣按宋澶淵之役所以退虜而成和者挺覽一矢之功也由是觀之則弩之爲用其於守禦不可無焉城寨之守環之萬弩張其機而駕以矢動輒發焉其視礮銃必待點火弓矢必待開張其用爲速矣

慶寧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檫爲身檀爲弦檫身通長三尺二寸兩頭各長九寸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弛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於王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楡木沒半箭有司并箭奏御詔依式製造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箚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
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其製略見於史謹
錄於此使後世留心邊事者或因其名而得其
遺法想像而造之以爲中國之長枝是亦禦邊
衛民之一助也

神宗時有臣僚上言曰方今禦兩邊之患內虞盜
賊之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武庫之積
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爲武備者臣嘗
觀諸州作院有兵匠乏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
器但形質具而已矣試庫吏亦惟計其多寡之數藏
之未有責其實用者故所積難多大抵敝惡爲政如
此而欲抗威突勝外憑夷狄之强禦內沮姦宄之竊
發未見其可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減數州之
作而聚以爲一處每監釋知工皆之臣使專於其職
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爲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
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
皆精矣

臣按此王零所上之疏其言雖爲宋神宗時發
然今日亦可依此而行焉又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天下
州置都作院凡天下

知軍器監利害必有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
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
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爲式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慮武備之要務我
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乃坐器專設軍器局
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
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
工程如法造完進納內帑選有關支奏聞支
給其外藩府州縣呈樣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
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
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所
邊軍器弓有一等曰二意角弓曰交趾弓鎗有
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腰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大黑漆
鈚子箭紅油圍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
頭盔水磨鏡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
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挲長身甲併鎗
馬赤甲之類此皆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
新樣者又不止是臣考漢之史臣稱頌宣帝綜

核名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
之事然亦上繫
朝廷之政蓋有是臣有是臣則有是
政治政治之大者不徒在文事而亦有武功焉
文事有一物之或遺則是其文之未明武功有
一器之或虧則是其武之未備是故經武之有
五兵猶脩文之有六籍也六籍未明固是文之
缺典五兵未具豈非武之失策乎漢宣帝於枝
巧工匠猶且留心況此兵戎之器所以脩武備
立戰功以衛國家安生靈而保

國祚於億萬年者哉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
者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甲踰三石弓施二十矢者
遷秩一等帝謂宰執曰此弓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
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其後楊存中以為
克敵弓雖勁而上病瞬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
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臣按觀其所謂施二十矢及病瞬張之難之語
則克敵雖以弓名其實弩也竊惟自古論兵者
莫不以弩為中國長技臣故備載之以貽後世

元兩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
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
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
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
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
沈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
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發輒斃二
十餘人疑即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
思馬因倣而為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
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沈今民間多有知其制
度者宜行天下俾民間有傳其式樣者許具其
圖本赴官投獻給賞有私藏習製者罪之而賞
其首者仍將其式樣給與邊將收藏非警急不
許習製神臂弓然
以土器械之利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二